紅樓夢圖

第十八冊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圖書館
藏書

74093

湖

鑒類

圖

〔清〕张 王士祯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第 一 册

麟一

原毛詩義疏曰麟麏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王者至仁則出　許慎說文曰麒麟仁獸也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蟲之長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歸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廣雅曰麟者行步中規折還中矩游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羅罘罔文章彬彬　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爲畜則獸不狘（呼厥反一作狘）　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爲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合萬民　春秋孔演圖曰麟鬬則日無光（注麟龍少陽精鬬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　原毛詩曰

麟二

原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脩機（永長脩從也黃帝觀攝提而行之以長從升機故也）　配麒麟在囿鸞鳳來儀　唐傳曰堯時麒麟

在郊藪　孔叢子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于田　吳越春秋曰禹時麒麟步於庭　宋志曰成王時麒麟游苑

左傳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之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漢書曰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至化者焉由是改年曰元狩

後越地及匈奴名王率衆來降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潁川上言麟見　王隱晉書曰泰始元年白麟見　又咸寧五年白麟見平原　涼州記曰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曰泰始元年白麟見　又咸寧五年白麟見平原　涼州記曰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路史曰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蒼麟二八爰俾張司虞調之以駕芝蓋　孔氏帖曰前蜀王建武成元年

十月麟見壁州永平二年六月麟見文州三年麟見永泰四年麟見昌州　吳越備史曰天祐二年冬十月有

獸入吳興一角而麟趾　燕翼貽謀錄曰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馴

善詔羣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元五行志曰至大年大同宣寧縣民家牛

生一犢其質有鱗無毛其色青黃若麟者以其鄰上之　夏原吉賦序曰永樂十有二年秋榜葛剌國來朝獻

麒麟今年秋記麻相國復以麒麟來獻

麟三

木精　仁獸春秋孔演圖曰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　狼頭　牛尾何法盛晉中興徵祥記曰麟身牛尾狼頭一角黃色馬足也

二漢書　下詳麟

駕六飛　吐三卷春秋命曆序曰洛書摘亡辟曰次是民沒六皇出天地命易以第絕宋均曰次民沒民始六處之世終也六皇此下人數者也辰放大頭四乳號曰皇次屈地

敎辰放次屈之名也地敎地名駕六飛麟從日月飛麟從日月謂循其度也治二百五十歲

孝經古契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

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獸如麟羊頭上有角其耒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蒲下麟視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二卷書孔子臨吐三卷書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

而讀之亦藏搜神記　四靈之畜　五行之精　上詳麟一證記麟一祭邕月令章句　下詳麟

麟四

毛蟲之長　歲星之精　上詳麟一大戴禮下詳麟一春秋保乾圖

不至　可羈　史記仲尼曰剖胎殺

麟角

肉角　麈體麟角端有肉示有武下見郭璞賦　傷足　掌耳家語鉏商於大野獲麟折其左足孔子觀之曰牠為

天則麟麟不至　楚辭麟應圖曰麟在郊藪　瑞應圖曰麟王者嘉祥也含仁抱義

何係而鸞今豈異夫犬羊　不羣　毛詩麟之定振振公姓　摯如牛毛

飲玉英　禮曰鳳皇麒麟在郊藪不羣居不旅行晨翔于其有文章食嘉木之實飲珠玉之英

成如麟角　不羣　楚辭麟者止不羣行無侶不踐生蟲不噣生草不食生肉壽三千歲　古之先兆　定　角

明出非其時見害以陽
足下詳前吐王卷注
出祥而圖人
溝之麟游彼澤
時

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起所以為終也
故曰感麟而作春秋也 漢宣時九眞獻麟
一枚 婁麒麟

在郊

麟四

原 吐哺 費樗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 引取 穀梁曰西狩獲麟其言引取之也注云疑白為
示武 埤雅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 孔子來也不為魯引而取之不與魯之亂也

如麟 牟子理惑論曰麟何類乎曰麟如麟則不問子矣而曰麟如麟耳可解哉見麟者曰麟也
王則五靈不至麟之至也為明王也 兆赤劉 孝經援神契麟吐書三卷廣三寸長八寸每
捷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文詞是泰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足折折處如血

麟五

增詩 唐李嶠麟詩曰漢祀應祥開魯郊西狩迴奇音中鐘呂成角喻英才書像臨仙閣藏書入帝臺若驚能吐哺為得鳳皇來

賦 明夏原吉麒麟賦曰豐骨神異靈毳瑩潔霞明龍首雲擁鳳臆星眸眩兮煜耀龜文燦兮煜煜牛尾拂兮生風麈身動兮散雪蹴馬蹄兮香塵接腕聳肉角兮玉山貫額

頌 後漢蔡邕麟頌曰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脩麒麟來孚春秋既書爾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吳薛綜麒麟頌曰懿哉麒麟惟獸之伯政平靚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不布牙角屏營唐日帝堯保祿委體大吳以貽遐福天祚聖帝享茲萬國 西涼武昭王麒麟頌曰一角圓蹄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

獅子

穿不罹網罟德無不王爲之折股

晉郭璞麟贊曰麟惟靈獸與麐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爲來哉宣尼揮涕麟有趾而不踶仁哉麟哉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

唐韓愈獲麟解曰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常有于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騹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宋黃庭堅麟趾贊曰麐居李嶠賀麟趾表曰惟此仁獸獨冠毛羣識變知機通靈感化悟金輪之欲轉即見殊祥知玉輦之方游先呈瑞跡九九爲數明曆算之無疆濯濯咸歌見休明之有應五蹄顯五方之會一角彰一統之符　張仲素賀麟見表曰異質卓犖奇彩光明顧步幽巖發聞郡國神物自生於聖日靈編徒載其嘉名

獅子一

許慎說文曰㺍師子也㺍呼交反　爾雅曰狻麑如貓食虎豹淺毛也郭璞注曰即師子也狻酸倪音倪麑音士奸反　本草釋名曰獅爲百獸長故謂之獅嚙象其聲也梵書謂之僧迦彼說文云一名白澤今考瑞應圖白澤能言語非獅也　本草集解曰獅子出西域諸國狀如虎而小黃色亦如金色猱狗而頭大尾長亦有青色者銅頭鐵額鉤爪鋸牙頰耳昂鼻目光如電聲吼如雷有髭髯牡者尾上茸毛大如斗怒則威在尾每一吼則百獸辟易馬皆溺血其乳入牛羊馬乳中皆化成水雖死後虎豹不敢食其肉西域畜之七日內取其未開目者調習之若稍長則難馴矣　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郭璞注曰師子也食虎豹　東哲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嗥則百人仆惟畏鈎戟　舊說曰獅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熊見之而躍　師子乳滴可迸驢乳五斛　酉陽雜俎西域有黑獅子棘獅子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以玻瓈盛之則否師子乳一滴可迸驢乳五斛　酉陽雜俎西域有黑獅子棘獅子似虎正黃尾端毛大如斗司馬彪續漢書條支國

漢書西域傳曰烏弋國有師子

出師子犀牛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師子犀牛銅頭鐵額之獸　天竺濱海出師子　西域師子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新華嚴曰譬如大師子乳小師子聞悉皆勇健一切禽獸遠避竄伏

獅子二

魏文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祓形似麟而惟無角也　南史曰梁武帝時波斯獻生獅子帝闚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祓形似麟而惟無角也　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獅子帝命虞世南作賦　總章曰梁武帝時波斯獻生獅子帝闚天竺濱海出師子　西域師子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新華嚴曰譬如大師子辟邪擊齒天竺濱海出師子　西域師子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新華嚴曰譬如大師子辟邪擊齒

獅子三

魏文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祓形似麟而惟無角也　南史曰梁武帝時波斯獻生獅子帝闚天竺濱海出師子　西域師子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新華嚴曰譬如大師子辟邪擊齒

獅子

出師子犀牛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師子犀牛銅頭鐵額之獸　天竺濱海出師子　西域師子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新華嚴曰譬如大師子辟邪擊齒天
子吼小師子聞悉皆勇健一切禽獸遠避竄伏
獅子二
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祓形似麟而惟無角也　南史曰梁武帝時波斯獻生獅子帝闚
曰獅子有何色劉顯曰黃獅子超不及白獅子超　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獅子帝命虞世南作賦　總章
間訶毗旋主捺塞獻師子　舊唐書曰中宗時有大食國使請獻師子姚璹上疏諫詔停其獻　儁游雜錄曰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負外郎帖職時西域獻師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徃觀或欺
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日不過數斤人反不如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獅子吾曹苑
外狼耳安可比耶　輟耕錄曰元時大會羣臣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置列訖然後獅子
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猓狗諸獸見之輒伏不敢仰視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亦類諸獸不免以
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擘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　癸辛雜志曰元時
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宮中以為不類所畫者疑非真使其羣入虎牢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
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乃知為真獅子

獅子三

擊象　張華博物志曰親武伐冒犍經白狼山逢師子使格之被傷甚衆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帝
車輒上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獅子還未至四十里頭師子將至便跳上其頭折木直搏四象以殘
者　宋炳師子賦曰王敬則之母為女巫敬則胞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長兩腋下乳各長數十麥騎五色師子後位至大
佈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踰地足絕而四巨象俄焉而至以鼻捲泥自厚塗敷尺數敷噴鼻鼻眼皆
頭觔石斑　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云嘗淀天竺欲向大秦其間數十里外忽聞哮吼聲天鵬立餓有師子三
盤石血著　折木直搏四象以殘　巨獸草饅　食豹　似麟上詳師子一兩雅下詳師子二章帝條　毛淺若彪　尾大如斗　上詳師子一兩雅下詳師子一漢

約宋書曰宗慤字元幹隨檀和之伐林邑經入象浦林邑王范楊邁領國來逆限渠不得度以為外國有獅子咸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御象果驚奔賊衆因此潰亂慤乃與馬軍和之共奮擊楊邁進走大衆一時奔
無際慤以為外國有獅子咸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御象果驚奔賊衆因此潰亂慤乃與馬軍和之共奮擊楊邁進走大衆一時奔

書西域傳　成敬則之夢　破林邑之軍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之母為女巫敬則胞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兩腋下乳各長數十麥騎五色師子後位至大尉尋陽公　沈約宋書曰宗慤字元幹隨檀和之伐林邑經入象浦林邑王范楊邁領國來逆限渠不得度以為外國有獅子咸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御象果驚奔賊衆因此潰亂慤乃與馬軍和之共奮擊楊邁進走大衆一時奔

直度步軍和之共奮擊楊邁進走大衆一時奔
散遂克林邑盡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也

疏勒獻　烏弋生　孝順帝陽嘉四年夏疏勒國獻龍牛　獻

月支　在西海後漢孝章帝章和元年月支國獻
毛羣之長也　逸才之歌　魏聲雷

如雹外國
毛羣之長

目雹東觀漢記師子
聲吼如雷目光

在西海後漢孝章帝章和元年月支國獻
符被師子　下詳師子一十洲記

毛羣之長　逸才之歌　魏聲雷

目雹東觀漢記師子聲吼如雷目光

如雹外國毛羣之長

師子四

吼龍　怖熊　雜記曰唐開元末西域獻師子至京師莊帝詔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師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置縣山腸并進二虎以師子筋爲拳鼓之聲皆絕　筋絃　雜俎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尾拂夏月暑蚋不敢集其上　釋氏書言以師子筋爲拳絃鼓之聲皆絕

吼龍　怖熊　雜記曰唐開元末西域獻師子至京師莊帝詔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師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置縣山腸并進二虎以師子筋爲拳鼓之聲皆絕　筋絃　雜俎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尾拂夏月暑蚋不敢集其上　釋氏書言以

師子四

其戲嵩嵩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

序 唐張九齡師子贊序曰頃有至自南海厥縣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彪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焉爲毛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失眈視且嗔而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凡我侍臣咸爲之贊

騶虞一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 瑞應圖曰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 又曰王者德至禽獸澤洞幽明則見 又曰酋耳似虎絶大不食生物見虎豹即殺之太平則至郭璞云即騶虞也 毛詩傳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見騶虞仁獸也狀如白虎而黑文其尾參倍 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鴟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背斑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者也 河圖括地象曰令訾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 毛詩曰吁嗟乎騶虞 又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而來 春秋元命苞曰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虎遺吾馬啄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睹白虎上有雲感已生皐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罪次終始故立皐陶爲大理 春秋演義圖曰湯地七十內懷聖明白虎戲朝 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 王隱晉書曰太康六年荆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王鈐爲文曰般般白虎觀覽荆楚孫吳不逞金皇赫怒 祥瑞志曰宋元嘉二十五年白虎見蜀郡二赤虎導前二十六年白虎見南琅琊半陽山二虎隨從 朝野僉載曰天后時涪州龍武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絶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首耳 五代史曰蜀永平三年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

騶虞二

仁獸 珍物 瑞應圖騶虞仁獸也 漢宣帝神雀元年詔曰南郡獲白虎朕之不明震於珍物 秋演義圖 瑜境 居正 王業字子春爲荆州刺史卒於枝江住喪亭有白虎來震其側出入人間及發喪吳王闔閭葬于吳縣三月有白虎居上號虎丘 銜肉

騶虞 虎

啄子　漢宣帝時東立宋廟告祠仁獸銜肉致於殿前　行千里　文選圖林　下詳騶虞一春秋元命苞　出孟山　圖林氏　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其間尾長於身出氏之騶虞巢之應鵲巢之化行則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山名　鵲巢之應　天瑞之徵　詩騶虞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苞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皎皎穆穆君子之態蓋閑其聲令視其來厭塗靡從天瑞之徵茲舜氏興也　一春秋元命苞　西伯免難　呂縣感生　太公六韜西伯拘羑里散宜生得白虎以獻紂免西伯難　下詳騶虞一　至仁　援義　傳謂白虎仁即此是也虎宜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　薛道衡文足足據仁般般援義　忠信之德　說文白虎有忠信之德不噬人　出蜀志　嘯蜀志谷燭發而騶虞嘯　騶虞一　不虛來　李白詩騶虞不虛來不折生　梁父吟不折生草蓋

騶虞二

原右射　禮武王克殷後散軍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貫革之射息也　虎從　見騶虞祥瑞志　則偃武　郁離子曰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武　仁心毛質　猊首虎軀　並詳白居易騶虞贊　不虛來　李白詩騶虞不虛來不折生　梁父吟不折生草蓋

騶虞四

原頌　後漢蔡邕賦五靈頌曰大梁乘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繞於垣坰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斂威揚德愷悌之風聖德極盛騶虞乃彰

原贊　晉郭璞騶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虎一

增本草集解曰按格物論虎山獸之君也狀如貓而大如牛黃質黑章鋸牙鉤爪鬚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倒刺項短鼻龍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聲吼如雷風從而生百獸震恐易卦通驗云立秋虎始嘯仲冬虎始交或云月望時乃交又虎不孕交孕七月而生又虎知衝破能畫地觀奇偶以卜今人效之謂之虎卜虎噬人隨月旬上下而嗾其首尾其搏物三躍不中則捨之人死於虎則為倀鬼導虎而行虎食狗則醉狗乃虎之酒也關羊角煙則走惡其臭也虎害人獸而蝟鼠能制之智無大小也獅駮首耳黃腰渠搜能食虎勢無彊弱也抱朴子云虎及鹿兔皆壽千歲五百歲則變白又海中虎鯊能變虎　本草釋名曰虎象其聲也魏子才云其文從虛從几象其蹲踞之形從人者非也揚雄法言云陳魏之間謂之李耳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應應左傳作於菟漢書作烏菟自關東西謂之伯都按李耳當作狸兒蓋方音轉狸為李兒為耳也今南人猶呼虎為貓即此意

也郭璞謂虎食物值耳則止故吁李耳綱其諱應劭謂南郡李翁化爲虎故呼李耳皆穿鑿不經之言也爾雅云虎淺毛曰虨（音慶）貓白虎曰彪（音舍）黑虎曰羆（音育）似虎而五指曰貙（音區）似虎而非眞曰彪似虎而有角曰虎（音斯）春秋運斗樞曰樞星精爲虎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令人卒得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　酉陽雜俎曰虎有骨如乙字長一二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謂之虎威佩之臨官氣雄又虎夜視一目放光獵人候而射之弩箭纔及光隨墜地成白石入地尺餘記其處掘得之能止小兒啼（或曰即虎魄也）虎鬚可治齒痛　北户錄曰刮虎牙治犬咬瘡神效無比　考異郵曰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文者陰陽雜也　雜志曰虎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嘯聲震山谷須臾奮曜搏人人有勇者不爲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淡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　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可懼故不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之人之陰人遇之者當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項短不能回顧止直行故也　物類相感志曰凡虎若食一人耳上缺痕若割裂以驗食人之數無差　虎薈虎一生一乳乳必雙虎有子不能搏攫者殺之爲其墮武也　羣玉曰虎之渡水實其常性以尾爲帆旁擊其尾即可擒　滇中寧山有虎能飛狀如蝙蝠左右皆有肉翼翼上有毛如紫貂色　述異記曰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　玉芻編事南詔謂虎爲波羅　雲南蠻人呼虎爲羅羅老則化爲虎有羅藏山　博物志曰江陵有蠻人能化爲虎俗云蠻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足無踵有五指者人化爲虎　括地圖曰越俚之民老者化爲虎　國史補曰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　侯鯖錄曰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河圖曰聽虎鼻門上宜家子孫得印綬懸虎鼻門中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可得子且貴　荀九家易良爲虎　毛詩曰有力如虎　又曰祖楊暴虎獻于公所　又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　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管子曰虎豹歌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惟象未試焉　戰國策曰人有置偹睹者而得虎虎怒決囓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囓也然而不以環寸之囓而害七尺之軀者

權也　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來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或問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　雜論曰猛虎不處卑地鷙鳥不立垂枝

虎二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琱語曰周王欲殺太子宜曰釋虎將執之宜曰叱之虎弭耳而服　衡波傳曰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　華陽國志曰秦昭襄時白虎爲害乃募能殺者夷人胸臆廖仲藥秦精等伏弩於高樓射殺之王曰虎歷四郡凡害千二百人一朝降之功莫大焉乃刻石與盟　列士傳曰秦王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灑虎終不敢動　獨異志曰漢景帝好游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夢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述異記曰漢宣城郡守封邠化虎食郡民民呼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王孚安成記曰都區寶居父喪里人格虎虎匿其廬寶以簑衣覆藏之虎以故得免時負野獸以報寶由是知名　後漢書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下記屬縣一去陷穽除削課制虎相與東浮渡江　拾遺記曰魏文帝時樂浪獻虎文如錦班以鐵爲檻人莫敢視任城王彰曳虎尾以繞背虎弭耳無聲　搜神後記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鄉人周盼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曰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慎勿道後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了無他異惟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録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鑼有蠻師云有此術乃授得此法　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一虎在道邊化爲人遥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張弧待之又呼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投弓於地虎人乃前謂

嵩曰燉煌非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遷都酒泉建國號西涼王 獨異志曰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植果種蔬人多伐樹踐園俄有二虎近居惟見牧則搖尾牧回俛首歷年牧卒虎乃去 搜神記曰長沙居民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見召當有文書即出懷中文書於是出之尋化爲虎走矣

搜神後記曰丹陽沈宗以卜爲業義熙中忽有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來詣宗卜云西去見食好東去見食好宗爲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虎暴非常 梁典曰齊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南史庾黔婁仕齊爲編令政有異績猛獸皆渡往臨沮界(編縣屬建宣城內史傳昭爲安城內史拉獸暴獸)息 又蕭業徙湘州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舊象爲湘州刺史四猛獸死于郭外) 廣古今五行記曰梁衡山侯蕭泰鎮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告乞還誤落檻裏共開之出檻即成虎奔馳而去 周書曰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嘗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畫謂虎爲拚于因以字之 朝野僉載曰唐傳黃中爲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驚躍落崖爲人所得 又有人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噬 異苑曰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鰐魚六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噬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傳異志曰天寶中河南緱氏縣仙鶴觀每年九月二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其夜皆不扃戶以求上昇之應後更後見一黑虎入觀須臾衙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張竭忠攝令疑之至日令二勇者以兵器潛窺之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須臾衙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竭忠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獲金簡玉籙冠帔人髮甚多 廣異記曰天寶中巴人伐太白廟前大松有老人止之不聽老人乃登山呼斑子俄羣虎出笮巴人又嶺南山魈亦呼虎爲斑子 唐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巷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 國史補曰裴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四顧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眞虎無能爲也

旻曰眞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徃徃有之旻躍馬而徃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幾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原化記曰張俊者深水縣尉元澧莊客也其妻爲虎所取俊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大樹伺之見其妻已死爲虎所棄尸自起拜虎訖解衣裸而復僵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貍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并殺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唐五行志曰大曆四年虎入京師長壽坊宰臣元載家廟射殺之　唐鍾傳少醉遇虎與鬬搏其肩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

杖往攔頭家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越山而去衆至任攔頭家雞隙之內但見攔頭倮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擊笆籬攔頭踉蹌曳之遂舁入市向先見之虎即攔頭妻也　又武都人姓徐失其名開寶初往巴逢興販猿徑鳥道猛獸羣行村旺皆設檻穽以捕之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機發村人炬火照之見一老僧困憊在穽中自陳云夜來入村欲化迴誤落穽中開檻出之躍跳數十成一巨虎奮迅騰躑而逝　又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踪訣入市市人千餘叫噪逐之虎爲人逼頊耳暪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吹口衆云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因問飲虎血何也李云以壯吾志也　稽神錄曰建安山中人種粟者皆搆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塌尾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視其虎被食略盡但存少骨　聰道人結廬於雲閒佘山之東峯有二虎爲之衛名大青小青行則隨侍前後　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嘗赴齋市人家倩四僕扃輿以行至其家即求審室閉僕其內加扃鑰戒勿與食主人俄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毛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罷啟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以法攝制山中虎耳　傳奇曰大中年寧茵秀才於南山莊夜吟有叩門者曰南山斑寅將軍拜謁相與吟詠明驗之乃虎也　宣室志曰張鋋次巴西遇白額侯於巴西侯席上明驗之乃虎也　青瑣高議曰張侍郎守鄆虎害物公令吏執符追虎史曰朱泰家貧百里鬻薪養母虎負之去朱厲聲曰食我不足惜但母無託耳虎遂棄泰於地里人以爲孝感釀金遺之目爲虎殘云　虛谷閒抄曰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窗夜坐外即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窗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卧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戶如廁褒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遼史曰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陳昭衮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甚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雖逸昭衮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　金史曰熙宗獵於海島三日之間親

射五虎獲之昜獻東苻射虎賦昜宗室也 元史曰別的因授信陽府達魯火赤信陽多虎一日以馬褓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馬褓攔虎虎搏褓據地而吼因旋馬射之虎立死

虎三

風從 人化 易曰風從虎 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化爲虎搏而殺之思幽賦曰牛哀病而化虎雖逢兄而必噬 渡河 出柙 論語曰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與 射石 嘯風 李廣射草中石以爲虎射之沒羽視之石也復射終不能入事與熊渠子同 履尾 摧斑 易履虎尾不咥人亨 七啟捇虎摧碎 措爪 傳翼 老子曰善攝生者不遇兕虎 爲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肉而食 委肉 蒙皮 侯羸曰公子欲赴秦軍譬如委肉於餓虎之口 傳楚右師潰 狐假 晉爲 江乙謂楚王曰狐假虎威 抱朴子曰騶虞之爲虎壽千歲 陰精 鮮食 鄒志夫虎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 食鮮肉也 鉤爪 鋸牙 攫拏 哮闞 盡光腕賦 仇龕盡而斬髻仇魚乙切 倚 遺患 稱冤 張良所 不懼 足畏 勇者

五百年色白也 險

闌火檻切 類狗 獻鹿 馬援戒兄子曰畫虎不成反類於狗文文視其口有橫骨乃以手探之 自衛 徒搏 先主入蜀至巴郡獲顏耆獸曰此所謂坐空山效虎步者亡從傷而制一舉必有兩獲諸葛亮小事 乳子文 狀越椒 今尹子文初生棄於夢澤虎乳之楚人謂乳穀於菟謂虎爲於菟命之曰鬬穀於菟 大人變 女子搤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七月而生 三代俱

長邑足憚 犬羊 文豈彩飾 論語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生而文炳豈以彩飾自錦畫哉性自然也 不與生物 投畀豺人 不以生物之怒怒之 決之 罰志夫說文虎西方獸君以其

大人變 女子搤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七月而生 三代俱

死 家語三九二十七陽氣成虎七月生 孔子過泰山聞婦人哭子問之曰吾夫及子俱死於虎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也 呪刀伏 言市有 西京雜記東海黃公有幻

制蛇虎 制曰今有一人言市有虎信之乎曰二人言猶疑三人言信之矣 疑而注矢 感而存樹 疑而注矢感孝而存樹 不與生物 投畀豺人 不以生物之怒怒之

欲 渭山君 虞吏 爲山獸之君也亦曰山君 寅客 斑奴 易林益曰虎者虎也是也 英獸 春秋後語虎者虎也是也 水經注上虞縣有山名虎林山虎常出其間 食牛 寢木 卜子曰虎豹之駭牛以爲伏虎 探穴 攀欄 吳志呂蒙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母止之蒙曰不捨母止之蒙曰不捨

渴谷 入廬 駱賓王集疊嘯虛谷韻清霜於驚蹟法苑殺生部載獸入廬乃祈生於區氏

斷虎爪從百姓觀之時王戎方十歲亦看虎虎剌問攀闌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顯仆戎湛然無懼色

金玉精 爪牙伏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葬闔門外金玉精化爲白虎 韓子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伏於狗矣

宋師次於郟公子圍自鄭門縋出掌畢比而先犯之百獸震恐及在罿罦擺尾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司馬遷

書猛虎在山百獸震恐及在罿罦擺尾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投千金 點兩睛 呂氏春秋衣人在寒食人飢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拾遺記始皇二年有消國畫工名烈裔者刻兩白玉虎其毛如生不點兩目睛始皇使他工夜往點之旦虎飛去明年南郡獻白虎二視之乃玉虎也命去目睛乃不能復去

虎四

貍虎 龍魚曹植有文號貍虎 **雕虎** 煥乎彪雕虎以拭虎 **始交** 月令大寒之始交 **何爲** 不義自斃雖猛何爲 **暴** 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鬬** 大夫扶同謂越王曰猛獸將擊必陰毛帖伏 **弭毛** 吳越春秋吳王將敎越王伍子胥弭毛伏而拭虎 **猛噬咆哮** 淮南兵勢訓王曰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 **卑勢** 吳越春秋王曰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 **虎牢** 穆天子傳天子獵於鄭國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擒虎而獻之天子命爲之柙寘虎牢 **虎市** 高僧傳南海始興有虎市山峯嶺高絕虎之淵藪世

隨相如曰今兩虎俱全 **猛** 司馬遷 **投千金 點兩睛** 呂氏春秋衣人在寒食人飢投虎千金不如一豚

受其災天笠沙門跋摩改名靈住錫於斯晝行夜往或 **虎媒** 陳氏家義興山中夜聞虎當門大號開視之乃一少艾雖衣襦凋損而妍姿不傷問知是

時噉虎以杖按頭舒之而去於是山旅水濱去來無梗 **騎虎拔鬚** 酉陽雜俎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愍

商女隨母上冢作寒食爲虎所搏至此陳婦見其端麗遂爲婚姻目曰虎媒

乎女謝惟命乃配其季子喻月其父母踪時得之喜甚

虎五

食行 晉陸機猛虎行曰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 **唐儲光羲猛虎詞曰寒**

亦不憂雪飢亦不食人人肉豈不甘所惡傷明神太室爲我宅孟門爲我鄰百獸爲我膳五龍爲我賓掌馬一

何威浮江亦以仁彩章曜朝日不牙雄武臣高雲逐氣浮厚地隨聲震君能賈餘勇日夕常相親 韓愈猛虎

行曰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麝擇食於熊豹肯視兔與狸

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

門兩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

辭但慚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 張籍猛虎行曰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樹行向晚一身當

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不

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迹 李賀猛虎行曰長戈莫春彊弩莫抨乳孫哺子教得生獰舉頭爲城掉尾爲旌東海

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驕虜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壁上雷鳴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宋劉宰

殺虎行謝宜興趙大夫詩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民主賓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元李俊民宣差射虎詩曰北原風勁霜草枯草間出沒藏於菟眈眈來此被誰驅不防邂逅馮婦車將軍膽氣勇有餘手中笑撚金僕姑等閒如射兔與狐兩眼錯莫精光無深山大澤失所居或撩汝頭編汝鬚可憐肉食無遠圖伎倆不及黔之驢 周震霆虎墮井詩曰郭西猛虎勢莫當攫人白晝來神岡地名距郡十里暗中推蹄若有物智井百尺籬根藏凍泉收聲聾爲土轆轤綆斷苔蘚蒼眼花誤落爪牙廢棄罷有待摧彊梁酸風飛沙寒日黃四郊流血皆戰場乘時吞噬恒安尾翼以倀鬼高馳翔北平將軍老且死泰山哭聲哀怨長豈知鑿地古設險邂逅一蹶由天亡吁嗟此物肆無忌安意流毒窺城牆千夫駭汗手莫指造次坎窞侔干將莫盈有兆此未悟來者紛紛投土囊 明沈周虎來詩曰成化十一年九月僞言虎至爭慌惚前村漸報啞老翁西村少年撲見骨昨聞鄰子說果見夜聞嗷哮竦毛髮起從壁孔稍窺覘恰有微月映屋缺翻烏駭雀不安樹偃草落葉悲風發闊行卓尾自破來意搏不得怒氣勃聳軀逾五爪沒口中且言尚驚怕轉首四顧疑衝突嗚呼猛獸猛不知平郊獨行無乃忽彎弧倘有裴將軍老命須臾應弦沒不如徙惡南山深安我民心汝安窟

豹一

【圖】序 唐符載觀敢獲虎頌序曰節度使樊公敢於郢城脩軍禮先是里人之訟乳虎爲暴極於兵寇既卜其穴乃大搜而取之爽氣凌厲士拗餘怒敲扣拍撲芟殺策硎觀其怒氣之所狡憤迅軀之所騰踑鋸牙之所敢咋鉤爪之所拏攫傑作人立呀若箕張聲輕暴雷目爍燃炬有一人烏獲之倫威鬱喬傑猋狡獷決鐏長戟以撐拒乃翕身而掩刃勢傾力絶四隅在地穿喉貫背爪有餘搏於是騰氣射虹霓酣噪破山林淋漓鼎員獻於公所

【圖】本草釋名曰豹性暴故曰豹按許氏說文豹之脊長行則脊隆豸豸然具司殺之形故字從豸從勺王氏字說豹性勺物而取程度而食故字從勺又名曰程沈氏筆談秦人謂豹爲程至今延州猶然東人謂之失剌孫本草集解曰豹狀似虎而小白面圓頭自惜其毛采其文如錢者曰金錢豹宜爲裘如艾葉者曰艾葉豹次

之又西城有金線豹文如金線海中有水豹上應箕宿禽蟲述云虎生三子一爲豹　穆天子傳曰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山海經曰泰山多赤豹　陸璣疏曰尾赤而文黑謂之赤豹　莊子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以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羅罔機辟之患其皮爲之災也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　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嘗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姥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曰豹尾通後執金吾罷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爲立廟也

豹二

原似虎　名程　說文云豹似虎圜文黃紋黑如錢　北圖曰以獻其赤豹也　君子變　管中窺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注曰豹變其文蔚也　晉王子敬數歲門生輩曰此郎管中窺豹時見一斑也　在檻　爲衆　莊子曰正得一豹姥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曰豹尾通之中搖尾而求食

豹三

原爲罪　韓子翟人獻黑豹皮晉文公歎曰皮美自爲罪也　駭人　其駭人也　號飛豹　晉王濶臂力過人號飛豹　乘赤豹　楚辭曰乘赤豹兮從文貍　文蔚之皮　文選虎豹以文蔚疑委　水豹　土豹　豹落　吳郡賦云剽掠虎豹之落落居處也　徙而不反　其爲物徙而不反故曰豹死留皮　爲枕　五代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五行志韋后妹嘗爲豹枕以辟邪　炮脯　鞮猶犬羊　戚同醢　煮胎　洞冥記元封中起神明之臺上多黑豹瑞應圖幽都即谷山上有黑豹隱霧雨而文蔚之皮爲美自爲罪也　駭人　其駭人也　號飛豹　晉王濶臂力過人號飛豹　乘赤豹　楚辭曰乘赤豹兮從文貍　文蔚之皮　文選虎豹以文蔚疑委　水豹　土豹　豹落　吳郡賦云剽掠虎豹之落落居處也　徙而不反　其爲物徙而不反故曰豹死留皮　爲枕　五代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五行志韋后妹嘗爲豹枕以辟邪　炮脯　鞮猶犬羊　戚同醢　煮胎　洞冥記元封中起神明之臺上多黑豹瑞應圖幽都即谷山上有黑豹隱霧雨而

豹四

將軍乃豹也　羅山獸　道書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游之山也上有豹獸如獼猴南海人名之爲果下　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之以獻紂　采炳煥　後秦記狄伯奇少曾游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歎始學書藝　羑里獻　懷璽山有黑豹居水涯常以一豹人居焉羑裘豹飾　豹祛　豹裘　詩羔裘豹飾傳謂領緣人君之服也言子上大夫也豹文身五色叢居深守如雁奴類其皮可飾鞍褥　豹飾　豹幢　詩羔裘豹飾列大夫豹幢裨將軍而羆角以乘且併名曰它牛豹　它牛豹　南蠻傳室利佛逝國有棗它豹文　海豹　海豹形如狗　五豹將軍　宣室志張延次巴西巴西侯邀五豹

詩唐李嶠豹詩曰車法肇宗周驥文闡大猷還將君子變來蘊太公籌委質超羊鄰飛名列虎侯若令逢雨霧長隱南山幽　宋梅堯臣文豹篇曰壯哉南山豹不畏白額虎澤霧毛雖雜鼷鼠朝捋其鬚暮飲乳文章子雲久已許還笑大夫費五羖天子仗中儀物舉屨與旆常願看取

貔貅一

原爾雅曰貔白狐其子穀　說文曰貔豹屬出貉國　尚書曰如虎如貔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禮記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注史記曰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坂泉之野

貔貅二

原贊晉郭璞貔贊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狼一　狽豺附

原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前高後廣　爾雅曰牡�decisive牝狼其子獾絕有力迅　注本草集解曰狼豺屬也南人呼爲毛狗其居有穴其形大如犬而尖喙駢脇脚不甚高能食雞鴨鼠物其色雜黃黑亦有蒼灰色者其聲能大能小野俚尤惡其冬鳴其腸直故鳴則後竅皆沸其性貪戾踐藉老則其胡如袋所以跋胡疐尾進退兩患其象上應奎星　毛詩疏曰狼能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健者人不能制其膏可以煎和其皮可以爲裘　禽書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在獸之所在也古之造式者木用槐癭裘瘤而以狼牙爲柱取其靈知也　李奇曰豺從才狼從良獸之有才智者　原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本王者進退動準法度則見　山海經曰蓋山獸多白狼　毛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美周公也　又曰豜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齊哀公好田獵也　周禮曰獸人冬獻狼注時之味也　抱朴子曰山中稱當路君者狼也

狼二

原尚書中候曰湯牽白狼握禹籙　田俅子曰商湯爲天子都於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　原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原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滅　漢宮殿

疏曰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狼圈廣八十步長二十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搜神記曰王葉爲荆州刺史山

無豺狼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匈奴之別種也爲鄰國所破其族有一小兒纔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

與狼交合遂有孕焉逃於高昌國北山洞穴生十男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宣室志曰張鋋夜次

巴西巴西侯相邀置酒邀滄浪君至一人蒼衣其質魁岸夜半鋋亦假寐天將曉鋋悸而寤見一狼卧於前蓋

所謂滄浪君也　舊唐書曰薛延陀部落嘗有一客乞食於主人者主人引與入帳命妻具餐其妻顧視客乃

狼頭人已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是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

也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反走　南部新書曰武后時遊擊將軍朱佛兒於魏縣長壽鄉

界内逢白狼馴伾無懼人意遂繫得送於縣縣令孟神符牒稱崔融爲表賀　江南野録曰嗣主如南都詰旦

殿廷忽見有殘獐一脚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徃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直日故爾嗣主歎曰異鴻儒矣　稽

神録曰晉州神山民黄張妻忽夢一黄褐人腰腹甚細留淫之兩接而去遂娠好食生肉舐屑咬齒而性狠戾

生二狼生即走其夫擊殺之　元五行志曰至正十年彰德境内狼狽爲害夜如人形入人家哭就人懷抱中

取小兒食之　酉陽雜俎曰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本草集解曰豺狼屬也其牙如錐噬物羣行虎亦畏之又喜食羊其聲如犬人惡之以爲引魅不祥其氣臊臭

前廣後其色黄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杷其先世謂之豺祭歌故先王候之以田汲冢周書霜降之日豺乃祭

獸豺不祭獸爪牙不良　又俗云羣豺噬虎言其猛健且衆可以窘虎也史云豺見虎睡則逶而溺之虎不能

起遂噬之又云豺舌似棘舐舌似鋸骨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毁義取諸此

本草集解曰豺狼屬也其牙如錐噬物羣行虎亦畏之又喜食羊其聲如犬人惡之以爲引魅不祥其氣臊臭

可惡羅願云世傳狗爲豺之舅見狗輒唬亦相制耳　酉陽雜俎曰獵者不殺豺以財爲同聲　韻府曰湖南

李玉獵深山見豺數隻逐之其豺合爪人立而號若乞命狀玉遂舍弓弩更業

金精　鈎瑞　瑞應圖曰白狼金精也

狼三　下詳狼二田俅子　衛衣　當道　宋王懋宇仲德義兵第迫暴雨洲瀕不知瀕果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訖衛王懋衣因遂隨之得濟也　讀

張綱爲御史克八使之獸綱埋輪於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梁冀

也史記使狼之逐羣羊也

佛寺童子　道旁女人宋王鮪三暗徐州咸德之德也詳前衛衣注

母兄弟丈夫娶爲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去

狼四

善顧　善還狼性怯走還顧

似大　逐羊　遷宣王得白狼而戒狄驅注白狼讀白以犬

入咸市　洪範五行傳秦時狼入咸市也

知殷　狼藉雜志狼起卧湖斜多藉草草多搖亂

狼五

詩　宋陳師道捕狼詩曰一狼將四子一鎖走千羊意得無前敵時乖關後防寧知射生手已發智機張會使烏孫昆莫棄於野狼乳之之地後人遂以名溝

賛　晉郭璞白狼賛曰矯矯白狼有道則游應符變賓乃銜靈鈞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表　唐崔融賀白狼表曰金精累爍鼓鑄於陰陽玉毳霜翹騰倚於郊甸應時乃出野心狎而無驚有道則游

乳烏孫　烏孫昆莫棄於野狼乳之時初生也

狼乳溝　地里志陝西慶陽府有狼乳溝乃稷

狼堺　堺雅古之烽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風吹不斜故曰狼堺

狼村　穆天子傳春山百獸所居爲有狼村

狼城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陽有避狼城

避狼城

狼善顧其後狼性怯走還顧

北史單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　獸部二　犀　鹿　象　兕　貙　熊　羆　麋　麈　麝　麅　麂　麏　麅　麂　麏　麅　麂　麏

曰黔犀　南越志曰海中出犀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爲之開　漢書曰烏弋國出犀牛　唐書曰隋和國多美犀世謂隋和羅犀犀中最大者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枯犀額角其花多作獵豆斑色深者堪帶腰胯斑散而色淺者即拍爲盤碟器皿之類　五代史曰占城獸之奇犀　歸田錄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犀最難擣鋸成小塊以薄紙包置壞中令近肉候人氣蒸潤乘熱擣之應手如粉　王粲游海賦曰

犀二

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鷄犀以獻紂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縱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鷄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蜀王本紀曰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犀角十　又曰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　東觀漢記曰東海蔣潛常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尸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斷以爲釵每夜輒見小兒繞床頭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江夫人月餘遂薨　名苑曰宋孝武大寒馴犀死　杜陽編曰寶曆元年南昌國進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爲腰帶每游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又曰文宗延學士於內廷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上命取辟暑犀以賜之　宋史曰周顯德五年占城國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　錢武肅王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大中初女蠻貢雙龍犀有二龍繞鬚爪牙悉備

駭鷄之寶　通天之珍

鎮帷 物類相感志同昌公主有齲忽犀犀珠如彈丸入土令人搗去忿怒牡牧詩金盤犀鎮帷

駭狐 不朽帶之令人搗去忿怒牡牧詩金盤犀鎮帷

臥魚 淮南萬畢術犀角駭狐臥魚皆出犀處

却塵辟水 述異記却塵犀辟水毒蛟不入

獨念 坦倫偷閒之不朽帶之令人搗去忿怒牡牧詩金盤犀鎮帷

犀四

梁山之美 爾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犀象焉 **巴浦之犀** 其可遇乎 **掾角** 蜀都賦曰掾犀角 **尚多** 傳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聞綠竹人動樂則出害爲人所獲 之野 **投珍** 孔帖李勉爲嶺南節度使被召至石門盡搜家人所畜珍犀投之江中 **影犀** 洞冥記武帝時疏勒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裏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 **押放** 六帖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羌宮押赴闕至上於渠州之宣示百官云上慮傷物性命中使押還本道放於渠州 **閒樂** 異物志海中水犀樂出則綠竹人動樂則出害爲人所獲

有錦紋之文 靈犀一統志靈犀在廣西鬱江上流潭中有二犀每風息浪靜則出於潭岸項有光彩 **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 郭璞注元康末婦人以犀角爲其母作鈎天執甚貴

制犀

犀五

行 唐白居易馴犀行曰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鷄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里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上嘉人獸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秣以瑤簡鏁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海鳥不知鐘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飲氷臥霰苦蹉跼角骨凍傷鱗甲縮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三頽色低奏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君不見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所嗟建中異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贊 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爲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災因乎角掎

序 晉傅咸犀鈎銘序曰世稱駭鷄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鷄見影而驚故曰駭鷄有以此鈎見遺者乃爲之銘

獸部一

象一

原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之精散爲象變江淮之桐斬伐無度則瑤光不明　許慎說文曰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足而大　增 本草集解曰象出交廣雲南及西域諸國有灰白二色形體擁腫面目醜陋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許肉倍數牛目纔若豕四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行則先移左足卧則以臂著地其頭不能俯其頸不能回其耳下腫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開合中有小肉爪能拾針芥食物飲水皆以鼻卷入口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傷之則死耳後有穴薄如鼓皮刺之亦死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爽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纔尺餘耳交牝則在水中以胸相帖與諸獸不同古訓云五歲始產六十年骨方足　翻譯曰象一名那先　韓子曰象之大者謂之豫賈侍中云不害於物　原 吳錄地理志曰九眞郡麊縣多象生山中郡內及日南饒之　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增 山海經曰褱過之山多象　原 又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增 酉陽雜俎曰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穸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　嶺表錄異曰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堪作炙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國多白象　瑞應圖曰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至貢不死藥來　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爲用則白象至虞衡志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　又曰交阯出象處曰象山山有石室惟通一路周圍皆石壁先置芻豆於中驅一馴雌入焉布甘蕉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蕉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以歸石室隨以巨石窒門象飢人緣以飼之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　又曰羣象雖多不足畏惟獨象最可畏蓋孤象者敗羣之物不容於羣象趨毒無所發故尤可畏也　埤雅曰服馴巨象以小斧刃斷之其金瘡見星月則合　又曰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　又曰象身具十二肖物惟鼻是其本肉　原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　增 韻府曰象被逼將死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害也

眞蠟風土記曰象牙殺取者上也自死者次之蚘於山中多年者下矣或謂一歲一換者非也　本草發明曰世人知然犀可見水怪而不知沉象可驅水怪犀神者以棹木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而淵爲陵注云棹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於木而沉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又陶貞白云凡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傍合丹竈以象牙夾竈得雷聲乃能發光觀此則象之辟邪又不止於驅怪而已也　南人言象尤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伺之有羣象過則爲大聲恐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潛下刺殺之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寰宇記曰象被傷則羣嘗相扶將去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　視聽抄曰象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獨畏煙火光用長竿挾茅把於木子曰象行能別虛實稍虛輒不肯過故帝王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其來共然火把持竿以指之即去隨之三數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　草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　宋南志曰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鬬人人登樹取衣挂樹枝緣他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及杖倒不見人怒蹋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而死肉臭逆皮煑易熟牙筯足掌肉稍佳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鬣象之約高誘曰鬣象肉之美者　韓子曰人希見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象二

帝王世紀曰禹葬會稽祠下有羣象耕田　孟子曰周公驅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漢書曰武帝時南海獻馴象　萬歲曆成帝咸康六年林王子喬駕白象游於高安之荷山其象化爲石　漢書曰武帝時南海獻馴象　萬歲曆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獻象一知跪拜御者使之則從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者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爲若有哀狀　法顯記曰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潔淨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

教習乘騎諸國聞而服之　吳志曰賀齊爲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測其理鄧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敕付之　又曰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勞問之送馴象二頭於劉禪　晉諸公贊曰晉時南越致馴遺記曰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任城王曹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晉諸公贊曰晉時南越致馴象於皋澤中養之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祝之而殺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還越　異苑曰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有齒以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南史曰沈攸之爲荊州刺史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　伽藍記曰元魏永平二年乾羅國獻白象背施五綵屏風七寶坐床谷數人眞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令徙於永橋南道象坊　三國典略曰周軍逼江陵梁人出戰梁以二象被之以甲東刃於鼻令昆崙奴駝之以戰楊忠射之象反走　北史曰隋文帝遣大將劉方等擊林邑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與戰僞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之　唐書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有大象者弭災患力兼十象彊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兵迎取以獻之上謂侍臣曰朕安用奇象令其遠獻乃勞其使而遣之　又曰自永徽以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豢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充庭之飾及德宗即位悉放於荊山之陽　又曰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跽自咎其王近適則昇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　又曰南蠻環王衛兵五千戰乘象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

西域記曰有一僧行遇羣象上樹避之象隨倒樹負之至林中有一病象足瘡而卧引沙門爲拔去之裂裳與裹俄頃一象持金函授病象病象轉授沙門發視之乃佛牙也　類苑曰宋淳化

中上苑一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徐鉉曰當在前左足果得之問其故鉉曰象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如龜無定體　癸辛雜志曰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殺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隨帖耳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象三

藏牙　役鼻　沈懷遠南越志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窮其主得乃已　萬震南州異物志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鼻爲口役馴良承敎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　泣子　哀雌　蔣子萬機論曰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下詳象二博物志　焚身　燧尾　上詳象一　左傳曰吳伐楚楚尹囷帥師禦之吳師驚却之　天竺戰　蒼梧耕　范蔚宗後漢書東離國治陟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以戰　皇甫謐帝王世紀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爲之耕　身倍數牛　目不踰豕　萬震南州異物志象身倍數牛鼻長六七尺大如臂其所食物　南方之美　瑤光之精　上詳象一　春秋運斗樞　下詳郭璞贊　行孕　出駱　文白象行孕垂耳象出駱　巴皆以吸之　下詳師子　刻舟稱　公贊　孔阜　孔碩　飼既閑既佶　身毒之戰　昆陽之陣　上詳象一　大宛傳　王莽與世祖戰昆陽驅羣象　身倍數牛　目不可稱少子蒼舒曰置象於大若何　下詳象二諸　蛇吞　師子擊　大象　伽那異苑始興郡陽山縣人行田遇象以鼻卷之入深山見一象腳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載人入一紓地以鼻掘長牙數條送北戶錄梁翔法師曰象一名伽那　感雷　識水　字說文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以紀異錄道士李終南以玉象子如拳訶與李德裕曰象性識水能浮水出沒其鼻下象服其砂置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乃可服又出一象感雷聲　又曰象因雷聲而文生埤雅象牙生理如有訓解於是一境絕無其患　北戶錄梁翔法師曰象一名伽那　念我　金象云與玉爲偶贊皇服之旒面愈少乃求採珠異獸百人後南遷達道士怒索象公不與至鰐魚潭二象自船飛出光燄燭天公尋卒　山川紀異河南府有象莊舊傳漢時西域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爲石今石象猶存　合節奏　朝野僉載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象前聽其辭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牴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知曲直　嶺表錄異劉恂嶺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　隨拍騰踔動頭搖尾皆合節奏　朝野僉載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觀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牴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添象跡　元稹詩野象埋牙劚石曠　奇毛覩　赤手縛　韓愈詩王安石詩奇毛覩象犀赤手縛象犀

踏土若耕　論衡倉頡作書虛也蒼多象蹈土若耕　任重若馬　雲南象負重致遠若牛馬　馴象　奇獸　香象渡　內典同在佛所聞說一味之法然所証各有淺

深瞢兔馬象三獸渡河是渡則浮焉 越童鈎范至能虞衡志凡制象必以鈎象奴正跨其頭以鐵鈎鈎其頭欲其左鈎頭之右欲右鈎左欲却鈎頭欲前不鈎欲其跣伏以人得以數仞之鈎馬馴之久者象奴來則低頭跽前左膝人蹈之以登則奮而起行 不言淫子 說文象性有別不畜淫子山經 必泣子皮 酉陽雜俎象性久泣 青象 北戶錄凡象白者西天有之又供御陀國有青象 闕象 後魏書乾陀國好象征戰有闕象七百頭以鐵鈎鈎其頭以鈎欲其跣伏以鼻者爭云象一鼻矣 獵象 摸象 僧贊法師三藏論或有二牙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舂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實說泥洹是死眞摸象之一方也 象鞋 宋革視聽杪象鞋者用厚木實中釁深竅方容其足中植大鍾其末上向竅之外周圍沒釁於其往來之所以草覆之擩投足木上必滑下竅中其既著鍾象踣屈似不出門 象簟 傳獵象

象五

增詩 唐李嘯象詩曰鬱林開郡畢維揚作貢初萬推方演楚息子正焚書執燧奔吳戰量舟入魏墟六牙行致遠千葉奉高車

增賦 唐人馴象賦曰乘之便習或詘或立動高足以巍峩引脩鼻而噓吸塵隨蹤而忽起水將飲而迴入牙櫛比而槮槮眼星翻而熠熠驅之則百獸風馳詘之則萬夫雲集 杜洩馴象賦曰維彼馴象產乎南夷其形大也因地而受氣其性順也從心之所資食豐草於幽巖之麓飲清流於長江之渚不忌於人如得其時 獨孤授放馴象賦曰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賢賄寧惜乎焚軀知拜跪兮則有謝渥恩兮豈無復得顧侶求羣跨川登陸食豐草以垂鼻出平林而瞠目

原贊 晉郭璞贊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至尾動若丘徙

增文 唐常袞賀文丹國獻白象表曰黃帔飾冠白鐺玩耳伏柔羣象率置闕前低回馴擾稽顙屈膝隨萬國而來庭與百獸而率舞

兕一

原爾雅曰兕似牛一角肉重十斤 說文曰兕似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爲鎧象之山其獸多兕 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豕而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本草集解曰犀是雌犀文理膩細斑白分之山其下多犀兕 交州記曰兕有一角長二

增山海經曰禱過

明俗謂之斑犀　本草釋名爾雅翼云兕與犀字音相近猶毅之爲牯也大抵犀兕是一物古人多言兕後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爲不同耳　段毛詩曰酌彼兕觥　論衡曰太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帥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夫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令汝急度　戰國策曰楚王游於雲夢有狂兕怱至王彎弓而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今日之游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增

呂覽曰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命立誅之左右諫乃止朱三月子培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果有乃厚賞之故欲王持千歲之壽也伏罪而死王令人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說苑作射科雉

兕二

段禮弓　出柙　詩率彼曠野舩張弓噬此大兕周宣時下詳虎　投角　觸縞　老善騙生者兕無所投角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當其易　文苔　觸蹙　增畫蹵

兕三

段不遇　老子陸行不遇兕虎不遇莊陸行不避兕虎　不避　莊陸行不避虎獵夫之勇　伏兕　淮南子兩虎不鬬於伏兕之旁　水兕　五代史占城水兕

楚辭君王親發弓弸青兕　封於　史李白大獵賦施　寒叫　杜甫詩山寒叫青兕叫　幕前　杜甫詩幕前致生致九青兕　東南有　陸龜蒙詩東南有狂兕猶未失利塵白冥冥獨此清　白兕　唐六典白兕爲上瑞　彈

兕四

段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獬廌一名解東　酉陽雜俎曰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毛上捧

增獬廌韻作鶡獬豸同一名解東　酉陽雜俎曰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讓者以爲獬豸

獬鳥二

原奇獸　神羊　說文獬豸神羊古者決訟令之觸不直觸邪者帝堯時有一角羊也青色四足或曰似熊能知曲直性識有罪獸疑者令羊觸之東北荒所在也東北荒之獸也論衡獬豸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豸冠小人以觸奇為名　郭奇見不直者觸之均是獸也論衡獬豸觸邪非人所為

獬鳥三

原毛為帳　田俅子產時有獬鳥細其毛為帝帳　增不識字　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以告密進用高元禮教之曰如問君宜對以獬豸不識字而能觸邪思止以對后大悅

熊一　熙雅附

原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春出冬蟄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卷而出　異苑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臥其藏內餘伴執仗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增本草釋名曰熊者雄也熊字篆文象形俗呼熊為猪熊為人熊各因形似以為別也在陸曰熊在水曰能即鯀所化者故熊字從能　原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則能化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溫無毒止風痺　增又曰其脂燃燈煙損人眼令失光明　酉陽雜俎曰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膽善辟塵試之以淨水一器塵蓁其上投膽米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也

熊二

增繆子曰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厨人　原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遂使婦人載以過朝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對曰

以君之明子孫大政其何厝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貢爲夏郊三代祀之晉於文帝別圖學格熊後遂之祀于韓子祀夏晉侯有間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攫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後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熊其祖也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於文帝別圖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熊莫不絕脰　漢五行志曰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卒不寤　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圈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咨歎以此倍敬重之　東觀漢記曰安帝永和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續搜神記曰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虎忽墮一坎宵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坎久於是冒死取啖之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異苑曰鄧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不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恸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爲熊矣　宋書曰元嘉二十年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劉元度以獻　宣室志曰張鋋夜次巴西巴西侯請見置酒邀六雄將軍至黑衣其狀貌然天將曉鋋悸寤見巨熊臥於前所謂六雄將軍也　酉陽雜俎曰唐高宗時伽毘葉國獻天鐵熊大如狗蒼色作聲諸蕃皆沸能擒白象師子　熊羆　三種一類也如豕色黑者熊也大而色黃白者羆也小而色黃赤者貔也建平人呼貔爲赤熊陸璣詞羆爲黃熊是矣　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注曰羆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髦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羆縱目能緣立過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璣曰有黃羆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美　埤雅曰羆縱目能緣能立過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秋冬則有春夏則亡一說羆有黃赤二種披髮人立絕有力者　爾雅翼曰獵者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而甚害人　唐柳宗元羆說曰鹿畏罷罷畏虎虎畏羆　宋陳師道羆說曰晉

人大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驁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彊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驁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羆之謂矣 載記曰苻健母姜氏夢大羆而孕

熊三

帝師之兆 男子之祥 周文王卜獵曰非龍非羆天遺汝師 狀似越椒 夢入晉寢 傳楚司馬子越椒狀熊虎之狀而豺聲 下詳熊二左傳 食蹯 碎掌 楚太子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乃殺而食之 詳熊一毛詩 蔽泥 能火 西京雜記貳師得天帝馬以綠沉火浣布為障泥 十枚 米紹興獨州治存焉

窺屏 置櫃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而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於顓頊自沒深涯其色赤狀如熊常為天下凶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邦人鼓見門近臣憂見庭則無傷祭顓頊共工則虐公如其言而疾間 酉陽雜俎寧王常徵於鄠縣界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女也自言姓莫氏莊居昨夜賊劫某至此賊中一人是僧王命載以後乘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加鍵而去僧貨居作法事惟舊瑣之時上方求梔色王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獸骨悉露上大笑 書報寧王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設席 為寇 周官田獵則設熊席以莅衆尚毅也亦以其溫傳曰居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原 梁劉孝威謝熊啓曰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絶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壁殆獲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鹿一

原 爾雅曰鹿牡麚其子麀其迹速絶有力麞音肩 又曰麈大麖牛尾一角麚大麚旄毛狗足旄毛尾獾長也 說文曰麖或作麈或作麌 本草集解曰鹿馬身羊尾頭側而長高脚而行速牡者有角夏至則解大如小馬黃質白斑俗稱馬鹿牝者無角小而無斑毛雜黃白色俗稱麀鹿孕六月而生子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性喜食龜能別良草食則相呼行則同旅居則環角外向以防害卧則口朝尾閭以通督脈沈存中筆談北方有駝鹿極大而色蒼黃無斑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 本草釋名曰鹿字篆文象其頭角身足之形斑龍名出澹寮方按乾寧記云鹿與游龍相戲必生異角則鹿得稱龍或以此與梵書謂之密利迦羅 仙釋書曰鹿一名伊尼 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散爲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羣生鹿 衝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 增 山谷曰鹿性驚烈多別良草但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萬水芹甘草薺頭蒿山耳薐苣也 鹿至春羸瘦蓋因游牝多也及夏惟食菖蒲一味即肥 原 春秋命歷序曰皇神駕六飛鹿化三百歲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增 述異記曰鹿千歲則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黑 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鹿見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又曰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 增 舊說鹿者仙獸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 原 范蔚宗後漢書西夷傳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艸華陽國志云此鹿出雲南維蒼山 增 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永昌有之其腹中胎常以四月取可以治蛇毒 咸弘之荆州記曰武陵郡雲陽山點蒼山產兩頭獸似鹿前後有頭一頭食一頭行山人時或見之 酉陽雜俎曰雙頭鹿矢名耶希夷人謂鹿爲耶屎爲希按唐諱屎字又音希即此義也 道書有五頭鹿其國以鹿駕車其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又回鶻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

原 史記曰古者皮

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爲幣蘇武傳

曰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又曰鹿鳴宴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

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晏子曰鹿生於山命懸於厨

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千金之豺　劉子曰鹿形似馬而

鹿二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　又曰天子射鹿于林中

又曰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遵井公博乃驚鹿游乎山上　又曰天子征于菹臺獵菹之歌於是有白鹿一

許乘而逆天子乘渠黃之乘焉　顏鄉記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

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者

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爾雅曰古稱馬似鹿今荆楚之地其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

以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溯時在旁曰是故

當死者三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　謝承後漢書

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　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

豫章徐沔得白鹿高丈九尺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白鹿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潁川上言白鹿見

魏略曰成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祖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公前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又曰

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鹿十九見　魏志曰文帝獵失鹿帝大怒據胡床拔刀收吏將欲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傳曰初明帝爲平原王王母甄后妒文帝殺之故不立爲太子常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

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

矣　晉起居注曰太元十六年豫章太守范甯獻白鹿一頭二十年荆州送白鹿晉朝白鹿數見諸郡　列仙

傳曰蘇耽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鹿邊險絶之處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耶答

曰龍也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餌朮絶穀入華山後故人遇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游乎左右　又曰唐頌字德雅番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　三輔決録曰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晉書曰石勒微時嘗傭於臨水爲游軍所囚會有羣鹿從旁過軍人共逐之勒乃獲免俄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　述異記曰餘干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刻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　宋書曰晉咸和四年長沙郡遷吏黃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光遂抱取奉獻　晉中興書曰陶淡侃之孫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搜神後記曰淮南陳氏於田種豆忽有二女姿色甚美著紫襦縹青裾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爲脯脯　浙江志曰嵊縣剡山一名鹿胎山昔有獵士陳惠度射鹿孕而傷既產以舌舐子乾而母死惠度遂投寺爲僧後鹿死處生草名鹿胎草　蕭廣濟孝子傳曰伍翼字世公丁父憂廬側有一鹿每翼哭輒遶墳而悲鳴　南史曰會稽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療愈然後去　梁京寺記曰天監中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曉而流泪以爲不祥鹿懷一鹿尋當產育就庖哀切同被剖割因患疾乃深自悔責舍宅爲伽藍小莊嚴寺是也　唐書曰禘無量母喪廬於墓有手植松柏鹿常犯之無量泣曰山中草木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近廬悉馴狎不復侵害　會昌解頤曰明皇幸温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爲昭應縣會昌新堂也　宋高僧傳曰唐京師安國寺釋元康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厥形絶異撫而馴伏遂養之以三論之文荷之於背又以小軸係之於尾曳入上都意爲戲弄人皆駭觀焉　唐會要曰貞元八年正月鄠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士幹致白鹿還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放於苑中　遼史曰遼法廢岐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普爲鹿鳴者呼一廢至令耶律爽膜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悦　又曰車駕獵赤山遇奔鹿突前路隘不容避番犯蹕耶律幹獵以身當之鹿觸而顛

鹿三

四驚 六飛

越絕曰越王句踐有寶劍赫燭曰是巨闕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中有四驚白鹿而過者奔車驚 下詳鹿一春秋命歷序

角 鹿兩

上詳鹿二古今注劉徹叔異苑鄱陽樂安彭曾射一鹿斷角而角動 銘文

角間有道家七星符而其祖名字鄉居年月存焉遂斷射獵 求友 鳴麀

帝短歌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楚詞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 下詳鹿一抱朴子

鹿翻翻飛鳥挾子巢棲 黃衣 紫纓

劉敬叔異苑鄱陽樂安彭曾射一鹿斷角而角動 銘文

有一黃衣呼幼輿可開戶鰓令伸臂於窗中於是授腕鰓即極力而 韓詩外傳齊景公逐白鹿至泰丘見封人曰使吾君毒

華之臂便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舉 齋逐

血遂取獲焉 下詳鹿二搜神後記 金玉是賤百姓是寶公曰善 左傳田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端 戒擒之 賜百金 壽千歲

管子桓公問管子楚之強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奈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 孫柔之瑞應圖黃帝時西

貴曰爲致生鹿鹿賜子金百斤付 下詳鹿一抱朴子 老子乘 王母使

至金千斤 下詳鹿二抱朴子 王母使使乘白鹿歌白環之休符有金方也 擇音

走險 音傳古人有言鹿死不擇 無虞 不闕 易曰即鹿有虞

挺而走險急何能擇 下詳鹿無虞 鹿有角不能闕 擾墓

白鹿乃馴擾其墓 下詳鹿二蕭廣濟孝子傳 踞墳

死樹下 莊子鄭人薪於野遇驍鹿斃之恐人見也藏之湟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失 南海番禺人母歿盡哀墓側

遂以爲夢 鹿觸許孜二親墓松枝江村射鹿者率以鹿心上脂膜作箭吹作鹿聲則麑鹿羣集並爲化箭所誘人得數矢而 鹿性猛獸 致隱士養

藏湟中 歲白 腾或倚 麋麇 跂跂

家語四方來貢異物鹿入九重門不關非寶物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中有四驚白鹿而過者奔車驚 下詳鹿一春秋命歷序 大羅天

不爾聞者皆歎之 晉陶淡字處靜隱士也常養一白鹿以自娛 詳鹿二 攸伏 與游

喜林故林屬於山爲籠其字從鹿龍者鹿之所在也鹿獸也 清異錄華清宮一麋十年精峻不衰呼曰角仙 仙客

角際雪毛中得一銅牌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同心石室中匊有人著黃綠單衣葛巾到其前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 人語

蜀雲臺山石室中得一銅牌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同心石室中匊有人著黃綠單衣葛巾到其前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 人形

鹿也因問曰汝是人形也言絕即逐其鹿而走去 灌灌 灌聽彼中林甡甡其鹿 俟俟 儦儦

爲人形唐明皇於芙蓉園得一白鹿山人王旻曰此漢時鹿也上命左右周視於鹿左耳後果有小號曰角仙之異 林獸 角仙 埤雅鹿性

逐跡 剌史 遂終於此

如石光明融以爲已瑞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以意推之鹿者祿也鹿死是祿也是年五月帳下軍亂而克融全家被殺 梁吉士晤夢得鹿皮十一祿乎時所益已九及除秦涼二州 夢得列子者書游纚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服而得仙 夢皮

得珠 酉陽雜俎胡瑜爲號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踣下貫銅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議 祥驗集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得一麋麋膝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款後硬

衔花 注酒

明皇時野鹿衝去牡丹後有祿山之禍酒中淵曰號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於半空逐宴使人從梁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流於盞中號洞天聖酒將軍　蛇吞

角乃止　前賈雙鹿　全史章宗明昌五年獵於翁赤火一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賜邑從官有差

我是入陣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　放麑　射母

足吾子乎故六放麑違命推其仁可以托國宣驗記吳唐春日將兒出射獵遇麑將麑射

驚還悲鳴伏於草中致麑淨地鹿母復來唐又射其母應弦而倒至前跪又建一鹿上弩將

其子唐嗷嗷抱兒撫膺而哭鬪空中呼曰吳射忽箭發灰激

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駭不知所在　懷符　投書

入畫　漢書鄭弘白鹿隨車弘怪問主簿黃國賀曰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古今注漢明帝時七星鹿出荊州江陵兩角之

異爲太尉　宋崇寧間秘閣有李贊華畫千角鹿圖贊華遼東丹王歸唐者　田鹿下投書去

張籍詩　號山　飲泉　杜甫詩號山無定鹿　賈島詩條峰五老勢相連此

促促　鹿來從若個邊別有野麋人不見一生長飲白雲泉　兩頭　千角

鹿四

游姑蘇　于賓曰吾見麋鹿游姑蘇臺古吳亡也　游上林　古詩白鹿

山之鹿一日一聚　鹿洞　唐李渤與兄涉俱隱廬山有穴如磨之口故名高七百

共中號曰鹿洞　鹿王　震澤事苑楚王獵於震澤遇羣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令

養一白鹿名其山爲白鹿洞　鹿山　嘗諸軍張兩翼驅羣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令

將令弓弩俱發大王如盡取之則我之族絕滅無遺類矣願大王獨慮山　黑鹿　漢成帝時中山人得黑鹿烹之骨皆黑色仙

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悲鳴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類盡死於此谷中

幾絕也王與之遂命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以往鳴以呼其羣壁行而出入大山去

自是日有一死鹿置于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傍人奇其事爲立廟爲鹿王廟　鹿仙

鹿壞　述異記眞山在昆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在地辛孟年七十與麋仙

既長與凡女有異遂爲女冠梁武帝爲別立一觀號曰鹿嬛　黑　鹿同羣人捕鹿烹之

之壽二千歲　赤鹿　寰中記張掖南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出赤鹿足短而形大如牛肉千斤　神鹿　金樓子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　仙鹿　酉陽雜俎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遇鹿五

大頭見人不驚毛斑如畫獵者言此仙鹿也射者不能傷且復不利陸彊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反逐射者隳崖折左足　鳴鹿　元都觀老鹿將有客來輒鳴道士每候之無失　兩鹿　漢成帝末年宮中兩一蒼鹿一蒼鹿甚美　癡鹿　嘉話錄沐日谷樓見人於圈有所藏訪諸逮曰參軍裴納妾生弘敏夫人慈愛如一嘗置銀鹿帳前坐睹異妻以女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癡之嗤嗒異妻以女

野鹿　鐵上古兵如野鹿　雪色　杜甫詩射殺山中雪色鹿前者生皮因問毛　銅牌　津逮門長注

嬌鹿詩　古詩曰泳野聞中蓁秦原關帝畿柰花開舊苑苹葉露前詩道士乘仙日先生折角時方懷文夫志抗首別

心期韋應物麋獲子鹿詩序麋獲子鹿憫園鹿也遭麋之機張見首於人不得遂其天性焉詩曰野性本難畜之城隅園有美草池有清流但見蹶蹶亦聞呦呦誰知其思巖谷云游　又述園鹿詩曰繞洞尋花日易銷人間無路得相招呦呦白鹿毛如雪蹋在桃花過石橋　皮日休鹿亭詩曰鹿羣多此住因搆白雲楣待侶傍花久引磨穿竹遲經時踣玉澗盡日嗅金芝爲在石窗下成仙不自知　宋歐陽修馴鹿詩曰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慚愧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鵠鵠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嗑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户　蘇軾仙都山鹿詩曰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踪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閩有游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客去人無尽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青灿無行迹　蘇轍仙都山鹿詩曰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踪故殭依人列影氷浮水飛毛雪灑塵獨游應已倦忽見乍疑神野色明幽步煙蕪薦臥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親日暖山苗熱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韁繫奔放任天眞

贈賦　漢公孫詭文鹿賦曰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紈綷文如素綦吻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唐**虞世南白鹿賦曰惟皇王之盛烈表帝德之休符有金方之瑞獸乃曜質於名都既馴洽於郊甸亦騰倚於山隅素毳星彩霜毫應圖宴賓於雅什偶仙容於天衢故能著美祥瑞流名典謨　呂温由鹿賦曰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曰由鹿俾陷其類凉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縻於蹊遂設伏以待騶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云貪餌吻呦和鳴麌麌仰至彼泯泯忘機於是倉卒禍發所忽望林巒兮非遠顧町疃兮未滅風號澤而北迅日晦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畔情於誠偽孰是

頌　吳薛綜白鹿頌曰皎皎白鹿體質馴良其質皓曜如鴻如霜

序　晉秦山松白鹿詩序曰荆門山臨江皆絶壁峭峙壁立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叫饑羣於澗月

汎過江行人見之乘力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飛超岡而去於今此壁謂之白鹿

晉表 魏曹植獵表曰於七月伏鹿鳴麀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獵樂之時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清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宛是隨仙來翔闕之前如將率舞

唐牋 宋孝武帝在彭城參佐慶獲白鹿牋曰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麋一

晉 麗龜 解角 左傳晉鮑癸逃楚樂伯射麋麗龜解角以獻癸癸乃止 月令仲冬麋角解

狎犬 太淵經童麋觸犀 柳宗元文貽江之人吹得麋麑言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恐以為獲蓋常兩兩並員其子而行 史記太伯之亡自是日艾狎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東方來使麋麑觸之足矣始皇乃止 白虎通熊馬獸陵沿海洲

觸寇 泰州志海

麋二

唐 蒙虎皮 史若使澤中之麋蒙虎皮人攻必虎也 乞麋角 北齊河間守崔暹特勤從李繪乞麋角餉羽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足遲鈍不能捉走以事佞 八年多麋 莊八年多則言五數 瑞鹿

澤見六 傳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榮澤見六麋錡射以獻黨嘗乃不逐也 逢澤有介 傳逢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多注麋多則解仲冬麋角解說者以五鹿角者陰陽之陸也故麋角解

晉 澤獸 傳澤有介麋方言云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 陰獸 埤雅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挾陰陽之陸也故應陰而預角麋角者挾陽而脫角 點獸 楚策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而罹已也因還走而冒人獵者知其詐偽衆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跡纏 埤雅麋性迷惑故其跡纏而不解

曰巨麋如牛脩角如鮒 埤雅淮南子曰孕婦見兎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物有似然而不然者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即能視者是也

凡含血之物由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壁如石計一日夜須生數兩凡骨之生長神速無過於此此骨肉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強精髓也麋角利補陰

鹿茸利 本草麋皮作襪治胸氣

麈一

晉 埤雅曰麈大如鹿而大其尾辟塵取置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黵以拂種則不蠹 名苑曰麈鹿麋麈麈麈

何事驚 杜甫詩機心忘已

久何事驚麋鹿

爾爲羣 杜甫詩謝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羣

麈 博物志南方麋千百爲羣食澤草踐處成泥名曰麋唆人因斡獲之猶鹿所息處謂之鹿場也

隨之視麈尾所轉爲準於文從鹿從主古之談者揮焉取諸此也 華陽國志曰鄠縣宣君山出麈尾謂之荒

鹿 搜神記曰馮棄廣湯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廣湯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湯死 蜀都賦曰屠麈麋剪旄麈

麈二

增 捉柄 驅車 晉書王衍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世說新語王導妻妬悍導私置妾騰妻知之率婢數十第索導倉皇走以長柄麈尾驅猶車

麈一

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麈 說文曰麖麈也 爾雅曰麖牡麎牝麋音渠其子麀音幽 郭璞曰麖大者名麈麈性善驚故從章又喜聚散故又名麖囷圂倉也國語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 其迹解絶有力骾音肩

增 本草釋名曰獵人舞采則麈麋忻視麈喜文章故字從章 大者曰麖古語云四足之美有麖是矣 埤雅曰麈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章者偉偟也蓋鹿皆健駭而麈

性尤怯飲水見影輒奔粗豪者食其肝心便即小膽 本草集解曰麈秋冬居山春夏居澤似鹿而小無角黃

黑色大者不過二三十斤雄者有牙出口外俗稱牙麈其皮細軟勝於鹿皮夏月毛毳而皮厚冬月毛多而皮

薄也符瑞志有銀麈白色云王者刑罰中理則出 李衛公說道書中言麈無魂故可食陶隱居云麈鹿非辰

屬又八卦無主即生死無尤故道家以爲脯 本草發明曰麈肉同麋肉釀酒良道家以其肉供養名爲白脯

陶弘景曰俗云白麈其膽白 原 毛詩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呂氏春秋曰使麕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

增 古今注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麈有牙而不能噬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鹿白銀之麕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麕 建武故事曰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麈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麈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麕 建武故事曰

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麕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焉 增 南史曹景宗曰我昔騎快馬

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作餓鴟叫逐麈數肋射之此樂使人忘死 原 蕭廣濟孝子傳曰蒼梧人得子曰聞有弄麈之喜客

於庭至暮而去麈暮入其門與犬馬旅至旦而去 增 職林曰李林甫作手書慶人得子曰聞有弄麈之喜客

視之掩口 東坡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麈書 遼史禮志曰皇帝親征將行牝牡麀各一爲禱祭 金史曰宗雄嘗走馬

射三麈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蹴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滿步射獲之

原詩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網罕羅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麾　宋陳與義題易元吉畫麈詩曰紛紛騎馬塵及腹名利之窟爭馳逐眼明見此山中吏怪底吾塵有林谷雌雄相對目炯炯又不是曹將軍數肋射兩不遺鏃明窗無塵簾有香與爾共此春日長戲弄竹枝聊卒歲不羨晉宮車下羊

原表晉王述上白麈表曰所領阮藻之江寧縣界得白麈一頭毛色潔素於其類信斯誠嘉祥也

原啓陳徐陵謝賚麈啓曰臣昨旣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愁子雲之賦預割仙禽已同監浦頻蒙大鸞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麂

增麂大麃一作麈毛長狗足好作聲其大者名麋　本草集解曰麂屬而小於麈其口兩邊有長牙好鬬其皮爲第一無出其右鳴以告其聲几几然故曰麂　本草釋名曰麋味甘旨故從旨又字說云山中有鹿麂必者但皮多牙傷痕其聲如擊鼓鈸　又曰麂居大山中牡者有短角黧色豹脚脚矮而力勁喜跳越其行草莽但循一徑皮極細膩華鞾珍之符瑞志有銀麂白色今施州山中出一種紅麂紅色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麋麂　淵鑒曰麂食龜麂食蛇　五色線曰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仙得道後几化爲三足白麂時出於山上

增詩唐杜甫麂詩曰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麝一

增本草釋名曰麝之香氣遠射故謂之麝或云射父其形似麂故俗呼香麂梵書謂麝香曰莫訶婆伽　陶隱居曰麝常食柏葉及啖蛇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臍內急痛自以足剔出置尿溺內覆之皆有常處與衆之藏齒犀之藏角皆自珍其貨也人得之者此香絶勝非但香且辟惡　麝如小鹿有香其文從鹿從射虎豹

之文來田貍麝之香來射則其皮與臍之爲累也今商汝山中甚多所遺糞嘗就一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慮爲人所獲人反以是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麝絶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斃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　本草集解曰麝香聚處遠近草木不生或焦黃令人帶香入園林則瓜果皆不實是其驗也　又曰麝居山麓居澤以此爲別　又曰麝第一生香名遺香乃麝自剔出者然極難得價同明珠其次臍香乃捕得殺取之其三心結香乃見大獸捕逐驚畏失心狂奔墜死人有得之破心見血流出臍上作乾血塊　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天寶中獲水麝臍香皆水也每以

麝二

投巖　食柏　李商隱詩投巖麝自香　養生論麝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愔香　吳筠賦麝愔香而實　害狙伐乃以招射　采香　許渾詩尋麝採生香

兔一

原爾雅曰兔子媻其迹遠絕有力欣　增說文狡兔曰獩曰獷　本草集解曰兔大如貍而毛褐形如鼠而尾短耳大而銳上脣缺而無膽長鬚而前足短尻有九孔跃居趫捷善走其大者爲臭似兔而大青色首與兔同足與鹿同故字象形或謂兔無雄者不經之說也今雄兔有二卵古樂府有雄兔脚撲速雌兔眼迷離可破其疑矣　原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爲兔　又行失瑤光則兔出月　增雅述曰兔以潦爲鑒鑒以旱爲兔　又曰儒者言月中有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則雉生兔　原王充論衡曰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　又曰儒者言月中有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兔兔吐也　埤雅曰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　又曰兔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　楚辭曰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增博物志曰兔望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穴決也鼻兔也　陶氏書曰兔五月而吐子　原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一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兔者王者德茂則見　又曰赤兔者瑞歌王者德盛則至　增又瑞　外國圖曰西王母國前有玉山白兔　原山海經曰天池山有獸如兔鼠首以其背飛名飛兔以背上毛飛去　增百陽雜俎曰蜀郡無兔鴿　續雜俎曰韋絢云巴州兔作鼆蹏　寰宇記曰溧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兔世稱爲筆精妙　原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兔曰明視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增淮南子曰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兔二

增芸窗私志曰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寇服如王者謂

昇曰我殪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將假手於逢蒙是日逢蒙殺昇而奪之位兔曰鵄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

原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耒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所笑

史記曰范睢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　又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增洞冥記曰北極有潰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腦和丹食之則不死武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宮西周十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原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白兔見　又曰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　謝承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孝母死乃負土成墳種奇樹十株鸞鳥栖集其上白兔游其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徹在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石勒傳曰莊平民師歡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爲瑞此黑兔曰祥外檢典舊議者以爲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爲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爲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陰獸黑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云云

增前燕錄曰慕容皝田於南鄙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既明日又出見白兔馳射之隊馬蹕而還宮遂斃　隋書曰華秋汲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遥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感具以狀聞　稽神錄曰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遥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裝鷹上韝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兔三

原目赤　背飛　上詳兔二古今注　下詳見山海經　得讀　進肩　應以寒酒幸　酸室　環山范蠡宗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爲并州牧行至西河美稷有童兒百餘人各騎竹馬來迎伋問兒曰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不自知願奉竹馬之歡伋感其言遂進多飯　環山者九鬼極於前大疫於東郭外有人如兔見之輒死謂晉王曰韓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使韓盧逐東郭逡於上蘭下擒　和丹傳休奕敬酬兔擒藥月間安足道神鳥戲雲間安足道　抱朴子曰羅浮山有鬼如兔見之輒死丹法以百日獵之如稽子者可役使也　爰爰　耀耀　毛詩兔爰雉離于羅耀耀驚兔遇犬獲之注曰爰爰緩意兔緩則逃而離于羅網之任小人求得之則爲人所獲喻君子心寬則神人和樂而無不得也　舞鐫

游墳紀年曰宣王三年有兔群鬭兔首每月行禮縣率吏屬而觀之下詳兔二條後漢書射首刻毛范蔚宗後漢書劉昆王莽時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翦葉爲俎豆爵觴之屬兔去尻賡志漢諸郡獻兔下詳兔二張璠漢紀去尻獻毫禮書鴻都門題惟趙國毫中用獵遷跧伏文選殿賦狡兔跧於伏於榭側

窟走百里國策馮驩謂孟嘗君曰闢狡兔有三窟云春秋後語昔齊有良兔曰東郭逡

墓入宮南史褚彥回傳彥回從得入太祖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越絕

兔四

狗顧人逐逸慶之狗非顧兔聊以其未定稟星精樓月魄淮南子兔走深山千人競逐一日走百里依山基走平岡文選秋兔依山基沈約詩平岡走寒兔

生角隱形

舍迦撲握

兔五

原詩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擣蝦蟇九奉上陛下一玉杵

原國名梁王不悅於兔園馬名漢呂布所乘馬名赤兔

充庖之用

增封卯地詳毛詩傳稱丈人抱朴子山中卯日丈人者兔也

產牀下謝承後漢書滿拟產兔於牀下

脫兔田單傳賢後如脫兔適不及拒

化爲雀飛去須臾變入幢中射之國俗謂是日爲陶里幢陶里兔也

兔碑北史後魏爾朱榮討葛榮有雙兔起馬前榮警弦而殪命立碑號雙兔碑

增唐李嶠兔詩曰上蔡應初擊平岡遠不還

原晉古歌詩曰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惟當感仁孝郭引兵威

蘭彈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況平田無穴者宋王安石信都公家白兔詩水晶爲宮玉爲田姮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白宜嬋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鴝相望窺不得空凝兩瞳射日月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施亦何有獲光下視罝網繫衣褐紛紛漫回首去年鷹隨滁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見獲千里今

以窮歸君空衢幽險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今余得爲此兔謀豐草長林且游衍　歐陽脩白兔詩曰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嫦娥宮玉關金鎖夜不閉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過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醯酢委白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繳鸞鳳翼主人邀客醉龍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　梅堯臣和永叔白兔詩曰可笑嫦娥不了事却走玉兔來人間分寸不落獵人口滁州野叟獲以還霜毛羊茸目睛殷紅絛金練相繫環馳獻舊守作異玩況乃已在蓬萊山月中宿休顧商巖幷臼今應開我欲拔毛爲白筆研朱寫詩破公顏　秦觀答裘仲謨放兔行曰兔飢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無足悲所恥敗頭額敢期揮金過倒橐無難色雖非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不如盍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幷嶽羣　陳與義詩曰碎身鷹犬慚何忍埋骨詩書事亦微霜露深林可終歲雖雄暖日莫忘機　楊廷秀詩曰東郭阿巍駝褐裳清馥不著煙火香嫦娥喚入廣寒殿詔許擣藥不許嘗金丹

原賦晉王廙白兔賦幷序曰丞相琅琊王始受麾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廻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爲美談今在我王庶潛皇維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辭云曰皇建中興之遐祚兮與二儀乎比長於是古之有德則納瑞而永安無德則不勝而爲災赤烏降於周文兮尚稱曰休哉桑穀生於殷庭兮中宗克已以成仁雒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責躬而敎純

原頌張浚白兔頌曰其毛春素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紛曼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近郊晉得兔於遠境

原表晉桓溫賀白兔表曰臣聞至德通幽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於春穀縣皓質純素瞭然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兔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遇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

丹岫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游君園　周庾信上白兔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增唐武元衡賀白兔表兔居卯位白順金色金者取象於武臣白者明資於義邑　權德輿賀河陽獲白兔表惟此瑞獸是稱月精來應昌期皓然雪彩

增傳唐韓愈毛穎傳曰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嘗吐而生巳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鼮世傳嘗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嫺捷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秦始皇時蒙恬次中山將大獵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窾而趺居獨取其髭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

狐一

原爾雅曰狸狐貍貉子似狸爾雅貔子貙其雌者名貔音才泰反今江東呼貉為貙貙音丑侯反貙子貓也貓豚也一名貔又貍子獾今或呼貍為狐貍　說文狐妖獸也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其字從孤或云狐知虛實以虛擊實實即狐也故從孤　本草集解曰形如小黃狗鼻尖尾大有黃黑白三種白色者尤稀尾有白錢文者佳日伏穴夜出竊食氣極臊烈聲如嬰兒毛皮可為裘腋毛純白謂之狐白

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輒變為人形　增又曰千歲之狐預知將來歲之狐為美女　增又曰狐五十歲能變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酉陽雜俎曰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聽百可洞達陰陽　又曰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不踩則化為人　或云狐雖畏狗千年老狐以千年枯木燃照則見眞形　淵鑑千歲之狐妖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妖姓白姓康　山中稱成陽者狐也

原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　春秋潛潭巳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增宋書曰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原春秋運斗樞機星得則狐九尾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　瑞應

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一本曰王者不傾於色即至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明後當盛也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德至乃來　又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黑狐蓬尾大也　增狐面白而尾似牛者名玉面專食百果　淮南子狐血漬黍令人不醉高誘注云以狐血漬黍米麥門冬陰乾為丸飲時以一丸置舌下含之令人不醉也　又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故可得而禽也　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善睡皆藏獸也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　原易田獲三狐　左傳余狐裘而豹褒　毛詩狐裘逍遥　又雄狐綏綏　禮記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豻大夫狐腋　慎子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金樓子曰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居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於平澤

狐二

原河圖黃帝生先致白狐　呂氏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我都悠昌於是娶塗山女　增竹書帝杼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原尚書大傳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紂紂大悅翰長毛也大翰得青狐班固幽通賦注曰散宜生至吳得九尾狐以獻紂也　瑞應圖曰九尾狐文王時東夷歸之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尾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　增搜神記曰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原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裘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之代各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狐雜支聞而伐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黑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為罪也　增說苑曰晉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烏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　原漢書曰陳勝吳廣次所旁叢祠中夫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夜篝火詐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　增西京雜記曰廣川王

去疾嘗發藥書塚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戟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髮眉盡白來謂王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乃患脚至死不差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增搜神記曰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久不見因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人領獵犬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塚中鬪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爲妻暮輒與共還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 又曰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嘗宿亭樓夜坐鼓琴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瞬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卧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又曰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且止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婦除須臾便上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憤寃之密拔劒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髮百餘因此遂絶 原魏略文帝欲受禪郡國奏九尾狐見於譙陳 增渚宮故事習鑿齒從桓温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足上帶絳繒香囊 搜神後記曰吳郡顧榮老狐蹲家中前有一卷簿書悉是蟲人 女名已經蟲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卷老狐見於譙陳 又曰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衆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衆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

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户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劍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姦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旁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剝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丈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名雖效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洛陽伽藍記曰後魏有挽歌者孫岩娶妻三年妻不脫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岩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岩髮而走鄰人逐之變爲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爲婦人衣服淨莊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婦人著綠衣者指爲狐魅　唐創業起居注曰辛卯帝觀兵於絳城癸巳至於龍門先是皇太子於此界獲一黑狐　朝野僉載曰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邨　孔氏帖曰李密即位狐鳴於旁　乾臊子曰神龍中有何讓之者上巳於洛中光武原陵上見老翁吟曰野田荊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前人訝其非人遽前欲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焉遽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見一凡案上有文書二紙其一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君涂蛇脫其皮君亦神攄九九六六來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傑震桂雲紲哀爾浮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潛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狐化爲僧持縑來易復化讓之弟紿取去未幾有勑捕盜內庫絹者遂執讓之付法　宣室志曰李林甫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黑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忽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一黑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唐書劉充明傳曰帝嘗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　廣異記曰睢陽郡宋王塚旁有一老狐每至衙中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塚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徑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咋狐犬平陵王墓多狐自穴而出者毛皆金灰　又曰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繞跳直上設廳穿壼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　酉陽雜俎曰漢南部新書曰晉天福甲辰歲公安滄渚民家犬逐一婦登木而隊爲犬咬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　宋高僧傳曰釋志淵者河朔人曾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蘤墮葉遮蔽其身俄成美女素服立於道左微聞有車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有乘馬郎至與言久之欲將偕去志從林出謂之曰此狐也其人不信志乃振錫作胡語女遂化狐而走其人叩頭悔過焉　見聞後錄曰宣和末有狐登御坐　冷齋夜話曰鄒志完南遷比還過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迎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狐三

忌犬　**首丘**　劉敬叔異苑胡遁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勝氣常以名香自防雖忌猛犬自窗隔狐也　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持火**　**聽冰**　管輅傳夜有二小物如獸手持火以口吹之書生舉刀斫腰視之此物善聽聽冰下狐也自此無火災　郭緣生述征記北風動河冰始合聲須臾行二百里江乙對曰虎北方之民長昭冀也吾聞北方之狐文一說文職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狐文職二吕氏春秋無水聲然後過河　有三德　長百獸上詳狐果誠何如　子貪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者乎虎以爲然遂與之行獸見皆走　**應夏禹**　**瑞周文**　上詳狐下見郭璞山海經圖贊　**莫赤**　**粹白**　詩莫赤匪狐　秋天下無粹白之狐　呂氏春秋　**健走**　**多疑**　楚辭封狐千里注大狐健走千里也　長水經注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　**首易**　小狐沱濡其尾注沱近也　禮狐去晉不可食　**安閒**　**詐鳴**　上張網高羅詳狼下陳勝事詳狐二　**爲裘**　**銜書**　史孟嘗君有狐裘天下無雙　史蘇秦說燕王曰有狐緩綏在彼淇梁又一說一狐之腋晉錄二吕氏春秋　**率幽草**　詩曰有芃者狐率彼幽草芃小貌　**在淇梁**　**屠大不掉**　左傳　**肉**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晉錄二吕氏春秋　**尾**　戴寧二年有白狐七尾見汝南

食不盡狐神獸也出於青丘山音如嬰兒食之不盡

晉武黑狐周成時見之 增潛上伏 禮北斗類從熬戌已不衍泥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又曰黑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 在庭

向窟宣室志唐宰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掏綠石上命逐之已不見矣問於客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唐書哥舒翰素與安祿山不協祿山謂翰曰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祥也 假虎為威 憑城作固 風嘷雨嘯 睿見晨趨 黑色獸 白容來

向千年可取照之 皓首書生 元丘校尉搜神記燕昭王墓有老狐而去有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璋曰今有何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也 宣室志唐宰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掏綠石上命逐之已不見矣問於客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唐書哥舒翰素與安祿山不協祿山謂翰曰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祥也 假虎為威 憑城作固 風嘷雨嘯 睿見晨趨 黑色獸 白容來

當見如言化為狐 睿門 入廳晉書淳于智潛北人夏侯藻母病因五鼓出詣智智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聲藻益

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也 宣室志唐宰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掏綠石上命逐之已不見矣問於客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唐書哥舒翰素與安祿山不協祿山謂翰曰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祥也 假虎為威 憑城作固 風嘷雨嘯 睿見晨趨 黑色獸 白容來

張鍼為巴西侯所邀座中有稱元丘校尉者狐也 狐四

又云欲為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璋曰今有何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也 宣室志唐宰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掏綠石上命逐之已不見矣問於客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唐書哥舒翰素與安祿山不協祿山謂翰曰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祥也 假虎為威 憑城作固 風嘷雨嘯 睿見晨趨 黑色獸 白容來

化為狐 睿門 入廳晉書淳于智潛北人夏侯藻母病因五鼓出詣智智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聲藻益

牧時有狐上南門立薄范稱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不有人於此城南面而居也後竟為沮渠蒙遜所滅 詣仲舒帷 入張華座幽明錄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

南門當有人於此城南面而居也後竟為沮渠蒙遜所滅 詣仲舒帷 入張華座幽明錄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

狐五

穴處 增神獸九尾狐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 水神韓詩外傳狐水神也 稷狐說苑孟嘗君曰狐者人之所攻也臣未見稷狐見攻則所

狐屢自置狐不歸

走穴 黑狐北方有黑狐者神獸也王 穴中得書北征記皇天塢北古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餘里得書一千卷 犀角駭狐淮南子犀角駭

清詩唐白居易古塚狐詩曰古塚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邨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若是眞色迷人應過此 宋蘇舜欽獵狐篇曰老狐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秋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派暮夜出傍舍雞畜遭橫害晚登陴隄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少年兒耽獵若沈瘵遠郊盡雉兔近水殲鱗介養犬號青鶻逐獸出處頗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鉤牙咋巨顙髓血相沸沫喘叫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蒿艾數駈不再舉聞此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邃張人作疆界茲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助嘷嘷奔馳數顛沛所向

穴相穿通城堞幾隨壞久矣縱凶妖一旦果禍敗皮爲榻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

增賦唐白行簡狐死正首丘賦曰矧茲異質蘊彼仁心寧九尾之足尚實三德而可欽殊聽冰而表智異含沙而招損正有丸之質志在慎終委莫赤之容仁無棄本連白之上惟恐有聞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惟審固而後行或逗撓而不遑倩忌罔恤雖稱妖婦之化戒慎爲意未踰君子之防　楊濤狐聽氷賦曰蠱疑之理有殊鶴警之聽可比儔軀時行時止　膝邁狐聽氷賦曰尋聲不離於聽表處薄恐成於禍始奮自擾之迹一却一前曳有芃之

原贊晉郭璞山海經圖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揾靈符

增記唐李華鵾執狐記曰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鵾也豈不快哉因讓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族姻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生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鵾誅之子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

貍一名狸附

增埤雅曰獸之在里者故從里穴居蘿伏之獸也　本草集解曰貍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而圓頭大尾者爲貓貍善竊雞鴨其氣臭肉不可食有斑如貔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貍皮可供裘領宋史安陸州貢野貓花貓即此二種也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爲香貍即靈貓也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爲牛尾貍亦曰玉面貍粵上樹木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爲珍品大能醒酒張揖廣雅云玉面貍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種似貓貍而絕小黃斑色居澤中食蟲鼠及草根者名豽又登州島上有海貍貍頭而魚尾也　又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爲陰陽按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腎則自能牝牡者或由此也獸溺皆香如麝氣楊慎丹鉛錄云予在大理府見香貓如貍其文如金錢豹此即楚辭所謂乘赤豹兮載文貍王逸註爲神貍者也南山經所謂竆爰之山有獸焉狀如貍而有髭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妒列子亦云竆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疑即此物也又星禽異形圖心月狐有牝牡兩體其神貍乎按劉楊二說與異物志所

說相合則類即靈狸無疑矣類狸字音亦相近也　又風狸皆一物也其獸生嶺南及蜀西徼外山林中其大如狸如豹或云一身無毛惟自鼻至尾一道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尿如乳汁其性食蜘蛛亦他樹食果子　又玫十洲記之風生獸廣州異物志之風毋酉陽雜俎之猞猁度衡志之青黃而黑其文如豹或云一身無毛惟自鼻至尾一道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尿如乳汁其性食蜘蛛亦啖薰陸香晝則蹤伏不動如蝟夜則因風騰躍甚捷越巖過樹如鳥飛空中人網得之見人則如羞而叩頭乞憐之態人撾擊之儉然死矣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惟碎其骨破其腦乃死一云刀斫不入火焚不焦打之如皮囊雖鐵擊其頭破得風復起惟石菖蒲塞其鼻即死也一云此獸常持一杖指飛走悉不能去見人則棄之人獲之擊打至極乃指示人人取以指物令所欲如意也　狸者狐之類口方身文黃黑彬彬善搏為小步以擬度其發必獲謂之狸步好伏故又稱伏獸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淵中記曰鉛錫之精為狐狸　十洲記曰風狸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　內則食狸去正脊為不利人也

狸二

搜神記曰齊愍公之妾嘗同叔子取薪而生頃公於野不敢舉也狸乳鸇覆之　大周正樂記曰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　後漢書曰費長房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　傅子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妖怪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模等慴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　搜神記曰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罵詈赶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令兒斫之鬼寂不復往父憂恐二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殺而埋之鬼便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魅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又白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從東適下而復還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

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爲貍走去視婢乃貍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貍出坑頭搖之無復尾焉

又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嘗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詰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唼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鬱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貍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唼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即無聲　異聞錄曰王度至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顏端麗名曰鶏鵡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化爲老貍而死　舊唐書曰武弘度士襲兄子也父卒廬墓側晨夕哀號野有貍每至薪時必來求食往來甚馴略無驚懼時以爲孝感　貉本草集解曰貉生山野間狀如貍頭銳鼻尖斑色名字說云貉與貙同穴各處故字從各說文作貊亦作狢　本草衍義曰貉毛深厚温滑可爲裘服其性好睡故人好睡者謂之貉睡俗作渴睡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聾也

貍三

貍　唐韓愈殘形操曰有獸雄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知者其誰　宋蘇軾牛尾貍詩曰首如貍尾如牛攀條捷險如猱猴橘柚爲漿栗爲餱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謀尋隙發窟幷執囚舊租分散身爲羞松薪瓦甑蒸浮浮壓入糟盎肥欲流熊脂羊酪眞比儔引筋將暴訊何由無功竊食人所仇　楊萬里牛尾貍詩曰狐公韻勝冰玉肌宇則未聞名季貍誤隨齊相嫂牛尾東歸封作糟丘千子孫世世襲青梁黃雀子魚鴻雁行先生試與季貍語有味其言須聽取　又獻牛尾貍周益公脩以長句曰風林霧圖天欲霜柿紅栗紫橘美黃老夫思饞不忍嘗丁寧逢人莫取將朝來栗姬羽化去遺其木奴三百户鳥衔士子散如煙檢校不知渠去處山童相傳皂衣郎宇曰季貍氏奇章上樹千回一事強還夜剝落積還倉并吞又向豢侯圖羅人救黎遂擒獲白茅面縛來獻俘元端貉裘狐肥白解驂薦渠登相門立

談封作糟丘君旁格披綿拉通印日侍樽俎嬉平園玉肌生憎粗手削須防東坡訟寃著

獑一　周棄氏孝子傳曰猿驚屬或黃或黑通臂輕巢善緣能於空中輪轉好吟雌爲人所得終不徒生

原春秋繁露曰猿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八百好引其氣也　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爲獑千歲則變爲老人

增本草附錄曰獑善援引故謂之獑其臂骨作笛甚清亮其色有青白黑黃緋數種其性靜而仁慈好食果實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數丈著地即泄瀉死惟附子汁飲之可免其行多羣其鳴善啼范氏桂海志曰獑有金絲者黃色玉面者黑色及身面俱黑者或云黃是牡黑是牝牝能嘯牡不能也　又曰廣人言獑初生毛黑而雄老則變黃潰去勢囊轉雄爲雌與黑者交而孕數百歲黃又變白也此與列子貙變化爲獑莊子猨狙以獑爲雌之言相合必不妄也　埤雅曰獑性靜緩故獑從爰爰緩也　又獑不履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

爾雅曰猱獑善援獑父善顧　東皙發蒙記曰猶以獑爲婦　論衡獑伏於鼠今人取鼠以繫獑頸獑不敢動　獑食果故其膽黑甜

輒有一行迹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獑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獑鳴悲獑鳴三聲淚霑衣

增荆州記曰峽長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分夜不見曦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嘗有高獑長嘯屬引清遠　管子曰隧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獑猱飲焉　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獑狖之捷來措措置之於檻也　原張載論曰白獑黑豹藏於檻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謝靈運名山記曰獑猱下飲百臂相聯

獑二　原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爲獑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獑而林木爲之殘

言殘林木以求之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獑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獑擁樹而號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爲劒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

公即挽林内之竹以枯槁末折隨地女接取其末表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表公表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　漢書曰李廣獲臂善射歸猨母自後遂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攔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世說曰桓溫入蜀在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船上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

高僧傳曰劉宋時錢唐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智一張喉作梵聲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一公梵名一公爲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斂飯送猿臺所山童呼二三聲則羣猿競至　南史曰齊魚復侯子響爲蕭順之所殺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以憂卒　北史曰高昂母張氏始生一男二女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　異聞錄曰王績遊嵩山夜見一人胡鬚眷白而瘦稱山公與績談文異義出於言外績疑其怪潛開匣取鏡鏡光出而胡者失聲俯伏化爲猿而殞　廣異傳曰魏元忠徙時家貧止一婢廚中方爨出外汲水回乃見老猿爲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猨恐我執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孔氏帖曰潁川陳巖景龍初舉孝廉於京師至渭南縣見一婦人貌甚殊衣白衣立於路隅掩袂而泣生叩之婦人乃曰妾楚人也侯氏子家弋陽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迹山林雖一女子亦有箕山之志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疾甚醫者曰紅蜜白猿脂食之可愈內庫得白猿脂數斤本南海所獻　北户錄曰段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絶大毛彩殷鮮眞爲奇獸黑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呼焉其音淒入肝脾韻合宮徵可當一部鼓吹因召獵者捕養之名曰巴兒　酉陽雜俎曰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險上多猿形絶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大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終不能盡其巢穴　宣室志曰吳郡張

鋌罷秩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有人道左出拜曰吾君巴西侯奉邀鋌既見飲酒命樂夜將半鋌假寐將曉悸而寤見擊其弟射殺之乃猿也

猴三

【原】置檻 痳林淮南子置猴檻中非不巧捷然所睹其能 晉書窮猴絆林豈暇擇木

善緣 好聆說文猴善援書屬也詳周索氏孝子傳 求木

臨崖 淮南子猴顧猴乎其得梓樟豫章攬蔓枝而主張木 黝後臨崖命

攀援 吟嘯雲光駭喊相追 黝猴猱而長吟 五月生

拔箭 擁條 蜀都賦艾見黑猴抱子

飛趙 爭接 懸垂 【增】

野實 山公次王仁裕畜一猴號野實呼之則應後因為患項上繫紅絲一縷題詩送之孤雲兩角山後入蜀行摘之曰此野實也 三峽猿長鳴至三聲聞者垂淚也 州名峻青宅

山公 王仁裕畜一猴號野實呼之則應後因為患項上繫紅絲一縷題詩送之孤雲兩角山後入蜀行因話錄李約多蓄古器養一猿名山公常以之自隨日夜泛江登金山掣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云 五

三聲淚 家語五九四十五故主猴五月生也 荊州記巴東三峽猿長鳴至三聲聞者垂淚也

野實 山公 王仁裕畜一猴號野實呼之則應後因為患項上繫紅絲一縷題詩送之孤雲兩角山後入蜀行摘之曰此野實也 三峽猿長鳴至三聲聞者垂淚也 因話錄李約多蓄古器養一猿名山公常以之自隨日夜泛江登金山掣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云

臂童 化叟 清異錄華山道士李道殷山樓谷隱有奇術能鑄伏鬼神畜一黑猿呼為臂童道殷於卷側古松上營一巢為臂童憩息之所名唳青宅

化叟 清異錄華山道士李道殷山樓谷隱有奇術能鑄伏鬼神畜一黑猿呼為臂童道殷於卷側古松上營一巢為臂童憩息之所名唳青宅

寧山椒 鳴巴東 輕趫 飛趙 爭接 懸垂 【增】

命侶嘯煙 逐伴歸山 吳筠黑猿賦 續世說殊恪娶袁氏育二子後從之南海過端州峽山寺若熟其道徑者持碧玉環獻僧曰此

命侶嘯煙 逐伴歸山 吳筠黑猿賦 續世說殊恪娶袁氏育二子後從之南海過端州峽山寺若熟其道徑者持碧玉環獻僧曰此

飲相喚 晚成羣 杜甫詩寒猿飲相喚李猿

腾擲 騰趫 【增】金絲猿 金絲猿生武平大者難馴小者母抱不少置取者以藥矢斃其母皮而後安 黑猿 上黑猿棲巢巔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趫捷往來 報時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詣亭前而啼不爽其候太素因目之為報時猿云

畏獨 猿從獨一叫而猿散獨猿類猿而大食猿今俗謂之獨也 猿蓋猿性畏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

【原】詩 梁沈約石塘瀨聽猨詩曰激嘈夜猨鳴溶溶晨霧合不知聲遠近惟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答

陳蕭詮賦得夜啼猿曰桂月影纔通猨鳴迴入風隔巖還響侶臨潭自聲空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增】唐常建嶺猿詩曰裊裊漫漫清且切鷓鴣飛處又斜陽相思嶺上相思淚不到三聲

合斷腸　杜甫猿詩曰哀哀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兩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戴叔倫建溪聞猿詩曰曾向巫山峽裏行驚猨一叫一回驚聞道建溪腸欲斷的知斷者第三聲　李德裕二猿詩曰釣瀨水漣漪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衡網忽見驚故山從此辭羣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李紳聞猿詩曰見說三聲巴峽深此時行者盡霑襟端州江口連雲處始見哀猿傷客心　杜牧傷猿詩曰獨折南園一朵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晚吹驚高樹似裹長枝欲下來　又猿詩曰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銜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疑是少年須白頭　李商隱失猿詩曰祝融南去萬重雲無因更一聞莫遣碧江通箭道不教腸斷憶同羣　段成式失猿詩曰却憶曹喬值晚晴挽枝閒嘯激蟬清影沈巴峽夜嚴色蹙絕石塘寒瀨聲　許渾放猿詩曰殷勤解金鎖昨夜雨淒淒山淺憶巫峽水寒思建溪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啼好更來時路煙蘿莫共迷　又和常秀才寄簡歸州鄭使君借猿詩曰謝守攜猨東路長裹籐穿竹似瀟湘碧山初暝嘯秋月紅樹正寒啼曉霜陌上楚人皆駐馬里中巴客半歸鄉心知欲借南游侶未到三聲恐斷腸　張喬猿詩曰挂月棲雲向楚林取來全是爲清音誰知繫在黃金索翻畏侯家不敢吟　周朴猿詩曰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溪中宵爲憶秋雲伴遥隔朱門向月啼　唐彥謙觀仁里聞猿聲曰朱雀街東半夜驚楚魂和雨夢中清五更撩亂趨朝火滿口塵埃亦數聲　李洞病猨詩曰瘦纏金鎖慙朱樓一別巫山樹幾秋寒想蜀門清露滴暖懷湘岸白雲流罷拋簪果沈僧井休扣崖冰濺客舟啼過三聲應有恨畫堂深不徹王侯　又和壽中丞傷猿詩曰遺挂朱欄鏤半尋清聲難買恨黃金懸崖接果今何在淺井窺星影已沈歸宅葉銷曾瞰石入朝燈照舊啼林小山罷遶隨湘客高樹休升對嶽禽天竺省僧傷倍切親知覓和思難任相門恩重無由報竟託仙郎日夜吟　李咸用和脩睦上人聽猿詩曰禪客聞猶苦是聲應是啼自然無穩夢何必到巴溪疎雨灑不歇迴風吹蜷低此宵秋欲半山在二林西　吳融長安里中聞猿詩曰綠陌行人慣倚客船和雨聽可堪侯夢又憶猨詩曰翠徹雲斂日沈空叫徹青冥怨不窮遶臂影垂秋色裏斷腸聲盡月明中靜舍煙峽淒淒雨高弄霜天嫋嫋風猶有北山歸意在少驚佳樹近房櫳　曾松猿詩

曰曾宿三巴路今來不願聽雲根啼片白峰頂攲斗青護果憎禽啄棲霜覷葉零惟應臥嵐客憐爾傍巖扉

蘇拯聞猿詩曰秋風颯颯猿聲起客恨猿哀一相似漫向孤危驚客心何曾解入笙歌耳　曾麻已放猿詩曰

孤猨瑣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從聯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吉師老放猿詩曰放爾千山萬里

身野泉晴樹好為鄰啼時莫近瀟湘岸明月孤舟有旅人　吳商浩巫峽聽猿詩曰巴江猿嘯苦響入客舟中

孤枕破殘夢三聲隨曉風連雲波澹澹和霧雨濛濛巫峽去家遠不堪魂斷空　顧偉雪夜聽猿詩曰寒巖飛

暮雪絶壁夜猿吟歷歷和羣雁寥寥思客心繞枝猶避箭過嶺却投林風冷聲偏苦山寒響更深聽時無有定

靜裏固難尋一宿相扶桑月聊看懷好音　王仁裕放猿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

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悞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又遇所放

猿再作詩曰幡家祠前漢水濱飲猿聯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縲夢松餐

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　王周施南太守以猿兒為寄得之黔中生即頭白作詩答

之曰虜人初獲酉江西長臂難將意馬齊今日未啼頭已白不堪深入白雲啼　彭蟾郡城放猿獻衛使君詩

曰千巖萬壑與雲連放出雕籠任自然葉灑驚風啼暮雨月凝殘雪飲流泉臨岐莫似三聲日避射須依遶樹

年應解感恩尋太守攀轅時復到樓前　蜀韋莊黃藤山下聞猿詩曰黃藤山下駐歸程一夜號猨弔旅情入

耳便能生百恨斷腸何必待三聲穿雲宿處人難見望月啼時兔正明好笑五陵年少客壯心無事也沾纓

閒徐夤猿詩曰宿有喬林飲一溪生來蹤跡遠塵泥不知心更愁何事每向深山夜夜啼　宋文同詩帋嶺高

無敵來從第幾層攀援殊不倦趫捷爾誠能晚嘯思危石晴懸憶古藤王孫非汝類只可以文憎　蔡襄答葛

公綽求猿詩曰子求稱猿書至閩我說猿意特贈君吾州四扇列巖巘鉅木轇轕凌氤氳探窠裁檻走疾置十

日可到澄江清嘯商船海上迎風聞君家東園豈不美檜臂未議原將軍朝棲喬林之蒼莽夕飲幽澗之潺湲山空月明一長嘯應憐麻庶品各有性拘憂適喜無閒分彼猿之類宅丘壑愛戀深厚編前文戲禽雖傳古仙者射

陸游哺猿詩曰有書嘗懶讀扶杖來東園摘此幽澗果哺我高枝猿食果飲清泉猿計亦何闕但恐夜霜時腸斷巴山月　元宋无猿詩曰巴峽猿聲愁斷腸吟泉照

影綠陰涼藤搖亂兩領兒過樹曬斜陽拾蟲忙獻果去尋幽洞遠攀蘿來撼落花香空山月暗無人見啼入白雲深處藏　錢惟善悼西山猿詩曰老衲敲松喚不還黑衣何處落溪灣漫慣曾索果西湖上無復號弓楚峽間猿聲哀猿極浦雲方合連山雨正昏接條時自挂飲水復相援不待三春盡先傷游子魂

晉賦　育傳休奕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歡頹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璅呅之驚人戴以赤幘機以朱巾先蒙其面又丹其唇楊眉蹙額若愁若嗔或長眠而抱勒或嚬咋而酣斷或顒卬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眩而擇蝨或抵掌而胡舞

唐　吳筠黑猿賦曰雲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楛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美游雲之亂飛嗟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閑攜或分而相趨趨　李德裕白猿賦曰觀其雖為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為暴止皆擇所種松鬱而不殘檀梨熟而後取顧尨顯與猱蜓信莫得而儔侶若乃淩崚壑而電曜挂長蘿而匏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李子仞馴猿賦曰屈猛從繫宛安順游顧步闌砌因依蕙樓雖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廡幽陰憶南隴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

晉賛　郭璞白猿賛曰白猿肆巧由基攘弓應盼而驍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梁　文唐柳宗元憎王孫文猴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垂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禾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嚘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猴之居山常鬱然

獸部四獼猴 獮猴 猨猱 玃

獼猴一

原毛詩草蟲經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音在咸反猢獑駿捷也其鳴噭噭而悲白虎通云猴候也見人設食伏機則憑高四望善於候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爲獼也非牝也猴形似愁胡故曰胡孫莊子謂之狙養馬者厩中畜之能辟馬病俗亦稱馬留梵書謂之摩斯咤　本草集解曰猴狀似人而頰陷有嗉食處也腹無脾以行消食尻無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監行聲喝喝若欬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於澗其性躁動害物畜之者使坐杙上鞭梏旬月乃馴也其類有數種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彙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狖也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似狖而善躍越者獑獑也似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猴也非牝也猴形似愁胡故曰胡孫莊子謂之狙養馬者厩中畜之能辟馬病俗亦稱馬留梵書謂之摩斯咤　本草集解曰猴狀似人而頰陷有嗉食處也腹無脾以行消食尻無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監行聲喝喝若欬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於澗其性躁動害物畜之者使坐杙上鞭梏旬月乃馴也其類有數種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彙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狖也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似狖而善躍越者獑獑也似猴而大其性獨一鳴即止故諺曰獨一鳴而猿散或云即猴也　增又曰獼猴八百歲變爲猿又五百歲變爲玃又一千歲變爲蟾蜍　元康地記曰獲與猴也猴壽八百歲　增又曰獼猴八百歲變爲猿又五百歲變爲玃又一千歲變爲蟾蜍　元康地記曰獲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以霄霄之聲則出或投以果實則其二大猴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胡孫脂人摘去毛髮者以塗之則不出　原爾雅曰果猴似獼猴而大蒼黑色尾長數尺似獲而末有名爲果猴也獲似犬毋猴也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也胛獲父善顧雌仰鼻而長尾雄似獼尾長數尺似獲而末有岐鼻露上向兩則自翳於樹以尾塞鼻　又曰豽女滑反無前足狙獲屬也獑渴於反如豹而形似獼猴多鬚奮迅其頭能舉石以擿於人也　又曰蒙頌一名蒙賁乃雌之又小者也　獲純牡無牝故又名玃父亦曰玃玃獲善攝人婦女爲偶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貙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玃類而牝牡相反者　玃名曰猿玃又名馬化　彙按郭璞云建平山中有獸爲狀如禺長臂善投石名曰舉父即此也　原說文曰玃大母猴也一曰母猴　增獨似獲而大其性獨一鳴即止故諺曰獨一鳴而猿散或云即

黃腰也

也宋時文武三品以上許用狨座以其皮爲褥也

也或云生於西戎故從戎也猱古文作獶象形今呼長毛狗爲猱取此象　獑猢說文作𤜵𤜵乃蝯雌之屬黑

身白腰如帶手有長毛白色似握版之狀蜀地志云

期廣州記曰猵母似猨無尾見人若慙屈頸叩頭打殺得風還活詳見

必齕齧擾裂盡去而後慊　楚辭曰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似悲　增西京賦曰杪木末擭獑猢　郭璞江賦

曰迅雌臨虛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

獼猴二

增莊子曰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

王命相者趣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　列子曰宋有狙

公愛養狙而家匱將限其食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　原韓子曰燕

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霽日出視之

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　增淮南子曰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

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皆據地而吐之此爲未始知味者也　原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

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爲沐猴

與狗鬬蓋寬饒奏免之　增抱朴子曰滕永叔常畜一大獼猴鎖著牀間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後百許

日有見獼猴走上永叔承塵上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血流斷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猴死復有鬼也　搜神

後記曰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官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娠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

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笑語如人　南

史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　天監

起居注曰林邑王范續乞內附爲臣兼獻白猴一頭　汀州志曰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

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近鄉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亟走救火於是羣猴脫去　野人閒話曰蜀中有楊
千度者善弄胡孫會人言語一日內廐胡孫絶維上殿閣蜀主令射之三日不得內監奏千度能弄胡孫試令
捉之楊遂以十餘頭戲於殿前內廐者亦在舍上窺之楊高聲曰奉勅把舍上胡孫來果立致於殿前蜀主大
悅厚賜千度內臣因問其教之術對曰胡孫乃獸實不會人語先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耳　湘山
野録曰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獼猴三
原抱梁　升木　袁淑傳譜集常山王九命文曰及至圖身失所羈勒人間馴縶服制惟意所牽登檻而逸抱梁
也　丹脣　赤足　上傳休奕從猴賦　騎牛　而眠拾遺餘恣口所便　毛詩曰無教猱升木毛萇注曰猱猨屬也孫炎注爾雅曰猱母猴
下江乘地記並詳猨　　
君明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衆賓悉服　王充論衡曰蚊蟲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蟲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猴服於鼠从不利也　盧諶贈崔温詩
獸身　謹子法訓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其獼猴乎躍人像而蟲質也　下見阮籍傳
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
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前跳躍奮擊遂被殺　清異録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猿父　王孫　嘉祐雜志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紺優服常在昭宗側　廣雅猨一名狙一名王孫一名胡孫　擘鳶　侵黍　昔人有畜子
猴一何遲衆賓悉服　王充論衡曰蚊蟲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蟲有勢也鹿制於犬猴服於鼠从不利也　盧諶贈崔温詩
獸身　謹子法訓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其獼猴乎躍人像而蟲質也　下見阮籍傳
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
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前跳躍奮擊遂被殺　清異録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猿父　王孫　嘉祐雜志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紺優服常在昭宗側　廣雅猨一名狙一名王孫一名胡孫　擘鳶　侵黍　昔人有畜子
猴一日蒐蝨下食其髓胡對母啄其膚食髓食膚搏擊其翅蹋腦食髓　二程遺書程伯淳遊

幾重啄雞探細石噪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容　黄庭堅詩曰直宜少陵覓未解柳州憎婢喜常儲粟奴顛屢掣繩

【辰】賦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奇道淵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為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矐（崖瞎五流反）以眩（乎盼反）卹視瞶戇睫以瞚（乎久反）歷而環離鼻鼾（許解許候反）鮯以齞（吸歛許夾反）耳聿役以適摘知口嗛（呼黍呼恊反）喙以齡則咸頰稍委輸（制狄胃而囓反）以被（足甲妍甲反）覩崖崖以巉巖齒嚙咋嚇（染而囁反）而囁（而葉呢反）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蹂兔蹲而狗踞聲歷鹿而喔咿或嗝（古厄反）嗝而噯噯又嘀（的嗅火歷反）其若啼姿僭儉（呼店反）而惣贛（音貢豁盱閱以瑣醓（苔睕苑睖子公反）而睨（見暘銀昕瓦瞻然而充瞚（而兖反）而跋戞（誓生深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嵌崎性慓猾而獌疾態峰出而横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若將頹而復著紛紕（黜紲以陸離或羣跳（土弔反）而電透或瓜懸而瓠垂上觸手而拏攫下對足而登跂互攀攬以狂接夐儻聊而奄赴時遼落以蕭索乍睥睨以容與或蹂跌（決以跳迸又咨嗾而攢聚扶嶔崟以擪陳（稼劾緑反）躡危梟而騰舞忽湧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覩縷同甘苦於人類好哺糟而啜醨乃設酒於其側競爭飲而踃（火緑反）馳釂（火蜀反）酳（火侯反）以迷醉矇眠睡而無知暫挈纍（子公反）以縶（火結反）縛遂纓絡以縻羈歸鎖繫於庭廄觀者吸咽而忘疲　晉阮籍獼猴賦曰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貌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無度故人面而獸心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之囚秦揚眥額而驟眸似巧言而僞眞整衣冠而偉服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眄視有長卿之妍姿沐蘭湯而滋穢匪宋朝之婿人終唾弄而處紲雖近習而不親

【文】唐柳宗元憎王孫文曰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嗜嗜嚚嚚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禾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以自實其嚱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撓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山恒穌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

【辰】吳録地里志曰九眞晉浦縣有獸名果然獑狖（一作類）猶【附】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

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弓射之剥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曰文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猴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脇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温煖　國史補曰果然猴屬頗有騧騧黑性好理騧又愛其類生相序死相赴取一果然數十果然可得蓋聚族而啼殺之不去　夷堅續志曰果然似猨而差大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爲射中者則生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可謂仁義之獸矣　果然九眞土人號曰歌然　本草釋名曰大者爲然爲黑小者爲猩或作狌猩或作猩　南人名仙猴俗作猓猩　本草集解曰爾雅蜼仰鼻而長尾即此也毛采斑爛尾末有岐雨則以岐塞鼻古者畫蜼爲宗彝亦取其孝讓而有智也或言猶豫之猶即狖也其性多疑見人則登樹上下不一其甚至奔觸破頭折脛故人以比心疑不決者而俗呼騃愚爲癡獌也　段氏遊蜀記曰戎人進果然褥阜褐碧三色相間

果然二

原賦　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猱黑頰青身肉非嘉餚唯皮爲珍

原啟　梁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啟曰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黑豹青獾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颸結宇吹綸愧煖挾纊慙温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猩猩一

原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　又曰猩猩小而好啼　禮記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

升果足其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隨所加而得至於一十弗如此未肯頓輸

猩似狒脣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阯封溪縣 括地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也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之獸生在野狀如狌子民人捕取交阯武平興古有之 增水經注曰猩猩獲形人面顏容端正善與人言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 逸書曰猩猩肉食之令人不昧 本草釋名曰猩猩能言而知古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猴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云如婦人被髮袒足無膝輒行遇人則手掩其形謂之野人 藥羅說則似乎後世所謂野女野婆者也 唐蒙博物志曰日南有野女輒行見夫其狀白色偏體無衣襦 周密齊東野語曰野婆出南丹州黃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摳也輒舉雌雄牡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所殺死以手護腰間劑之得印方寸堂若蒼玉有文類符篆也 合二說與羅氏說觀之則野女似即猩猩有文如符篆治鳥賊下有饒印則野婆之印篆非異也 獨異志曰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虜攜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狌狌悲啼而去 雲嶠類要曰宋太祖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記所載不同

猩猩二

增詩宋黃庭堅詩曰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 又曰桄榔葉暗檳榔紅朋友相呼墮酒中

原誤晉郭璞猩猩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贾銘唐裴炎猩猩銘曰嗣形惟猿嗣面惟人言不泰面智不踰身

鸂鶒一

增本草釋名曰鸂雅作鼷說文作觿從奚從向象形許慎云北人呼爲土螻 方輿志曰鼷鼠西蜀及處州山中亦有之呼爲人熊人亦食其掌剥去皮閩中沙縣幼山亦有之呼爲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魈也 鄧顯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開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食之 羽獵賦曰鸂嚇陽 張衡元圖曰象羊喜獲先笑後愁 吳都賦曰鸂鶒笑而被格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州靡國獻鸂

鼯 本草集解曰宋建武中獠人進雌雄二頭帝問土人丁攀曰其面似人紅赤色毛似獨猴有尾能人言如鳥聲善知生死力負千鈞反踵無膝睡則倚物獲人則先笑而後食之獵人因以竹筒貫臂誘之俟其笑時抽手以錐釘其唇啓著額候死而取之髮極長可爲頭髮血堪染韈及緋飲之使人見鬼帝乃命工圖之

鼯鼠二

㊀椎目 反踵山海經其狀如人而長黑身有尾反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掩其目交阯及南康郡山中有大者丈餘 說文曰鼫鼠五技能飛不過屋緣不能窮谷渡不能度河藏不能自隱行不能先人 俗呼山都也 郭璞曰鼫音扶沸反 山都山海經曰鼫鼠人身反踵自笑鼫音愚五技音扶沸反 梟羊 說文曰鼫鼠一名梟羊 如人 開雅曰佛狸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如麂 說文曰鼫鼠如麂善登木

鼯鼠三

㊀晉郭璞髯髯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蓋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

貂一

㊀說文曰貂鼠屬也而大黃黑色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魏書曰鮮卑有貂鼠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爲名裘 本草釋名 ㊀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千枚欲舉國歸吳 ㊀五代史曰耶律德光脫白貂

貂二

㊀啟 梁簡文謝勅賚貂坐褥啟曰東濊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狩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珠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十種李頒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弘慈連類聖澤

鼠一

㊀易曰艮爲鼠 開雅曰鼩鼠 埤蒼曰鼩鼠行者 鼩鼠以頰裏食 鼩鼠有毒 鼩鼠音斯 鼩鼠似鼩赤黃色大尾 鼩鼠音時 鼩鼠音石頭似兔尾有黃色好在田中食穀豆 鼩鼠音孤覓反似鼠呼爲鼩 鼩鼠音貢 豹文鼩鼠文彩如豹漢武時得此鼠終軍知之賜帛百匹 鼩鼠音貢反似鼠而若黑色在樹上 鼩鼠夷嶋俗謂蝙蝠肉翅飛且乳木仙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 ㊀本草釋名曰鼠尖喙善穴故南陽人謂之鼩音雕鼠其壽最長故俗稱

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曰首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爲家鹿 原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從鼠𪓛鼠出胡地可作裘鼷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又曰鼷鼠伯勞之所化也鼷鼠令玉篇作鼸鼷屬廣韻班鼠也 原本草曰鼷鼠世中一名隱鼠形如鼠而無尾黑色長鼻 田鼠偃行地中能壅土成坌故得諸名 隱鼠陰穿地中而行見日月光則死 田鼠類鼠而肥多膏旱歲爲田害 鼷脚絶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 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夏小正八月鴽爲鼠是二物交化如鷹鳩然也 原莊子曰鼷鼠飲河不過滿腹 廣志曰白猿長尾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鼷鼠深目而短尾天鼠以皮爲裘今常名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竄入穴即詩所謂相鼠有體韓文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 黃鼠狀類大鼠黃色而足短善走極肥穴居有土窖如牀榻之貔貍或以貔貍爲竹鼠貔貍貙者非亦名令邦 黃鼠狀類大鼠黃色而足短善走極肥穴居有土窖如牀榻之古文謂之鼆鼠遼人呼爲鼠短喙無目性狡善聽聞人足音輒逃匿不可卒得土人呼爲瞎撞亦黃鼠類也 宣大間產黃鼠土人珍之凡捕之者必畜鬚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鑿其鼻而出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詩義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鼷鼠也許慎云鼷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序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士名蟲鳥物異名同故記也 原鼷鼠居土穴樹孔中形大於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與鼷鼠俱爲田害鼷小居田而鼷大居山也范成大云賓州鼷鼠專食山豆根土人取其腹乾之入藥名鼷鼠肚 碩大也似鼠而大也關西方音轉鼷

爲鼩訛鼩爲雀蜀人謂之鼷鼠取其毛作筆俊亦大也
耳其音如嗥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可禦百毒 按許慎說文云鷰飛且乳之鳥也故字從鳥又名飛生從
鼠以似形也此物肉翅連尾飛不能上易至礧墜故謂之鷰俗謂痴物爲鷰義取乎此亦名鼷鼠與螻蛄同名
開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俱向下飛人捕取皮爲暖帽 按郭氏注爾雅云鼷鼠脚短爪長尾長三尺許飛而
乳子即隨母後性喜夜鳴山海經云耳鼠即此也其形翅連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生嶺南者好食
龍眼人取其皮毛與產婦臨蓐時持之令兒易生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礜鼠在
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爲蓐臥之可以却寒其皮可
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此尾所在鼠輒入此聚 東哲發蒙記曰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神
異經曰南方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爐之木晝夜火燒暴風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
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出外而色白以水沃之即死織其毛以爲布名火浣布
南康記曰南康英山石室號金堂內金色有金鼠時見 魚豢魏畧曰大秦國出辟毒鼠 土拔鼠生
西番山澤間穴土爲窠形如獺土人掘取食之魏志云大秦國辟毒鼠似近此也 按唐書有鼷鼷音駙朴鼠鼷
賤言其肥也唐韻作鼷音僕鼷俗訛爲土撥耳蒙古人名荅剌不花皮可爲裘甚暖濕不能透 晉太康地記
曰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穴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爲牝牡 郭璞曰其鳥爲鴿
其鼠爲鼷 梁州記曰智水北智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
登仙故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者也 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雞狗並去惟以
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吐腸也 竹鼠嶺南所珍其狀類松鼠大如兔亦曰竹鼷重可
二三斤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難 竹鼷亦名竹狨鼷狀其肥狨言其美也 燕山録曰羔羊以鼷煮鱉以
蚊物性相感也 本草集解曰鼠類頗繁爾雅說文所載後世不能悉知鼷鼷鼷鼷鼷鼷鼷鼷鼷鼷鼷
或未盡載可見格物無窮也 鼷鼷音鞮交 孫愐云小鼠也相銜而行按秦記及草木子皆載鼠數萬
音勿似鼠而小即今地鼠也 蹙鼠今契丹交河北地有跳兔頭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僅寸許後
精

足近尺尾亦長其端有毛一跳數尺止即屢仆此即鼷鼠也詳比肩獸　鼬狀似鼠而身長尾大黃色帶赤其氣極臊與尾可作筆最冬用之不折世所謂鼠鬚筆是也一名鼯音谷鼠一名地猴江南呼為鼬其色黃赤如柚故名此物健於捕鼠及禽畜又能制蛇蟲莊子所謂里狸犧牛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者是也　鼷鼠極細卒不可見食人及牛馬等皮膚成瘡至死不覺故亦曰甘口鼠爾雅云有蠆毒左傳云食郊牛角者即此物也　劉敬叔異苑曰西域有鼠王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誑人衣裳世得沙門咒願便獲無他衆僧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　酉陽雜俎曰舊說鼠王其潤精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甚美一說鼠母滴一滴成一鼠

按晉書云宣城郡出鼷鼠大如牛形似鼠庳脚類象而鼷蹄毛灰赤色胸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鈍金樓子云晉寧縣境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牛時出山遊毛落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耗梁書云倭國有山鼠如牛又有大蛇能吞之又爾雅云鼸身似鼠而馬蹄長鬚而賊一歲千斤秦人謂之小鼸者即此物也　錄異記曰鼷鼠者治其皮為帶頗能滋媚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鼷鼠者治其三毛出於一孔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寶之　抱朴子內篇曰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　鄭氏淵中記曰百歲之鼠化為蝙蝠　方言曰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蝙蝠北燕謂之蝙蠵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貍腦鼠去於其穴被髮向北呪殺巫鼠　又曰使蟹捕鼠必不得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身輕食砒而即死　又曰鼠膽在頭活取則有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及白鼠　續雜俎曰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毛皎白耳足紅色眼睚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百怪書曰鼠咋人衣領有福至吉　續雜俎曰鼠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錄異記曰白鼠身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風角要占曰長吏居官厥盜賊法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於　京房易

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雖五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穰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焙百日鼠種絶戴曰嶺南獠氏好爲蜜啖即鼠胎未睜通身赤嫩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夾取咬之啖啖作聲故曰蜜啖 雲南志曰廣南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醢鼠補飛蟲噉之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 莊子曰百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鼷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戴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椒說文山如堂者密 賈誼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況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鼠二

左傳曰齊侯將爲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者不可熏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貴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發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嚇我耶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者高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請徙其家乃攻於虞氏大滅之 史記曰李斯少時爲鄉中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自處耳 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外湯爲兒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笞湯湯掘遂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謂傳四也爰易也此書易辭也）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漢書左馮翊趙廷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廷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碎碎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坐衙寢鼠盜肉其父還怒乃笞湯湯掘遂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謂傳四也爰易也此書易辭也）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

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搜神記曰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藥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　寶氏家傳曰寶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惟攸對曰名鼷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魏志曰公子倉舒早惠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罪冲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太祖問之冲對曰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太祖曰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詳諸王　又臧洪傳曰洪爲袁紹所圍糧乏乃掘鼠而食　搜神記曰酉陽雜俎曰王肅以銅爲逐鼠丸晝夜自轉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其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蹶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秦州記曰乞伏虜乾歸未移柩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至抱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晉陽秋曰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晉書曰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浩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毘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浩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得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虎身與兔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晉淳于智善厭勝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作田字使露手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於前　幽明録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市顧十擔水來鼠已遥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鞭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爲商賈閉其戶而謂鼠曰汝欲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靈寶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

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絕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荆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何物謂中者當厚賞否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狀之鐵曰允色之鼠背明尸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金樓子曰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籃　南史曰東昏侯在東宮常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　談藪曰北齊蕭巋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官鼠後齧其韈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爲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北齊書曰李曉字仁略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　孔帖曰黃君漢爲李密守柏崖義元見羣鼠渡河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　舊唐書曰劇賓國武德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大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即嗅而尿之瘡即愈　五行志曰龍朔元年涪州貓鼠同處　又曰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齧數百鼠反齧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孔帖曰李林甫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一大鼠躍出化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惡之月餘而卒　廣異記曰御史中丞畢杭爲魏州刺史陷於祿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游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冢葬畢遂入南墻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一門遇害　河東記曰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爲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爲殿前録事一人曰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爲東垣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乃鼠也　宣室志曰寶應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書貌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無一傷者　又曰唐縉大曆中嘗將入朝其前榻囊中忽有一鼠長尺餘躍出公大懼後數日貶縉雲守　唐書曰路敬潛爲遂安令到官有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仗而號敬潛

不爲懼久之遷衛令　又曰王孝傑爲清遠道總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闕史曰許昌郗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一日晨興束帶已畢左手引鞾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略無懼意自擲鞾以擊鼠則奔逸有毒應隆於鞾中　聞奇録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　酉陽雜俎曰田在實太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萬莖六如指其端聚葉似鵪鶉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自脫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飢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洞微志曰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褚昌及見之如十歲小兒出一啟爲贄曰幽室微光寒泉涸滴莊周之螫已空孔緒之車何適仁得問孔緒之車出何書乃髑髏聲呼仁得祖父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葆光録曰陳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　稽神録曰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於地俄而辟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節一隻了不見甲馬無何其人卒　又曰太廟齋郎盧高選補興化尉覓無怪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　其年嵩選補興化尉覓無怪又曰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憑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碎再用後爲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　又曰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褐衣來謁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而沒即掘其處獲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　又曰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

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叱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

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宋高僧傳曰釋善無畏至烏萇國有白鼠馴擾曰獻金錢　宋

史曰神宗生於濮王官舍鼠吐五色氣成雲　遼史國語解曰地拍田鼠名正旦曰上於窗間撾米圍得雙數

為不利則燒地拍鼠以攘之　元五行志曰至正二十年慶陽延安寧安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鶉卵化生既成

牝牡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　明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二鼠相鬬忽墜為二老翁

長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舞勸酬其歌詞云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

都被紅輪誤又云去去去此間不是留儂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為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為一大鼠

向士人作拱揖狀而去

鼠三

食火

精舍燒香燃燼續明日月不絕鼠銜灶火燒皆盡蓋遂及精舍都盡　下詳鼠二魏志

飲泉

爾雅曰鼷鼠夷由郭璞注曰狀如小從下上高　沈懷遠南越志載鼠似鼷鼠常同地穴飲泉喙竹

銜灶

異物志曰鼠有隱鼠大如牛形似鼠象脚脚有三甲皆如鱷蹄身赤色胃前尾上白　下詳鼠二史記

玉星

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壁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林角奴憨而不能

金室

飯與之十斤許珠著奴林前嗽哄狀如欲語者也　有

盜肉

水勢既退喜夫得反故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三

捧珠

及蟹皆化為老鼠大食稻為災始成者有肉足

尾白

毛蒼

食鳥

毀牛

尾飛

背騰

肉萬斤

壽三百

穿壩

發機

貓食

犬捕

腹白

背蒼

爪長

尾短

見東宮

獲北苑

畏人

聞論

見芳林

養會稽

吐腸

燒尾

盜米

裂衣

季春化

正月出

無骨

上詳鼠一廣志曰鼷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而

視之有米在焉　許邁別傳曰邁小名映有鼠鬚映曰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　書符銘刀　桂苑叢談信宗末廣陵丐者杜可均庭映曰葛衣者留不盡衣者去羣鼠並去惟一鼠矣立得符焚之鼠遂絕　蘇軾却鼠鬚其衣杜卿令治淨室曰頃年記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書此室永無鼠矣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白隨壽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長不滿尺劒鉞之於牀侵堂及室跳牀據幕終夕窣窣吃呵不去啖鼠棗栗撤盂甌舍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踔躅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獵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牟鬬相視睢盱舞於端門與王雜記曹元理昇東西困米不羞去合西囷然亟磨吾刀槊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

鼠四

臣詩出穴　飢鼠稍出穴上燈勢翻盆攪夜眠　黃庭堅詩

窺鼠　窺鼠近來鼠輩欺貓死窺灶翻盆攪夜眠　黃庭堅詩

穴入角　孔帖黃巢機鬬戊巳合道淮南逐鹿高騁如鼠走穴　五代史南漢劉龔病卧　出則右僕射與語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漸小耳　橫庭

穴

出穴　李賀詩橫庭鼠遲空土證梅

窺穴　李賀詩橫庭鼠遲空土證梅

鬬穴中　春秋後語秦韓相攻軍於關與趙王問廉頗曰

算減一升　射得三子　西京雜記曹元理昇東西困米不羞去合西囷一升乃有大鼠可容一升　唐表天罡千客師高宗置一鼠於匣令術家射之皆曰鼠落師矣

鼠四

鼭驤不捕　驊騮驌驦捕鼠不如貍狌　孟貫必噬　淮南子云孟賁探鼠穴必噬其指失其勢也　社君　抱朴子山中稱社君者鼠也　有牙　王元之詩夜靜頻驚鼠有牙

鼠有牙　舜宮門　漢書昭帝時燕有黃鼠銜其尾舞於王宮端門中王使吏以酒脯飼之鼠舞門下一日一夜時燕王旦謀反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拔之鼠銜其尾退其前一却故也　愛行跡　世說晉簡文爲撫軍時牀上塵不驚拂見鼠行跡視以爲妖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拂之撫軍不悅恐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韓子狐鼠相銜

鼠五

進退其行　韓子狐鼠相銜進退其行前一却故也　首鼠兩端　漢書首鼠兩端者謂之首鼠　蛇鼠相鬬　景雲閒有蛇鼠鬬於右戚偏營東槐樹上蛇爲鼠傷鬬者皆象　猫鼠同乳　朱泚軍中猫鼠同乳崔祕甫曰可弔不可賀

鼠五

臣聞鼠詩曰燈青人已眠饑鼠稍出穴掀翻盤盂響驚聒夢寐輟惟愁几硯撲又恐案書齧癡兒效猫鳴此計誠已拙　王元之竹鼠詩曰商嶺多修篁蒼翠連山谷有鼠生其中薦食無厭足春筍盡生犀秋筠折寒玉飫飽致肥腯優游恣蕃育林密鳶不覺穴深犬難逐鳳凰餓欲死彼實無一掬惟此竹間鼠琅玕長滿腹暖戲綠

叢陰舉頭傲鴻鵠不知商山民愛爾身上肉有錘利其鋒有錐鉆於鏃開穴窖如囚洞胸聲似哭膏血尚淋漓攜來入市鬻竹也比賢良鼠今類商俗所食既非宜所禍誠知速吁嗟狡小人乘時竊君祿貴依社樹神倀盜太倉粟朝見秉大權夕聞帷顯戮彼狡無害賢彼鼠無食竹　蘇軾竹鼠詩曰野人獻竹鼠腰腹大於盎自言道旁得採不費置網鴟夷讓圓滑混沌懸瘦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駈逢人自驚蹶有若兒脫襁念茲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

賦後魏盧元明劇鼠賦曰跖實排虛巢居穴處堆茂草別所矧乃微蟲乖羣異侶千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野而隱陰山或同穴而鄰嶠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喻煙而遊森聳然今者之所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為可賤毛骨莫充於詭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為狀也憯悄悗咀吁睢離瞭瞯騷似麥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瀝乃有老者羸體疥癩偏多姦計衆中無敵託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緼而下或自地高擲登機緣櫃盪扉動帝忉忉終朝轟轟竟夕是以詩人為辭實云其碩盜干湯之珍俎傾留鬚之香澤傷繡領之斜製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為之被謫亦有閒居之士倦遊之客絶慶弔以養眞素擯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以羣鼠乘間東西擾擾或戶間出窺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歌覆箱奩騰踐茵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

宋蘇軾黠鼠賦曰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柎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聲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覆而出之墮地而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謀而謀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

晉郭璞鼯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為鼯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　又鼯鼠贊曰鼯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為大任　又鼯鼠贊曰小鼠曰鼯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伎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翥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又飛鼠贊曰五能之鼠比肩歇貊猰貐

鼠贊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鳴鼓輸儵然背騰用無常所惟神斯憑

(音)說唐柳宗元永有某氏鼠說曰永有某氏者拘忌異常以爲已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室無完器櫝無完衣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由是徙居他州後人來購童羅捕之殺鼠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閩門撤瓦灌穴購童羅捕之殺鼠

比肩獸一

(原)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鱗蟲得所則至 郭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曰蹙 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名蹙鼠前而兔後 (音)埤雅曰蹙鼠食菴閭子而仙則是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蹙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比肩獸二

(原)贊晉郭璞比肩獸贊曰蹙與巨虛乍兔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

獫狁

(原)虎爪 龍首 (郭)璞注曰獫狁似虎爪龍首貙類猛獸也 (郭)璞注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飲食銅鐵 (郭)璞注曰貙獫狁也 (郭)璞注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飲食銅鐵 (郭)璞注曰貙獫狁也

如要兒食人 堯時民害 淮南子曰堯時猰貐爲民害堯乃使羿殺之 海內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察其書夜其音如嬰兒食人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察其書夜其音如嬰兒食人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察其書夜其音如嬰兒食人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察其書夜其音如嬰兒食人

貙一

(原)白豹 黃熊 (郭)璞及竹節蹠直中實少髓皮辟濕 (郭)璞注曰貙大如驪色蒼白 (郭)璞注曰貙大如驪色蒼白 (郭)璞注曰貙大如驪色蒼白

(音)獅首 象鼻 (埤)雅曰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埤)雅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埤)雅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原)豹文曰貙似熊黃色出蜀 (郭)璞注曰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郭)璞注曰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郭)璞注曰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音)犀目牛尾虎足 切玉 消鐵 (埤)雅貙獸可爲兵物類相感 (埤)雅貙獸可爲兵物類相感 (埤)雅貙獸可爲兵物類相感

(原)貙獸大荒之籍矣 (郭)璞注曰貙獸大荒之中有獸焉長如人著敗衣手虎爪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火石以投其舌乃死不然食人腦矣 (郭)璞注曰貙獸大荒之中有獸焉長如人著敗衣手虎爪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火石以投其舌乃死不然食人腦矣 (郭)璞注曰貙獸大荒之中有獸焉長如人著敗衣手虎爪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火石以投其舌乃死不然食人腦矣

(音)色蒼白 皮溫煖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原)說文曰貙似熊黃色出蜀 (郭)璞注曰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郭)璞注曰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郭)璞注曰貙獸似熊黃色出蜀

(音)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埤)雅貙獸能飲食銅鐵 (埤)雅貙獸能飲食銅鐵 (埤)雅貙獸能飲食銅鐵

(原)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音)孔帖薛萬均卒後嘗踢臣貙皮及萬徹而誤呼貙均 (埤)雅貙獸能消鐵切玉 (埤)雅貙獸能消鐵切玉 (埤)雅貙獸能消鐵切玉

(原)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音)腹漸服之其針消矣 賜皮 畫屏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原)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音)愴然曰萬均卒後嘗踢臣貙皮及萬徹而誤呼貙均腹漸服之其針消矣 (埤)雅貙獸能消鐵切玉 (埤)雅貙獸能消鐵切玉 (埤)雅貙獸能消鐵切玉

(原)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音)孔帖薛萬均卒後嘗踢臣貙皮及萬徹而誤呼貙均愴然曰萬均卒後嘗踢臣貙皮及萬徹而誤呼貙均腹漸服之其針消矣 賜皮 畫屏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埤)雅貙獸食腦抱朴子曰東方諸夷鐵之

(原)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郭)璞注曰貙獸能消鐵爲水昔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船進王王既濟船人還水解膠液王沒於水中

因命即焚之　本草集解唐世多畫貘作屏　佛牙佛骨以訛傳訛俗

貘二

(增)贊　唐白居易貘屏贊曰貘者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遂爲贊云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樂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刻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貘無乃飯而鳴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夔

(原)跲踔　魑踦一足跲踔而行　選李善注曰海中有獸名蒲牢性畏鯨每見鯨魚擊則鳴聲如雷帝王世紀云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其音如雷名曰夔　形如鼓有一足　又云今人多鑄蒲牢之形於鐘上撞爲鯨形擊鐘每天子出則擊之

蒲牢

(原)求食海畔　鑄形鐘上　文選李善注曰海中有獸名蒲牢性畏鯨每見於海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其音如雷名曰夔　形如鼓有一足　又云今人多鑄蒲牢之形於鐘上撞爲鯨形擊鐘每天子出則擊之

貙

(原)無兩足　賸百錢　爾雅曰貙無前足　郭璞注曰貙似狗文有角兩脚即此種類也或說貙似仙虎而黑無前兩足　漢律能捕貙百錢　說文曰貙獸無前兩足

(增)詔求　服貴邊　唐書長慶中河東節度使李聽貢貙三頭貙任捷之獸也穆宗好畋遊奮詔諸道廣求此獸位聽復獻之山谷郡縣告勞防廣龍檻甚於豺虎及至林苑往往噬人後穆宗亦盡令還及敬宗即斯國服貴貂鼬傳鼢文作貙

白澤

(增)山海經曰東望山有獸名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　黃帝內傳曰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及今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記之

角端

獺 宋書曰角端鹿形馬尾綠色獨角角在鼻上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譯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一說旄星之精也 癸辛雜志曰元太祖駐師西印渡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王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能日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獺一 山獺海獺附

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率以正月取魚水傍四面陳之謂之祭魚能知水之高下其爲穴必預度水所不至鄉人以是爲潦水之候舊說諸畜肝數皆定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則十二葉 本草釋名曰宇說云正月十月獺兩祭魚知報本反始獸之多賴者其形似狗故字從犬從賴大者曰獺又鹽鐵論以獨爲猵羣爲獺如猴之與獨也 本草集解曰獺四足俱短頭與身尾皆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居水中亦休木上嘗糜致大水甕中在內旋轉如風水皆成旋渦西人以其皮飾毳服領袖云垢不著染如風霾醫目但或云獺無雌以猨爲雌故云猿鳴而獺候 敘例曰獺膽分杯常試不驗惟塗於盞唇但使酒稍高於盞面就拭之即去也 又云古有獺飲酒而斃之語物之性也今川河漁舟往往馴畜使之捕魚甚捷亦有白色者分杯之事亦古今傳誤也 山獺出廣之宜州嵭峒及南丹州土人號爲揷翹其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皆避去獺無偶則抱木而枯猺女春時成羣入山采物獺聞婦人氣必躍來抱之次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之負歸取其陰一枚直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峒獠甚珍重之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方士多以鼠璞猴胎僞爲之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躍然而動蓋陰氣所感也

海獺生海中似獺而大如犬脚下有皮如胼拔毛著水不濡以其皮爲風領云亞於貂爲如淳注博物志云海獺頭如馬自腰以下似蝙蝠其毛似獺大者五六十斤亦可烹食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云獺嗜鮰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鮰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 拾遺記曰孫和悅鄧夫人嘗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瘢此痕即瞗數百金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

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爲粉敷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
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更益其妍　搜神記曰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
春盛兩初出行塘日暮回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幘追後呼初緣待我初意欲留俟之復疑鬼物初便疾
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幘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
年少者也　酉陽雜俎曰元和末鉤州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先閉於
深溝石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

獺二

趣魚　捧鱗　杜甫詩溪喧獺趣
魚　下劉禹錫詩

獺三

詩唐劉禹錫有獺吟曰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青天人立寒沙上心專脰著肩漁翁
以爲妖舉堰投其咽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鱣天意不宰割非祭徒拳拳空餘知禮
重載在淹中篇

馬一

增說文曰馬怒也武也三歲曰駣兆高六尺曰驕駿馬也原又曰駣而小絕有力駾膝上皆白惟馬音注後兩腁白者四髁皆白首俗呼為踏雪馬前足皆白騇音贈四散皆白右足白跨前左脚白後右足白驪左白馬易震為馬足駹為駹留馬白腹騵黑鬣青色驪馬白跨騎尚左足為的顙坎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青色者龍

以上為騋七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為馬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又曰孟夏駕赤騵孟秋駕白駱孟冬駕鐵驪原又曰凡特居四之一牝三牡

增周禮夏官下曰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

田馬一物種馬馬之善育者玉輅載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

增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

者特也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駒也執駒無令近母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則謂之特秋祭馬社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冬祭馬步神為馬災害者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朴而從之禁原鼜原再也天文辰為馬龍為火則浴其種是鼜與馬同氣也物莫能兩大禁再鼜者為傷馬也

增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

原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左傳曰

齊足尚疾

增又曰駟白駽黃白騜齊足

曰馬八尺曰騋周禮云馬八尺以上為騋

易說卦曰乾為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

增又曰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

足為的顙坎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

原毛詩曰良馬四之五之六之

又曰駕我騏馵

黑鬣駱形白雜毛騋駱白馬

增又曰孟夏駕赤騵孟秋駕白駱孟冬駕鐵驪

青驪繁鬣騧毛或云美髯鬣驪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駰今之驄

原又曰凡馬八尺

周官曰凡馬

齊足尚疾

增又曰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

目白瞬音閧兩目白魚宗廟齊毫純尚戎事齊力尚強田獵

尾本白騧音窊尾白騜音窶尾白騜毛白也駒顙白顛白達素縣素鼻面顙皆白惟驄莫江反顙額也迴毛在膺宜乘伯樂相馬法旋毛所在逆毛居駔音究馬毛逆刺者牡曰騭反之逸牝曰駉馬黃脊

在幹弗方幹脇也在背關黃旋毛所在逆毛居駔音究馬毛逆刺者牡曰騭反之逸牝曰駉馬黃脊

在肘後減陽或作腹在幹弗方幹脇也在背關黃旋毛所在逆毛居駔音究馬毛逆刺者牡曰騭反之逸牝曰駉馬黃脊

者千里

馬黃脊騧音乾驪馬黃脊騧音乾驪馬黃脊騧音乾驪

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爲馬　原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者其政訟平則南海輸以駿馬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史記西域傳曰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宛國嶋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其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漢書音義曰騄耳驪裏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魏志曰濊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高三尺乘於果樹下行　山海經曰大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二千歲乘黃即飛黃也　又曰白民之國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又曰白民之國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千歲　又曰蜮山北有林名曰桃林桃林弘農湖城縣也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　常璩華陽國志曰會無縣有元馬祠家人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　澧又曰晉永寧元年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元馬祠家人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　又曰夷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常有白馬出穴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常出此穴相去數千里　水經注曰漢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　廣衡志曰德興產果下小駟以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　又曰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邪自杞等國來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　朝鮮志曰朝鮮有麒麟窟在平壤府浮碧樓下東明王養麟馬處也世傳王乘麒麟馬入窟從地中出朝天石升天至今石上有馬跡　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澧莊子曰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知此已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衔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原又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翹陸而居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絡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惠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孫卿子曰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不及之矣　澧呂氏春秋曰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駑　又曰古之善相馬者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脫股代褐相胸脇管青相膹臆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馬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畢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短長　原淮南子曰兒人於難者其死也蹩之以帷爲衾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澧又曰今有良馬不待冊綴而行駑馬雖冊綴之不能進爲此不用冊綴而御則愚矣　原萬畢術曰天下有道飛黃

服皁 前帝時飛黃服皁也 邑月令論曰問者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天子六馬種種一騶故六騶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爲馬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天子六馬種種一騶故六騶 風俗通曰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巖不能度繩或云不能度種菜畦塍也謹按齊有濫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 又曰蝦蟇一跳八尺再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嘯嘯也故嘯也 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邊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 又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之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匹與馬之相匹耳 伯樂相馬經曰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强腹爲城郭欲得張四下爲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庳睛欲得紫豔光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火王字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張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歲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歲弱脊大腹二歲小頸大蹄三歲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胳短脇四駑淺髓薄髀五駑 又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膺門馬前胸也汗溝馬中脊也 又曰腰欲如團麴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 又曰目成人者生墮地無毛及蘭筋豎者皆千里目成人謂視其目瞳子中人之頭足皆見也一筋從元中出謂之蘭筋元中者目上胎如井字 馬經曰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按夏小正曰仲夏之月須馬政遊牝別羣知其母焉灰足以燒灰亦爲馬也 神異經曰西有三匊飲有三時 又曰目成人者生墮地無毛及蘭筋豎者皆千里 又曰驟而不起骨勞起而不振皮勞振而不噴氣勞食不消骨勞 又曰驥而不起骨勞起而不振皮勞振而不噴氣勞食不消骨勞 又曰廐門欲開汗溝欲深廐門馬前胸也汗溝馬中脊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韁也 洞冥記曰修彌國有馬如龍騰虛逐日兩足倚行或藏形於空中惟聞聲耳天馬汗血是其類也 博物志曰馬得穀則足重不能行 何承天纂文曰馬一歲爲駒二歲爲駣三歲爲騭注 瑞應圖曰王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順道則來騰黃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 又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騶裹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則至

又曰龍馬者神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骼上有翼傍垂毛鳴聲如
誅口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鬣並集　又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一本曰王澤如此師曠時來　符瑞圖
曰貴人而賤馬則白馬朱鬣並集任用賢良則見　又曰車馬有節則見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
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脞重有肉千里馬也　埤雅曰相馬之法肝欲其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其大鼻大則肺大
脾欲其小脣小則脾小心欲其大目大則心大上唇欲其緩下唇欲其急上茲欲鈎鈎則壽下茲欲鋸鋸則怒
脊欲大而抗額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兔腕虎口皆欲其開深肉輔肉皆欲其大而明耳欲如劈
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
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駿馬也　酉陽雜俎曰馬體名有輸鼠
外鳧烏頭龍翅虎口　又曰馬夜眼名附蠅尸肝名懸蜂亦曰雞舌　又曰爪州飼馬以蒼草沙州以茨萁涼
州以敦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　感應類從志曰以僵蠶拭馬唇內外即
不咬人亦不喫草取桑作末塗口亦不喫草也以鼠狼皮掛馬槽上或云置穀上馬不咬穀　三才圖會曰馬
火畜也火性健燥決速故易乾爲馬乾陽也故其蹄圓起先前足卧先後足　宋會要曰西域有馬高丈餘人皆行馬腹下往來無礙　明李夢陽空同子曰馬
風而行則健　田間書曰盡馬之力必蹩　國憲家猷曰口中有黑者曰銜烏白額入口爲梅雁一名的盧
癸辛雜志曰西域有馬高丈餘人皆行馬腹下往來無礙　明李夢陽空同子曰馬用地故健馬主行故不寐

馬二

魏都賦曰喬雲翔龍澤馬千阜　陳琳檄曰譬如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乎駑馬可以齊足

增 尚書注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　原 尚書中候曰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
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録紀之數　增 宋志曰堯時房地出乘黃之馬　原 瑞應圖曰
飛兔者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騄駬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
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增 隋巢子曰夏后之興方澤出馬　原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

九代馬名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騂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增 遂異記曰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赤驥盜白義踰輪山子渠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古黃之乘成王時來獻也 黃華騮綠耳 夏侯地志曰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徐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騶裏之馬日行千里秣龍匆化爲龍駒 增 遂異記曰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自還討之 應劭曰騶裏一日行萬五千里 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 管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君乘駁馬公曰然仲曰駁食虎豹故伏焉 左傳曰魯莊公新作延廄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中分也春分之秋分內之 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後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毛詩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於駉野而史克作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皇有驪有黃有雖有駓有騏有騮有駱有雒有駵有騢有駰有騅有魚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材也臣有所與九方皐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返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增 吹劒錄曰伯樂星掌天馬孫陽善御故名焉同時九方歅亦善相馬即九方皐也 韓子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左傳曰宋人以文馬百駟賻華元於鄭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墳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曰請爲王言六畜之葬以壠竈爲之槨銅歷爲之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之以火光

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知聞也　諸葛亮教曰昔公叔教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閒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敢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鵲鵲食駭駭食虎夫駭之狀似駭馬今者吾君當驂駭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晏子曰景公使人猖猖食鵰鵰鵰食駭駭食虎夫駭之狀似駭馬今者吾君當驂駭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晏子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　符子曰齊景公好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暮年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　左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楚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也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匹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嘆然有志悶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辨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韓子曰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睿覆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空辭則能勝於一國按實形不能謗於一人　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如子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已也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塞內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之為城乃遂定名為馬邑　原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家富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又詎知不為福故子父相保（張揖通賦曰弦而戰塞上之人頗識此更頻）

史記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忼慨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　又曰冒頓圍高帝於平城所騎西方盡青龍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騵馬　漂粟手牘曰呂后時冬十二月見未央宮前有一紫燕后以爲不祥使侍中陳當時逐之飛入廄內不得出值牝馬方仰首而嘶遂飛入其口中便有紫雲覆於馬首頃之而滅當時奏狀后異之詔有司尊視此馬後生駒日馳數百里因號曰紫燕　史記賈捐之上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日行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來獻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驟一名紫燕一名綠離驄天中記作綠螭一名龍子一名驎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　史記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又曰初天子發書易卜也以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好馬名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又曰石建爲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謹死矣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舉策數馬畢對曰六馬　又曰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馬十歲齒平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千將莫邪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鴻鵠陸斷馬牛將以補屬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飛兎驪駬騧騮騶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曾不如跛貓　漢書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在北朔方北者傳褚先生曰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　漢書曰昌邑王賀征詣天子璽書旁土人持蜀得之中有奇異者飲水產獻其馬神異之故云從水中出也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漢書曰昌邑王賀征詣天子璽書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在北朔方北者傳褚先生曰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　漢書曰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野馬又曰武帝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野馬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從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尊躬率吏民沈白馬親執珪壁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堤上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光武帝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者

帝以馬駕鼓車　又曰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惟李忠獨無所掠上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又曰吳漢伐蜀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　又曰馬援擊交阯謂官屬曰從弟少游常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　又曰馬援於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阿克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五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殿下　又曰卓茂爲丞相史常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慚愧詣茂還馬　又曰張湛爲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嘗乘白馬上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明帝欲征匈奴竇固議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馬防曰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乃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　又曰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如龍亦不譴怒但絶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　又曰建初三年賜東平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之命從騎下車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即牽馬造謝而歸之　又曰建初三年賜東平王蒼及琅邪王京書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沾赤汗今親見其然　晉列異記曰司隸鮑子都子永孫昱復爲司隸皆得乘驄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原常璩華陽國志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　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湟上與馬二十匹奐名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爲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諮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晉東觀漢記曰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綠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時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　原又曰桓典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論衡曰楊璇爲零陵太守時桂陽賊起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及會戰從風揚灰向賊陣因鳴鼓擊賊大破之　又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

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桓譚新論曰蔣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焉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　廬江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揚州部有賊擊之多死衆請以威信取之因單車白馬往賊束手歸降遂生爲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世說曰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謂的盧曰今日厄何不努力的盧乃得扶堅還營　又曰孫權爭合肥馬上津橋橋見撤丈餘無板權躍馬超之得免　襄陽記曰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兔能馳城飛墜語馬數十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以爲左右翼胡甚畏之　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兔能馳城飛墜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寰宇記曰張飛有馬名玉追一名豹月烏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江夏白馬廟者舊云飛之靈也　吳錄曰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營鳴呼軍人隨馬向草中乃得扶堅還營　又曰孫權爭合肥馬上津橋橋見撤丈餘無板權躍馬超之得免　襄陽記曰中廬山有一地穴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遂因名馬穴吳時陸遜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匹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乘馬馬惡帝衣香鬱帝膝帝怒殺之　又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　馬癖記曰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鸞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龍嬌鞍中秋則玉籠總絡頭重九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飼馬以明沙豆薯微草　世說曰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吳郡志曰支道庵在南峰古號支硎山今有白馬澗支飲馬處也庵傍石上有馬足四云是道林飛步馬跡　怪志曰謝尚所乘馬忽死尚甚愛惜之時有夏侯弘自言見鬼神與言語尚初不信弘曰我能令馬活信通神否乃下牀去良久還曰廟神愛君馬今已請得還須臾衆人皆見馬從外至死馬邊便臧死馬即活　又曰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剖視之得一白鼈取諸藥納口中不死後有人乘白馬來溺瀨之乃縮頭縮脚試取馬溺灌之便消爲水病者乃飲一升馬溺乃差　搜神記曰趙固所乘馬忽死固甚悲惜之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

馬跳梁竟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馬即起亦不復見猴　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駛行相及也須臾果逢黃盲馬赤馬果先鳴盲馬應之　增又曰韓子治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又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載記曰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虓將出避難乘之馬悲鳴踶齧人莫能近虓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虎尋退益奇之至雋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雋逸不虧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贊鑠其傍置廐城門掖是月象成而馬死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桓玄玄以休之不知常所乘騅馬於牀前養餌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被之即不動也訖還牀坐馬又驚欲害之休之不動乃還睢州加騅馬揚武之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太上四年兗州民王蒲率衆來降獻馬一匹羊騭去地九寸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增又曰劉胡之叛走也表顗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衆曰我當自出逐之飛燕馬名　述異記曰東平畢衆寶家在彭城有一驄馬甚快大明六年夢其亡兄衆慶曰吾方有戎役而無快馬汝可以驄馬見與夢中許諾既覺呼同宿者說所夢始畢乃聞馬倒聲遣人視之裁餘氣息狀如中惡衆寶心知其故爲試療治向晨馬死衆寶還卧如故眠間衆慶語曰向聊求馬汝護治備至將惜之耶今以相還別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蕭子顯齊書曰楊玉夫殺蒼梧王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咸稱萬歲及踐位號此馬爲龍驤將軍世謂龍驤赤　梁小說曰梁武帝有良馬名照殿玉獅子　南史曰天監四年河南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張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　又曰梁豫章王綜降魏後衆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遁去煥爲抄所傷人馬俱斃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得上馬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　又曰侯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傷逸其有奔北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　伽藍記曰後魏河間王元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諸王服其豪富　北史曰後周齊王憲文帝子也帝賜諸王馬惟所擇憲獨取駿者曰色類

既殊從征伐牧圍易分耳帝喜曰此兒知識不凡　又曰北齊高緯御馬皆藉以氈罽被以金玉食物有十餘種號爲駁龍儀同其將合牝牡則設青廬鋪帳嘗親視焉　一匹號獅子駘　王劭傳曰隋文帝所乘騧騮眷有肉鞍　朝野僉載曰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騶帥有千擐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跨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唐文皇勅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得於朝邑市麪家挽磴駿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甚喜益口盡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　舊唐書曰王世充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乘煬帝所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　唐書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廄産白馬朱鬣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太宗時其大酋侯斤因使者獻之帝取其異者號爲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驄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駉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納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對曰臣國中之最者所以獻之上曰馬人之所欲豈可奪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却之　又曰永徽中駮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北海馬色並駮故以爲名　又曰開元十二年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筒左右各十六肋尾無毛　孔帖曰王毛仲高麗人於牧事尤力蕃息不貲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　名畫録曰開元內廐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乘　明皇雜録曰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開元記曰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荅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邕方命駕以後乘遽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吏求神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鬐鼠嘶鳴眞簫笛之音日行三百里乾貞詢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産因以龍子

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内閑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頒示中外　唐書曰天寶中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狄孝義家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檢視時有慶雲五色遥覆其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館以爲實録從之　紀異録曰天寶中大宛國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赤叱撥四曰黄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一曰紅玉輦二曰紫玉輦三曰平山輦四曰凌雲輦五曰飛香輦六曰百花輦復命圖於瑶光殿乃改爲觀驥殿　明皇雜録某家寵某家騎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上俾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若歌其曲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又施三層板牀馬乘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立於左右前後皆衣淡黄衫文玉帶必求年少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常命舞於勤政樓下　馬癖記曰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以朝章加其背曰過我北林兒遠矣此駿馬也　續博物志曰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之千里馬寧遠所獻鬚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冒絮抱持而行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旁側跳三十里外乃隆然而去惟聞耳畔風聲飛前蹄之土過耳辰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　又曰德宗有二馬一號神志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内廢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絶今獲此鞭可謂三絶矣　侯鯖録曰唐興元間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過馬肆見一悍馬結縲交絡其頭三四人執撾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迫而察之訊於主者曰馬惡無不具也將貨焉惟其所酬耳幼清以三百萬易之馬主慙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骨體德度了非凡馬主者不知俾雜駕槽櫪敗壞糞穢狼籍刷滌不時羈秣不適蹄齧蹂踏奮蹇跂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爲也既晡觀者少間乃别市一新絡頭幼清自侍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縲結穢雜之物馬飼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别其槽櫪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顑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杜陽雜編曰元和時有處士伊祁縝髮童顔乘一黄牝

馬纔高三尺不喫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鞿勒惟以青氈藉其背　北夢瑣言曰劉三復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良馬數匹同臯歷陽道山馬蹄也　異聞錄曰唐開成初有鮑生者多畜聲妓以夢蘭小倩自隨外弟韋生有良馬數匹同臯歷陽道山換馬爲題共賦一曰香煖深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一曰香散綠鬟意已忘於鬢騧汗流紅顙愛無異於凝脂客自稱江淹謝莊也　五代史曰朱温愛寵彦卿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温圍鳳翔彦卿乘馬馳突陣前温曰眞神將也　范延光傳曰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兵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至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民吾所醜也　五代史曰劉旻據太原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以黃驃馬爲聘後與周世宗戰高平敗獨乘黃驃馬以歸遂與黃驃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徹戒錄曰僞蜀渠陽鄉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二馬愛之甚於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王氏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雲煙過眼録曰元祐時于閬所貢鳳頭驄董氊進到錦膊驄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温溪所進照夜白李伯時畫爲天馬圖　東坡志林曰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頷下垂胡側立倒傾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驄馬行內駿碨礧當作肉駿耳　孔氏談苑曰神宗有馬名小烏曾以曹太后所送珠鞍於神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鞍　蘇軾三馬圖贊引曰元祐初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　楓窗小牘曰徽廟有平日所愛小烏一日宣召其馬至御前馬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訓時圍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封供奉況使小烏白身耶勅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　宋史曰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荅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襆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遲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

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前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善其言　梅澗詩話曰姚興嘗畜一馬名青獅子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紹興辛巳之冬金主亮來寇尉于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時見敵捐軀更不疑權忌皇庸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　程史曰淳熙間宿松叛民汪華有三馬號惺惺騧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　齊東野語曰畢再遇充州家將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始居於雪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駐異常獨三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絇鞚之圍中適過嶽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絇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吾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程史曰九江校王成者於淮上得病騎養之後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為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為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愜其意后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騎識旌旗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脾為盡傷騎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於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居二日騎病傷不秣而死　遼史曰女里安涅烈奏善識馬常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　金史曰景祖有黃馬獨乘如意景祖歿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人乃弗取　元史曰王珣年三十餘遇一道士謂之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吾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程史曰九江校王成者於淮上得病騎養之後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為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為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愜其意后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騎識旌旗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脾為盡傷騎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於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居二日騎病傷不秣而死　遼史曰女里安涅烈奏善識馬常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　金史曰景祖有黃馬獨乘如意景祖歿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人乃弗取　元史曰王珣年三十餘遇一道士謂之曰將軍君相甚奇他日因一青馬而貴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乃倍價買之後乘以戰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霏雪錄曰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每旦必以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秣之　周伯琦天馬行序曰至正二年七月西域拂郎國遣使獻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數而加半色漆黑後二蹄白曲項昂首神俊超邁視他西域馬可稱者皆在鼻下殆古所謂天馬耶金勒重鬣駁者其國人黃髮碧眼言語不通以意喻之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上御慈仁殿臨觀稱歎命育於天閑飼以肉粟酒漕勅翰林學士虞嘯命工畫者圖之直學士揭傒斯為之贊　逐鹿記曰李文忠北征思渴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　羅汝敬龍馬賦序曰永樂十八年青州諸城縣產龍馬其鱗甲鬐髦龍也文臆頰尾形色光彩走趨意態亦皆龍也鄉氓告於有司而獻之　方州雜錄曰先

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鼻舉若鳳京師多有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陶九成所記松雪所圖六蹄此類也天順中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馬不知日行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異常是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爲妄者並論

馬三

原 **青龍** 白兔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曰天子不得至味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注曰皆馬名也 **龍** 似鹿 上詳馬二東觀漢記 下詳馬二韓子 **千里** 九逸 上詳馬二史記賈捐之上書 下詳馬二西京雜記 **朱鬣** 縞身 黃帝龍馬頌曰夫龍馬之所出於太蒙之滸通天光之所極生河海之滸涯被華文而朱鬣乘雲而奔八名扶翼身有肉翅一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越影七名騰霧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曜六名超光一名絕地足不踐土

左傳晉惠公與秦戰乘韓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其出入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公我馬旋濘而止漢書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牝馬匹二十萬注貴平牝馬價欲使人競畜馬

上 慮切 **虞** 古音在五部

者異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下詳馬二列子

障泥 走長楸 世說曰王濟乘馬不肯渡水濟曰是必惜連乾障泥去之乃渡杜預曰王濟有馬癖曹植名都篇曰走馬長楸間

走長楸 走章臺 騶騶驂盬車上虞坂見伯樂而長鳴知其識已張敏傳曰敞為京兆尹罷朝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注便面若今沙門持竹扇為不欲見人也言敞無威儀也

虞坂 乘肥騁怒 論語乘肥馬左傳楚恕馬及儲而騁

乘肥 因風遒 踣地鳴 風馬牛因風而逸下詳馬二列子

騁怒 去害求良 莊子曰黃帝遇牧馬童子諸問為天下童子曰夫為天下

踣地鳴 岐下亡 上詳馬二淮南子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

去害 塞上失 得

求良 淳不駕 上詳異垂注韋少翁傳曰少

岐下亡 飲廄中 詩經晉王尼為護軍府事王墜胡毋輔之等入坐於馬廄中突羊飲酒醉飽不見護軍

塞上失 養獨肥 文子曰金日磾輸黃門養馬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目磾牽馬過獨不

淳不駕 自斬劒 漢書五倫為會稽守自斬劒左傳季文子相魯馬不食粟

飲廄中 相失瘦 養粟第 持羊酒訪之尼時給府養馬輔之

養獨肥 不蚤剪 果先鳴 禮大夫違乘髦馬不蚤剪謂不鑾也下詳馬二抱朴子曰金日磾貴重不可食

相失瘦 窳視養 又肥好

不蚤剪 執勒 循軌 少儀馬則執靮下詳泛駕注

果先鳴 反為駒 可市駿 詩經老馬反為駒

執勒 拽爰妾 漢高帝刑白馬而盟功臣下見虞肩吾詩

循軌 齒色 蹄嗷 齒歲也色毛也蹄嗷記曰蹄嗷千數口也

拽爰妾 始駕 右牽 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使曲禮效馬效羊者右

齒色 契需 佶閑 周禮行數千里不契需傷倦也詩既佶且閑

蹄嗷 擊鐘 曳練 漢張氏以馬醫擊鐘下詳馬二韓詩外傳

始駕 還官 復卒 漢時官假馬每歲三而歸

右牽 學牝 牧馬地類行 見而調習之 漢書牛馬

契需 傷吻敝策 馳城飛堑 莊子徐無鬼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馬也而未若天下馬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

佶閑 載馳載驅 周頌駉駉牧馬在坰薄言駉者有駜有駜有駰有騏以車以祛以馳以驅

傷吻敝策 駿駿載驟 倶詩經

馳城飛堑 分背相蹄 過門必騁 上詳馬二莊子曰雖斷其岡隨有折臂三公知好駿馬不遠千里而至

駿駿載驟 羊祜字叔子人相其先墓當受命者祜斷其岡相者曰雖折臂三公好駿馬不遠千里而至

分背相蹄 隆以折臂 好而市骨 衒鬻之制 勿秣之式 元黃虩賾 周禮牧師掌牧地也下詳馬一周禮

過門必騁 逐逐 肅肅 良馬逐逐下詳馬一風俗通

驚駘款段 詩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馬虺隤注並病也下並駑馬

不問有養 論語慶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又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教駼 周禮 趙越 陸梁 七命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 上詳朱尾注下詳馬一爾雅

朱鬣白顛 上詳馬一爾雅 八尺騋 之至駿也 千里駒 上詳馬一爾雅 中黃 至駿牧乘七駿曰鐘山之牡蟲至之前似飛鳥後類騏驥此天下 善驚 盡亦 左傳慶氏之馬善驚 戀主 皁蕃 跑跳 楚辭曰當世豈無驥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故跑跳而遠去 疲羸 晉康僕用錫馬蕃庶 在廄 伏皁 玉勒

金羈 龍媒 驥子 權奇 蹀躞 追風 逐日 凌空 照地 黃金絡 青絲韁 規行矩步 奇毛 連錢之色 噴玉之聲 延首高驤 擢足軒峙 浮軒華軛 連鑣並驅 駐駿 騰駒 遺風

逸足 連錢之色 噴玉之聲 延首高驤 擢足軒峙 浮軒華軛 連鑣並驅 駐駿 騰駒 遺風

繞曰 普世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乘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王公怒奪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影朔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如四時之變帝問朔曰是何獸也朔曰高九尺骰裏有旋毛如日月狀如月者乘之騰空萬里 顏師古曰馬行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匹

昔西王母因騎而還 顏師古曰馬行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匹

當乘之騫之騄耳 騄耳如駕 閃電 逐星 隋書曰突厥大畏長孫晟聞其號譽為霹靂見其走為閃電 柳宗元答問且夫白蟻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 渡江 陞巇

肝而無膽食其肝者死又曰午者馬之精肝膽屬木木剋於午故無膽也 毛龍 逸虎 上見蘇軾九馬圖贊 傅休奕駿鶚超騰如逸虎 如鴨

綱鐵音世有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之謠 爾雅注騏踦如馳而促能上巘山也秦時有獻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王公舍之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匹

善陞巘 注騏踦如馳而促能上巘山也秦時有獻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王公舍之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匹

象龍 形似龍者 朱龍 紫燕 載記曰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紫燕 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良 赤駝 黃鵠 皆取象龍而起河分陸西兵雜志曰梅聖俞有馬名鐵

日赤駝鵠皆取象馬名言疾走若飛也 翠龍 鐵獺 揚雄賦曰乘翠龍而超河分陸西兵雜志曰梅聖俞有馬名鐵

玉腕 丹髦 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有馬名玉腕 杜甫有詩 崔鴻十六國春秋 丹髦 逸虎 上見蘇軾九馬圖贊 傅休奕駿鶚超騰如逸虎 如鴨

曰龜茲居三十六國之中入其國見天驥龍驤騏驥裹丹髦萬計盈廄 載記曰武昭王暠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宿曆起謂暠曰君當位極人臣呂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騏草馬生白顛駒此其時也 取血

獲 玉腕 丹髦 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有馬名玉腕 杜甫有詩 崔鴻十六國春秋 丹髦 黃耳 白顛 穆天子傳注曰

鄭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耳黃名曰黃耳 穆天子傳曰辛丑天子飲於沙衍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甗取其清血以母宋駿同宿曆起謂暠曰君當位極人臣呂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騏草馬生白顛駒此其時也 取血

進肝飲天子 穆天子傳曰辛丑天子飲於沙衍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甗取其清血以 食稼 啄鹽 淮南子曰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 野人取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 物異志曰漢文

嘶吳有馬生角右角三寸左角二寸 三十國春秋 西河張祚驥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遭禍 生角 無尾

乃使馬圖往說之野人解馬而與之 元文宗時雲南行省言之則俱無病也 吐珠 陪鐵 孔帖木兒珠因以獻之 杜甫詩曰蹴踏開元人多駿驁請託一人號望火馬

亦乞不驚之地放馬處給證以每月上寅日獻之 望火 驚帆 青箱雜記曰皇祐嘉祐中士人多駿驁請託一人號望火馬

促蹄高如踏鐵 以其奔趨未嘗暫息故也 頓塵 絕影 黃魯直有題李伯時

畫幀塵馬詩 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古今注曰曹真有駿馬名驚帆 小騅 廣陵妖亂志曰高駢有所愛馬死圍人懼得罪求救於呂

反曹操所乘馬名絕影為流失所中 大烏 小騅用之乃入見駢曰隋將陳杲仁用之有事命之淮海

梁仁訥無馬令公大烏且望一借頃刻廢吏報大烏忽汗發騁徐應之曰吾以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於斯唐陳司徒矣城而告斃　程史曰金主完顏亮所乘小騧名小將軍　繡易皇唐之時天下以一緣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　下詳馬二韓詩外傳

馬多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二龍乘此馬矣　晉太傳褚

曰李林甫固寵市權謂補闕杜暹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言而食三品匊豆一鳴則斥之矣　下詳馬二瑞應圖

知音舞與哉相應又酉陽雜俎曰大食國馬解人語　下詳馬二瑞應圖

詔出飛龍廄龍馬　習拜　善鬬上見後曹植表回紇傳曰黠戛斯古堅大以善鬬者爲頭馬　解語　能言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

乘之馬曳鞭走以頭扣車狀如號天見者異之能及馬又跪授馬堅攀之得登岸西走盧江　躡柳

子琮所追兵甚堅不能及計無所出馬即跪澗陰垂鞚與賊

伏馬乎終日無言而食三品匊豆一鳴則斥之矣　立仗　景龍文館記曰中宗時殿中奏踏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樂者飲酒以口銜杯卧而復起吐蕃大驚　譚賓錄

曰李林甫固寵市權謂補闕杜暹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言而食三品匊豆一鳴則斥之矣　扣車　垂鞚　三國典略曰齊文宣帝每到寿時結羽騶黨名紗繫轡之使以庫車載其尸歸人無知者　獻頌　製

潤子琮所追兵甚堅不能及計無所出馬即跪澗陰垂鞚與賊駐馬而飲　獻頌　製

看花　文昌雜錄曰中使以端午走馬謂之踘柳樹下往來

置驛龍馬　曲　文苑曰梁太清元年四月神馬出五月丁酉類千里以上足者置之內廄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百步千跡者也　三花　六印　名畫要錄曰開元天寶間多愛花飾馬三花者剪鬃爲之鞚

千里以龍形印其項左右髀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開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髀以小官字右髀以年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上足　小步　南史曰梁武陵王紀在蜀

唐六典諸牧監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髀以小官字右髀以年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上足　小步　南史曰梁武陵王紀在蜀

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稱則量其力又

唐書樂志曰太宗破竇建德乘馬名黃驄驟命樂工製黃驄疊曲　上足

唐書樂志曰太宗破竇建德乘馬名黃驄驟命樂工製黃驄疊曲

驀屈

張敷元一世人以旋毛醜此以旋毛爲貴雖可去乎

芝

元稹詩曰借騶銀杏葉注云學士初入劍南馬一名白馬黑目目赤棱亂及反棱白馬黑目目赤棱亂及反棱白馬黑目目赤棱亂及反棱

上寶悲鳴不食眞宗遣從靈攀至永熙陵數日乃斃詔瘞於桃花犬之旁見聞錄曰仁宗御馬名玉逍遙色白圍人云馬行有尺度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遠則以足擲之一日縻王借乘即長鳴不行王清之叔湛宗族皆以爲癡濟有所乘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非善養不堪若行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勿策不至耳平路無心別馬惟復

試蟻封 驚亂突晉記曰王濟馬果倒蹎乃服韓子曰王子於溝中王子於期齊讙笑而進之濟也伏溝中知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敗何以知之對曰馬窮則佚

畫圖訪 執經求上詳馬二符子朝野僉載曰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畫像以求馬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一馬一匹不得具伯樂不如累趙耳伯樂曰此馬相跳擲不堪御也子從之果倒蹎乃服韓子曰王子於期齊讙笑而進之濟也伏溝中王子於期爲趙簡王取道爭千里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窮則佚

借學士 害園人翰林志曰學士初入院賜馬一匹謂之長借馬孔帖曰柳公綽廢

馬害園人公綽令殺馬而祭之或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

立吳山 投瀾水宋史曰金主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舁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

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

于闐龍 越睒騶元世祖時于闐國獻馬曰二龍一曰鳳頸二曰花滿川南蠻傳曰越睒國之西多鳷鵲草產善睒騶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

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則而投之瀾水

擅倒山 貴州志曰貴州養龍坑泓淳深靈物藏其下當春初放牝馬於岸已而雲物晦冥有物焉狀如馬名飛越峰初政

馬世稱越睒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

飛越峰 擅倒山貴州志曰貴州養龍坑泓淳深靈物藏其下當春初放牝馬於岸已而雲物晦冥有物焉狀如馬名飛越峰初政

接必產龍駒元末夏明昇得一騶馬首高九尺長丈餘乘之如躡雲一塵不驚後以獻之賜名飛越峰

在空谷 嘶冰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曰冰原嘶代騏驥也陛下廄馬萬匹皆臣之師

錄曰尹聖洪武中以勞爲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擅倒山溪官近之輒人立莫能鞍上賜名飛越峰立高樓

主所惜 臣之師獨異志曰曹彰偶逢騏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白鶴

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投沙囊

嘶冰原 龍鱗虺尾 鳳膺麟身柳宗元龍馬圖贊序曰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火色鳳膺麟身悉

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游去不知所終

龍鱗虺尾 鳳膺麟身柳宗元龍馬圖贊序曰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火色鳳膺麟身悉

反之乃命羣臣作止馬詩

尾皆叱蓬 耳如批竹孔帖光啟二年夏四月僖宗在鳳翔馬尾皆叱怒貌也杜甫詩頭上銳耳如批竹非

御善息養 大丙能

周孝王時西戎獻時從謙乘騶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厩痛採芳非顧謂嬪妾曰吾又曰吉祥座杜重威馬也肉胡牀景延廣馬也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息養之王從謙常春日遊宮中

得之赤岸 充於黃門唐書曰後圃妃侍覩桃花爛開意欲折而終

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之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千匹漢書曰孝武之世閩天馬葡萄則過大宛安息自是之後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千里將軍 漢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尾乃

四足仙人 鼠托髮靈鬼志曰陳安常乘一馬駿快非常後馬死變赤蛇出其髮

寶王美歎曰綠耳公爾爲四足仙人我是兩腳餓鬼

赤蛇出鼻 蒼蠅託髮靈鬼志曰陳安常乘一馬駿快非常後馬死變赤蛇出其髮

又曰魯人東野賓王適吳至盱眙村店使僕夫擁米拾薪俱未來而馬已脫鞍解絡飽於芳草矣

得之赤岸 充於黃門唐書曰後圃妃侍覩桃花爛開意欲折而終

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之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千匹漢書曰孝武之世閩天馬葡萄則過大宛安息自是之後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千里將軍 漢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尾乃

乘千里之路

蹄間三尋　足有二距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顧上尤措之又老拳庵筆記曰秦馬之良擇前趺後蹄間三尋　酉陽雜俎曰太宗十驥中決波驗足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邊之禍遂作　產頗黎穴

貢馬足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邊之禍遂作　產頗黎穴

東生得駿駒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生良馬也　飲屈產泉

後馬欲前則鈎餌禁之欲退則錯綴貫之馬因旁出因下抽刀而刳其脚造父過而為之歌西域贊注曰尾如蒲梢也　桃文之乘　蒲梢之歌

泝涔史記樂書曰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乃作歌　桃文之乘　蒲梢之歌　韓非子曰延陵卓子乘蒼龍駒駿駒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生良馬也　毛垂至地　聲若

額山洞過七八度　沈約宋書曰鮮卑二子長曰吐谷渾次曰若洛廆後二部俱牧馬馬闘相傷廆怒讓渾渾曰吾是庶長史追渾令還渾曰吾是二十騎遮馬令迴馬迴而怒及人耶乘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廆悔悟遣舊父老及長東馬若還東吾當相隨去即使東馬有角為奇故漢武賦西河舊事曰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　毛垂至地　聲若

闘在馬而畢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乃天所啟諸君試擁馬令東　能辨優劣　韓子曰廢嬌物形容伯樂

不盈三百步跼然悲鳴西走　應範中圖　頓轡絕絆

聲若額山如是者十餘回云　應範中圖　頓轡絕絆

頓轡絕絆其處為候馬亭今晉昌及馬蹄谷山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　不疑驚良

不能以別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驚良　集異記曰寧王方集賓客談樂王指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知寧王指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知

索千緡一索五百寧王於堂中閱試如言付之座客視之不相上下莫測其價之懸殊即令鞭轡馳驅　集異記曰寧王方集賓客談樂

二馬一青一黑　柳宗元集十里相角風鬃龐鬣嘶山

往復數回調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指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知寧王指千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中頰生塵埃以代勞故行則伏臥則起　踰險超軼　服轅

往復數回調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指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中頰生塵埃以代勞故行則伏臥則起　踰險超軼　服轅

纖埃復指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中頰生塵埃以代勞故行則伏臥則起　踰險超軼　服轅

南子曰夫馬之為馬　韓子曰廢嬌物形容伯樂　能辨優劣

南子曰夫馬之為馬　韓子曰廢嬌物形容伯樂　能辨優劣

纖埃復指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中頰生塵埃以代勞故行則伏臥則起　踰險超軼　服轅

頓轡絕絆其處為候馬亭今晉昌及馬蹄谷山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　不疑驚良

頓轡絕絆其處為候馬亭今晉昌及馬蹄谷山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　不疑驚良

不能以別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驚良　集異記曰寧王方集賓客談樂王指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知寧王指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知

索千緡一索五百寧王於堂中閱試如言付之座客視之不相上下莫測其價之懸殊即令鞭轡馳驅　集異記曰寧王方集賓客談樂

二馬一青一黑　柳宗元集十里相角風鬃龐鬣嘶山

往復數回調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指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知寧王指千

獸部六　馬　四

六種　六種之馬

周禮六繫爲六廄一閑大

六繫　周禮六繫爲一閑大廄

步馬　左傳左師見夫人步馬者而問之注云謂習馬也

馬班　漢諺水旱令太

減穀食　漢諺減穀食馬

季春遊牝　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放牡之所也

惟稟　左傳曰魯昭公乘馬啟服墜而死公將爲之

仲春通淫　牡也

舉書其數注騰馬曜馬也

績子家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惟稟

焚陳草也　仲春通淫　牡也

祭　馬訟　周禮趣馬掌贊王

之言相負也　齊飲食　周禮趣馬掌贊王飲食

磨自給　許慎淮南子文林不得

給以馬磨自

逸不能止　左傳成公二年六月晉侯與郤克戰於

鞅卻克馬逸不能止從之齊師敗績

動不可禁　呂氏春秋曰飢馬盜廢漢然

未見芻也見則動不可禁

不觸木　說林訓曰狂馬

不觸木雖善

不驚於市　庾蔚之曰凡馬有此數事不可不知

亦不可不慎

不利於主　戴記曰庾亮有的盧殷浩以不利於

主勸亮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驚於市　庾蔚之曰凡馬有此數事不可不知亦不可不慎

仕牛馬有蹄

步馬　左傳左師見夫人步馬者而問之注云謂習馬也

貳師至敦煌拜習馬二人爲

騶馬校尉以破宛擇取善馬

習馬

翰如易白馬　翰如

班如易乘　翰如

交易有無　資其有無

人馬　孟春焚牧

馬牲　周禮以馬

惟埋　禮敝帷爲埋馬也

仲夏別群　月令仲夏遊牝別群

駑馬駘　埤雅曰馬之族不一石

後故古之御者駕馬以數紀爲

駑馬　六典曰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麤良以數而遞名其蕃息之數

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補左麤馬之監補右

健馬　杜牧傳曰山東產健

馬下者曰駑二百里

快馬　通鑑快馬健兒不如老騎

一馬十年　朝野僉載曰德州刺史張訥之一馬白其色如練父雄爲數州刺史常乘之其兄談之爲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之及訥之從給事中改德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

一里更二馬　則一里更二馬

籍馬　左傳賦馬牛

馬毛色成盞以備軍用也

騙馬　雅伦稽言曰唐武宗鋭將兵遇敵而遁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陣又臨背爲高乃能踶上也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千里間間教人習騎謂踶上馬也

馬生人　呂易蠡此非姓也

馬化人　綱鑑周宣王三十年有馬化爲人

變人面　洪範五行傳曰秦孝公二十一年傳有馬生人非其類也必有非姓者後以又後漢書曰光和元年京師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好伐厥妖馬生人

拾遺記曰劉安河中人也能通鬼道未來之事河間人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大驚問安安曰此大惡也宜去家三里披髮大叫即可免之廣如其言合家走出堂屋崩倒不損一

人　作人語出劉敬叔異苑骨積薪三日焚不毀以猪漉之遂爛

得玉馬高尺許上極邊侗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跑轍如飛拍之不及視廄猶閉跳入閤內閤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亦躍入水有

石馬即貽陵石刻六駿也金石

泥馬葛洪神仙傳曰章震號王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唐馬總大唐奇事曰京洛富人王武者媚於豪貴忽知有人貨駿馬遂急令人多與金帛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

水馬山海經曰潛水中多水馬如馬而文臀牛尾其音如笳

玉馬臧榮緒晉書曰新蔡王騰發於并州至常山之真定縣遇大雪平地數丈雪融不積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上極邊侗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跑轍如飛拍之不及視廄猶閉跳入閤內閤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

海馬徐鉉至飛虹橋馬不進烈斷轡僧贊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不能毀惟腐糟能毀果得巨獸

璞馬尸子曰人言君天下者騏驥青龍而堯素車璞馬

銅馬酉陽雜俎曰孝德國界有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

竹馬郭伋遷并州牧行部到西河自見童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迎拜

紙馬開窓拭夏月獨處一室有道人白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

馬鬼抱朴子曰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

馬寶神通力騰空而行日初出時乘此馬寶周流大地還至本宮乃始進食

馬五

原詩漢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浦梢作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阜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天馬歌曰太乙貺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音躡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迾同超越萬里兮四夷服　漢天馬也

諫子身逝崑崙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　古歌詩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義公在高堂下

交錢百萬兩走馬　晉劉恢詩曰東皐有一駿名曰千里駒駱首纓駿尾養以甘露芻

紫騮馬詩曰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繫玉鐙朱汗染香衣驟急珂鞞響跳多塵亂飛雕胡幸可薦故心

遠江艫舳少遥山煙霧多雲開瑪瑙葉水淨琉璃波廣路拂青柳迴塘繞碧莎不動孫吳術寧須趙李過　又

詩曰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影斜鞭照曜塵起足蹉跎任俠稱六輔輕薄出三河風吹鳳皇袖日映織成靴

君莫違　又繫馬詩曰青驪流赭汗綠地懸花踶未垂青鞚尾猶挂紫障泥蹀足絆中憤搖頭極上嘶紫關如未息直去取榆谿　又登山馬詩曰功名幸多種何事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是愧青驪必取匣中釧迴作飾金羈眞成又和人愛妾換馬詩曰梁武帝賦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間樹識金裝草合宜鞭短影轉見鞭長何殊八公岫暫上淮南王恨不已願得路旁兒　梁武帝賦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遥遥小小馬纔通汗赭疑沾勒衣香不逐風何殊隴頭望遥識祁連東　又後園看騎馬詩曰良馬出蘭池連翩驅桂枝鳴珂隨踼駃轡塵逐影移香來知驟近汗斂覺風吹遥望黃金絡懸識幽并兒　又紫騮馬詩曰長安美少年金絡飾連錢宛轉青絲鞚照曜珊瑚鞭依槐復依柳蹀躞復隨前方逐幽并去西北共連翩　劉孝威和王竟陵愛妾換馬詩曰驄馬出樓蘭一步九盤桓小史續金絡良工送玉鞍龍驂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麟膠妾猶有請爲急絃彈　庾肩吾愛妾換馬詩曰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圖來從西北道去逐東南隅琴聲悲玉匣山路泣蘼蕪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　張率走馬引曰良馬龍爲友玉珂金作羈馳驚宛與洛半驟復半馳倏忽而千里光景不及移九方惜未見薛公寧所知欲攀且歸去吾畏路旁兒　車敬驄馬詩曰驄馬鏤金鞍柘彈落金丸意欲驂驊走先作野遊盤平明發下蔡日中過上蘭路遠行須疾非是畏人看　陳後主紫騮馬詩曰嫖姚紫塞歸蹀躞紅塵飛玉珂鳴廣路金絡耀晨輝蓋轉時移影香動屢驚衣禁門猶未閉連騎恣相追　劉刪賦得馬詩曰獨飲臨寒窌離羣思北風陳王欲觀舞御史自隨驄邊聲隕客淚果下益桃紅恒持沛艾影解向平陵東　沈炯賦得邊馬有歸心詩曰窮秋邊馬肥向塞甚思歸連鑣渡蒲海東舌下金徽已却魚麗陣將摧鶴翼圍彌憶長楸道金鞭背落暉

又詠老馬詩曰昔日從戎陣流汗幾東西一日馳千里三丈拔深泥渡水頻傷骨翻霜屢損蹄勿言年盛暮尋途尚不迷　祖孫登賦得紫騮馬詩曰候騎極樓蘭長城迴路難嘶從風處斷骨往水中寒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鞍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　王由禮賦得驄馬詩曰善馬金羈飾蹁影復凌空影入長城水聲隨御史驄

傳綽天馬引詩曰驄色表連錢出冀復來燕胡地風鞋斂青門外珂喧紫陌中行行若不倦唯當御史驄

取用偏開地爲歌乃號天權奇意欲遠蹀躞勢難前本珍白玉鐙因飾黃金鞭願酬匆秣寵千里得千年　徐陵紫騮馬詩曰玉鐙繡纏鬆金鞍錦覆幪風驚塵未起草淺埒猶空角弓連兩兔珠彈落雙鴻日斜馳逐罷連

翩還上東　陳暄紫騮馬詩曰天馬汗如紅鳴鞭度九嵕飲傷城下凍嘶依北地風笳寒芳樹歌笛怨柳枝空
橫行意未已羞往轂車中　張正見紫騮馬詩曰將軍入大宛善馬出從戎影絶乾河上聲流水窟中似鹿猶
依草如龍欲向空須還十萬里試爲一追風　又君馬黃詩曰幽并重騎射征馬正盤桓風去嘶聲遠冰堅度
足寒出關聊變色上坂屢停鞍即今隨御史非復在樓蘭　又曰五色乘黃馬追風時滅沒血汗染龍花胡鞍
抱秋月唯騰渥洼水不飲長城窟詎待燕昭王千金市駿骨　又飲馬長城窟詩曰秋草朝風驚飲馬出長城
羣驚還怯飲地險更宜行傷冰歔凍足畏冷急寒聲無因度吳坂方復入羌城　蔡君知君馬黃詩曰君馬經
西極臣馬出東方策舉浮雲影珂連明月光水凍寒傷骨蹄寒爲踐霜躊躇伏櫪空想欲從良　北周尚法
師飲馬長城窟詩曰長城征馬度橫行且勞群入冰穿凍水飲浪聚流文澄鞍如漬月照影若流雲別有長松
氣自解逐將軍　隋庾抱驄馬詩曰櫪上浮雲驄本出吳門中發跡來東道長鳴起北風廻鞍拂柱白赭汗類
塵紅滅沒徒留影無因圖漢宮　唐太宗文皇帝詠飲馬詩曰駿骨飲長涇奔流灑絡纓細紋連噴聚亂荇
繞蹄縈水光鞍上側馬影溜中橫翻似天池裡騰波龍種生　楊師道詠飲馬應詔詩曰清晨控龍馬弄影出
花林蹀躞依春澗聯翩度碧潯苔流染絲絡水潔寫雕簪一御瑤池駕詎憶長城陰　又詠馬詩曰實馬權奇
出未央雕鞍照曜紫金裝春草初生駛上苑秋風欲動戲長楊鳴珂屢度章臺側細蹀輕向濯龍傍徒令漢將
連年去宛城今已獻名王　李嶠詠馬詩曰天馬本來東嘶驚御史驄蒼龍遥逐日紫燕迥追風明月來鞍
上浮雲落蓋中得隨穆天子何假唐成公　薛曜舞馬篇曰星精龍種競騰驤雙眼黃金紫豔光一朝逢遇昇
平代伏皁衙圖事帝王我皇威德苞六羽俗泰時和慶石拊昔聞九代有餘名今日百獸先來舞鈞陳周衛儼
旌旄鐘鑄陶匏聲殷地承雲嘈噭駭日靈調露鑣鉉動天驄奔塵飛箭若麟蠲蹋景追風忽見知咀銜拉鐵並
權奇被服雕章何陸離紫玉鳴珂臨寶鐙青絲絡帶金羈隨歌鼓而蹀馳態聚踊還急驕凝
驟不移光獻白日下氣擁綠煙垂宛轉盤跚殊未已懸空步驟紅塵起驚亮翔鷺不堪儔矯鳳迴鸞那足擬薪
垂桂棗香氣氳長鳴汗血盡浮雲不辭辛苦來東道祇爲簫韶朝夕聞閶闔間玉臺側承恩煦芳生光色鸞鎒
鎒車翼翼備國容芳爲戎飾充雲翅芳天子庭荷日用芳情無極吉良乘芳一千歲神是得兮天地期太易占

云南山壽趨趯共樂聖明時　喬知之驌驦篇曰噴玉長鳴西北來自言當代是龍媒萬里鐵關行入貢九重
金闕爲君開蹀躞朝馳過上苑趨趯暝走發章臺玉勒金鞍荷裝飾路傍觀者無窮極小山桂樹比權奇上林
桃花況顏色忽聞天將出龍沙漢主持將駕鼓車去去山川勞日夜遙遙關塞斷煙霞山川關塞十年征汗血
流離赴行營肌膚銷遠道誓力盡長城長城日夕苦風霜中有連年百戰場搖珂嗤勒金羈盡爭鋒足頓鐵菱
傷垂耳罷輕齎棄置在寒溪大宛蒲海北滇壑嶐崖西沙平留緩步路遠閒頻嘶從來力盡君須棄何必尋途
我已迷歲歲年奔遠道朝朝暮暮催疲老扣冰晨飲黃河源拂雪夜食天山草楚水檀溪戰征事吳塞烏江
辛苦地特來報主不辭勞宿昔立功非重利丹心素節本無求長鳴向君君不留柢應澶漫歸田里萬里低昂
任生死君王倘若不見遺白骨黃金猶可市　沈佺期驄馬詩曰西北五花驄來時道向東四蹄碧玉片雙眼
赤金瞳鞍上留明月嘶間動朔風借君馳沛艾一戰取雲中　又紫騮馬詩曰青玉紫騮鞍驕多影屢盤荷君
能剪拂蹀躞蹀噴桑乾跼足追奔易長鳴遇賞難縱金一萬里霜露不辭寒　張說舞馬詞曰萬玉朝宗鳳泉千
金庳舞龍媒盼鼓凝嬌蹀躞聽歌弄影徘徊　又曰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　又曰帝臯龍駒沛艾星蘭驥子
齊歌　又曰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緑
千秋節王醴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緑驥舞華場連騫勢出魚龍變蹀躞嬌生鳥獸行歲歲相傳
又曰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跼蹐　又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曰金天誕聖
指樹日翻翻來伴慶雲翔　又曰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緑
鬃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躊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又曰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
龍媒不因茲白人間有定是飛黃天上來影弄日華相照耀噴含雲色且徘徊莫言闕下桃花舞別有河中蘭
葉開　李白天馬歌曰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緑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
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騰恍惚天馬呼飛龍超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
光汗溝珠曾陪時龍躍天衢驂金落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鮮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

天馬奔戀君軒騕褭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遥瞻闔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剪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飢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瑶池　又紫騮馬詩曰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雲關山遠黄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萬楚驄馬詩曰金絡青驄白玉鞍長鞭紫陌野遊盤朝驅東道塵恒滅暮到河源日未闌汗血每隨邊地苦蹄傷不憚隴陰寒君能一飲長城窟爲報天山行路難　賈至白馬詩曰白馬紫連乾嘶鳴丹閼前聞珂自蹀躞不要下金鞭　岑參衛節度赤驃馬歌曰君家赤驃畫不得一團旋風桃花色紅纓紫鞚珊瑚鞭玉鞍錦韉黄金勒請君鞴出看君騎尾長窣地如紅絲自矜諸馬皆不及却憶百金新買時香街紫陌鳳城内滿城見者誰不愛揚鞭驟急白汗流弄影行驕碧蹄碎紫驒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駿高櫪上看時獨意氣衆中牽出偏雄豪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頭一點疾如飛却使蒼鷹翻向後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擁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真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男兒稱意得如此駿馬長鳴北風起待君東去埽邊塵爲君一日行千里　杜甫高都護驄馬行曰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歘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一洗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横門道　又驄馬行曰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風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曾睹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碾畳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鄉家舊物公能取天廄眞龍此其亞畫洗須臾清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又玉腕騮詩曰聞説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踶跼顧長楸敵騎三年入敵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飲伴習池遊　又李鄠縣丈人胡馬行曰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兵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絶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説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鉦耳披秋竹脚下高蹄

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髻未易識側身注目
長風生　又房兵曹胡馬詩曰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眞堪托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又沙苑行曰君不見左輔白沙白如水緣以周墻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
今稱獻於此苑中騄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
天驥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羣絶足信殊傑倜儻
權奇難具論纍纍追皁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起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擣蕩鼉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
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又秦州雜詩曰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彊浮雲連陣沒秋
草徧山長聞說眞龍種仍聞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迴立向蒼蒼　又遣興詩曰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
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奮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遥有能事　韓翃羽林騎詩曰駿馬牽來御柳
中鳴鞭欲向渭橋東紅蹄亂踏春城雪花領驕嘶上苑風　又看調馬詩曰鶖鶖赭白蠶新齊晚日花中散碧
蹄玉勒乍回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周存西戎獻馬詩曰天馬從東道皇威被遠戎來參八駿列不假貳
師功影別流沙路嘶流上苑風望雲時蹀足向月每爭雄稟異才難狀標奇志豈同馳驅如見許千里一朝通
　張仲素天馬詩曰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　又曰蹀躞宛
駒歲未齊擬金噴玉向風嘶來時行盡金河道猶獵輕風在碧蹄　韓愈入關詠馬詩曰歲老豈能充上駟力
徵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鳴　又驚驌詩曰驚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稱力小若易制價
徵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絶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
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贖世不可求
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因言天外事茫惚使人愁驚駘謂騏驥餓死余爾蓋有能
必有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有由騏驥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驥共以驚駘優喟余獨與
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　又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詩曰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
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

逐雙旌　張籍謝裴司空寄馬詩曰綠耳新駒駿得名司空遠自寄書生乍離華廄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每被閑人來借問多尋古寺獨騎行長思歲旦沙堤上得從鳴珂傍火城　白居易和張十八秘書謝裴相公寄馬詩曰盛齊膽足毛頭膩秘閣張郎叱撥駒洗了頷花翻假錦走時蹄汗踏真珠青衫乍見曾驚否紅粟難賒得飽無丞相寄來應有意遣君騎去上雲衢　又公垂尚書以白馬見寄光潔穩善以詩謝之曰翩翩白馬晃寄光潔穩善主偏知免將妾換憔來處試使奴牽欲上時不踧不驚稱金羈頷綴銀花尾曳絲毛色鮮明人盡愛性靈馴善主偏知免將妾換憔來處試使奴牽欲上時不踧不驚行步穩最宜山簡醉中騎　李賀馬詩曰龍脊貼連錢銀蹄白踏煙無人織錦鞚誰為鑄金鞭　又曰忽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又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口硬轅先礙蒺藜銜　又曰帝銅聲　又曰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萬里踏清秋　又曰飢臥骨查牙蠹毛刺破花鼠焦朱色落髮斷鋸長麻　又曰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已乾君王若燕曰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　又曰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萬里踏去誰為拽車轅　又曰赤兔無人用當須呂布騎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　又曰歷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龍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　又曰催榜渡烏江神駿泣向風君王今解劒何處逐英雄　又曰內馬賜宮人銀鞿刺騏驎午時鹽坂上蹭蹬溘風塵　又曰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攬陣牽去借將軍　又曰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又曰香襆赭羅新盤龍歷鐙鱗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又曰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一朝溝壠出看取拂雲飛　又曰唐劒斬隋公拳毛屬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飄風　又曰白鐵剉青禾碪問落細莎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　又曰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祇今掊白草何日暮青山　又曰蕭寺駝經馬元從竺國來空知有善相不解走章臺　又曰重圍如燕尾寶劒似魚腸欲求千里跡先采眼中光　又曰暫繫騰黃馬仙人上綵樓須鞭玉勒吏何事摘高州　又曰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廢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又曰汗血到王家隨鑾撼玉珂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青騾　白行簡歸馬華山詩曰牧野功成後周王戰馬閑驅馳休伏阜飲齕任依山逐日朝仍去隨風暮自還冰生疑隴坂葉落似榆關蹀躞仙蜂下騰驤渭水灣幸逢時偃武不復鼓鼙間　徐仁嗣天驥呈材詩曰至德符天道龍媒應聖明追風奇質異噴玉彩毛輕蹀躞形難狀連拳勢乍呈効才矜逸態絕影表殊名岐路寧辭遠關山豈憚行

鹽車雖不駕今日亦長鳴　盧征天驥呈材詩曰異產應堯年龍媒順制牽權奇初得地蹀躞欲行天詎假調金埒寧須動玉鞭嘶風深有戀逐日定無前周滿誇常御燕貽恨不傳應知流赭汗來自海西偏　鄭萬天驥呈材詩曰毛骨合天經拳奇步驟輕曾邀于闐駕新出貳師城噴勒金鈴響追風汗血生酒亭留去跡吳坂認可通衢試材堪聖代呈王良如顧盼垂耳欲長鳴　紀唐夫驄馬詩曰連錢出塞踏沙蓬豈比當時御史驄逐北自諳深磧路連嘶誰念靜邊功登山每與青雲合弄影應知碧草同今日承平將換妾不如羅袖舞

喻矣浴馬詩曰解鞚復收鞍長津渡細漣空蹄沈緑玉潤臆沒連錢沫漩橋聲下澌盤柳影邊常閒窠

春風　喻矣浴馬詩曰解鞚復收鞍長津渡細漣空蹄沈緑玉潤臆沒連錢沫漩橋聲下澌盤柳影邊常閒窠

龍性固與白波便　陳凝詠馬詩曰未明龍骨駿幸得到神州自有千金價寧忘伯樂酬雖知殊欵段莫敢比金埒未登嘶若是豐車驛驟若遇追風便當軒一舉頭　韓琮詠馬詩曰曾經伯樂識長鳴不似龍行不敢行金埒

猶駕瘦何驚難逢王濟知音癖欲就燕貽買駿名早晚飛黃引同皁碧雲天上作鸞聲　韋莊寄馬詩曰驅馳

曾在五侯家見說初生自渥洼鬌白似披梁苑雪頸肥好樸杏園花休嫌緑綬嘶貧舍好着紅纓入使衙穩上

雲衢千萬里年年長踏魏堤沙　翁綬白馬詩曰渥洼龍種雪霜同毛骨天生膽氣雄金埒乍調光照地玉關

初別遠嘶風花明錦襜垂楊下露濕朱纓細草中一夜羽書催轉戰紫驊騮出佩弭弓　平曾獻薛僕射繫白

馬詩曰白馬披髮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留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

耳邊寒自知毛骨應還異更請孫陽仔細看　秦韜玉紫騮馬詩曰渥洼奇骨本難求況是豪家重紫騮應大

宜懸銀壓勝力渾欺着玉銜頭生獰弄影風隨步蹀躞衝塵汗滿溝若遇丈夫能控御任從騎取覓封侯　張

隨敕賜三相馬詩曰上苑驊騮出中官詔命傳九天班錫禮三相代勞年顧主聲猶駿追風力正全鳴珂龍闕

下噴玉鳳池前四足疑雲滅雙瞳比鏡懸爲因能致遠今日表求賢　章孝標騏驥長鳴詩曰有馬骨堪驚無

人眼暫明力窮吳坂峻嘶苦朔風生逐逐懷良御譎譎顧樂鳴瑤池期弄影天路擬飛聲皎月誰知種浮雲莫

問程鹽車今願脫千里爲君行　宋文同紫騮馬詩曰翩翩紫騮馬爛爛黃金鞍流水四蹄急飛星雙月寒擁

頭青玉飾蔽膝綵絲攀誰取交州鼓模將骨去看　許彥國紫騮馬詩曰黃金絡頭玉爲韉蜀錦障泥亂雲彩

花間顧影驕不行萬里龍駒空汗血露牀秋粟飽不食青芻首蓿無顏色君不見東郊瘦馬百戰場天寒日暮

烏啄瘡　宋伯仁邊頭老馬詩曰解下韁繩便欲眠絶無筋力可勝鞭霜蹄徧識淮南地夜草猶吞塞北煙怕逐綠旗排偪月寧思金鐙趁朝天華山自有安身處試問將軍在幾年　元楊載神馬歌曰神馬來自崑崙西有足未始行沙泥朝趨欲出飛鳥上夕逝直與奔星齊綠駿半散插雙耳赤汗交流攢四蹄風神秀猛陋天地豈顧燕蔡并渠黎時時牽浴臨清溪對人誇殺黃騮奚玉沙之禾中芻秣不嗑堤頭枯草稊與君側耳聽長嘶

凡馬不聞生駃騠　貢師泰上都詐馬大燕詩曰紫雲扶日上璇題萬騎來朝隊仗齊織翠纍纍長攢孔雀鏤金鞍重嵌文犀行迎御輦爭先避立近天墀不敢嘶十二街頭人聚看傳言丞相過沙堤　廼賢劉舍人桃花馬歌曰青絲駿馬桃花色翠鞍玉轡黃金勒奚奴牽出不敢騎道上行人爭愛惜往時曾遇李將軍汗流赤血氣如雲朝刷黃河莫南粤沙場百戰成奇勳歸來無心伏櫪頓轡長鳴思奮力東家白面繡衣郎千金買去遊南陌昨朝校獵向城隅萬人爭說天下無夜歸不怕霸陵尉玉鞭醉打蒼頭奴畫燭銀屏歡徹曙一朝金盡賓朋去可憐驕驄屬誰家斷纜猶繫階前樹君不見西家欵段三十年青芻滿櫪菽滿田老翁不識城下路騎看射獵南山邊　朱德閏觀內廄洗馬詩曰黃雲灑雨沙場秋灘高水平凝不流曉霜襲透蒼駝裘圍人浴馬津水頭綠驃連錢雙驊騮日光射波脂膩浮青絲脫鞚黃金鉤輕蹄爬短刷濕未收三花剪鬃平且柔簡雲駿氣將無儔東芻斗豆豈馬羞茫茫豐草生林丘霜蹏胡爲踏長楸振鬣一躍期天遊　郝經詔錫張蔡公大宛二馬詩曰二馬飄飄萬里來玉花蕭颯上金臺風生兩耳雲霄近電掣雙瞳日月開渥水虎文連朔氣大宛龍種絶氛埃將軍正欲成勳業看汝驍騰展驥才　馬祖常桃花馬詩曰白毛紅點巧安排勾引春風上背來莫解雕鞍恐隨流水泛天台　周伯琦天馬行應制詩曰飛龍在天今十祀重譯來庭無遠邇川珍嶽貢皆貞良鞍轡黃金鉤輕蹄爬短刷濕未收三花剪鬃平且柔簡雲駿氣將數萬里乘輿清暑灤河宮宰臣奏進閶闔裏昂昂八尺阜且偉首揚渴烏竹批耳雙踶縣雪墨漬毛疏駿擁霧風生尾朱英翠組金盤陀方瞳夾鏡神光紫聳身直欲凌雲霄盤辟丹墀却開顧黃鬚圉人服龍詭韁鞚如縈相諾唯群臣俯伏呼萬歲初秋曉露風日美九重洞啟臨軒觀衮衣冕耀天顏喜畫師寫倣妙奪神拜進御牀深稱旨牽來相向宛轉同一入天閑誰敢齒我朝幅員古無比朔方鐵騎紛如蝗山無氛祲海無波有國百年今見此神州首箔西風肥收歛騎雄聽驅使屬車歲歲幸兩

京八驚承御壯瞻視駱虞麟趾竝樂歌越雉旅獒盡風靡遍知感召由眞龍房星孕秀非偶爾黃金不用築高
臺髦俊聞風一時起願見斯世皡皡如羲皇按圖畫卦復茲始　張憲立仗馬詩曰照夜玉狻猊霜毛鐵鑿
春風金絡腦小兩錦障泥御駕馳天上軍封受海西日供三品料緘口不聞嘶　又桃花馬歌曰房星下飲瑤
池清神光夜化花龍精東風滿背騎不得冰痕淨洗黃魚膘斑斑朱英點精雪滴滴眞珠汗凝血高蹴躅躅花
雨香仰面嘶春春正熱周家穆滿遊懸圃萬里西馳覲王母青絲繫樹搖玉珂錦繡叢中五雲舞歸來復入元
都觀紫陌韶華政零亂天閑不數連錢驄路人只作文彪看天台九曲溪流芳解鞍春水浮丹光劉郎牽入落
花去撲面玉鞭蝴蝶忙風流自許王武子未信叔癡癡不語千年駿骨作銅聲燕昭臺高金似土　明高啟馬
詩曰羅帕覆春風連鞍賜有功蹄高騎得稱身出萬軍中　郭翼和李長吉馬詩曰神駿知無匹驍騰絶域來
流沙一丈雪夜拂白龍堆　又曰天子飛黃馬牽來賜近臣玉階新雨過風袞落花塵
斑歛肉駿奚官新浴罷沙苑踏春風　又曰佛郎通上國萬里進龍媒曉日開閶闔紅光上玉臺　又曰天馬
誰能御和鸞駕紫薇年年清暑去霹靂逐龍飛　曾祭天廄神兔歌序云永樂七年春二月余以扈從北巡給
賜內廄兔色馬一匹蓋朝鮮所貢也神駿超越異於凡馬經數千里若有餘力予聞古良馬有赤兔之名故作
神兔歌以贊之曰天廄名馬不易得鳳臆龍鬐秋兔色圉官嘶養十餘載云昔來自朝鮮國想當此馬初生時
蛟龍降精雷雨垂房星夜墮水盡赤雲霧下繞靈風吹雄姿逸態眞神駿跼促蹄高雙耳峻目光夾鏡炯方瞳
汗血流珠膩紅暈朝鮮得此不敢騎覆以黃韜獻赤墀廼知天廄盡龍種如此萬匹皆權奇今晨鞴出迴殊絶
龐從鑾輿自超越朝趨遠促交河冰夕秣驕嘶蹋城月君不見肅爽驛騮古亦多老不一試將奈何驚駘無力
枉蹀躞俗馬有肉空嵯峨平生憐爾獨遭遇繡勒金鞍照瓊轡相期慎保不凡姿萬里長隨六龍馭　王直題
馬詩曰鳳臆龍鬐世不多春風飽食玉山禾升中自是明時事偕岳雲亭想一過　郭登騏驥詩曰萬里龍沙
百戰歸輕塵不動四蹄飛可憐汗血常消瘦不及驚駘似瓠肥　王慎中紫騮馬詩曰朱汗四垂碧玉蹄韁絲
陡勒不勝嘶長安陌上催花雨萬樹紅英踏作泥　徐渭賦得風入四蹄輕曰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
不動外千里颯然中白草連天靡蒼鷹踢翅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又曰愛妾換初酬將軍募紫騮騣

颼只聞響陣陣不禁秋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傍看不細多是失回頭　又曰借將從虎物并去翼龍牉成創纔辭櫪崩轟已破圖寒呼隨踠起黑旋裹鞍飛曾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注云雷總戎嘗騎千里馬風勢其衣僅存襟背又云趙總戎亦然　又曰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遲八尺影過急一團聲帶烙成駢死嘶鹽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原賦　魏應德璉慜驥賦曰慜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懸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困遇兮願遠跡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纆絛之紛挐牽繁攣而增制兮心慊結而絜紆涉通逵而方舉兮迴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得千里兮曜華軛於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躊躇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忘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造制銜鑣於常御兮安獲騁於遐道　晉曹毗馬射賦曰奔馳懷驥之足軒峙氣蓋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識其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駭扶木體與機會動躡驚風於是抗孫陽之纏鑾繁弱之弓輕足攀其雲合妙手於焉爭雄　傅休奕乘輿馬賦曰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顛懸日雙璧象月頭似削成鬟如鬢髮延首高驤擢足軒峙氣蓋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　又馳馬射賦曰何逸群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馹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托身豈驥德之足慕睎萬里之清塵　宋劉義恭白馬賦曰惟皇有造惟靈有秘麗氣摛精底愛覃粹八逸稽首以賓庭九荒歛衽而納贄象車垂德以服廂龍馬宅仁而受轡是以周稱踰輪漢則天馹體自乾維衍生坎位伊赭白之爲駿超絶世而稱驥爾其爲狀也竦身輕足高頸露睛氣猛聲烈步遠視明著獻西宛表德東京價傾幽夏觀竭都城餘金鋟之倏爍揚玉鑾之玲瓏發鳴鏑於懸月驅永埒於修坰旋四介以作好耀二才之重英舉舊閑而未儔考前迅而較名　顏延之赭白馬賦曰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茂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謢警蹕是用精曜叫從靈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馨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賚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摠絶夫塵轍驅驚迅於滅没然而盤

於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修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故柢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興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樊帷收仆質天情周皇恩畢　謝莊舞馬賦曰天子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寒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而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凌原郊而漸景躍流泉而泳質辭水穴而南儁去輪臺而東暨登玉塞而歸寶奄芝庭而獻秘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曛大馭於國阜貢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綠蛇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顧孫氏之兀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芑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養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蘊浮雲之銳影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連規於朱駁觀其雙辟應範三封中圖黙骨滿燕室虛陽理競潛策紆汗飛赭沫流珠至於肆夏已升采薺既薦始徘徊而龍倪終沃若而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起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躡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廷之蹈蝶究遺野之環祛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據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赴節騰湊顧遥影而傾心效長鳴而引脰宛跡遍遍汗血生姿順指不動因心所之日照金羈而晴光交映風飄錦纓而淑氣相資　又舞馬賦曰飾金羈頓紅綏類却略以鳳態終宛轉而龍姿鼓歷考龍笛昭宣知執轡之有節乃蹀足而爭先迫而觀焉若桃花動而順吹遠而察之類電影倏而橫天　喬彝渥洼馬賦曰目散電芳彪駮喙含丹而虎牙躡紅雲而噴玉霑赤汗以攢花然後絡以金羈拂於鱗髻晴射紫焰梢垂緑絲凝嬌欲嘶嚼凄鋪之玉勒疊影善顧紛偃蹇之朱旗　胡直鉤獲大宛馬賦曰材爲地產之最精降天山之中沛艾骨異低昂氣雄溢鏡光於金勒流雪彩於花驄　王損之汗血馬賦曰名重騄驥價高驌駵骨騰肉飛既揮紅而流汗鱗超龍馨亦流汗以倘徉當其辭絶塞而長征望漢庭而遐騁初疑霰霂染瀚海之霜華終訝淋漓（一作雪）滿變榆關之霞（一作影）　王起朝方獻千里馬賦曰始其同群豐草挺質寒鄉名超茲白瑞掩飛黃走險鹿駭望雲龍驤鶚之維之登歌不慙於西極若滅若沒獻狀聿來于北方　牛上士古駿賦曰俠少驅騁（上必由下許聿切）雄駒捷疾耳若插筍顱疑削出踶金鑣以弄影控鐵銜而蟠膝始驂驥以舞風忽漫路而追日　謝觀吳坂馬

賦曰當其初出渥洼執分驚騏雖白日之可逐曷青雲之自致善相爰來精神陡迥奮迅而蝟毛俱聳嘶鳴而
星眼俄開　武少儀相馬賦曰鬣青絲兮風生眼黃金兮電光蹄盤攤而散花毛翕赩而成章衆人觀之駢於
路傍爲龍爲鹿莫敢比方而不知若此者足不遴地影不逐形騰六合歛四溟截飛鳥遺流星日車爲之不轉
風馭爲之中停貳師罷貢伯樂焚經非遇徐公之術曷擅天下之名　宋米芾天馬賦曰目星角以電發蹄踈
踣以風迅聳龍顙而孤起耳鳳聳以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閶闔下而輕噴低驚群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　明
羅汝敬龍馬賦曰含秀月窟播品東溟緊騄牝兮毓質蒼龍兮降精方其震電倏爍風雨晦冥房星駭兮移次
川后翕兮效禎匪渥洼之異產信滎河兮同徵

頌　曾國黃伯仁爲龍馬頌曰夫龍馬之所出於太蒙之荒域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育資黝蝡之表像
似靈虬之注則奪臆裹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兼驥騄之美質豈驊騮之足雙耳如削筍目象明星雙辟似月
蘭筋參情　梁簡文帝馬寶頌并序曰五月丁酉詔以馬寶示群臣太僕校官趣馬掌贊三令五申丞聯事
舉八龐周圍給後相趨暉煜金鑣陸離寶勒丕煥無疆之德永昌致遠之功鸞盼善鳴龍儀美稱足轉驚電眼
流含燭霧紛霏流沫飄灑數千爲壽豈待原隰之禁萬里一息不藉杜蘅之草王良不能控其衡策伯樂不
能辨其天機方知總轡岑周非吾馭張樂大野夏有懿德豈止沈河用鮮獨有綠文之稱威德在木倫受蒼
龍之名臣謹按華子云堯漢皆得馬者堯漢皆火德正斗南方乘德而至也豈非聖德汪濊皇風洋溢研機洞
幽備禮達義是以天不愛道白馬嘶風王澤効祥朱鬣降祉比夫圓蹄方足躑躅在郊風獻電奔遨遊處囿五
彩依樹三雀登巢安騏驎于當今弗擬議於休應伊臣不佞結慶雲霄親承詔旨預觀實瑞退而作頌其辭曰
乾道應坤馬來庚玉關升玉臺鑲錫煥鸞鑣迴槃雲轉堞塵開千馹百龍媒永伏阜埠駒駿秣瑤粟委芳芻
九夷欵四表清旰晉樂興頌興

晉郭璞馬贊曰馬出明精相自天駟十閑六種各有名類三才五御驚駿異繼　周庾信秦穆公馬贊曰
駿馬遇盜秦君不瞋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鄢兵向國窮寇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唐人貽陵六馬贊其
一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石拳毛騧黃驃平劉黑圖時所乘　其二曰渥洼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

凱歸右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元建德時乘其三曰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贊轡平龍回鞍定蜀右白暗鳥純黑色倭白平薛仁杲時所乘其四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蒙危濟難右特勒驃黃白色平黑平宋金剛時所乘其五曰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龍聲三川威陵八陣右飄雪紫紫燕平東都時所乘其六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右青騅蒼白色平實建德時所乘

【原】狀宋顏延之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驥朱文綠蛇紫燕水軼驚鳧陸越飛箭遇山爲風值雲成電借馬狀曰遂躡權奇方遺欵段瞻天心喜已馳捧日之恩向闕身輕更遇奔星之足　齊映爲趙相公謝馬狀曰猥出上賜特資微臣豈徒體合鑄金法相皆備而乃足符歷塊驥德是稱　李商隱代謝借飛龍狀曰梁懸而來雙闕倘嘶願附北風之思　又代進賀端午馬狀曰伏櫪斯久着鞭亦多粗覺柔馴未嘗奔逸雖非龍媒驥子邀一舉以絕塵願陪月馹雲螭慶千斯於亳踶　元稹進馬狀曰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馬一疋八歲堪打毬及獵北方正色東道奇蹤調習多時備諳材力　令狐楚進異馬駒狀曰稟天駟之精體坤元之德毛卷惟細鬣赤而高尾掉肉而蜿蟺額帶星而倜儻雙瞳有耀四蹄如削宛然天産定是龍媒允協建午之辰光昭太乙之貺

【原】表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以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令輒已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唐李嶠爲鳳閣李侍郎謝賜馬表曰移滅沒於帝閑降權奇於御阜漢宮流赭遂出於玉臺軒后飛黃俯回於馳道　李邕進文馬表曰豹蔚騰文龍章助聖書籍所未載耳目所未聞　令狐楚進異馬駒表曰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馬群內生異駒一疋駝頭鐵額紅鼻肉駿尾上黃毛額帶星文肋骨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兩眼黑當生之夜群馬皆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美

【原】敕梁元帝謝晉安王賜馬敕曰繹武媲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頒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驎友自匹龍媒不待景公宛如齊畫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匈伊伏櫪彌結懷恩　邵陵王謝令賚馬敕曰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

將達宮闈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銘心曠恩雨淚　劉孝威爲皇太子謝敕賚功德馬啟曰伏惟忘我狗物屈已濟民該天地而大捨總日月而爲施既脫轅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駒駼之廢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贖謹當秣以柏葉飴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劉孝儀謝豫章王賜馬啟曰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儻越兩驂驅同八駿脩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周庾信謝滕王賚馬啟曰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王褒謝賚馬啟曰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寒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渡西河白玉爲鐙方傳南國倘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眉】書魏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遺吾纖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倘欲速得今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耳　梁元帝荅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河東耀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纓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輕餉蜀王之馬　又書曰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爲脊馬震爲馵足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踯可以追風赤兔之騰聲的盧之濟主陳王有照羈之說班生有韁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眉】說唐韓愈雜說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鞭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鳴呼其果無馬也耶其眞不知馬也　劉禹錫說驥曰伯氏佐戎於朔陲獲良馬以遺于子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粺飲之汙池廢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索也綴索而續葦其易之如

此子方病且窶求沽於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許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眙然視欣然笑既而扞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動骨奇精妍態宛如鎒如華如翔如之備耶今夫馬之德全然矣顧其爲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乘方是用不說於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驅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警其僕蠲其阜篲其惡蠹其溲摧以美薦秣以薥粒起之居之澡之捥音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養馬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　李翺國馬說曰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嚾國馬之鬐血流於地國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

序　梁張率舞馬賦序曰禮稱驊騮詩頌騋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靈光之異有時而出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軫服烏號之駿駒騄駬豢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絶力能拜善舞

駒駼一　原　爾雅曰駒駼北野之良馬　增　一曰野馬　原　山海經曰北海內有獸焉狀如馬名曰駒駼匈奴奇畜則駒駼駿駒　增　瑞應圖曰駒駼幽隱之獸有明王在位即至爲時除災害　淮南王術訓云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越人爭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駒駼

駒駼二　原　贊　晉郭璞駒駼贊曰駒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在服

駮一　原　爾雅曰駮如馬錯牙食虎豹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增　唐杜甫朝享太廟賦曰吟翠駮而未乘　北史曰北齊張華原爲兗州刺史

先是猛獸為暴忽有六駮食之人謂政化所感　宋史列傳曰劉敞奉使契丹順縣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聲音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歎服

駮二

增詩唐李白送張秀才從軍詩曰六駮食猛武恥從驚馬羣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

原贊晉郭璞贊曰駮惟馬類食畜之英驤首騰尾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四

驢一

原許慎說文曰驢似馬長耳孫驢子也 事文 何承天纂文曰驢一曰漢驢其子曰騾 增又曰其鳴欭欭 爾雅翼曰驢力在髀 酉陽雜俎曰驢走少有雙擲者但四足迅行耳 山堂肆考曰性能旋磨及駄負龐禍低小不甚駿異故曰蹇驢 清異錄曰驢名長耳公 資暇集曰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曰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有冑曹也因目焉衛 爾雅翼曰晉衛汾好乘之故以爲名 漢書西域傳曰烏秅國有驢無牛 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野驢有角 增楚辭九懷曰驢騾而駕兮 又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柳宗元文曰白義騄耳之得康莊地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不出泥滓 增又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李白詩曰騑騄驎驌驦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 杜甫詩曰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又偪仄行曰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宋蘇軾詩曰蹇驢步武上醉騎驢忘凍不知跡屢跋 何夢桂詩曰蹇驢豈解思長道

驢二

原符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大驛於天下 漢書五行志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簡十餘日便乘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屬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守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收樵爨食

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遥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猪　宋書曰後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陳武發帝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文薄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言有佳驢仲文便答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南齊書曰王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載見路人驅驢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北史曰公孫軌為虎牢鎮將發民驢以運糧令驢主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噪之　又曰後魏車駕往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之以絶運蠕蠕乃潛遣覘楚之軍載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帝遷都鄴尚書郎以下盡令乘驢　又曰齊蕭慤為太子洗馬常患腰痛不堪馳馬啓主令乘驢以見見者笑之　唐書曰郭英乂鎮劒南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賓鈿為驢鞍　朝野僉載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又曰王及善後為右相無甚設施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室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蓋棺而止　食貨志曰天寶三載海内富貴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　孔帖曰敬宗寶曆二年六月甲子觀驢鞠角觝於三殿　宋史曰范廷召為殿前都指揮使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東軒筆錄曰韓魏公琦帥陝西日將四路進兵以取夏定計大兵一入界則倍道兼程而進暮客楚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行速可與兵相濫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子大好酬獎韓公惡其無禮不使入幕　續聞見近錄曰王荊公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一卒牽之而行若牽卒在前聽牽卒所之若牽卒在後則聽驢矣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

食罷即遣率卒率食餘即以飼驢　宜春傳信錄曰彭伉之妻湛賽之娠也伉舉進士湛猶爲縣吏嘗侮之未數歲一舉登第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墮故友人謔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落驢橋是其地也　五壺氷曰魏野居陝州東郊出即乘白驢更無餘資至則貴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曰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來京師惟乘一驢兒已喫至尾矣　宋司馬光詩話曰韓退處士放誕不拘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宋司馬光詩話曰韓退處士放誕不拘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詩曰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着寬袖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勘鶴舞閑臥白驢號　金史曰世祖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足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　下惟短牒曰圖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善鬬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鬬一蹄而虎斃又鬬牡虎三蹄斃之後取鬬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驢三

訓用驢爲量　入市　至門　後漢向栩字興甫狀若狂好披髮號足騎驢入市乞匄後徹拜趙相時人謂其必脫素服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之　晉劉兆字延世博學受業者數千人嘗有人遺白驢號名　常鳴　忽死　戴良母喜驢鳴良常作之以樂其母後漢劉子訓與諸生詣許駕驢車進則倨牀問先生名　常鳴　忽死　戴良母喜驢鳴良常作之以樂其母後漢劉子訓與諸生詣許駕驢車道上過主人驢忽死處蛆流出主人遽白訓訓乃安坐飲食畢徐以杖叩之驢遂如初　護千頭　續兩字　石勒將劉徵堂以驢千頭運糧擊之於汴遇覆之下見驢二千頭其價有百金者其一千落釵大　形麗　孔帖曰李忠臣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其二曰達遊其三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西民家畜一驢其四曰白風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肯起囚車之歸耳乃誤我一日翁情其驢墳去殺而烹之墳耳然驢已皮矣恨恨閭取其履視履有六腎蓋千里驢也　西域志曰烏孫國特種山山中有寺大有象之而行也　西域志曰烏孫國特種山山中有寺大有象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養殿上　繫廄中　崔浩留駐夸繫驢廄中　青衫跨　素服乘　東軒筆錄曰盧多遜自宰相貴厓州司戶出獄日青衫跨驢　孔帖曰五代劉降梁從周馬具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裳乎乃素服乘驢

出遊作賦　倫跨罰詩　宋史曰陳彭年常因京城大雨驢出遊構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　冷齋夜話曰王安石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

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睡起謂秀老下階曰爲一首秀老立就極佳山中人忘之後人爲之補

栢枝驚蝶夢歸田錄曰成平五年試進士以有輕薄子擬作四句求云云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

釋果老嘆成希夷笑墜續仙傳曰陳摶常騎驢遊華陰縣暨客揮犀曰昔人曾有句驢背夢殘如紙之句不知覺一日在驢上作詩即伏草中寫子背上

來灞橋風雪驟或得之則踏雪尋梅隱士多用此事

子厚意似浪仙吟浪仙唐賈島字也嘗騎驢吟詩於京兆出入

壁踏具過橋留跡歐陽修詩話曰張子厚聞驢鳴而知已意之相似

衡負磨擔言曰唐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僧不禮法一驢於壁一夜僧具踏破惱亂

據鞍讀書嗜草觸木晉郗超好讀書至廢失道家人求之乃驚

殿起裸遊館孔融與禰衡書曰林化士貶乃裸袒入宣政殿

中騎碧夢裹着緋李賀詩曰誰使狂公子夢中騎碧驢

水衝泥盧雪詩曰騎驢渡水聲如鼓九錫文曰宅揆百揆

驢四

神驢洞冥記曰滿國多神馬驢下白毛或黑斑二字馬氏以金暗之其皮者毛長二寸許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悉乃數聲矣

海驢海驢形似驢實於秋月登島產乳皮製兩具而不能調海語曰出東海舶估有得

金驢西陽雜俎曰晉僧湖住金榆山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天下大平

赤驢赤驢往來荊襄間狀如驢臺唄南平中驢村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大平

死驢風俗通曰凡人相罵死驢驅惡之稱也

董卓陵虐王室執政皆如此驢　跛驢跡於跛驢之伍

驢五

文宋袁淑俳諧集廬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陳遘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康慨既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嘿仰契元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摯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麵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明也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蹄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閻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斑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廬山公　臧道顏弔驢文曰夫徵祥埶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迹故銓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叙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體質强直禀性沉雅聰敏寬祥高音遠暢真盧氏之名駒也

唐柳宗元黔之驢曰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啖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驟一

廣志曰驟北方或曰罔　許慎說文曰驟驢父馬母也駃馬父驢母也　爾雅翼曰蜀中縣有馬與牛合而生者皆牛爲牡馬爲牝故今川廣皆產驟生於廣者蹄輕產於蜀者蹄重以大武之遺種也　又曰蠻力在腰騎乘者隨其力而進退之蠻股有瓚骨故不能生其狀大骨若臼而口小小骨若杵而頭大小口銜大頭故不可出此驟所以不滋息也　蟬史曰驟不生育性剛善走視馬則小視驢則大北方人多取以駕車力耐遠行而不困　潛確類書曰驟似驢健於馬舊非中國所產故漢書以爲匈奴奇畜　抱朴子曰世不信驟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況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驟二

禮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驟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宮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驟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嘻胥渠也欺我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驟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無幾何趙兵興而攻翟廣門之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洞冥記曰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駿驟高一丈毛色赤斑旋成日月之象帝以金瑤物器盛爲以飼之置於黃門殿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爲深愛況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宜罷之於是負乘不用則棄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徐馳復變爲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吾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爲驢驟耳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薄暮乘六驟壯騎可數百冒圍去追之不及漢書曰龜茲王絳賓朝漢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驟也　又曰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言高昌似驟也　晉諸公讚曰劉禪降乘驟車詣鄧艾東坡詩註曰明皇騎青驟入蜀　唐書曰吳少誠據蔡州地既少馬而廣畜驟乘之教戰謂之驟子軍尤稱勇悍　又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廻曲其部下乘驟即戰號驟子都尉最爲悍勁官軍恒警備之陳摶騎白驟入華山，

驟三

封將軍　逐神仙　歸元傳信記曰明皇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驟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遠親乘之柔習殆人矣與久之誕之日白驟將軍命有司具楷槽石爲基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在焉訓齋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于訓曰我非齊重瞳八彩欲見我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見驟子訓而名馬乃各羅歸遊於公卿輦轂無慚色　又曰侯莫陳悅既與其子弟及廣主芙蓉城　石勒小舟將丸雍丘阻淺船不得進夜出隄上御驟名鵝鴻青望睢陽而奔　魯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驟帝聞之發棺無所有去　漢書石勒

駱駝一　從公卿遊　與子弟遊　三國典略曰齊神武帝閱六軍於陽休之嘗乘驟而去　次蒲坂　遊雍丘　禪慶錄曰清康元年多人化爲微服出通津門御海州徵宗女生別

原淮南萬畢術曰橐駝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北多橐駝　山海經曰號山陽光之山獸多橐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　漢書曰大月氏本行國也出一封橐駝　增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有兩脚橐駝善負重而行　洽聞記曰于闐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風　後周書曰鄯善古樓蘭國也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爲行旅之患其風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爲候以氈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不爾則至危斃　原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駱駝善知水脉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增外國紀錄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駱駝　孔帖曰五代同紀以橐駝耕而種　又曰西域龜茲歲朔鬬橐駝觀勝負以卜歲盈虛　原異苑曰西域葡萄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惟葫蘆承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成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遍　洛中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頭似羊頸身似馬有肉鞍兩箇相對　增爾雅翼曰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凡欲脊載輒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　酉陽雜俎曰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瑣碎錄曰駝峯側者齒老矣少健者峯直埤雅曰駝毛縐溫厚煖於狐貉遇夏常退毛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也　駝性耐寒惡熱　駱駝糞烟直上如狼烟　楚辭曰腰裹荷亡勝駕駱駝　年子引古諺曰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以爲馬腫背

駱駝二

增拾遺記曰周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　原華嶠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入居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增酉陽雜俎曰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嘗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向恒州取水以供膳焉　北齊書曰劉晝級辭古拙邢子才曰君賦如夯駱駝伏而無嫵媚　酉陽雜俎曰唐置驛置明駝使非邊寇軍機不得擅發　唐五行志曰神龍以

後民謠曰山南鳥鵲窠山北金駱駝擄獲而重載也　三水小牘曰乾符中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而逸於廬山下南土駱駝擄獲而重載也　三水小牘曰乾符中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而逸於廬山下南土

癖於江壖　南部新書曰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薄圖頭於鄆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遂阻三癖於江壖　南部新書曰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薄圖頭於鄆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遂阻三

事之拜　五代史曰晉軍擊契丹大敗德州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　寰宇記曰周世祖征濠夜遣兵持炬乘事之拜　五代史曰晉軍擊契丹大敗德州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　寰宇記曰周世祖征濠夜遣兵持炬乘

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遂名乘龍洲　閑窓括異志曰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遂名乘龍洲　閑窓括異志曰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

處明日視之乃橐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駱駝三

原出天竺　關龍祠廣志曰橐駝亦出天竺國　東觀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

郭璞橐駝贊　橐駝單于滅於龍荒走馬關橐駝以爲樂事　識泉源　知水脉上下詳上博物志　實外慶　夾中陽　史記蘇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民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雖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　陸翽鄴中記曰二

出天竺　關龍祠廣志曰橐駝亦出天竺國　東觀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

郭璞橐駝贊　橐駝單于滅於龍荒走馬關橐駝以爲樂事　識泉源　知水脉上下詳上博物志　實外慶　夾中陽　史記蘇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民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雖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　陸翽鄴中記曰二

尺高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　孔阜　既閑　阜大也閑習也　銜尾　量力　銜尾入塞量力而行　偶語　昂頭　投窠而食　酸棗令劉楨橐駝賦曰駝之爲畜也大口而修頸垂胡而曲肩　酸棗令劉楨橐駝賦曰駝之爲畜也大口而修頸垂胡而曲肩

當會當免耳使臣竊視之乃庭中二駝也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美食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孔叢子曰魏王使人聘於趙平原君使者入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陽天子使汝來何求當會當免耳使臣竊視之乃庭中二駝也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美食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孔叢子曰魏王使人聘於趙平原君使者入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陽天子使汝來何求

大昂頭望物吉駱駝　取經　奏事　胡礦戲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美食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孔叢子曰魏王使人聘於趙平原君使者入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陽天子使汝來何求

一目爲望物吉駱駝　取經　奏事　胡礦戲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美食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孔叢子曰魏王使人聘於趙平原君使者入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陽天子使汝來何求

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陽天子使汝來何求　青海路既遥遠遣使當乘白駱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　迷密一峯　唐書曰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駱駝　下詳上南史　遺瑞龍腦　負養　車師兩鄉　北史曰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駱駝　下詳上南史　遺瑞龍腦　負養　車師兩鄉

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陽天子使汝來何求　青海路既遥遠遣使當乘白駱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　迷密一峯　唐書曰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駱駝　下詳上南史　遺瑞龍腦　負養　車師兩鄉

北伐以駱駝負大水養魚自隨　助軍　給行　孔帖曰田紙大曆三年光祿可敷牢以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敷是時財用屈我公主駱駝牛馬助軍　又曰回紇

魚函　楊妃外傳曰明皇時交趾貢瑞龍腦香上賜貴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梁山北伐以駱駝負大水養魚自隨　助軍　給行　孔帖曰田紙大曆三年光祿可敷牢以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敷是時財用屈我公主駱駝牛馬助軍　又曰回紇

夜能明日行三百里　又曰虞喜孝仁性奢華伐邊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隨　助軍　給行　孔帖曰田紙大曆三年光祿可敷牢以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敷是時財用屈我公主駱駝牛馬助軍　又曰回紇

卿毫駱駝給行　陳廟堂　識珍寶　唐百官志曰獻駱駝馬則陳於廟堂　史思明胎兩京嘗以駱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　飛龍　文豹　唐食貨志曰貞元初關輔宿兵以飛龍駝負糧

豐倉秉芻給禁軍　孔帖曰南蠻寶利佛逝有駱駝馬則陳於廟堂　史思明胎兩京嘗以駱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　飛龍　文豹　唐食貨志曰貞元初關輔宿兵以飛龍駝負糧

駝豹文而犀角旦耕且乘名曰牛駝豹　峯出翠釜　橐垂鈴棧　杜甫詩曰業駝之峯出翠釜　王安石駝豹文而犀角旦耕且乘名曰牛駝豹　峯出翠釜　橐垂鈴棧　杜甫詩曰業駝之峯出翠釜　王安石

聲曰圖　羣七十　收數千　孔帖曰駝之羣以七十爲一圖　晨漏兵盡散圍　葉一圍　臨三合　典廐令日凡駝牛日給菜各一圍臨三合　又曰張光聲曰圖　羣七十　收數千　孔帖曰駝之羣以七十爲一圖　晨漏兵盡散圍　葉一圍　臨三合　典廐令日凡駝牛日給菜各一圍臨三合

擁褐　蒙帕　成自虛自胃南貌過東陽驛遇雪夜止佛廟有老僧病夜吟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跡流沙千里身應便老雙峯及曉視之乃一病橐駝在焉　下見後梅聖俞詩

立雪　知風報耕錄曰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有云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火消盡今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用漸梗架片曬其上皮膚肉斤且不

子曰知風莫過於老駝

駱駝四

增詩宋梅堯臣駱駝詩曰鳴駝出西域銜尾足連連漢驛凌雲去胡兒踏雪牽當時識風候過磧辨泓泉老覺肉峯側猶蒙錦帕鮮　元王逢嘆病駝詩曰狂夫東遊乘白騾道途適遇病橐駝紫毛無復好容色肉鞍尚聳雙坡陀南人從來不夢此　私怪目擊臨千戈泉渠元自控蕃落天苑畢竟連銀河吳郊楚甸水草淺任重却欲千斤過青袍朝士爲起立蒨帽蕃僧時撫摩熱風吹塵裏出火積雨成潦瘡生窠牛蝨狗蚤知奈何憶昔灤京避暑日氣骨偏崑從鑾和沈沈金甕夾洞馬衆鼻鉼帶懸雲量服勞聾下籍鬣刷屈跡澤畔甘蹉跎嗤能推廣愛烏義沒齒仰飼公田禾

原贊郭璞橐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驚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牛一

原爾雅曰犀牛音麻重千斤出巴中犦牛犦音剥牛也小者犦出蜀中犦牛無角牛黑皆柚音油黑耳犦音剥其子犢體長物音勿絕有力欣犦音加又曰角一俯一仰觭音奇角牛

許慎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牯古郎反特牛也

三歲牛也犙思貳反四歲牛也犗戒又音加騰駿牛也犥莫江反白黑雜毛牛也犖力强反犗牛也犥力制反牛白脊也犉徒胡反黃牛虎文也犦力拙反牛白脊也牸四耕反牛馰如星也犥善表反牛黃白色也犗古拜反黃牛黑唇也犗岳角牛白牛也犣居羊反牛長脊也犍巨偃反牛息聲也一曰牛鳴牷全牛純色也犆苦戈反牛羊角長謂之犄上徙反角牛一曰犆牛有赤文曰旭力弔反牛後脚正也牛羊無角謂之牠火口反牛鳴也犆野牛也犕皮祕反牛具齒也犉柔謹也　呂忱字林曰牠牛八歲　何承天纂

駒馬二歲曰駒　駒馬三歲曰駣　駣馬四歲曰騭　騭馬五歲曰騵　騵馬六歲曰駰　駰馬七歲曰駥　駥馬八歲曰駜　駜馬九歲曰騏　騏馬十歲曰駪　駪馬十一歲曰駧　駧馬十二歲曰駠　駠馬十三歲曰騢　騢馬十四歲曰駹　駹馬十五歲曰駓　駓馬十六歲曰騅　騅馬十七歲曰騧　騧馬十八歲曰騜　騜馬十九歲曰駵　駵馬二十歲曰騮　騮馬二十一歲曰騩　騩馬二十二歲曰駰　駰馬二十三歲曰騱　騱馬二十四歲曰騫　騫馬二十五歲曰駽　駽馬二十六歲曰騋　騋馬二十七歲曰駱　駱馬二十八歲曰駵　駵馬二十九歲曰駹　駹馬三十歲曰駣　駣馬三十一歲曰騵　騵馬三十二歲曰騜　騜馬三十三歲曰駰　駰馬三十四歲曰騱　騱馬三十五歲曰騫　騫馬三十六歲曰駽　駽馬三十七歲曰騋　騋馬三十八歲曰駱　駱馬三十九歲曰駵　駵馬四十歲曰駹　駹馬四十一歲曰駣　駣馬四十二歲曰騵　騵馬四十三歲曰騜　騜馬四十四歲曰駰　駰馬四十五歲曰騱　騱馬四十六歲曰騫　騫馬四十七歲曰駽　駽馬四十八歲曰騋　騋馬四十九歲曰駱　駱馬五十歲曰駵　駵馬五十一歲曰駹　駹馬五十二歲曰駣　駣馬五十三歲曰騵　騵馬五十四歲曰騜　騜馬五十五歲曰駰　駰馬五十六歲曰騱　騱馬五十七歲曰騫　騫馬五十八歲曰駽　駽馬五十九歲曰騋　騋馬六十歲曰駱　駱馬六十一歲曰駵　駵馬六十二歲曰駹　駹馬六十三歲曰駣　駣馬六十四歲曰騵　騵馬六十五歲曰騜　騜馬六十六歲曰駰　駰馬六十七歲曰騱　騱馬六十八歲曰騫　騫馬六十九歲曰駽　駽馬七十歲曰騋　騋馬七十一歲曰駱　駱馬七十二歲曰駵　駵馬七十三歲曰駹　駹馬七十四歲曰駣　駣馬七十五歲曰騵　騵馬七十六歲曰騜　騜馬七十七歲曰駰　駰馬七十八歲曰騱　騱馬七十九歲曰騫　騫馬八十歲曰駽　駽馬八十一歲曰騋　騋馬八十二歲曰駱　駱馬八十三歲曰駵　駵馬八十四歲曰駹　駹馬八十五歲曰駣　駣馬八十六歲曰騵　騵馬八十七歲曰騜　騜馬八十八歲曰駰　駰馬八十九歲曰騱　騱馬九十歲曰騫　騫馬九十一歲曰駽　駽馬九十二歲曰騋　騋馬九十三歲曰駱　駱馬九十四歲曰駵　駵馬九十五歲曰駹　駹馬九十六歲曰駣　駣馬九十七歲曰騵　騵馬九十八歲曰騜　騜馬九十九歲曰駰　駰馬一百歲曰騱　騱馬一百一歲曰騫　騫馬一百二歲曰駽　駽馬一百三歲曰騋　騋馬一百四歲曰駱　駱馬一百五歲曰駵　駵馬一百六歲曰駹　駹馬一百七歲曰駣　駣馬一百八歲曰騵　騵馬一百九歲曰騜　騜馬一百十歲曰駰　駰馬一百十一歲曰騱　騱馬一百十二歲曰騫　騫馬一百十三歲曰駽　駽馬一百十四歲曰騋　騋馬一百十五歲曰駱　駱馬一百十六歲曰駵　駵馬一百十七歲曰駹　駹馬一百十八歲曰駣　駣馬一百十九歲曰騵　騵馬一百二十歲曰騜　騜馬一百二十一歲曰駰　駰馬一百二十二歲曰騱　騱馬一百二十三歲曰騫　騫馬一百二十四歲曰駽　駽馬一百二十五歲曰騋　騋馬一百二十六歲曰駱　駱馬一百二十七歲曰駵　駵馬一百二十八歲曰駹　駹馬一百二十九歲曰駣　駣馬一百三十歲曰騵　騵馬一百三十一歲曰騜　騜馬一百三十二歲曰駰　駰馬一百三十三歲曰騱　騱馬一百三十四歲曰騫　騫馬一百三十五歲曰駽　駽馬一百三十六歲曰騋　騋馬一百三十七歲曰駱　駱馬一百三十八歲曰駵　駵馬一百三十九歲曰駹　駹馬一百四十歲曰駣　駣馬一百四十一歲曰騵　騵馬一百四十二歲曰騜　騜馬一百四十三歲曰駰　駰馬一百四十四歲曰騱　騱馬一百四十五歲曰騫　騫馬一百四十六歲曰駽　駽馬一百四十七歲曰騋　騋馬一百四十八歲曰駱　駱馬一百四十九歲曰駵　駵馬一百五十歲曰駹　駹馬一百五十一歲曰駣　駣馬一百五十二歲曰騵　騵馬一百五十三歲曰騜　騜馬一百五十四歲曰駰　駰馬一百五十五歲曰騱　騱馬一百五十六歲曰騫　騫馬一百五十七歲曰駽　駽馬一百五十八歲曰騋　騋馬一百五十九歲曰駱　駱馬一百六十歲曰駵　駵馬一百六十一歲曰駹　駹馬一百六十二歲曰駣　駣馬一百六十三歲曰騵　騵馬一百六十四歲曰騜　騜馬一百六十五歲曰駰　駰馬一百六十六歲曰騱　騱馬一百六十七歲曰騫　騫馬一百六十八歲曰駽　駽馬一百六十九歲曰騋　騋馬一百七十歲曰駱　駱馬一百七十一歲曰駵　駵馬一百七十二歲曰駹　駹馬一百七十三歲曰駣　駣馬一百七十四歲曰騵　騵馬一百七十五歲曰騜　騜馬一百七十六歲曰駰　駰馬一百七十七歲曰騱　騱馬一百七十八歲曰騫　騫馬一百七十九歲曰駽　駽馬一百八十歲曰騋　騋馬一百八十一歲曰駱　駱馬一百八十二歲曰駵　駵馬一百八十三歲曰駹　駹馬一百八十四歲曰駣　駣馬一百八十五歲曰騵　騵馬一百八十六歲曰騜　騜馬一百八十七歲曰駰　駰馬一百八十八歲曰騱　騱馬一百八十九歲曰騫　騫馬一百九十歲曰駽　駽馬一百九十一歲曰騋　騋馬一百九十二歲曰駱　駱馬一百九十三歲曰駵　駵馬一百九十四歲曰駹　駹馬一百九十五歲曰駣　駣馬一百九十六歲曰騵　騵馬一百九十七歲曰騜　騜馬一百九十八歲曰駰　駰馬一百九十九歲曰騱　騱馬二百歲曰騫　騫馬二百一歲曰駽　駽馬二百二歲曰騋　騋馬二百三歲曰駱　駱馬二百四歲曰駵　駵馬二百五歲曰駹　駹馬二百六歲曰駣　駣馬二百七歲曰騵　騵馬二百八歲曰騜　騜馬二百九歲曰駰　駰馬二百十歲曰騱　騱馬二百十一歲曰騫　騫馬二百十二歲曰駽　駽馬二百十三歲曰騋　騋馬二百十四歲曰駱　駱馬二百十五歲曰駵　駵馬二百十六歲曰駹　駹馬二百十七歲曰駣　駣馬二百十八歲曰騵　騵馬二百十九歲曰騜　騜馬二百二十歲曰駰　駰馬二百二十一歲曰騱　騱馬二百二十二歲曰騫　騫馬二百二十三歲曰駽　駽馬二百二十四歲曰騋　騋馬二百二十五歲曰駱　駱馬二百二十六歲曰駵　駵馬二百二十七歲曰駹　駹馬二百二十八歲曰駣　駣馬二百二十九歲曰騵　騵馬二百三十歲曰騜　騜馬二百三十一歲曰駰　駰馬二百三十二歲曰騱　騱馬二百三十三歲曰騫　騫馬二百三十四歲曰駽　駽馬二百三十五歲曰騋　騋馬二百三十六歲曰駱　駱馬二百三十七歲曰駵　駵馬二百三十八歲曰駹　駹馬二百三十九歲曰駣　駣馬二百四十歲曰騵　騵馬二百四十一歲曰騜　騜馬二百四十二歲曰駰　駰馬二百四十三歲曰騱　騱馬二百四十四歲曰騫　騫馬二百四十五歲曰駽　駽馬二百四十六歲曰騋　騋馬二百四十七歲曰駱　駱馬二百四十八歲曰駵　駵馬二百四十九歲曰駹　駹馬二百五十歲曰駣　駣馬二百五十一歲曰騵　騵馬二百五十二歲曰騜　騜馬二百五十三歲曰駰　駰馬二百五十四歲曰騱　騱馬二百五十五歲曰騫　騫馬二百五十六歲曰駽　駽馬二百五十七歲曰騋　騋馬二百五十八歲曰駱　駱馬二百五十九歲曰駵　駵馬二百六十歲曰駹　駹馬二百六十一歲曰駣　駣馬二百六十二歲曰騵　騵馬二百六十三歲曰騜　騜馬二百六十四歲曰駰　駰馬二百六十五歲曰騱　騱馬二百六十六歲曰騫　騫馬二百六十七歲曰駽　駽馬二百六十八歲曰騋　騋馬二百六十九歲曰駱　駱馬二百七十歲曰駵　駵馬二百七十一歲曰駹　駹馬二百七十二歲曰駣　駣馬二百七十三歲曰騵　騵馬二百七十四歲曰騜　騜馬二百七十五歲曰駰　駰馬二百七十六歲曰騱　騱馬二百七十七歲曰騫　騫馬二百七十八歲曰駽　駽馬二百七十九歲曰騋　騋馬二百八十歲曰駱　駱馬二百八十一歲曰駵　駵馬二百八十二歲曰駹　駹馬二百八十三歲曰駣　駣馬二百八十四歲曰騵　騵馬二百八十五歲曰騜　騜馬二百八十六歲曰駰　駰馬二百八十七歲曰騱　騱馬二百八十八歲曰騫　騫馬二百八十九歲曰駽　駽馬二百九十歲曰騋　騋馬二百九十一歲曰駱　駱馬二百九十二歲曰駵　駵馬二百九十三歲曰駹　駹馬二百九十四歲曰駣　駣馬二百九十五歲曰騵　騵馬二百九十六歲曰騜　騜馬二百九十七歲曰駰　駰馬二百九十八歲曰騱　騱馬二百九十九歲曰騫　騫馬三百歲曰駽　駽馬三百一歲曰騋　騋馬三百二歲曰駱　駱馬三百三歲曰駵　駵馬三百四歲曰駹　駹馬三百五歲曰駣　駣馬三百六歲曰騵　騵馬三百七歲曰騜　騜馬三百八歲曰駰　駰馬三百九歲曰騱　騱馬三百十歲曰騫　騫馬三百十一歲曰駽　駽馬三百十二歲曰騋　騋馬三百十三歲曰駱　駱馬三百十四歲曰駵　駵馬三百十五歲曰駹　駹馬三百十六歲曰駣　駣馬三百十七歲曰騵　騵馬三百十八歲曰騜　騜馬三百十九歲曰駰　駰馬三百二十歲曰騱　騱馬三百二十一歲曰騫　騫馬三百二十二歲曰駽　駽馬三百二十三歲曰騋　騋馬三百二十四歲曰駱　駱馬三百二十五歲曰駵　駵馬三百二十六歲曰駹　駹馬三百二十七歲曰駣　駣馬三百二十八歲曰騵　騵馬三百二十九歲曰騜　騜馬三百三十歲曰駰　駰馬三百三十一歲曰騱　騱馬三百三十二歲曰騫　騫馬三百三十三歲曰駽　駽馬三百三十四歲曰騋　騋馬三百三十五歲曰駱　駱馬三百三十六歲曰駵　駵馬三百三十七歲曰駹　駹馬三百三十八歲曰駣　駣馬三百三十九歲曰騵　騵馬三百四十歲曰騜　騜馬三百四十一歲曰駰　駰馬三百四十二歲曰騱　騱馬三百四十三歲曰騫　騫馬三百四十四歲曰駽　駽馬三百四十五歲曰騋　騋馬三百四十六歲曰駱　駱馬三百四十七歲曰駵　駵馬三百四十八歲曰駹　駹馬三百四十九歲曰駣　駣馬三百五十歲曰騵　騵馬三百五十一歲曰騜　騜馬三百五十二歲曰駰　駰馬三百五十三歲曰騱　騱馬三百五十四歲曰騫　騫馬三百五十五歲曰駽　駽馬三百五十六歲曰騋　騋馬三百五十七歲曰駱　駱馬三百五十八歲曰駵　駵馬三百五十九歲曰駹　駹馬三百六十歲曰駣　駣馬三百六十一歲曰騵　騵馬三百六十二歲曰騜　騜馬三百六十三歲曰駰　駰馬三百六十四歲曰騱　騱馬三百六十五歲曰騫　騫馬三百六十六歲曰駽　駽馬三百六十七歲曰騋　騋馬三百六十八歲曰駱　駱馬三百六十九歲曰駵　駵馬三百七十歲曰駹　駹馬三百七十一歲曰駣　駣馬三百七十二歲曰騵　騵馬三百七十三歲曰騜　騜馬三百七十四歲曰駰　駰馬三百七十五歲曰騱　騱馬三百七十六歲曰騫　騫馬三百七十七歲曰駽　駽馬三百七十八歲曰騋　騋馬三百七十九歲曰駱　駱馬三百八十歲曰駵　駵馬三百八十一歲曰駹　駹馬三百八十二歲曰駣　駣馬三百八十三歲曰騵　騵馬三百八十四歲曰騜　騜馬三百八十五歲曰駰　駰馬三百八十六歲曰騱　騱馬三百八十七歲曰騫　騫馬三百八十八歲曰駽　駽馬三百八十九歲曰騋　騋馬三百九十歲曰駱　駱馬三百九十一歲曰駵　駵馬三百九十二歲曰駹　駹馬三百九十三歲曰駣　駣馬三百九十四歲曰騵　騵馬三百九十五歲曰騜　騜馬三百九十六歲曰駰　駰馬三百九十七歲曰騱　騱馬三百九十八歲曰騫　騫馬三百九十九歲曰駽　駽馬四百歲曰騋　騋馬四百一歲曰駱　駱馬四百二歲曰駵　駵馬四百三歲曰駹　駹馬四百四歲曰駣　駣馬四百五歲曰騵　騵馬四百六歲曰騜　騜馬四百七歲曰駰　駰馬四百八歲曰騱　騱馬四百九歲曰騫　騫馬四百十歲曰駽　駽馬四百十一歲曰騋　騋馬四百十二歲曰駱　駱馬四百十三歲曰駵　駵馬四百十四歲曰駹　駹馬四百十五歲曰駣　駣馬四百十六歲曰騵　騵馬四百十七歲曰騜　騜馬四百十八歲曰駰　駰馬四百十九歲曰騱　騱馬四百二十歲曰騫　騫馬四百二十一歲曰駽　駽馬四百二十二歲曰騋　騋馬四百二十三歲曰駱　駱馬四百二十四歲曰駵　駵馬四百二十五歲曰駹　駹馬四百二十六歲曰駣　駣馬四百二十七歲曰騵　騵馬四百二十八歲曰騜　騜馬四百二十九歲曰駰　駰馬四百三十歲曰騱　騱馬四百三十一歲曰騫　騫馬四百三十二歲曰駽　駽馬四百三十三歲曰騋　騋馬四百三十四歲曰駱　駱馬四百三十五歲曰駵　駵馬四百三十六歲曰駹　駹馬四百三十七歲曰駣　駣馬四百三十八歲曰騵　騵馬四百三十九歲曰騜　騜馬四百四十歲曰駰　駰馬四百四十一歲曰騱　騱馬四百四十二歲曰騫　騫馬四百四十三歲曰駽　駽馬四百四十四歲曰騋　騋馬四百四十五歲曰駱　駱馬四百四十六歲曰駵　駵馬四百四十七歲曰駹　駹馬四百四十八歲曰駣　駣馬四百四十九歲曰騵　騵馬四百五十歲曰騜　騜馬四百五十一歲曰駰　駰馬四百五十二歲曰騱　騱馬四百五十三歲曰騫　騫馬四百五十四歲曰駽　駽馬四百五十五歲曰騋　騋馬四百五十六歲曰駱　駱馬四百五十七歲曰駵　駵馬四百五十八歲曰駹　駹馬四百五十九歲曰駣　駣馬四百六十歲曰騵　騵馬四百六十一歲曰騜　騜馬四百六十二歲曰駰　駰馬四百六十三歲曰騱　騱馬四百六十四歲曰騫　騫馬四百六十五歲曰駽　駽馬四百六十六歲曰騋　騋馬四百六十七歲曰駱　駱馬四百六十八歲曰駵　駵馬四百六十九歲曰駹　駹馬四百七十歲曰駣　駣馬四百七十一歲曰騵　騵馬四百七十二歲曰騜　騜馬四百七十三歲曰駰　駰馬四百七十四歲曰騱　騱馬四百七十五歲曰騫　騫馬四百七十六歲曰駽　駽馬四百七十七歲曰騋　騋馬四百七十八歲曰駱　駱馬四百七十九歲曰駵　駵馬四百八十歲曰駹　駹馬四百八十一歲曰駣　駣馬四百八十二歲曰騵　騵馬四百八十三歲曰騜　騜馬四百八十四歲曰駰　駰馬四百八十五歲曰騱　騱馬四百八十六歲曰騫　騫馬四百八十七歲曰駽　駽馬四百八十八歲曰騋　騋馬四百八十九歲曰駱　駱馬四百九十歲曰駵　駵馬四百九十一歲曰駹　駹馬四百九十二歲曰駣　駣馬四百九十三歲曰騵　騵馬四百九十四歲曰騜　騜馬四百九十五歲曰駰　駰馬四百九十六歲曰騱　騱馬四百九十七歲曰騫　騫馬四百九十八歲曰駽　駽馬四百九十九歲曰騋　騋馬五百歲曰駱　駱馬五百一歲曰駵　駵馬五百二歲曰駹　駹馬五百三歲曰駣　駣馬五百四歲曰騵　騵馬五百五歲曰騜　騜馬五百六歲曰駰　駰馬五百七歲曰騱　騱馬五百八歲曰騫　騫馬五百九歲曰駽　駽馬五百十歲曰騋　騋馬五百十一歲曰駱　駱馬五百十二歲曰駵　駵馬五百十三歲曰駹　駹馬五百十四歲曰駣　駣馬五百十五歲曰騵　騵馬五百十六歲曰騜　騜馬五百十七歲曰駰　駰馬五百十八歲曰騱　騱馬五百十九歲曰騫　騫馬五百二十歲曰駽　駽馬五百二十一歲曰騋　騋馬五百二十二歲曰駱　駱馬五百二十三歲曰駵　駵馬五百二十四歲曰駹　駹馬五百二十五歲曰駣　駣馬五百二十六歲曰騵　騵馬五百二十七歲曰騜　騜馬五百二十八歲曰駰　駰馬五百二十九歲曰騱　騱馬五百三十歲曰騫　騫馬五百三十一歲曰駽　駽馬五百三十二歲曰騋　騋馬五百三十三歲曰駱　駱馬五百三十四歲曰駵　駵馬五百三十五歲曰駹　駹馬五百三十六歲曰駣　駣馬五百三十七歲曰騵　騵馬五百三十八歲曰騜　騜馬五百三十九歲曰駰　駰馬五百四十歲曰騱　騱馬五百四十一歲曰騫　騫馬五百四十二歲曰駽　駽馬五百四十三歲曰騋　騋馬五百四十四歲曰駱　駱馬五百四十五歲曰駵　駵馬五百四十六歲曰駹　駹馬五百四十七歲曰駣　駣馬五百四十八歲曰騵　騵馬五百四十九歲曰騜　騜馬五百五十歲曰駰　駰馬五百五十一歲曰騱　騱馬五百五十二歲曰騫　騫馬五百五十三歲曰駽　駽馬五百五十四歲曰騋　騋馬五百五十五歲曰駱　駱馬五百五十六歲曰駵　駵馬五百五十七歲曰駹　駹馬五百五十八歲曰駣　駣馬五百五十九歲曰騵　騵馬五百六十歲曰騜　騜馬五百六十一歲曰駰　駰馬五百六十二歲曰騱　騱馬五百六十三歲曰騫　騫馬五百六十四歲曰駽　駽馬五百六十五歲曰騋　騋馬五百六十六歲曰駱　駱馬五百六十七歲曰駵　駵馬五百六十八歲曰駹　駹馬五百六十九歲曰駣　駣馬五百七十歲曰騵　騵馬五百七十一歲曰騜　騜馬五百七十二歲曰駰　駰馬五百七十三歲曰騱　騱馬五百七十四歲曰騫　騫馬五百七十五歲曰駽　駽馬五百七十六歲曰騋　騋馬五百七十七歲曰駱　駱馬五百七十八歲曰駵　駵馬五百七十九歲曰駹　駹馬五百八十歲曰駣　駣馬五百八十一歲曰騵　騵馬五百八十二歲曰騜　騜馬五百八十三歲曰駰　駰馬五百八十四歲曰騱　騱馬五百八十五歲曰騫　騫馬五百八十六歲曰駽　駽馬五百八十七歲曰騋　騋馬五百八十八歲曰駱　駱馬五百八十九歲曰駵　駵馬五百九十歲曰駹　駹馬五百九十一歲曰駣　駣馬五百九十二歲曰騵　騵馬五百九十三歲曰騜　騜馬五百九十四歲曰駰　駰馬五百九十五歲曰騱　騱馬五百九十六歲曰騫　騫馬五百九十七歲曰駽　駽馬五百九十八歲曰騋　騋馬五百九十九歲曰駱　駱馬六百歲曰駵　駵馬六百一歲曰駹　駹馬六百二歲曰駣　駣馬六百三歲曰騵　騵馬六百四歲曰騜　騜馬六百五歲曰駰　駰馬六百六歲曰騱　騱馬六百七歲曰騫　騫馬六百八歲曰駽　駽馬六百九歲曰騋　騋馬六百十歲曰駱　駱馬六百十一歲曰駵　駵馬六百十二歲曰駹　駹馬六百十三歲曰駣　駣馬六百十四歲曰騵　騵馬六百十五歲曰騜　騜馬六百十六歲曰駰　駰馬六百十七歲曰騱　騱馬六百十八歲曰騫　騫馬六百十九歲曰駽　駽馬六百二十歲曰騋　騋馬六百二十一歲曰駱　駱馬六百二十二歲曰駵　駵馬六百二十三歲曰駹　駹馬六百二十四歲曰駣　駣馬六百二十五歲曰騵　騵馬六百二十六歲曰騜　騜馬六百二十七歲曰駰　駰馬六百二十八歲曰騱　騱馬六百二十九歲曰騫　騫馬六百三十歲曰駽　駽馬六百三十一歲曰騋　騋馬六百三十二歲曰駱　駱馬六百三十三歲曰駵　駵馬六百三十四歲曰駹　駹馬六百三十五歲曰駣　駣馬六百三十六歲曰騵　騵馬六百三十七歲曰騜　騜馬六百三十八歲曰駰　駰馬六百三十九歲曰騱　騱馬六百四十歲曰騫　騫馬六百四十一歲曰駽　駽馬六百四十二歲曰騋　騋馬六百四十三歲曰駱　駱馬六百四十四歲曰駵　駵馬六百四十五歲曰駹　駹馬六百四十六歲曰駣　駣馬六百四十七歲曰騵　騵馬六百四十八歲曰騜　騜馬六百四十九歲曰駰　駰馬六百五十歲曰騱　騱馬六百五十一歲曰騫　騫馬六百五十二歲曰駽　駽馬六百五十三歲曰騋　騋馬六百五十四歲曰駱　駱馬六百五十五歲曰駵　駵馬六百五十六歲曰駹　駹馬六百五十七歲曰駣　駣馬六百五十八歲曰騵　騵馬六百五十九歲曰騜　騜馬六百六十歲曰駰　駰馬六百六十一歲曰騱　騱馬六百六十二歲曰騫　騫馬六百六十三歲曰駽　駽馬六百六十四歲曰騋　騋馬六百六十五歲曰駱　駱馬六百六十六歲曰駵　駵馬六百六十七歲曰駹　駹馬六百六十八歲曰駣　駣馬六百六十九歲曰騵　騵馬六百七十歲曰騜　騜馬六百七十一歲曰駰　駰馬六百七十二歲曰騱　騱馬六百七十三歲曰騫　騫馬六百七十四歲曰駽　駽馬六百七十五歲曰騋　騋馬六百七十六歲曰駱　駱馬六百七十七歲曰駵　駵馬六百七十八歲曰駹　駹馬六百七十九歲曰駣　駣馬六百八十歲曰騵　騵馬六百八十一歲曰騜　騜馬六百八十二歲曰駰　駰馬六百八十三歲曰騱　騱馬六百八十四歲曰騫　騫馬六百八十五歲曰駽　駽馬六百八十六歲曰騋　騋馬六百八十七歲曰駱　駱馬六百八十八歲曰駵　駵馬六百八十九歲曰駹　駹馬六百九十歲曰駣　駣馬六百九十一歲曰騵　騵馬六百九十二歲曰騜　騜馬六百九十三歲曰駰　駰馬六百九十四歲曰騱　騱馬六百九十五歲曰騫　騫馬六百九十六歲曰駽　駽馬六百九十七歲曰騋　騋馬六百九十八歲曰駱　駱馬六百九十九歲曰駵　駵馬七百歲曰駹　駹馬七百一歲曰駣　駣馬七百二歲曰騵　騵馬七百三歲曰騜　騜馬七百四歲曰駰　駰馬七百五歲曰騱　騱馬七百六歲曰騫　騫馬七百七歲曰駽　駽馬七百八歲曰騋　騋馬七百九歲曰駱　駱馬七百十歲曰駵　駵馬七百十一歲曰駹　駹馬七百十二歲曰駣　駣馬七百十三歲曰騵　騵馬七百十四歲曰騜　騜馬七百十五歲曰駰　駰馬七百十六歲曰騱　騱馬七百十七歲曰騫　騫馬七百十八歲曰駽　駽馬七百十九歲曰騋　騋馬七百二十歲曰駱　駱馬七百二十一歲曰駵　駵馬七百二十二歲曰駹　駹馬七百二十三歲曰駣　駣馬七百二十四歲曰騵　騵馬七百二十五歲曰騜　騜馬七百二十六歲曰駰　駰馬七百二十七歲曰騱　騱馬七百二十八歲曰騫　騫馬七百二十九歲曰駽　駽馬七百三十歲曰騋　騋馬七百三十一歲曰駱　駱馬七百三十二歲曰駵　駵馬七百三十三歲曰駹　駹馬七百三十四歲曰駣　駣馬七百三十五歲曰騵　騵馬七百三十六歲曰騜　騜馬七百三十七歲曰駰　駰馬七百三十八歲曰騱　騱馬七百三十九歲曰騫　騫馬七百四十歲曰駽　駽馬七百四十一歲曰騋　騋馬七百四十二歲曰駱　駱馬七百四十三歲曰駵　駵馬七百四十四歲曰駹　駹馬七百四十五歲曰駣　駣馬七百四十六歲曰騵　騵馬七百四十七歲曰騜　騜馬七百四十八歲曰駰　駰馬七百四十九歲曰騱　騱馬七百五十歲曰騫　騫馬七百五十一歲曰駽　駽馬七百五十二歲曰騋　騋馬七百五十三歲曰駱　駱馬七百五十四歲曰駵　駵馬七百五十五歲曰駹　駹馬七百五十六歲曰駣　駣馬七百五十七歲曰騵　騵馬七百五十八歲曰騜　騜馬七百五十九歲曰駰　駰馬七百六十歲曰騱　騱馬七百六十一歲曰騫　騫馬七百六十二歲曰駽　駽馬七百六十三歲曰騋　騋馬七百六十四歲曰駱　駱馬七百六十五歲曰駵　駵馬七百六十六歲曰駹　駹馬七百六十七歲曰駣　駣馬七百六十八歲曰騵　騵馬七百六十九歲曰騜　騜馬七百七十歲曰駰　駰馬七百七十一歲曰騱　騱馬七百七十二歲曰騫　騫馬七百七十三歲曰駽　駽馬七百七十四歲曰騋　騋馬七百七十五歲曰駱　駱馬七百七十六歲曰駵　駵馬七百七十七歲曰駹　駹馬七百七十八歲曰駣　駣馬七百七十九歲曰騵　騵馬七百八十歲曰騜　騜馬七百八十一歲曰駰　駰馬七百八十二歲曰騱　騱馬七百八十三歲曰騫　騫馬七百八十四歲曰駽　駽馬七百八十五歲曰騋　騋馬七百八十六歲曰駱　駱馬七百八十七歲曰駵　駵馬七百八十八歲曰駹　駹馬七百八十九歲曰駣　駣馬七百九十歲曰騵　騵馬七百九十一歲曰騜　騜馬七百九十二歲曰駰　駰馬七百九十三歲曰騱　騱馬七百九十四歲曰騫　騫馬七百九十五歲曰駽　駽馬七百九十六歲曰騋　騋馬七百九十七歲曰駱　駱馬七百九十八歲曰駵　駵馬七百九十九歲曰駹　駹馬八百歲曰駣　駣馬八百一歲曰騵　騵馬八百二歲曰騜　騜馬八百三歲曰駰　駰馬八百四歲曰騱　騱馬八百五歲曰騫　騫馬八百六歲曰駽　駽馬八百七歲曰騋　騋馬八百八歲曰駱　駱馬八百九歲曰駵　駵馬八百十歲曰駹　駹馬八百十一歲曰駣　駣馬八百十二歲曰騵　騵馬八百十三歲曰騜　騜馬八百十四歲曰駰　駰馬八百十五歲曰騱　騱馬八百十六歲曰騫　騫馬八百十七歲曰駽　駽馬八百十八歲曰騋　騋馬八百十九歲曰駱　駱馬八百二十歲曰駵　駵馬八百二十一歲曰駹　駹馬八百二十二歲曰駣　駣馬八百二十三歲曰騵　騵馬八百二十四歲曰騜　騜馬八百二十五歲曰駰　駰馬八百二十六歲曰騱　騱馬八百二十七歲曰騫　騫馬八百二十八歲曰駽　駽馬八百二十九歲曰騋　騋馬八百三十歲曰駱　駱馬八百三十一歲曰駵　駵馬八百三十二歲曰駹　駹馬八百三十三歲曰駣　駣馬八百三十四歲曰騵　騵馬八百三十五歲曰騜　騜馬八百三十六歲曰駰　駰馬八百三十七歲曰騱　騱馬八百三十八歲曰騫　騫馬八百三十九歲曰駽　駽馬八百四十歲曰騋　騋馬八百四十一歲曰駱　駱馬八百四十二歲曰駵　駵馬八百四十三歲曰駹　駹馬八百四十四歲曰駣　駣馬八百四十五歲曰騵　騵馬八百四十六歲曰騜　騜馬八百四十七歲曰駰　駰馬八百四十八歲曰騱　騱馬八百四十九歲曰騫　騫馬八百五十歲曰駽　駽馬八百五十一歲曰騋　騋馬八百五十二歲曰駱　駱馬八百五十三歲曰駵　駵馬八百五十四歲曰駹　駹馬八百五十五歲曰駣　駣馬八百五十六歲曰騵　騵馬八百五十七歲曰騜　騜馬八百五十八歲曰駰　駰馬八百五十九歲曰騱　騱馬八百六十歲曰騫　騫馬八百六十一歲曰駽　駽馬八百六十二歲曰騋　騋馬八百六十三歲曰駱　駱馬八百六十四歲曰駵　駵馬八百六十五歲曰駹　駹馬八百六十六歲曰駣　駣馬八百六十七歲曰騵　騵馬八百六十八歲曰騜　騜馬八百六十九歲曰駰　駰馬八百七十歲曰騱　騱馬八百七十一歲曰騫　騫馬八百七十二歲曰駽　駽馬八百七十三歲曰騋　騋馬八百七十四歲曰駱　駱馬八百七十五歲曰駵　駵馬八百七十六歲曰駹　駹馬八百七十七歲曰駣　駣馬八百七十八歲曰騵　騵馬八百七十九歲曰騜　騜馬八百八十歲曰駰　駰馬八百八十一歲曰騱　騱馬八百八十二歲曰騫　騫馬八百八十三歲曰駽　駽馬八百八十四歲曰騋　騋馬八百八十五歲曰駱　駱馬八百八十六歲曰駵　駵馬八百八十七歲曰駹　駹馬八百八十八歲曰駣　駣馬八百八十九歲曰騵　騵馬八百九十歲曰騜　騜馬八百九十一歲曰駰　駰馬八百九十二歲曰騱　騱馬八百九十三歲曰騫　騫馬八百九十四歲曰駽　駽馬八百九十五歲曰騋　騋馬八百九十六歲曰駱　駱馬八百九十七歲曰駵　駵馬八百九十八歲曰駹　駹馬八百九十九歲曰駣　駣馬九百歲曰騵　騵馬九百一歲曰騜　騜馬九百二歲曰駰　駰馬九百三歲曰騱　騱馬九百四歲曰騫　騫馬九百五歲曰駽　駽馬九百六歲曰騋　騋馬九百七歲曰駱　駱馬九百八歲曰駵　駵馬九百九歲曰駹　駹馬九百十歲曰駣　駣馬九百十一歲曰騵　騵馬九百十二歲曰騜　騜馬九百十三歲曰駰　駰馬九百十四歲曰騱　騱馬九百十五歲曰騫　騫馬九百十六歲曰駽　駽馬九百十七歲曰騋　騋馬九百十八歲曰駱　駱馬九百十九歲曰駵　駵馬九百二十歲曰駹　駹馬九百二十一歲曰駣　駣馬九百二十二歲曰騵　騵馬九百二十三歲曰騜　騜馬九百二十四歲曰駰　駰馬九百二十五歲曰騱　騱馬九百二十六歲曰騫　騫馬九百二十七歲曰駽　駽馬九百二十八歲曰騋　騋馬九百二十九歲曰駱　駱馬九百三十歲曰駵　駵馬九百三十一歲曰駹　駹馬九百三十二歲曰駣　駣馬九百三十三歲曰騵　騵馬九百三十四歲曰騜　騜馬九百三十五歲曰駰　駰馬九百三十六歲曰騱　騱馬九百三十七歲曰騫　騫馬九百三十八歲曰駽　駽馬九百三十九歲曰騋　騋馬九百四十歲曰駱　駱馬九百四十一歲曰駵　駵馬九百四十二歲曰駹　駹馬九百四十三歲曰駣　駣馬九百四十四歲曰騵　騵馬九百四十五歲曰騜　騜馬九百四十六歲曰駰　駰馬九百四十七歲曰騱　騱馬九百四十八歲曰騫　騫馬九百四十九歲曰駽　駽馬九百五十歲曰騋　騋馬九百五十一歲曰駱　駱馬九百五十二歲曰駵　駵馬九百五十三歲曰駹　駹馬九百五十四歲曰駣　駣馬九百五十五歲曰騵　騵馬九百五十六歲曰騜　騜馬九百五十七歲曰駰　駰馬九百五十八歲曰騱　騱馬九百五十九歲曰騫　騫馬九百六十歲曰駽　駽馬九百六十一歲曰騋　騋馬九百六十二歲曰駱　駱馬九百六十三歲曰駵　駵馬九百六十四歲曰駹　駹馬九百六十五歲曰駣　駣馬九百六十六歲曰騵　騵馬九百六十七歲曰騜　騜馬九百六十八歲曰駰　駰馬九百六十九歲曰騱　騱馬九百七十歲曰騫　騫馬九百七十一歲曰駽　駽馬九百七十二歲曰騋　騋馬九百七十三歲曰駱　駱馬九百七十四歲曰駵　駵馬九百七十五歲曰駹　駹馬九百七十六歲曰

郡攜力涉反牛旄牛也髀膝尾閒皆有長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如水牛一名牝沈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牸方牛如駝駝能行又有犛牛論曰牛毋爲牸牛父爲牯原易曰蠶牝牛吉又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淮又曰童牛之牿元吉又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原又曰坤爲牛毛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湿濕詘而動其耳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饗食供膳羞牛軍事供犒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載牛三色本白中青也載牛掌直一牛原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祭廟之名武跡也祭天地之牛角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又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又曰天子以犧牛全色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求得即用繩所得牽也原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饗食供膳羞牛軍事供犒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載牛三色本白中青也載牛掌直一牛淮又曰童牛之牿元吉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湿濕詘而動其耳

女子着頭上爲小兒着頤下盛以五綵彙先齊宿無令人知也　五行傳曰牛畜之任重者屬思　論衡曰牡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責牛勿握角令不售恐觸人人不敢取　博物志曰蜀牛不施繮右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生解人語　元中記曰萬歲樹精爲青牛　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泝江百許里至苦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跡所絶莫能究焉　竺法真登廬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岸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嘗出水盤鎖此石上縣人張安釣於石上踔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惟得數尺遂致大富　葉異記曰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乃放之牛入水鎖亦隨去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　酉陽雜俎曰牛有黃者或吐弄之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毛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　嶺表錄異曰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轡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埤雅曰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温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察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也　廣雅曰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仇池筆記曰牛關尾入兩股間　造化權輿曰乾爲馬坤爲牛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蹄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

席上腐談曰牛順物順風而行則順　空同子曰牛主耕故柔　束晳近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駕蘭軒之疲牛連絙索以爲鞅結斷梗而爲鞦　李後村詩曰老牛粗了耕耘債嚼草坡頭臥夕陽　宋孔平仲禾熟詩曰老牛將犢入平田草深黃犢健　又曰疲牛臥斜日游詩曰烟浦聽呼牛　又曰歸牛自識家　又曰平野草深黃犢健　宋范成大詩曰繫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西碌碡邊　陸

原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世本曰胲作服牛（胲黃帝臣也能駕牛）

人始駕牛　原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

又曰少昊時

君焉用惴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牽犢而去　山海經曰穀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注始用牛犁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諸侯王七萃之士於丕衍鵷韓之人獻用牛三百於文山有獻牸牛二百牛能行沙中如橐駝　拾遺記曰周幽王時牛化爲虎　原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爲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琴操曰寧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繆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穆公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張温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奚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於是舉而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又曰齊桓公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有言曰韋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韋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猶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涉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曰或聘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綵繒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而刀亦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亦如新　蜀王本記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孟子齊宣王問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史記曰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氷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而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矛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

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關大極不當相助耶南面腰中
氷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傍有間氷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關大極不當相助耶南面腰中
正白者我緩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氷兒　漢書曰梁孝王北徼獻
牛者足出背上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爲青牛道士　湘
中記曰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漁人曰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容
不重困於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
方覺是金訶其神異乃蹶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洞冥記曰元封中大秦獻
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
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返不失其期此人乃齎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
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
到天河也　謝承後漢書曰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酉陽雜俎曰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
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爲銀明年世祖
封禪　風俗通曰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常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
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　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
青牛從河中出走踢帝人皆驚走大尉公時爲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
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着
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蹄橫者爲牛項搏者
爲牛足也　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魏略曰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至官乘牸牛歲餘牛生一犢
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曹嘉之晉
記曰羊祜子暨爲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湘相牛經曰白竇戚傳百里奚

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秘其書
太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干寶晉記曰南康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氷之下慚謝沖沖不受　晉書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嘗與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捷愷牛不能及乃密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本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偏轅則駛矣
因從之遂爭長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產與之初無慙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
罪延以母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又曰歸何早
也後又人立而行　晉書曰扶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也　渚宮故
事曰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
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隕如雨遂遍拜值沖醉不得啓遂殺之　幽
明錄曰桓靈寶在南郡居第時出詣殷荊州於鵲穴逢一老公驅青牛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駛疾
非常因自駕飲牛牛徑入水不出桓遣人覘守經日絕跡也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為長沙景王
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流淚銜草不食　幽明錄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
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嘗自乘輸運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
不肯行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南齊書曰齊明帝賜蕭頴胄以常所乘白犗牛　東
弘景梁人隱身不仕武帝屢聘之弘景乃畫兩牛以獻一牛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杖驅之帝笑
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三國典略曰梁出師拒侯景卻陵王綸次鍾離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
廐牴殺綸所乘駿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後魏書曰魏道武謂尚書崔元伯
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黠每來擾掠駕犂牛奔逐驅犍牛隨之犂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
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
尉京師晝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劉子元乘馬議曰魏晉以降訖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
朝野僉載曰洛州杜元有牛一頭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歲

日果失之　武后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皆賀侍御史王求禮駁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畏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愀然　孔帖曰長安中宗晉卿家牛生犢五足　唐末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有富人劉訓者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詩話曰李家明滑稽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鍾山見牛臥樹陰下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句曰曾遭竇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　宋仁宗慶曆中貝州卒王則叛八年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討之彥博穿地道入城賊縱火牛槍中牛鼻牛還攻賊賊大潰敗火牛一也田單用之而勝王則用之而敗　詩話曰陳仲舉賢良愿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稅豢兩黃犢時與劉凝之遊廬山凝之掛冠隱居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物從吾好李伯時因畫爲圖新安人竹州先生吳恭父微亦題古風云汗血聲利場舉世循一軌風霜老蒼髯松路石齒齒牛瘦僕夫疲累累山谷裹兩翁非病狂顧獨不取彼牛背有佳處未可語俗子　燕閒常談曰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户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督責甚急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賄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清波雜志曰政和丁酉真州村民家羣犬爭一牛脛骨相噬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不去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象衣紋瓔珞相貌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取而藏之又曰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者往往於刲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是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夷堅志曰建昌控鶴鄉有汝嶺絶高民居嶺西者言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乙亥冬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虎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拒越衆莫敢逼奮刀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昇還屠剥之視其肉虎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虎而震懼至是云　遼史禮志曰皇帝親征刑青牛白馬以祭天　元史曰婦人製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騣牛徇部中　又曰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悶仆昏絶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世史正綱曰北人呼牛爲不花元世祖賜楊漢英名曰賽因不花賽因好也不花牛也

名柏爲侍儀舍人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曰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

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

牛三

文角 花蹄臧彦駁牛賦曰乃有超羣獨出駢毛文角鮮蹄蚺曲之爰有黑牛白角也 洞冥記曰元封三年大秦國獻花蹄牛一牋志 干寶搜神記曰晉太興元年武陵太守王諒牛生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者也 厭白 乘青 郭璞洞林記曰厭之求之不得惟羊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爲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運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關令尹喜先勃門吏曰若有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令來矣我見聖人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令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東夷占骨** 西河畜牸 陽方五經鉤沉 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勃門吏曰若有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令來矣我見聖人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之南十年之間子息萬計貲擬王公 宜稌 資稼 周禮食醫牛宜稌注云牛者稼豬之資 易羊於狩氏之南十年之間子息萬計貲擬王公 谷量 石刻 史記曰烏氏倮用谷量牛馬又後鏡書曰婁提僕數千牛馬以谷量 下詳牛二蜀王本紀 執靮 賣鐘 禮凡獻牛者執靮下詳牛二孟子 **飲羨水** 書曰武王尅紂放牛於桃林之野 巢父飲牛於潁水 **放桃林** **飲潁水** 常瑩踦角王武子與射賭得趣左右探心作炙一啖千人以翁以鬼神事武帝帝以爲文成將軍後寵衰乃爲書帛以飯牛伴不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甚怪天子疑識其手書問之果然僞書乃誅之 下詳牛二莊子 **啄禍福** 世說曰劉景升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決 司馬遷曰僕伏法受誅若九牛而亡一毛 **祈鬼神** 漢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決 司馬遷曰僕伏法受誅若九牛而亡一毛 **乘將相** 周禮求牛所鬼初蔣福之牛也初蔣相或乘牛車 下詳牛二蜀王本紀 **貴戚** 晉張茂辟爲掾官老牛數十頭將賣之茂曰殺牛與之不任耕駕是無用物也 **見月喘** 吳牛見月而喘 下詳馬 **因風逸** **飯肥** **賣老**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百里奚之家不畜牛羊 **知傷** 漢吳牛有禁買者不得屠齒力疾老又主也 孟獻子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不畜** 傳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知傷 **莫尸** 漢書丙吉字少卿爲永相見人逐牛喘吐氣問牛行幾里人或怪之吉曰春少陽用事未可熱恐牛行近困暑故喘此候氣失節宰相當憂而知傷人利不可常然乃止 **問喘** 晨筋角而知物利不可常然乃止 **牧藪澤** 周禮牽旁餘外養之千 **設楹衡** 衡置其楹供其水藁注楹衡所以持牛令不得自由 **服廂** 牛馬同阜詩曉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踐葦** **犯禾** 詩瞻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郊免** 易與鄰殺牛祭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禮郊特牲以犧牛用幣於郊牛必在滌三月而後卜郊卜不從乃免牲牛亦然 **啗盜** **宴豪** 晉書曰劉毅字仲雅少遊庵中與豪帥相結以食牛餘頭送遺之豪帥有從之者卓殺耕牛與宴樂豪感其意皆還所盜牛及所有 **殺塚間** **韋轅外** 周訪字士達嫡人盜訪牛殺於塚間訪後耕於塚間訪身得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口傷** 文子角美者身必死宣公二年郊牛口傷 **左角美** 同阜

犯沖苗沖乃搶劉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用革 有皮易曰鞏用黃牛之革注鞏固也言皮堅勒不變也 左傳牛則有皮

遊表喬江賦昔有人釣於牛渚得金鎖引而拾之 下詳牛二莊子庖丁事 謝拯溺 供積膳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放原藪 牽涼處顏回曰放牛於原藪者寧牽着涼處飲食過其主主乃大慚如犯於嚴刑也 魏志管寧字幼安鄰有牛犯寧禾 秋宜 夜鳴 膳膏腥秋宜犢周官曰牛

夜鳴則庶也羊幽反 諸侯不殺 太守欲市 禮諸侯無故不殺牛 謝承後漢書曰朱暉爲都亭長暉不與及兄卒贈送其子曰阮君生時不欲以污君況嘗欲市暉牛乎 生白犢 服紺轅 上詳列子 肇牽 始駕 掌牽牛車 始駕謂服廂也 遊牝 通淫 月令云遊牝於牧通淫合牝牡也 服

習馴擾 擾順也 握角合禮 騂毛中牲 或寢或訛 不狾不猶 有牧 不蠢 馬有牛有牧 不疾癘 蠢注蠢癘也言獲牲

增 土畜 大物 埤雅曰牛土畜也土緩而和故易坤爲牛曰牛大物也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物字從牛 說文 鼻聽 乳僨 埤雅曰牛鼻聽也乳僨也

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爲戒 宣驗記曰天竺僧養一牸牛曰我前生爲奴偷法食今日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得也 得絹 啖衾 朝野僉載曰廬帝師北史曰蕭儼南唐時爲員外郎時民曝衣失衾指鄰牛一赤犢子

一人乞乳牛曰得乳三升有前後生五犢得絹一百疋及謝轉得萬疋時號金犢子 遊牧 通淫 月令云遊牝於牧通淫合牝牡也 服

前後生五犢得絹一百疋及謝轉得萬疋時號金犢子 遊牧 通淫 月令云遊牝於牧通淫合牝牡也 服

盜之鄰縣楚掠鄰自誣服儼雪枉到郡晴天忽雨雷擊失主一牛儼令剖牛腹衾乃牛喉之爲牛所觸 握角合禮 騂毛中牲 或寢或訛 不狾不猶 有牧 不蠢 馬有牛有牧 不疾癘 蠢注蠢癘也言獲牲

一人乞乳牛曰得乳三升有 握角合禮 騂毛中牲 或寢或訛 不狾不猶 有牧 不蠢 馬有牛有牧 不疾癘 蠢注蠢癘也言獲牲

前後生五犢得絹一百疋及謝轉得萬疋時號金犢子 遊牧 通淫 月令云遊牝於牧通淫合牝牡也 服

盜之鄰縣楚掠鄰自誣服儼雪枉到郡晴天忽雨雷擊失主一牛儼令剖牛腹衾乃牛喉之爲牛所觸 握角合禮 騂毛中牲 或寢或訛 不狾不猶 有牧 不蠢 馬有牛有牧 不疾癘 蠢注蠢癘也言獲牲

苦牛火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抱朴子曰黃帝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足 灌蛇 耦犁 偏轅 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耦耕犁二牛三人民或效之 逐兔 酉陽雜俎曰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獵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苦牛火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抱朴子曰黃帝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足 灌蛇 耦犁 偏轅 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耦耕犁二牛三人民或效之 逐兔 酉陽雜俎曰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獵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苦牛火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抱朴子曰黃帝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足 灌蛇 耦犁 偏轅 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耦耕犁二牛三人民或效之 逐兔 酉陽雜俎曰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獵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焦氏易林曰教牛逐兔所驅下詳廣志 折角 駢蹄 南齊書曰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人爭財顯達牛當世快牛驕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陵謂之角乘 清異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焦氏易林曰教牛逐兔所驅下詳廣志 折角 駢蹄 南齊書曰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人爭財顯達牛當世快牛驕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陵謂之角乘 清異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焦氏易林曰教牛逐兔所驅下詳廣志 折角 駢蹄 南齊書曰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人爭財顯達牛當世快牛驕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陵謂之角乘 清異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十圍 六尺 論衡曰十圍之牛爲牧監所驅下詳廣志 六角 京房易傳曰與縣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角 五足 述異記曰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出圍 抱朴子曰牛結陣以却虎

十圍 六尺 論衡曰十圍之牛爲牧監所驅下詳廣志 六角 京房易傳曰與縣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角 五足 述異記曰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出圍 抱朴子曰牛結陣以却虎

十圍 六尺 論衡曰十圍之牛爲牧監所驅下詳廣志 六角 京房易傳曰與縣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角 五足 述異記曰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出圍 抱朴子曰牛結陣以却虎

執鼠 閭夔 莊子曰聖牛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又曰聲氏之牛夜亡而遇蜚蠊而不善于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我以一足踔而行蹩躠於我以一足於子矣 善觸 易韋 山堂肆考曰牛之觸噬善觸又曰口方易觸與廣易韋 割肉斷尾 元中記曰越巂其尾 倒石載

執鼠 閭夔 莊子曰聖牛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又曰聲氏之牛夜亡而遇蜚蠊而不善于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我以一足踔而行蹩躠於我以一足於子矣 善觸 易韋 山堂肆考曰牛之觸噬善觸又曰口方易觸與廣易韋 割肉斷尾 元中記曰越巂其尾 倒石載

執鼠 閭夔 莊子曰聖牛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又曰聲氏之牛夜亡而遇蜚蠊而不善于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我以一足踔而行蹩躠於我以一足於子矣 善觸 易韋 山堂肆考曰牛之觸噬善觸又曰口方易觸與廣易韋 割肉斷尾 元中記曰越巂其尾 倒石載

沙漠 李絳時盛興安國佛祠吐突承璀請紀聖德絳請罷朱泚遣撤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來斬拜右丞相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痛亦愈又博物志曰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 聾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圍以爲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鬻國有牛聾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圍以爲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痛亦愈又博物志曰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 聾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圍以爲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鬻國有牛聾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圍以爲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痛亦愈又博物志曰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 聾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圍以爲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鬻國有牛聾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圍以爲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驅其名稱曰格餌 善觸 易韋 山堂肆考曰牛之觸噬善觸又曰口方易觸與廣易韋 割肉斷尾 元中記曰越巂其尾 倒石載

錄曰天成長興中以牛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驅其名稱曰格餌 善觸 易韋 山堂肆考曰牛之觸噬善觸又曰口方易觸與廣易韋 割肉斷尾 元中記曰越巂其尾 倒石載

錄曰天成長興中以牛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驅其名稱曰格餌 善觸 易韋 山堂肆考曰牛之觸噬善觸又曰口方易觸與廣易韋 割肉斷尾 元中記曰越巂其尾 倒石載

黑雲白臭而皆集陳舍人薛宣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 角乘 格餌 海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清異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 角乘 格餌 海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清異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黑雲白臭而皆集陳舍人薛宣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 角乘 格餌 海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清異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 角乘 格餌 海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清異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拾遺記曰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 拾遺記曰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

拾遺記曰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 拾遺記曰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

恐怕泥塗汚馬蹄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牛丞相便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何妨

禁屠　和市孔帖曰韓滉以臟非牛酒不嘗結禁屠牛以絕其謀又曰張孔珪會詔市河南河北牛上書曰今河南河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地境圖曰齊氣之見為牛雲氣占曰趙雲如牛風俗通曰乍壯小犢石生角十束嵩風露夜至死不曲

毛垂地　角抵牆元張憲潮京雜詠曰車如流水毛垂地　角觸曰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牆成八字

蹊田奪飲　江上詳牛二左傳華陽國志曰牛為之竭　江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

臥水當風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嘗臥水中

背畫字　唐書曰李密聞包愷在綿山往從之愷牛數十頭一手執書讀之　唐陸羽幼時其師使牧牛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

石幽明錄　曰讒軍卿哪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載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隔爾數輿三人同載還府此牛累死南越志曰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必死華陽國志曰僰道有長老不堪復苦載載二人尚可過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角長二丈堪為酒器

大千以童男女三千人牽之既而入船俱墜於潭後之附　船者聞有驍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今名越王潭

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孔帖曰實建德宮牛口谷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果敗

布裹角豆入口　列子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白在其頭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豆入牛口勢不得久果敗

變白　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較然惟頭不變

塗鹽　唐韋詢嘉話錄云蔡州將破有水牛致遠毛角筋骨可愛我州無此牛淘天下之美俊也其婦視牛則擣擣然汗流若沃水其翁染取藍花塗之纔盡花纔盡而翁復舉前所報大怒呼牛主問其牛已死矣

載二人大千　文苑英華云有一牛甚快常乘之載二人尚可過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角容一石

角挂書　唐鄭寧州俗為資聘上詳左傳志曰婚不分貧富論牛為資聘

額有萬字　魏書云元魏桓帝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犢子舉黃牧　晉代為謝表云萬為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

角上為字　載二人大千

塗藍　唐韋詢嘉話錄云蔡州將破有水牛

角抵牆　元張憲潮京雜詠曰車如流水毛垂地　角觸曰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牆成八

角挂書　唐鄭寧州俗為資聘上詳左傳志曰婚不分貧富論牛為資聘

臥水當風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嘗臥水中

禁屠　和市孔帖曰韓滉以臟非牛酒不嘗結禁屠牛以絕其謀又曰張孔珪會詔市河南河北牛上書曰今河南河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地境圖曰齊氣之見為牛雲氣占曰趙雲如牛

臥水當風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嘗臥水中

角抵牆　元張憲潮京雜詠曰車如流水毛垂地　角觸曰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牆成八

角挂書　唐鄭寧州俗為資聘上詳左傳志曰婚不分貧富論牛為資聘

頭白身黑　廣志曰龐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皮溫常處溟濱也　襄宇記曰九真有獦牛形如牛而大頭白身黑角長二丈堪為酒器

骨如覆斗　角若擔矛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駝案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其行百里　參林異物志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護衛其犢與虎鬬

叩角引鼻　上詳琴操　呂氏春秋曰使烏獲從後曳牛之尾牛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行牛一廣志曰行千里

筋如小竹　蹄若蓮花　志怪曰荀暐為兗州鎮去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覺便達暐以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以荅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覺便達暐以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

筋如小竹　蹄若蓮花　志怪曰荀暐為兗州鎮去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覺便達暐以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

肉美皮溫　骨如覆斗　角若擔矛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駝案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其行百里　參林異物志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護衛其犢與虎鬬

頭白身黑　廣志曰龐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皮溫常處溟濱也　襄宇記曰九真有獦牛形如牛而大頭白身黑角長二丈堪為酒器

叩角引鼻　上詳琴操　呂氏春秋曰使烏獲從後曳牛之尾牛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行牛一廣志曰行千里

筋如小竹　蹄若蓮花　志怪曰荀暐為兗州鎮去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覺便達暐以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

肉美皮溫　骨如覆斗　角若擔矛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駝案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其行百里　參林異物志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護衛其犢與虎鬬

青麻為鞅　錦纓　周四海矣

繫角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鞚斷詔以青麻代之 耕桑偶記曰青春閭邁春耕則飼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縷繫於角上 三歲犢 千金犗 北史曰道武時宮人答曰故是千金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鹽辟之好以戲王也 斷芻置門 求草令飲 令文折頸 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鄰家牛數入田食其禾號不可逐乃斷芻多着牛主驚覺於是不敢復侵威田 宋書曰江湛爲吏部尚書性廉儉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乘經酒 辛謙持角 孔帖曰宋令文有力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攖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并踐謙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世說曰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犗特有鹽辟之好以戲王也 斷芻置門 求草令飲 令文折頸 乘經酒

辛謙持角 孔帖曰宋令文有力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攖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并踐謙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世說曰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犗特有鹽辟之好以戲王也 斷芻置門 求草令飲 令文折頸 乘經酒

隸 卜在帽筒 孔帖曰王績乘牛經酒肆或留數日 芝田錄曰賈耽精於術數有一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往探不見脩有檠牛乃護盜牛者

牛四

賣劒買犢 漢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守人多帶刀劒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而佩犢乎 賣豬買車 晉食貨志曰魏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尹人無牛車并養豬殷賣賣以買牛一車教閭月取材作車并賣豬以買牛 賣鹽買馬 魏志云衛覬字伯儒請置使監賣鹽以通遠近異記曰洞庭山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化爲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名金牛穴 武昌郡記曰武昌北團故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躍出蹏蹏尚在 錢唐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者神化莫測遷之 金牛 述

鬬食公家要餘蓄公私雖相須置汝誰取足奈何過堰客行舟動千斛挽牽亦諉汝不語對以腹物生愧無用懷安或非福於人儻有益厘身豈云酷君看廟前牲被繡飽芻穀觫悲轂觫　張耒牧牛兒詩曰牧牛兒遠陂牧牛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目田野平烏犍礪角逐草行老牸臥噍飢不鳴犢兒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飼出門先上岡頭望日斜風雨溼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牛風日薄近村放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陸游買牛詩曰老子傾囊得萬錢石帆上下買烏犍牧童避雨歸來晚一笛春風草滿川

賦　宋孔寧子麡牛賦曰惟茲獸之攸生亦棲遲而憑阻遁綿野於岷隅挹清源於庸渚奔逸躅而倫軫載貴首而乳羝之髮鬣戾狼情而首鼠邁羔羊之如膏伴蜉蝣之楚楚既作表於禮樂又爲容於軍旅奉藩岳之休明被戎荒而既序班賜賂而來庭超邛蒟乃豪宗戚裔公侯王后乘輕軿御肥貉蟬耀首翟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牸擢足於雙島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媸妍其好醜遂慕駿駃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兔價齊驥騄爲物魁形巨首毛角疎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腔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歷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肯尻莫保

贊　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辜和鞅不入裴鞦狡力難京肆怒橫行朗陵塋角介葛占聲遁仙託稱妖寃憑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膝嬰進匏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畜

表　魏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決滌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啓　梁元帝謝東宮賚蒸栗牛啓曰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騂角未奇瑩踦非貴　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每垂奬餚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敝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又謝豫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相應蓋曳流水而生

光鑒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輸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既獲坐馳之致馴豢廣庭方念載憂之晶

晉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生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雜文宋蘇軾書柳子厚牛賦後曰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州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飢渴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鳴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

司馬光宽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犂而臥乳虎齧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具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

羊一

說文曰羊祥也一作詳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　埤雅曰羝牡羊也牡羊之字以形然後能抵突故也　爾雅曰麋大羊音靡似羊而大角出西方羊牡羬羬黑脰羖白脰羊名羬羊黃腹未成羊羝音氐詩云羖羊牝羊也羝音低其角然後能抵突故從抵省音從抵省字從羊　又曰羊祥也　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　埤雅曰羝牡羊也羝音低其角

百斤精如羊者　元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又百年而紅又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博物志曰胡蔥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蔥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又曰蛟羊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　卞彬禽獸淺錄曰羊性淫而很　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　酉陽雜俎曰濮固羊大而美　瀛海勝覽曰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綿羊重七八十斤其尾闊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闊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拖地後半皆剪淨頗似縣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鐵牌好鬬好事者養之賭博爲戲　又曰阿丹國縣羊白毛無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犬尾大如盤　陶穀清異錄曰馮翊產羊名白沙龍膏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馮翊白沙龍爲第一　膳夫錄曰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羶白而有角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產者百餘斤　格物論曰羊有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南人所罕見　夷堅志曰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以艾灼羊髀骨謂之死跋焦又有先兜粟以食羊羊食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　武珪燕北雜記曰契丹行軍不擇日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羊二

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遺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峨嵋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毛詩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屬王時牧人廢宣王復之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奔入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

餘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孫卿子曰仲尼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劉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也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殺羊視肝即土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又曰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噫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何爲亡之所以返也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云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爲人牧羊項梁立爲懷王　史記曰卜式者河南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以羊酒　埤雅廣要曰沛公始爲亭長夢逐一羊拔角尾皆落辨者曰羊去角尾乃王也　金樓子曰修羊公於華山陰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語未訖於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史記曰卜式者河南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蹻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張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緱氏令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搜神記曰宣帝

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瘠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因以號之　神仙傳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棟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又曰衞玠少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人觀之咸曰誰家辟人於是名聞州黨遂號曰辟人　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多內寵莫知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幽明錄曰洛下有一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甫閣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宮館金寶爲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飢長人指中庭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嗽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及求住荅曰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搜神記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吾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倦因相擔問鬼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徑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架裝下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南史

曰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密令左右以鹽汁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能

徇況於人乎　宋陶穀清異錄曰天后好食冷修羊賜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孔帖曰王

君奠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識其且敗因上獻州翻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圖而不解立有死

者所賴皇仁並茂量力取歡焉　宣室志曰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公災

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

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

如師之說耶後句餘鎮武節度使朱璧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

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

戶竟歿於荒裔　唐五行志曰僖宗乾符中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瞞地如羣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

餘不滅或以為雨工也占曰當旱　靈異傳曰柳毅遇洞庭女牧羊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

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與羊

無異焉　南唐書曰黃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取肆業之士多從之諸生釀會市羊以備餼載夢一羊

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己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聯隨潭俾夏中

正為作羊犬仙序以記其事　清波雜志曰宰相張齊賢布衣時嘗遊嵩嶽醉臥巨石夢人驅羊於前曰此張

相公食料羊也既責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噉世無比者此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當食萬羊之兆符合　魏

泰記曰宋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

闇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不忍一夕之

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王鞏甲申雜記曰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及羔兒

肉宣仁慽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餒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夭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為膳

山房隨筆曰宰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宰不納二公云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

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遼史禮志曰柴冊儀有司讀冊訖宰相北南苑大王請部帥進赭白羊各一羣　又曰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　輟耕錄曰元朝凡帝即位必先受佛戒至元帝初入戒壇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爲供因問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有用人心肝者有諸荅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荅　又曰每日進膳例用五羊自帝即位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爲數多矣　埤雅廣要曰永樂初設科取士盧陵錢舉發解南省皆首冠及將廷試忽夢頭生羊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傍一人曰非也羊角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拆殿牓臚傳狀元果解揩也

羊三

觸藩　跪乳　上詳羊一禮記　詩羊一婚禮謁文　下　土怪　嶽精　上詳羊二家語　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雞西嶽之精　柔毛　貢首　上詳羊一禮記　詩曰祥羊貢首三星在罰鄭康成注曰祥羊牝曰祥貢大也　叱石　瞰珠　上詳羊二神仙傳　下詳羊二幽明錄　丹毛　白血　續異記曰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聞有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曜滿室疑爲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牀下有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曜滿室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　五羖　六飛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號亡虞乃解之爲數多矣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羖羊之皮公孫枝得獻諸繆公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重十斤　高三尺　郭義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居　春秋說題詞曰羊者詳也詳以改也合三爲生以天齊改三百四歲爲一歲神出淮駕六飛　五色　四角　沈懷遠南越志曰舟陀之時有五色羊以爲瑞因圖之府廳　周成王時人獻四角羊　千足　五皮　食貨志羊千足其人與千戶侯等　下百里奚事　童羊　養士也故羊高三尺　五羖　記黙希反上聲皆陞下故等奇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　將　千足　五皮　食貨志羊千足其人與千戶侯等　下百里奚事　童羊　記黙希反上聲皆陞下故等奇乃令諸將將此屬無異驅羊攻虎　史記索隱曰今諸將將此屬無異驅羊攻虎　攻虎　將狼　漢書鄭崇傳如使豺狼逐羣羊無異驅羊攻虎　史記索隱曰今諸將將此屬無異驅羊攻虎　殺肥羜　詩御出童羖注殺羊不童也無角曰童殺之必無之物　詩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注云羜未成羊　割尾　捋鬚　西域志云割尾更生又宋膾異物志曰月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尋生如故　詩爾羊來思　又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咱毳　下見羊二幽明錄　來思　絜爾　坐皮　上蘇武事　下楊茂事　割尾　捋鬚　西域志云割尾更生又宋膾異物志曰月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尋生如故　詩爾羊來思　又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咱毳　下見羊二幽明錄　士刲　子證　易士刲羊無血　下詳羊二論語　亡岐　喪易　上詳羊二晉書　下詳羊一元中記　竹葉引　樹精化　上詳羊二晉書　下詳羊一元中記　毛裹雪　角觸藩　蘇武飢窮以羊毛裹雪而吞之　下　獻子執　鄭伯牽　魯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雁魯公尚羔魯以前同贄始知執羔之貴　下詳羊二左傳

見羊一
易經 詳羊二
論語
五羊衛穀至其庭
因以五羊名其地
一羣 荷蓑 刻木 荷蓑牧羊 詳羊二 列仙傳
下來 畢升 請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又麾之意 九牧 千走 十羊九牧 一狼走千羊
以肱畢來既升注言馴擾從人
詳羊二 下詳羊一
火畜 金精 周禮注曰羊火畜黍宜黍也 下詳羊一 畜擾 通淦 周禮畜事敎 下同 宜黍 衙穀 周禮凡會膳食羊宜黍
大羊解郡守不清其政而待龍貸雨是徵乘樓適海豢羊望翼何可冀乎 大食勿助離國產胡羊高
餘斤再繾合仍生不取則脹死又莊浪有
十餘斤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
脂 盛均大羊解郡守不清其政而待龍貸雨是徵乘樓適海豢羊望翼何可冀乎 大食勿助離國產胡羊高
三尺餘斤再繾合仍生不取則脹死又莊浪有
久復 滿腹 懸頭 燒尾 新言曰初年懸羊頭碟雞頭以求富羊能齧草雞啄五穀故懸二
曰凡新羊入羣爲諸羊所觸不見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
食仙茅 飲苦泉 桂海獸志曰廣西
英州多仙茅其羊
對角 翦毛 雜詠云皮臺
對 置羊牧譜曰馮翊朝邑縣許原
寰宇記曰苦泉羊洛水漿
骨鎔鐵 脂柔銀 類物
盤筵
重 八九兩黑質而白文以爲帶跨其用亂犀 化狼 乳
帝威茂州形
蜀
又曰類羊似吳羊而大角角
尾羊 易牧 宜驅 韓子曰千
頭羊性善羣故千文羊爲羣每成羣則以一雄爲主率羣聽之
是也北人謂之羊頭
二首 九尾 北史隨漢王諒之
背以爲諒之
三年而獄不決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
繫轅 補牢 隱淳
詳羊二 樓神記
遂致敗 韓偓 金鑾密記曰上轄御前羊肉一盤
中里懼之詞
各有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變狼
張說奏有羊乳麋表見後
借書投 索帖換 唐餘錄
宋類苑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嗜養羊
凡借書者先投束脩羊
帖於殿帥姚麟處換羊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
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相公食 學士羹 故事 中朝
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誌之自
清異錄曰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愈
竇廟 告朔 羣廟用羊 下

之勤令頻食羊眼儻遂終身服之其家名雙羹羹世人有呼爲學士羹者

格虎 負魚

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碧落洞 金華山 清波雜志曰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澗水體白如乳 李白詩曰金華牧羊兒乃是紫

煙客 桂角 斷臍

連地割之絕則死惟人著甲走馬驗之其羔驚鳴而臍絕因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爲羣

出淵

舊唐書曰拂林國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

種土

武元封三年有白羊出此淵畜牧者檮祀之初出

粘點芳草

土種之也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潮水間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駕以木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有種

無睛能視 有角不用

易曰睽目 下詳羊一春秋繁露

踢破菜園

雲仙散錄曰午橋莊小兒柏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踢破菜園矣

賜八百蹄 具三十物

孔帖曰回紇達于既行日賜羊八百蹄 詩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秋陰之氣 未位之神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丑未之位羊色白雖雜毛而泊宅編曰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注羊無睛而能視死不瞑目 下詳羊一春秋繁露

給膳 謀羞

埤雅曰徐鉉云羊主給膳以瘦爲病故珍而藏從羊謀羞符子曰曾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忌之亦與羊謀羞其羞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今君欲以孔子而弱者入山時人謂之殺氣故草木經羊歡之餘必頹敗故來取汝若輟食則可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上峭山 臨海岸

涼州異物志曰有小羊稱若斥峭山如鮮上下如跌西舍利凡曲見二羊鬬海岸強者則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

喜鹽 畏露

東齊記事曰牧羊惟遠水爲善日一飲緩驅行勿使之不勞人收停息春夏早收秋冬晚埤雅曰羊性畏露

速視 長生

漢書注曰鄭康成謂羊畜之遠視者故史記家語孔子謂文王眼如望羊百官志尺羊至尚食進蔬食擇所殺羊焉萬壽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往其內病如狂倏與羊同食家人逐之者方至審言已化

鬼化 人變

上詳羊二搜神記潇湘録曰大羊於衆中不能辨認又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羊乃自語爲一大羊於衆中不能辨認又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爲羊忧樂人何以比遂將歸飼養以終天年

羊四

不畜 不殺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孟春食麥與羊 孟春食麥與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

死肆

鄭伯有死于羊肆

反肆

高士傳曰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返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

或寢或訛

羔開冰 仲春獻羔開冰

大官羊

黃庭堅詩

或說 或烹

倶詩經

過廳羊

青州雜記曰熊翻每會客酒至半旋殺羊令客自割隨所好流過廳羊者綠線繫定記號羣蒸臠自認取以竹刀切食號

青羊

尹喜內傳老子與別青羊之肆

淫羊

博物志曰陰乔山有淫羊一日百徧腸不可食但著牀席間已自驚人

野

北方有紅羊

羊頷表鈐異曰昔有人自青杜泛海歸鬧爲惡風所飄至一島忽見羣羊人向
舉此詩以問北使時立愛立愛不驚避初疑人所牧放而絕無人迹乃知生
云黃羊野物可儭取食之不擒 花羊 桂海獸志曰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
之嚇羊周頭高夸如黃牛又一種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嚇羊 王會副所貢諸物其有
皆國名嚇羊四角 玉羊 九國志曰吳越錢元瓘先是有胡僧以玉羊一 黃羊 杜甫詩黃
異者周頭之燁若高夸 獻於鏐曰得此當生責于元瓘果以丁未歲生 羊飫不獲注

羊五

詩唐李嶠詠羊詩曰絕飲懲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玉含星動晨氈映雪開莫言鴻
漸力長牧上林隈 宋黃魯直戲荅張祕監餽羊詩曰細肋胡羊臥苑沙長春宮使蹋霜靶蕨黎苗盡初蕃息首着
留與兒童駕小車 梅堯臣江鄰幾寄羊靶詩曰細肋柔毛飽臥沙煩公遣騎送寒家忍令無罪充庖宰
盤空莫歎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快無涯磨刀爲削朝霞片時引清杯興更嘉 文天祥詠羊詩曰長
頷主簿有佳名賴首柔毛似雪明牽引駕車如衛玠指揮驅石若羊公遺黎盡有回春意天地中間一脈存
載匈奴多牧養堅持苦節漢蘇卿

未唐張說爲留守奏羊乳糜表曰狎擾因依動息隨戀如從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 又進鬬
羊表曰遠生越鳥蓄情剛戾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如蒙效奇靈固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氣前鄭踢以奮擊跃如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驚很鬬而擊節冀
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

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晉杜預奏事曰臣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試求之得一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野獸中所希
有

宋梅堯臣建羊詩序曰予晨過北郭見羣羊有靴處前其首昂然而偉腯其角拱然而聳其毛茸然而長
自膊至腕皴皴與纓胡相若其羣很逐而擁趨如奉焉及其宰也祗存而羣死之子歸作詩示諸友云

狗一

爾雅曰犬生三狊宗二師一獶旂未成毫狗子未生毳毛長嚎獫力儉鼸短喙獨歌獝嘵詩載獫獨驗獝嘵絕有力狣多林反狼狗也

狗四尺爲獒　說文曰狡犬多毛也獨虛謁反短喙犬也獫胡斬反犬吠不止也獒犬之知人心可使也狎言狂反犬也狄赤犬也　禮又曰狸音罷短腳狗也狡小狗也　又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狗叩也叩氣以守也　禮又曰守犬爲獷扶本反　隴西以犬爲獵酋猱乃容反　獾乃更反皆多毛犬也獍乃校反　獌居例反　貂尾犬也　易

天篆文曰守犬爲獷　周官曰犬赤股而躁臊　呂忱字林曰獹韓良犬也猛鵲宋良犬也豜五見反逐虎犬也

曰艮爲狗　禮記曰凡祭祀犬曰羹獻言犬肥則可爲羹以獻也　孔叢子曰盧黑色鸛黑白色　何承

春秋考異郵曰狗三月而生陽主于三故狗各高三尺　山海經曰蜪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吳越春秋曰狡兔死走狗烹　荊楚記曰雞寒狗熱

吠爲良　淮南子曰猟犬不自投於河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犬名曰賈　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五行傳曰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　三才圖會曰犬有三種一者

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　埤雅曰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

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養之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金樓子曰狗一名黃羊　清異錄曰狗曰守門老學菴筆記曰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　楚辭曰豈不變陶而思君兮君之門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　韓愈詩曰躍犬疾薰鳥　李後邨詩曰犬眠花影地　梅堯臣詩曰吠犬憎傖僕　孫覿詩曰睢盱犬透籬

後漢書曰帝高辛氏有狗名槃瓠時犬戎兵強乃募能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　元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

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爲挑治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槃俄頃而化爲犬其文五色名槃瓠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殺浞而斷其頸　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爲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者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筋力猛　又曰鸚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　博物志曰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銜而歸弗乳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同宮人妊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弗乳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同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呂氏春秋曰楚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遊於雲夢三月不返　又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逐獒狗獒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臣不自安見逐狗而鶩去　又曰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示閒暇也　又楚鬬辛無祿兄謂秦伯景公也秦伯有智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

左傳曰取邾師邾人憩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爲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又曰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餘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文侯曰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

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戰

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巍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巍環山者

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

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齊王懼休將士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

見用故客反見曰臣聞韓氏之盧周氏之嚮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嚮見兔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

兔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詳屬舉　春秋後語曰貂勃嚮君閒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

罪於先生嚮見惡於先生乎勃曰然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

噬之若乃得去不肖為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　尹文子曰康衢長

者字僮曰善撙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韓子曰宋有

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而酸怪其故問所閭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

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

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漢書

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史記曰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跖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

雍城門外有狗生雙角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

忽不見　搜神記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為狗去復至數

八被甲持兵譟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又曰東越閩中

有鷹嶺高數十里西北隅中有大蛇長八九丈大十餘圍東治都尉及長吏或夢巫覡欲得嗷童女常八月祭

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咋蛇犬作數斛餈蜜灌之置穴

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噉餈灌寄便放犬咋蛇以劒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聘寄為后　又曰

昔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憤白單衣吏詣縣扣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

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閣便爲人殺之乃絕　東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之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於家中皆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猶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馳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助畜火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　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嘗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焚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出　晉

郡國志曰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微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之桑無所好惟好張畢捕魚文臺爲作九里畢以贈之　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璩年六十一爲侍郎直內省炊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果卒　原　華陽國志曰孫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嚴駕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前盡黑蝻腦三升汝能得否夸皆從閨　晉　吳志曰孫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嚴駕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被殺　原　述異志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悎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毫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乃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遺送還葬機邨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爲墳邨人呼爲黃耳冢　孫盛晉陽秋曰王敦敗京師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銜之行志曰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潛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犬母青蘆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集異傳

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上林避之乃隨地後荷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攻未入門大破之 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悊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嗽奴當户倚張弓挾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浚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帢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乃止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露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暗行隨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并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廣古今五行志曰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和殺仲文欲取其犬犬竭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考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 晉五行志曰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靈寶所滅 南史曰袁粲父子以舉兵爲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龐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還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述異記曰宋元嘉中石元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返輒門外望之後元度病輒危困醫爲處方須白狗肺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又曰宋元嘉中嘉興縣朱休之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徧視二人遂

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牓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鬬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弟皆死　北齊書曰徐之才與朝士出游遥望羣犬競走諸人令目之之才厲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惟嘗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舍離乃還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彪眠未覺黃蒼又吠劫來便齧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　隋書曰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胷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惟欲得飲淨水耳至後日解齋與粥始喫且一從者喉中之頃之死巨麟驚悸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脩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酉陽雜俎曰天寶中上嘗於夏日與親王基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柳宗元非國語曰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　廣異編曰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寓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圍人異之是夕竊臥廐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既挾鞍至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廐下馬解鞍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圍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

而去及曉方歸園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園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內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園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稚童有名乎曰未也伺有字即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人曰明夕再來當得笑語而黑衣催去及曉園人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毋輕洩洩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謹受敎褐衣人曰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以肉誘其犬犬即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於庭鞭而殺之臠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子千餘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歸　集異記曰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宴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碗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公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切慮之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始疑犬讐已犬見未寢又出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牀當喉而齧齕訖知謬乃下牀憤跳號吠而死　五行志曰咸通中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狗職吠以守禦其不能者象鎮守者不能禦寇之意　古今詩話曰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於御榻之前每坐朝犬必棹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於熙陵之側　澠水燕談錄曰平原陸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癡食人古人所譏況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至此門闔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於牀上升棟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作聲而死　江鄉幾雜志曰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吳賊擄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

日出賊境其夫猶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東軒筆錄曰慶曆中衞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人謂之宋羅江　泊宅編曰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
監察御史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
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飼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
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又曰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皁衣肩輿一金
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吏部尚書　宣靖妖化錄曰宣
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羊羣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
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幷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
祥　吳聞總錄曰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贛州紹興丁丑四月有邨民託言母
病邀至其家盡奪其貲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詣縣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即遣弓兵隨犬
所至至埋所發穴得尸復引至賊家盡獲凶黨　夷堅志曰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爲徐州守全椒縣結正
一死囚獄案云縣小二十里有山菴頗幽僻常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邨僕供薪爨之役養一貓極馴每
日在傍夜則宿於牀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返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
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行又隨之至於四五乃泊縣
市愈追逐哀鳴市多識菴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菴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數四然
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菴僧已死時正微暑貓守臥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賈似道悅生隨鈔曰舅氏慈遠公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丘縣友人養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旣衰
瘁爲衆犬所齧憒憒不食而死剖其心已化爲石而膜絡包之似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脈纔眞心
也不知緣何至此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范成大攬轡錄曰乾道六年奉命使金至邯鄲縣牆外居民以
長竿磔白犬懸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於上云本國人用以祭天禱病　遼史曰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
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松漠紀聞曰金國天

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　永昌雜志曰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縣五寨山下產赤小犬色如火羣吠徧野　輟耕錄曰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圖金壽家已閹雄狗生小狗八其一背爪紅如鮮血犬之爲妖多見之於占驗之書未有若此者　又曰高麗以北爲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地極寒每歲委官給散資糧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或止而不行則以鞭撻之或臥而不起則以刀刺之及其成斃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彙苑曰弘治中兗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犬亦去經旬三日犬化爲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幸逃得性命耳妻信不疑閱歲其眞夫歸形狀悉同各爭眞僞妻及鄰里白於官官命置之獄中忽一小卒語於妻妻曰先歸者犬精也視婦胃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召婦問其故裸而視其胃間有血紋密使以血厭之僞夫化犬立撲殺之

狗三

金畜　斗精　應劭風俗通曰殺犬噣讓犬者金畜禄者卻也抑金使不害也　春秋考異郵曰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宋均注曰狗斗精之所生也　烏龍　青鵰上詳

狗二綱搜神記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龍虎子飜良警捷難狎易使也　蜍耳　注精上詳大狗賦下詳續搜神記　黃頷　赤精許慎說文曰猶黑犬白雀飛

蔡門豈可得乎 古詩大吠深巷中 不夜吠 畜土性無事犬不夜吠非土性不畜 傳

問名

識家 家之狗見狗一聲下 不吠 左傳 尊客之前不得吠 效犬者左傳 搏噬 守禦 善植表盧狗悲號國知其才乃試大有守禦之勞 宜梁 去聲 宜梁 去聲 周禮狗

吠形 獻犬者既受乃問犬名 淸夫論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賣以嫁女 漢相孫寶雖犬各識其家 處嘿將嫁女家貧寧犬賣之言易牙擊刀爲亂也 傳曰國狗之猘無不噬也 假而不使 猘無不噬 管子必去之 楚辭

噬人 猛相 雄姿 躡遺蹤 尋漏跡 淸 黃蒼 白望 上詳狗二 李亨好馳走應犬皆製佳名狗則有修毫

白靈 青骹 陶弘景曰鵰犬名白靈鵰名白精擊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華陽國志 蘇子瞻云予來儋耳得大狗曰華陽國志 高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涸而赤路人皆驚 卑脚 長翰 水小續曰捧硯者裴至德家僮也歲時有卑脚長翰二犬曰青花忽來謁兒 列仙傳云蜀人打子好放犬犬走入山中一年皆爲龍 後漢書曰李暠爲魏郡太守無爲而化民歌之曰狗吠不驚 小名 西京雜記曰楊萬年有獵犬名青骹價直百金 黑膺 烏嘴 上詳狗二 莊子 唐王維 送元二使安西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善彈黃雀以金彈爲上好事者爭逐取鼠 晉書曰齊王冏入殿其尾何得不然 晉吳隱之字處嘿將嫁女家貧寧犬賣之言易牙擊刀爲亂也 傳曰國狗之猘無不噬也 晉吳隱之字處嘿將嫁女家貧寧犬賣之言易牙擊刀爲亂也 傳曰國狗之猘無不噬也

守夜 吠日 龐涓 短尾 之號 繫頸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之賈鼠狗期年而得是良狗也其鄰曰此志在數年不噬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 後漢書曰李暠爲魏郡太守無爲而化民歌之曰狗吠不驚 小名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善彈黃雀以金彈爲上好事者爭逐取鼠 晉書曰齊王冏入殿其尾何得不然 龐涓 短尾 之號 繫頸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之賈鼠狗期年而得是良狗也其鄰曰此志在數年不噬鼠以

守夜 吠日 龐涓 短尾 之號 繫頸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之賈鼠狗期年而得是良狗也其鄰曰此志在數年不噬鼠以

隱跡 廣志曰狗有 後漢書曰李暠爲魏郡太守無爲而化民歌之曰狗吠不驚 小名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善彈黃雀以金彈爲上好事者爭逐取鼠 晉書曰齊王冏入殿其尾何得不然

短尾 之號 繫頸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之賈鼠狗期年而得是良狗也其鄰曰此志在數年不噬鼠以

仙家犬吠白雲中 柳宗元集曰僕射李公鎭南蜀之明年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飛升 而去 後化龍 乘之 後漢書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後化龍 乘之 後漢書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後化龍 乘之 後漢書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又 杜詩仙家犬吠白雲中 柳宗元集曰僕射李公鎭南蜀之明年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越中數州 數州之犬蒼黃吠噬 柳宗元集曰僕射李公鎭南蜀之明年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越中數州 數州之犬蒼黃吠噬 柳宗元集曰僕射李公鎭南蜀之明年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越中數州 數州之犬蒼黃吠噬 柳宗元集曰僕射李公鎭南蜀之明年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書故 實 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書故 實 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書故 實 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書故 實 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狗必酣酒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虎之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虎之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虎之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虎之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一犬投其中大兩必降大水流出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一犬投其中大兩必降大水流出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一犬投其中大兩必降大水流出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一犬投其中大兩必降大水流出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慈 弗聞 兵 之茲 固簡 臣敝煩當日簡子乃還 下詳上狗

慈 弗聞 兵 之茲 固簡 臣敝煩當日簡子乃還 下詳上狗

慈 弗聞 兵 之茲 固簡 臣敝煩當日簡子乃還 下詳上狗

慈 弗聞 兵 之茲 固簡 臣敝煩當日簡子乃還 下詳上狗

孫淵未亡家數有怪 防庫 共守 在彼十倍 志 夷堅

孫淵未亡家數有怪 防庫 共守 在彼十倍 志 夷堅

孫淵未亡家數有怪 防庫 共守 在彼十倍 志 夷堅

孫淵未亡家數有怪 防庫 共守 在彼十倍 志 夷堅

犬冠幘終木上疊 迎接 馴伏 搏尾 戀主 故 主

犬冠幘終木上疊 迎接 馴伏 搏尾 戀主 故 主

犬冠幘終木上疊 迎接 馴伏 搏尾 戀主 故 主

犬冠幘終木上疊 迎接 馴伏 搏尾 戀主 故 主

東下犬 乘輿 識為 故 主

東下犬 乘輿 識為 故 主

東下犬 乘輿 識為 故 主

東下犬 乘輿 識為 故 主

望見跳躍嘷鳴 奔 牖 凡三四十里 周 顧見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孔帖曰五

望見跳躍嘷鳴 奔 牖 凡三四十里 周 顧見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孔帖曰五

望見跳躍嘷鳴 奔 牖 凡三四十里 周 顧見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孔帖曰五

望見跳躍嘷鳴 奔 牖 凡三四十里 周 顧見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孔帖曰五

前 去

前 去

前 去

前 去

獵德 豹聲 上詳狗二 莊子 唐王維 送元二使安西

獵德 豹聲 上詳狗二 莊子 唐王維 送元二使安西

獵德 豹聲 上詳狗二 莊子 唐王維 送元二使安西

獵德 豹聲 上詳狗二 莊子 唐王維 送元二使安西

迪書云深巷寒犬吠聲 不順主將遣螻而 待 門 扣閽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晉 唐王 維 送元二使安西

迪書云深巷寒犬吠聲 不順主將遣螻而 待 門 扣閽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晉 唐王 維 送元二使安西

迪書云深巷寒犬吠聲 不順主將遣螻而 待 門 扣閽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晉 唐王 維 送元二使安西

迪書云深巷寒犬吠聲 不順主將遣螻而 待 門 扣閽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晉 唐王 維 送元二使安西

如約 與裴 子門簡子見之問何 為曰有所得犬欲試 史闕之以犬待 子曰昔王苗大亂龍生

如約 與裴 子門簡子見之問何 為曰有所得犬欲試 史闕之以犬待 子曰昔王苗大亂龍生

如約 與裴 子門簡子見之問何 為曰有所得犬欲試 史闕之以犬待 子曰昔王苗大亂龍生

如約 與裴 子門簡子見之問何 為曰有所得犬欲試 史闕之以犬待 子曰昔王苗大亂龍生

二見子實援袖記 哭市 上臺 隋巢子 於廟犬哭於市 魏志曰公

二見子實援袖記 哭市 上臺 隋巢子 於廟犬哭於市 魏志曰公

二見子實援袖記 哭市 上臺 隋巢子 於廟犬哭於市 魏志曰公

二見子實援袖記 哭市 上臺 隋巢子 於廟犬哭於市 魏志曰公

捕鼠 醉虎 雞小有所損而完我囊錐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 茅亭客話曰凡虎食

捕鼠 醉虎 雞小有所損而完我囊錐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 茅亭客話曰凡虎食

捕鼠 醉虎 雞小有所損而完我囊錐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 茅亭客話曰凡虎食

捕鼠 醉虎 雞小有所損而完我囊錐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 茅亭客話曰凡虎食

曳化龍 舊唐 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王文泰獻狗雄各一 搖山傳曰韋善俊狹性甚慧能曳馬 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搖山傳曰韋善俊狹性甚慧能曳馬

曳化龍 舊唐 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王文泰獻狗雄各一 搖山傳曰韋善俊狹性甚慧能曳馬 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搖山傳曰韋善俊狹性甚慧能曳馬

曳化龍 舊唐 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王文泰獻狗雄各一 搖山傳曰韋善俊狹性甚慧能曳馬 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搖山傳曰韋善俊狹性甚慧能曳馬

曳化龍 舊唐 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王文泰獻狗雄各一 搖山傳曰韋善俊狹性甚慧能曳馬 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搖山傳曰韋善俊狹性甚慧能曳馬

咋蛇 銜兔 邊韶明緣曰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 後大號曰的尾 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 後大號曰的尾

咋蛇 銜兔 邊韶明緣曰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 後大號曰的尾 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 後大號曰的尾

咋蛇 銜兔 邊韶明緣曰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 後大號曰的尾 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 後大號曰的尾

咋蛇 銜兔 邊韶明緣曰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 後大號曰的尾 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 後大號曰的尾

伐荻 犬聲 出渚 犬隆為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蛇 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伐荻 犬聲 出渚 犬隆為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蛇 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伐荻 犬聲 出渚 犬隆為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蛇 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伐荻 犬聲 出渚 犬隆為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蛇 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尾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尾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尾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尾常聞自閭陰發至江

隆僵無所知犬衝狸 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 隆僵無所知犬衝狸 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

隆僵無所知犬衝狸 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 隆僵無所知犬衝狸 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

隆僵無所知犬衝狸 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 隆僵無所知犬衝狸 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

隆僵無所知犬衝狸 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 隆僵無所知犬衝狸 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門絕將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

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門絕將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

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門絕將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

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門絕將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

船復 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船復 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船復 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船復 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船復 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船復 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船復 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船復 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逢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逢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逢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逢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逢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逢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逢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逢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鄰陌有

泣 親感 走 後漢書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泣 親感 走 後漢書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泣 親感 走 後漢書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泣 親感 走 後漢書曰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淮南子曰舊雨雪而晴日出則犬號吠

物故 主迎 接馴伏 搏尾 戀主 故 主

物故 主迎 接馴伏 搏尾 戀主 故 主

物故 主迎 接馴伏 搏尾 戀主 故 主

物故 主迎 接馴伏 搏尾 戀主 故 主

判廳主管諸司錢物故畜大以警盜名為防庫一黃犬

判廳主管諸司錢物故畜大以警盜名為防庫一黃犬

判廳主管諸司錢物故畜大以警盜名為防庫一黃犬

判廳主管諸司錢物故畜大以警盜名為防庫一黃犬

居官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未去間謁大

居官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未去間謁大

居官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未去間謁大

居官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未去間謁大

復州簽判廳 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復州簽判廳 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復州簽判廳 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復州簽判廳 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年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年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年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年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志曰復州簽判廳 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志曰復州簽判廳 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志曰復州簽判廳 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志曰復州簽判廳 吳興周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昔王苗大亂龍生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昔王苗大亂龍生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昔王苗大亂龍生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昔王苗大亂龍生 孔子去魯至鄆東郭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運水銜磚

時遇太守鄭瑗出獵見田草深遺人縱火燕之信純臥處周迴以身濕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而信純醒來見犬已死編身毛濕甚詢其事周働哭聞於太守太守慨之即命具棺衣斂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冢高十餘丈聞奇錄曰

迎視火蹤跡因而僧子攜建靈隱高峰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塼置於塔所又寺人於荒榛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跪

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犬斃

銜怒代勞

夸堅志曰李元佐在鄂州得襄間二犬軀幹偉猛迴與他異命畜於後圖一日守卒暫解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圖與禁營

棚爲鄰垣不固營犬去而曳以歸後繫諸故處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狀然衆相與言此犬非儕輩可比反遭傷害令而弗食豈亦懷

報復之志乎盡爲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殺四五犬餘悉奔遁衆卒烹食死犬肉厭飯之外復以

負米銜飯

者溷水燕談曰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人在西州別墅城閉既久忉

遺妻子纏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略無一來者俄有兩虎龍顙大出不意而至雖持梃歐不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鬬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

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肯退少焉爲客

外踢絕食且盡舉族愁歎畜犬傷徨其側似有憂思者中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命犬曰水竇出犬至莊鳴吠

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孫氏愈愛畜之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八乳兩首異

閻窗括

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窠窩臥於簷外花者日銜飯飼之夜則臥於其旁少頃始返

既死主憐之埋於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三日

元忠曰此孝順物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負米銜飯

者溷水燕談曰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人在西州別墅城閉既久忉

遺妻子纏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略無一來者俄有兩虎龍顙大出不意而至雖持梃歐不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鬬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

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肯退少焉爲客

外踢絕食且盡舉族愁歎畜犬傷徨其側似有憂思者中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命犬曰水竇出犬至莊鳴吠

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孫氏愈愛畜之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八乳兩首異

閻窗括

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窠窩臥於簷外花者日銜飯飼之夜則臥於其旁少頃始返

既死主憐之埋於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三日

元忠曰此孝順物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銜怒代勞

夸堅志曰李元佐在鄂州得襄間二犬軀幹偉猛迴與他異命畜於後圖一日守卒暫解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圖與禁營

棚爲鄰垣不固營犬去而曳以歸後繫諸故處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狀然衆相與言此犬非儕輩可比反遭傷害令而弗食豈亦懷

報復之志乎盡爲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殺四五犬餘悉奔遁衆卒烹食死犬肉厭飯之外復以

遺妻子纏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略無一來者俄有兩虎龍顙大出不意而至雖持梃歐不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鬬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

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肯退少焉爲客

運水銜磚

時遇太守鄭瑗出獵見田草深遺人縱火燕之信純臥處周迴以身濕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而信純醒來見犬已死編身毛濕甚詢其事周

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犬斃

迎視火蹤跡因而僧子攜建靈隱高峰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塼置於塔所又寺人於荒榛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跪

棚爲鄰垣不固營犬去而曳以歸後繫諸故處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狀然衆相與言此犬非儕輩可比反遭傷害令而弗食豈亦懷

報復之志乎盡爲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殺四五犬餘悉奔遁衆卒烹食死犬肉厭飯之外復以

遺妻子纏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略無一來者俄有兩虎龍顙大出不意而至雖持梃歐不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鬬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

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肯退少焉爲客

外踢絕食且盡舉族愁歎畜犬傷徨其側似有憂思者中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命犬曰水竇出犬至莊鳴吠

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孫氏愈愛畜之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八乳兩首異

閻窗括

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窠窩臥於簷外花者日銜飯飼之夜則臥於其旁少頃始返

既死主憐之埋於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三日

元忠曰此孝順物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元年安國獻兩首犬

乳貓

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償鹿

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

赤虎 白龍

三國典要曰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道遥郡君飼貓中宗以爲孝感

陳隨隱漫錄曰安晚鄭公私居青

馬上設蹬褥以抱之

晉書曰庾翼嘗令郭璞筮其後璞曰貴盛然有

白龍者凶徹至矣後庾氷子蘊爲廣州刺史其妾產犬子不令蘊知狗長大蘊

足矣守從之

鹿

白龍者凶徹至矣後庾氷子蘊爲廣州刺史其妾產犬子不令蘊知狗長大蘊

入見狗眉目分明二

唐五行志曰神功

元年安國獻兩首犬

乳貓

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償鹿

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

赤虎 白龍

三國典要曰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道遥郡君飼貓中宗以爲孝感

陳隨隱漫錄曰安晚鄭公私居青

馬上設蹬褥以抱之

晉書曰庾翼嘗令郭璞筮其後璞曰貴盛然有

白龍者凶徹至矣後庾氷子蘊爲廣州刺史其妾產犬子不令蘊知狗長大蘊

入見狗眉目分明二

唐五行志曰神功

一日忽戴楚客冠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敎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敎之犬作人言曰公亦

幾韋氏敗楚客誅斬

三國典略曰畜

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近王每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

幾韋氏敗楚客誅斬

三國典略曰畜

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近王每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

左右牽衣而進

如貍似狐

上詳白首注

貍胡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

入衣

帶鈴

社詩曰舊犬喜我歸低徊入我

衣

宋詩曰犬驚金鈴臥落花

左右牽衣而進

如貍似狐

上詳白首注

貍胡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

入衣

帶鈴

社詩曰舊犬喜我歸低徊入我

衣

宋詩曰犬驚金鈴臥落花

水小牘曰僖宗朝宰相王鐸所愛申脚犬

黃奴

曰花鴨有刺客匿於梁上爲犬所覺而免

雪童

清異錄曰未陽廖習之家有一黃犬識人喜怒頤指

水小牘曰僖宗朝宰相王鐸所愛申脚犬

黃奴

曰花鴨有刺客匿於梁上爲犬所覺而免

雪童

清異錄曰未陽廖習之家有一黃犬識人喜怒頤指

大居食生妻女食竟有中國人至其國妻使逃歸以著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箸狗見其家物必銜歸則不能追矣

衙著

五代史曰契丹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

大居食生妻女食竟有中國人至其國妻使逃歸以著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箸狗見其家物必銜歸則不能追矣

衙著

五代史曰契丹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

南史卜彬爲禽獸凌錄云狗性險而屈

登木

尹文子曰狗二

南史卜彬爲禽獸凌錄云狗性險而屈

登木

尹文子曰狗二

可使名曰黃奴習之嘗作歌云我家黃

東方烹

漢鹽帝嘉平四年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以

可使名曰黃奴習之嘗作歌云我家黃

東方烹

漢鹽帝嘉平四年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以

奴類黃耳

西園弄

鄉飲酒禮曰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此也

奴類黃耳

西園弄

鄉飲酒禮曰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此也

宋呂本中畜犬名雪童

黃奴

宋呂本中畜犬名雪童

黃奴

善噬 性險

上詳狗二

善噬 性險

上詳狗二

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呼之吠所怪應其主楚詞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淮南子曰狗之死也割之猶嚅嚅動也呂氏
春秋曰飢狗盈宮漠然未見骨也見則動不可禁
嗾者之從辟惡
嗾胡麻舐魚碪
每朝貂蟬盈坐語曰好事集曰以胡麻麪嗾犬則光黑而駿
書曰效季良不得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獲狐兔又可十歲盧延讓詩饑犬舐魚碪
往獷往音注獷雅曰皆犬屬也
獶獀雜記曰貂不足狗尾續馬援戒子
謝其母不懷一頭買生一口識喜怒善猜警上詳黃奴注
埤雅曰狗善猜警吠止警又其性前趨故艮爲狗
獶獀薩駡子說文曰獶獀名重工徹止薩駡來白
狗四
無投骨禮長者之前無投與狗骨無使吠詳狗一毛詩
畏罪而恐誅則因制狗之驚以殺子陽
北斗君有狗如貙子大深目
伏井關中云此天公狗也
玉犬述異記曰濟陽山有麻姑仙處俗
云山上千年則金雞鳴玉犬吠
海狗海語曰海狗形如大貂純黃色常遊海背風少中遥見舡以爲洁無異袖稅而押
以技獲之蓋利其腎也醫工以爲即腽肭臍云駮犬唐舊
天犬
書曰波斯國多駮犬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天下兵起乃天狗之星光飛流注而生所生之日或數十其行如風聲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嘗吠過梁野龍狗見穆天子傳注龍龍背謂猛狗或曰龍亦狗名
犀犬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狗五
詩晉張華詩曰如黃貔狡兔青骹撮飛雉鵠鶩皆盡收鳧驚安足視
兔無柰何獵犬今朅盍輩孤兔依舊多自爾初跳躍人言多挐躍常指天外狼立可口中嚙骨長毛衣重燒殘煙
獵犬行曰獵犬未成行狐

草薄狡兔何曾擒時把家雞捉食盡者飯翻增養者惡壯可嗟獵犬壯復壯不堪兔絕良弓喪　宋孔平仲狂
犬詩曰吾家有狂犬其走如脫兔撐突盤盂翻搜爬堂廡汙逢人吠不止雞噪貓且怒固難在家庭只可守村
墅不見已半年意謂少懲懼昨日至城東搖尾喜若赴銜未復抱膝坐吠不可去一躍數尺高其強乃如故豈
惟性則然汝分亦天賦未聞有驊騮蹄齧豈中路安敢攜汝歸重令兒女怖　梅聖俞臣犬詩曰常隨輕騎獵不
獨朱門守鷹前任指蹤雪下還狂走人思上蔡遲書寄華亭後莫將呼作龍梁肉纔經口　蘇軾烏喙詩曰烏
喙本海獠幸我爲之主食餘己瘃肥終不憂鼎俎畫馴識實客夜悍爲門户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
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蹈徑度清深浦浮游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貰汝再拜謝厚恩
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李至呈修史錢侍郎桃花犬歌曰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繪圖頸懸金
鈴先皇爲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開桃花搖尾常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飢祇侯御牀
餧彩雲路斃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劒棄寰瀛詔詔松關伊川上遠逐龍輔十數
程兩皆漣漣似流淚骨見寒毛頓顦顇願萬人見者俱傷心　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充庭豈爲
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雁且勿書願君書此懲浮俗　呂本中畜犬詩曰主人長年閉
柴户終日閉雖云伴我嬾常有跋扈志端如在籠鶴又若伏櫪驥皁首望道路久欲從此逝恨無陸探微寫此
獅子戲如何尚搖尾更作求食計　元貢性之題犬詩曰深宮飽食恣猙獰臥毯眠氈慣不驚却被卷簾人放
出宜男花下吠新晴

原賦　魏賈逵宗大狗賦曰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銜國之冊帝曰疇咨
近在朝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不可辨以釋僉凌蹴踉雄姿猛相厄然高八
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豔光鑠雙眥如白壁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
聞林獸之羣爭欻斷鑲而齧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鼴微香眼裁輕跡盼矐而奮怒揮霍而振鬬譬天梁折
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駁折其脊拓搴熊羆破其胃拼抄獸頭斷其蚘爪處如劒莖牙創似鈹刺視
其未死之間血泉湧如箭射於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尼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然

其所折服敬主識人畫則無窺奮之客夜則無奸婬之竇通聽百里夜吠狺狺若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視則重閨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昔宋人有鵲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獨明振之於巨褻樂瓠受之於鑾都淪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稟性兼二儔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儔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緣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燮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縣鉤爪口舍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脇廣前捎後豐顱促耳長义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黃而慴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驟龍邈朝烏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軌濡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遯兔林無隱鹿顧莊隰以嬉遊兮步蘭皐而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策以待蹤逐東郭之狡兔既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其槃跗之不虞感恩養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鶯鑣兮逸猲獢而盤桓（宋王禹偁園陵犬賦曰嘉彼御犬既良且馴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而不親繡絇飾以煒煒金鈴奮而振振飼以公庖彭澤之魚兮曾何足道畜之土性西旅之獒兮詎得同倫健逐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通臣若乃風暖掖庭花繁禁籞扇俟錦翼之雉籠近雪衣之女入赭袍兮曳尾聞霓裳兮率舞循繞乎金塘徙倚乎瑤圃睥睨爐煙追隨蠟炬見觀書於乙夜聽求衣於未曙既無吠乎投籤每夙興於曉鼓莫不默識聖心潛知天語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辰遊而夕嬉又安在乎逐麋而捕鼠彼宋猘之與韓獹又安得同羣而接武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采藥島中之士未迴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舐鼎以登仙對遺弓而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啗鮮食兮彌苦豐顱載減負重鍼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於何所赫赫顧命明明嗣皇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增盡傷俾守園陵之地且殊槃瓠之鄉縻索縋以璀璨琢籠檻而

焚煌仗陪鹵簿車逐輜軿鏁幽宮兮黯黮號白日兮茫茫松阡夜月柏城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盜一坏之土亦足隄防表終天之巨痛甘朽骨於龍岡狡兔盡而見烹理殊炎漢駿馬死而陪葬事類皇唐

豕一

爾雅曰豕子豬江東呼豬爲豵豬子也小幺幼最後生者爲幺豚大一作奏者猰頭皮理腠厚也豕生三豵宗二豘生子常多故取少者名之所寢檜四蹄皆白豵音厄牝豝巴羸五尺爲豝大豕爲豝豬大者爲豝今漁陽呼豬短喙銳生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豵計卜反小豘也腜肥生三月也豵子公反豘生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豵豵牡豕也豶扶粉反豕息也豢以穀圈養豕也廣雅曰豘丘梁豳之陛反重豶於罷反豕息也豢以穀圈養豕也方言曰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羬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何承天纂史曰梁州以豕爲豬之於反河南謂之羬吳楚謂之豨火豈反漁陽以豬爲豝齊徐以小豬爲豯仕主反豝莧白豕黑頭也豲豕奏毛也易曰見豕負塗又曰坎爲豕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注蹢蹄蹈水而起禮記曰孟夏食菽與羬又曰凡祭祀之禮豕曰剛鬣豚曰腯肥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爲羬四月生應天理山海經曰貓豬大者肉至千斤豪豬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郭璞曰豬也豬能以鼻鬻穿地食豕東北處山林之間嘗穴居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虞衡志曰嶺南一種嬾婦豬似山豬而小常嗽田禾惟以機柚紡織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五行傳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崔豹古今注曰豬一名長喙參軍孔帖曰扶南人喜鬬豬異物志曰鬱林大豬一蹄有四五甲多膏買者以鐵錐刺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之豕

豕二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

請爲弟子 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豚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爲其母曰欲噉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史記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問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乃罷之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進丞相封平津侯時爲郎嘗從遊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郅都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洞冥記曰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當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户牖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漢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常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笑而受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爲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往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徽便推豬以與之後數日亡豬者得其豬既

以豬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郭子曰劉道眞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狍以進之道眞食狍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狍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眞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眞道眞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晉書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俄而呂超殺纂　伽藍記曰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鬬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　後周書曰陸逞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豕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隋五行志曰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躍及鐙吏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逞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罷獵　祿山事跡曰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爲異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明皇曰豬龍也無能爲者　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　唐五行志曰元和八年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　又曰乾符六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椀缶置於水次　陶穀清異錄曰僞唐陳喬食蒸豚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仇池筆談曰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邨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因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食肉飲酒耶爲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眥長毛短淺舍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食時兼用杏糜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箸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喫藤條　公大喜遂與之紫衣師號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院訴家奴失假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　冷齋夜話曰宋神宗一日見後苑有牧豬狍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詔付所司自是禁中不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因

悟太宗遠略亦及此　清波雜志曰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衢州獲嘉縣民某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剖視之其左牡齒臼中得一如來像像如拇鬭有珠如粟瞑目趺跏坐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夸堅志曰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遊徼有舒翁者善相術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然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爲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問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　纂要曰元順帝一夕夢大豕洟城因禁民畜豬及大兵至召百官議戰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命開建德門北去嗚呼豬者朱也天之示人良亦顯矣　又曰正德十四年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豬違者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旬日之間遠近盡殺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駭異

豕三

原 剛鬣　欑錐上詳豕一禮記下見郭璞豪毳贊　白頭　青爪　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養生要集曰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也　長垣澤　木蘭橋　蘭橋上詳豕二東觀漢記襄陽耆舊傳曰木蘭橋者今之豬闌橋是也劉和季以此橋近荻有蔽蒸貉易名作豬闌橋耳莫復云木蘭橋也初如戲之而百姓遂易其名　魯津伯　大闌王　符子曰朔人有獻蒸貉豕長蛇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大豕者令宰夫膳之宰夫者令之庖人也　四月生　期年食　家語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生　文子曰先王之法也犬豕不期年不食　賜肩　齧脚　項羽賜樊噲巵酒彘肩　魏志關羽夢豬齧其脚　交睫　去腦　周官曰豕望視而交睫腥不可食　禮望平仲儉祭先人豚肩不掩豆　下詳豕一易經　爲封豕　歸艾貑　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注封大也　傳曰既定爾婁豬盡歸吾艾貑注婁豬求子豬也　爾雅夫人南子也艾貑宋朝也　五豵　千足　詩一發五豵　貨殖傳千足彘與千戶侯等　宜稷　食糠　上周禮薦食　蒸豘　詩經云三豕日渡河子貢曰己亥日渡河校之果然以己爲三以亥爲豕　字誤　性卑　古人有讀史者云三豕渡河子貢曰己亥日渡河校之果然以己爲三以亥爲豕　齊卞彬禽獸淺錄曰豕性卑而率　掩豆　負塗

牙剛暴　物貪婪　豭豕之牙嶡滑剛暴難制　下見郭璞封豕贊

士不殺　人而啼　禮士無故不殺犬豕　傳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人立從者曰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　衒賣麥　調糠　月令曰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以彘嘗麥　豢豕者　衒鬻　飲酒　漢書曰昭帝時燕王宮永巷中豕出　入門　爾雅疏曰豬豕其豵六七枚置殿前　晉書曰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用杯觴對酌咸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寢檜　所臥處名檜

楷是所居之處 客退記談曰豬突入人家以爲不祥必曰豬入門可乎神荅曰豬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其耳何如曰割其耳傷於矢明日隆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之自是人家惟恐豬不入門矣

食圈舞圂 白帖曰紫姑每食於圈裏民家豕在圂舞又牡豕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盜豬豕之牙牙者所以畜豬也

人失婦求管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見猪者乃逐之婢雅曰大畜六五曰豶豕之牙吉

豬攜之弋擬也 燕昭王以大豕王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豬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大無用

化石能水 豬折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爲石今夸人不往牧三才圖會曰豕之性能水牧豬之所必在水草之交

竭尾俯首 埤雅曰羣也竭其尾故謂之豕爲豕坎性趣下豕能俯其首又喜舉亦水畜也

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幷升俄而鬬死殿上宿儒莫有見其入者 下見豕二大唐新語

與犬交下馬搏 晉書五行志曰劉聰末年犬與豕交有豕著進賢冠升聰

其味曰直得一死再會又稱豬肉之美范淳南曰柰發風何東坡笑曰淳甫誣告豬肉

喜雨發風 埤雅曰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經庭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魨之美呂原明問

長孺善相 商丘能養 史記曰留長孺獨以相畜立名博物志曰商丘子有養豬法好吹竽牧豬七十

不娶 **償失火還半直** 上詳豕二東觀漢記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商半直

者辭不受稱去 **書塗身毛織席** 上詳豕一魏志乃以氈罽粟粥待之 後漢書曰朱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語之云當買者言病錢已也則字之惟恐傷也

惡勿類 埤雅曰易曰信及豚魚豚微物而通逸信所難及故也 子華子曰子車氏之豭其色粹而黑一

產三豚其二如之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勿類於己也

名戰艦 梁王琳每戰艦千數以野豬爲名 晉書曰韓友字景

畫屏風 先盧江舒人也舒尉節林父病垂死友爲筮使畫作野豬著臥屏風上因是遂差

性觸突 埤雅曰豕喜而自以爲獲白瑞珍禽也盡翼拳傾囷倉以養之豕聞

養客舍畜禁中 三輔決錄曰馬氏兄弟五人共作客舍養豬賣豚故門嚾嚾但聞豚聲

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鉦下二卿五鼎食

信難及 滑而且滑 **變**

喜卑穢 服度曰豬性觸突人故曰豬突豨勇 下詳俯首注

養客舍畜禁中 三輔決錄曰馬氏兄弟五人共作客舍養豬賣豚故門嚾嚾但聞豚聲

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鉦下二卿五鼎食

信難及 滑而且滑 **變**

下詳豕二

食梓肥 本草曰檟梓葉飼豬肥大三倍

遇槐止 四明精舍能通老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

畜致富 夢得官 朝野僉載曰唐洪州有人畜豬以致富號豬爲金 又曰饒陽李曜量勳宮番選夜夢一母豬如其言

繫金鈴偷鐙履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夫都假還至曲阿塘上見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金鈴搜神記曰李汾樵舉於四明山月夜有女子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留宿極歡汾偷女子青鐙履一隻女泣求不與及明見鮮血滿地驗履乃豬蹄跡也汾慙駭尋血至山前張氏園中見一牝豕張叟叟即殺之汾即棄山院別遊他邑 祭社

司原獲 魏志曰管輅嘗至鄆有親知老翁攜豚謁輅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似乎司原之偷也潛夫論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謀也競舉而與之

破甕繫杙 魏志曰吳有一士夫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金鈴偷女子青

穫田劉貢父詩話曰張瑞爲河南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豬突入蜘廳即殺之更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一豚肩斗滿車吾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　棄而聽經　驅之入草　東觀漢記曰承宮少孤家人令牧豕徐子盛明謂高士傳　宗人說羲　監市履豨　莊子曰視宗人豕之牢筴之中又曰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豨大豕甚肥何不殺以事士而使久費五穀帝拊其背曰此兒當與吾家盡愈知豕肥之要　久費五穀　愛食薄荷　晉書曰愍懷太子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事士而使久費五穀帝拊其背曰此兒當與吾家盡愈知豕肥之要　久費五穀　愛食薄荷　晉書曰愍懷太子京師有老僧託以書其上題曰東京城北鼻勃賀分付僧竊啓視之云度衆生畢早來苟更強住切恐造業復封之至京尋訪不見其人一日於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豬名勃賀屠者趙氏豬能令羣豬不亂遶食其書人立而化僧徑之五臺訪其老僧亦化去矣　喜鬬

食生　上詳豕一孔帖　孔帖曰南齊高士傳稱于曰視宗人元褊以瞻牢筴說最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縻汝七日臧三日肩尻乎離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最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

豕四

不知檢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不爲禮　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　烏將軍　幽怪錄曰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鄧鬼耶曰妾非人乃蛙黿也御史荅曰此非蛙名圭虫而已然較圭虫之奉養而不爲禮　黑面郎　承平舊纂曰桂林風俗日食蛙有來中朝爲御史者或戲之曰汝居乃蛙黿也御史荅曰此非蛙名圭虫而已然較圭虫之奉養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鄧鬼耶曰妾非人乃烏將軍也幽怪錄曰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烏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入公出揖曰闇今夕闇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速而將軍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豬無前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昇櫬而來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手乃豬蹄也俄聞哭聲漸嬴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手乃豬蹄也俄聞哭聲漸納其女爲側室　烏鬼　嶺表錄異曰社詩家養烏鬼峽中人家多事鬼家養一豬非祭鬼不用故於羣豬中獨呼烏鬼以別之　豬龍　東坡志林曰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以牝豬爲母故以名之衆在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不信余不平其見疑復請於泉上已而復出愿大驚拜而去

詩宋梅堯臣詠豕詩曰司原豢俗豨日見容陰昵喜比爲白麟惟憂不豐溢烈颸澤雨作眞聲向人出司原

悔何由肝膽空駭慄

文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豬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美也白蹢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散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

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晉郭璞封豕賛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昇乃飲羽獻帝效技族號曰豪豬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梁庾信謝滕王賚豬啓曰奉敎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闌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

貓一

埤雅曰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貓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即旋斂如線其鼻端常冷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貓亦如虎晝地卜食鼻頭冷惟夏至一日煖貓死不埋於土挂於樹上　格物論曰貓一名烏圓及考爾雅注蒙頌即蒙貴捕鼠勝於貓則貓與蒙貴又似二物詩曰有貓有虎　禮記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　史記東方朔傳曰騏驥驒騱日行千里捕鼠不如狸深宮曾不如跛貓　尹文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狸之捷　采蘭雜志曰貓一名女奴　酉陽雜俎曰其毛不容蚤蝨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　范蜀公記事曰鞭以筆馬愈久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隨節折裂　鶴林玉露曰蘇東坡云養貓以捕鼠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　宋楊萬里詩曰朝慵午倦誰相伴貓枕桃笙苦竹牀

貓二

北史曰獨孤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貓鬼每殺人取其財物置於所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陀後敗免死　朝野僉載曰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爲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縣邑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　又曰薛季昶爲荆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牙爪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舊唐書曰高宗寵武氏廢王皇后及蕭良娣蕭罵武后曰願得

一日爲貓阿武爲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矣武后聞之不悅約六宮不許畜貓　北夢瑣言曰左軍使嚴遵美閽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傷有一貓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顯發也犬曰莫管他俄而舞定自驚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仕　邵思野說曰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餅爲貓所觸剳然隨地因驚得疾而薨詔錯爲墓誌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但此故實頗記憶否鉉爲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秦檜之女小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爲捕繫鄰民且欲劾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嫠人祈懇乃已　續已編曰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爲驛丞使驛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以鐵籠納於空室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之王也

貓三

白老　雪姑　稽神錄曰建州刺史月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日甚樂然白老鼠將至柰何因哭入溝中數月後罷官新政家有貓名白老於堂西得白鼠七八枚食之　清異錄曰余在鞏縣至大街見揭小牓曰貓兒色白名曰雪姑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以綠紗虞大博好養貓衆色備有皆自製佳

製名　獻議　南部新書曰連山張大夫擇好養貓貓鼠議　續墨客揮犀曰鄱陽雜俎曰俗云貓洗面過耳

洗面　拱手　酉陽雜俎曰貓正臥爐側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則客至

虎威　鼠將　相貓法眼用金身要短面要虎

過江投紙　就洞呼仙　北人嘗云貓過江果不捕鼠山川紀異曰河南永寧一貓過江則天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徧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大慙　宋林希逸有戲有貓詩見後

與裴諝　諷蔡京　開元傳信記曰裴寬子諝素好諧謔爲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即不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即是兒貓兒爭者皆哂之　宋有盧仙姑者指貓而問蔡京曰識主傍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貓

之否此章悼也其意蓋以諷京其食而讓之義也倒貓口中三坎捉一季五坎捉二季七坎捉三季九坎捉四季言口內有九坎者能四季捉鼠也　絕眼如一線　價直數金　五德如雞　四季捉鼠　揮麈新談曰萬壽寺有彬師者善謔嘗對客貓踞其旁彬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今吾此貓亦有之客問其說曰貓見鼠不搏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雞密能竊食之智也每冬月輒入竈信也客聞之爲之絕眼如一線價直數金　潘雅云近有人收牡丹圖者畫下有一貓畫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貓眼黑睛如線正午則如一線耳　明胡侍罵貓文曰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乃者棲於樹顛而橫遭貓咱乃呼貓俾前而罵之曰咄汝貓汝無他職職在捕鼠以茲大蜡古也迎汝不鼠之捕曰職不舉而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

詩　宋黃魯直乞貓詩曰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牖翻盆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含蟬　又謝周元之送貓詩曰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簞未厭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蔡天啓乞貓詩曰廚廩空虛鼠亦飢終宵齧齧近秋閨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銜蟬與護持　羅大經貓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貍奴雖小策勳奇抓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無盡貓詩曰白玉彼倪藉錦茵寫經湖上淨名軒吾方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喧出沒任從倉內鼠饑窺寧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約冬裘共足溫　林希逸戲號麒麟貓詩曰道汝舍蟬實負名甘眠晝夜寂無聲不曾捕鼠祇看鼠莫是麒麟誤託生　陸游贈貓詩曰裹鹽迎得小貓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慙媿家貧策勳薄寒無氈坐食無魚　林逋貓詩曰織鉤時得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嫌尸素在吾廬　劉潛夫詰貓詩曰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功客不如飯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齧案頭書　李璜以二貓送友人詩曰家生入雪白於霜更有敲鞍似關裝便請爐邊又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　又曰銜蟬毛色白勝酥捔絮堆緜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歎食無魚　金李純甫貓飲酒詩曰枯腸痛飲如犀首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謀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丘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臥護貍奴女郎先已辦鞿羈偷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遣聘自將鹽裹箸策勳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鑿眠二月初

也咄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承塵或攝户框或緣榻蕩几或騎尊甌盂或覆奩孔櫝或藉圖輟書汝於是時儻伺須臾即不踰房闥而汝之腹以飫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但據地長號跑哮噫烏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慴鮮不縮且遁矣而寂不汝聞查焉其徂吾不意汝窺高乘虛越垣歷廚緣幹趫枝攀柯推爭而勞苦於一雞之圖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雖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雖也奚辜雖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

說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返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貓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

議唐崔祐甫貓鼠議曰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而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録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毋乃失其性乎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以若稱慶殆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堠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鱗介部一　龍

龍一

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順也　增又曰龍行曰飛曰騰　原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毛詩名物解曰龍五百年有角千年爲應龍　增埤雅要曰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　又曰龍亦卵生思抱　又曰內典曰龍火得濕則燄得水則燔以人水逐之即息　原方言曰龍未升天曰蟠龍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造也　又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增又曰震爲龍　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曰龍舉而雲興　易通卦驗曰立夏風至而龍升天　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　孝經左契曰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河圖曰黃龍亦然黑金千歲生黑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澤池而漁德達深淵則應和氣而游於池沼　又曰黃龍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遊乎青氣之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增史記曰明月之珠藏於蚌中蛟龍伏之　後魏書曰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又次者龍子行人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雨　呂覽曰孔子曰龍食乎清而遊乎清　原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韓非說難曰夫龍之爲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殺人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於神欲小則化如蠶蠋大則極於天下欲上則凌乎氣欲沈則入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又曰夫蛟龍伏潛於川而卵剖於陵其雄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　增地形篇曰羽嘉生飛龍毛蟲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　張衡應間曰夫蒼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應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　班固答賓戲曰應龍潛乎潢池魚龍媟之而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而踰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論衡曰龍少魚衆少者爲神　原抱朴子曰

有自然之龍有蚰蠋化成之龍　又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　增淮南子曰燭龍在雁門北藏於委羽之山　原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身長三千里　增水經注曰交州丹淵有神龍每旱郡人以蔣草置淵上流魚則多分而降則蟄寢於淵秋日爲夜豈謂是乎　水經注曰交州丹淵有神龍每旱郡人以蔣草置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　原括地圖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名曰天淵　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多五色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　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又曰龍生三卵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與流槎遇粘裹浮木枝如蒲桃焉號紫梢花道樞所謂龍鹽者也　又曰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二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即有風雨隨之火自後燒其尾則爲龍矣　拾遺記曰方丈之山東有龍場有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鬬此處青血如流水　述異記曰普寧縣有龍葬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龍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脊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丈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采取見之　又曰冀州鵲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出龍腦　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不可依山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咒殺商人槃陀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盡得其術復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乃徙之　又曰西方烏場國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原齊地記曰昌平城有井與荊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曰龍城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暴顯龍門（大鯉魚登龍門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顯矣）　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逮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異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爲名　增交州記曰交趾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暴顯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　華陽國志曰蜀五城縣其地值天門龍升天不達死墜此地故掘取龍骨　一統志曰臨封縣西二十里石龍巖中有石如龍歲旱洗之即雨　又曰煙塘在永州府城東北十里其深莫測相

傳昔有民得一白鱔將烹之有老叟曰此湘江之龍恐禍及民怒以爲虛誕排之翌日一邨俱陷　國史補曰舊說春水時至魚發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穴龍蛻骨角甚衆采以爲藥有五色者　傳載曰五臺山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盛午昏霧漸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爲毒氣所吸逡巡而沒　原外國事曰毗呵羅寺有神龍往來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續元珠集曰江湖見龍卯主大水　南部新書曰龍之性粗猛而畏蠍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人不可渡海　北夢瑣言曰乖龍若行兩多竄匿古木中及檐楹內雷神捕之　戊辰雜鈔曰有大龍蛻於太湖之滆其鱗甲中出蟲頃刻化爲蜻蜓朱色人取之者病瘡今人見蜻蜓朱色者謂之龍甲又謂之龍孫不敢傷之　避暑錄話曰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簇雲中若見尾蹄地蜿蜒屈伸謂之龍挂　原楚詞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裁　公孫弘荅東方朔書曰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觀　續

龍二

續淮南子曰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殺之以止水　原尚書中候曰河龍圖出雒龜書成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龍魚河圖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　史記曰黃帝土德黃龍見　續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泰山稽輔之青龍進駕　山海經曰蚩尤作兵犯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　原又曰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應龍遂在地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狀乃得大雨氣應所感　續魏文帝雜占曰黃帝錄圖五龍舞沙　春秋元命苞曰堯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亦如綠　尚書中候曰堯火德故赤龍應焉　原又曰舜沈鉏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入壇畔　龍魚河圖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　瑞應圖曰舜東巡狩黃龍五采負圖置舜前　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於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押玉檢金繩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續賈氏說林曰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

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日得一合和繪實磨之色正赤以畫金玉色透一寸繪實仙草也堯時生於朝堂四時有花成實　原史記曰夏木德青龍生於郊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俯而去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刀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療以不死草皆生是爲穿胷國　增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爲御　又曰夏時龍生於太廟之中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乘兩龍　增又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　宋志曰成王觀河洛沈壁青龍臨壇銜六甲之圖　原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既得其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槁死中野　左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蟲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飂叔安（飂古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有雄雄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氏嘉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氏饗之龍水物也今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又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覿也龍鬬我何覿焉攘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原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哀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東附徵在之旁因夢而生孔子　原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爲弓繳射之如遊鹿者走徇而逐之若遊魚者飲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翕舌出不能言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龍畫之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說苑曰葉公子高

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又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子投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又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增南越志曰昔有溫氏媼者端溪人也居常澗中捕魚以貧日給忽於水側遇一卵大如斗乃將歸置器中經十日許有一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長二尺便能入水捕魚日得十餘頭稍長五尺許得魚漸多常遊波水縈洞媼側遇後治魚誤斷其尾遂逡巡而去數年乃還媼見其輝色炳耀謂曰龍子今復來也因盤旋遊戲親馴如初秦始皇聞之曰此龍子也朕德之所致乃使以元珪之禮聘媼媼戀土不以爲樂至始興江去端溪千餘里龍輒引船還不踰夕至本所如此數四使者懼而卒止不能召媼媼殞於江陰龍子常爲大波至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墳人謂之掘尾龍今人謂船爲龍掘尾即此也　原詩舍神霧曰舍始吞赤珠剖曰王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　原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成紀上乃詔議郊祀　增西京雜記曰鉏子河淩有蛟龍從九子自淩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述異記曰當陽南有龍川云漢武時八龍常見於此　原古今注曰五鳳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龍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丞相以下上壽　漢書曰宣帝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因改元應之　增谷永傳曰漢成帝時有黑龍見東萊　玉海曰漢成帝建初五年有八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　原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溝馮異勸上即位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曰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泉加秩　述異記曰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　原東觀漢記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　古今注和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色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東觀漢記曰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增後漢書

曰哀牢夸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沈木有孕生男子十人沈木化爲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舐之後諸兒推爲哀牢主　原抱朴子曰案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十餘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著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齎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斂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　統志曰大小龍溪俱在洋縣東北三十里相傳漢時張魯女因臥水旁一統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喬元太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內黃般登默記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譙登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摩陂爲龍陂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吳志曰黃龍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權即位改年爲黃龍孫又曰孫權潘夫人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宋黃休復名畫錄曰吳赤烏元年冬十月武帝遊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曹弗興圖之至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弗興畫龍置水上應時畜水成霧累日滂沱　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曰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　又曰呂光伐龜茲軍其城南營外夜有一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乃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千餘步鱗爪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歎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獸之君大人利見之象願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又曰馮跋茅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賤入爲會稽王宮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宗異而召之生烈宗　水經注曰佛圖澄別傳曰石虎時白正月晉中興書曰孝武太后李氏以微不雨至六月澄白利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龍降於池下於是雨千里　又曰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於

石井岡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咒而祭之龍騰空而上天即雨降因名龍岡　西河記曰張駿立謙光殿成後池水中有五龍畫日見移時乃滅水通變紅色駿即爲銅龍以厭之　山川紀異曰湯陰西有眞人社舊傳孫登寓此值旱衆禱於龍得雨將祭謝之登曰此病龍安能蘇禾稼弗信請襲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疽聞登言化老翁求治曰病瘥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然蓋龍穿此以報也　又曰平陽府平山麓有金龍池晉永嘉中有韓媼者出野見巨卵持歸育之得一兒名槭兒生四歲劉淵築城不就募能城者槭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識其後後憑灰築城立就淵怪之遂潛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涌泉出穴化爲池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時太祖爲宜都王鎮荊州後纂大位在道有黑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又曰徐羨之嘗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以凶終　齊書曰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挂辟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畏恐不敢居也　南史曰梁書曰武帝郗后素妬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井通夢於永明五年獻龍角一枝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梁書曰武帝郗后素妬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井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是井上爲殿衣服委積　南史曰梁江陵城壕中有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道龍出處爲窟若數百斛圖　又曰初承聖二年三月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遥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　法苑曰梁釋法聰與晉安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鯽魚亦就手食謂王曰此是雌龍王與羣臣重賞而回　又曰隋師濟江廖世寵領火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浚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色象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　後周書曰大象中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鬬於汴水之側黑龍死　寰宇記曰齊天統三年行臺右丞盧潛屯兵於皖於時龍鳴城內潛以不祥移軍在外乃號龍鳴城　郡志曰成都濯龍池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爲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爲大宮毗羅爲龍謂此池廣大有龍也　趙耕龍公碑曰張路斯頗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嘗釣於焦氏

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浚可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投於合淝之西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達於淮而青綃者子孫散居賴山其墓皆存焉　朝鮮志曰朝鮮扶餘縣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公之兄爲馬步候者子孫散居賴山其墓皆存焉　朝鮮志曰朝鮮扶餘縣扶蘇山下有怪石跨於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唐高時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故江曰白馬巖曰釣龍臺　唐書曰貞觀中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止物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則烏金也形圓斜廣尺餘高六七寸　法苑曰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僧磨伽陀菩提寺中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敕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　酉陽雜俎曰孫思邈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七日縮水數尺池龍化爲老人至思邈石室請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首能與子子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至思邈曰爾當無慮自是池水忽漲溢岸數日胡僧羞恚而死　續仙傳曰孫思邈嘗救一青蛇龍子也後爲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千道作千金方三十卷俱非人世所有　玉海曰景龍二年六月黃龍再見於牛山九月見於上黨伏牛山之南岡　唐書曰先天中明皇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有赤蛇自池中而出應時澍雨　宣室志曰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中巨龍爲患民甚苦之凡吏玆土者皆先備牲醴往祀河訖然後敢視事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即命致祭密令左右挈弓矢侍其側俄有巨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委首於席伸其舌且長數尺將食未及爲矢所斃於時中右脅遽伏於地聲若山摧龍既死觀者如市嵩命封其腹具表以獻上壯之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降優詔勞之因賜號爲龍舌張氏　柳宗元集曰明皇西幸馬至咸陽入渭水化爲龍　龍城錄曰開元間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　江行雜錄曰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明皇詣太清宮有龍見於殿之東梁明皇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開元遺事曰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也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覺爲作凌波曲奏於池上神

出波間　靈怪録曰房琯嘗修學終南山谷中忽聞聲若物戛銅器之屬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至矣琯望之冉冉雲氣游漫果驟雨作自爾再聞徽驗不差後將赤金鉢戛之爲僞龍吟　唐書曰建中四年九月戊寅有龍見於汝州城壍　又曰李嗣業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地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祠以祭城遂不壞　埤雅廣要曰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鐵持入海江可行於洪濤中後化爲龍　雜俎曰有史秀才者元和中與道流遊華山時方暑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置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出視之其葉上粟粟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人曰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煙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唐薛用弱集異記曰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道經江渚見有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之付箏妓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十耳方餘妓置之赴食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内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尺挈攫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唐書曰文宗太和二年五龍會於密州神堂山之北次第而至五方之色具焉自申及戌而没　戎幕閒談曰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貞觀中敕取龍子以觀御製歌送歸黄冠之徒競詫其神李德裕恐其惑世嘗捕而脯之龍亦竟不能神也　劇談録曰李德裕當夏日宴朝士咸有懼蒸之苦既延入小閣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座中暑氣都盡清颸凜冽如涉高秋皮乃新羅國所獻得之大海中　玉泉子曰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湖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之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户處士懼罪潛去　孔帖曰太和三年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鬬　唐年補録曰咸通末舒州刺史孔戚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録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百姓胡舉家有青龍鬬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繭陷在庭忽雲雷暴起鬧雲中擊觸聲血如醽雨灑繭陷上血不汙陷旋漸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泠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泔桶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丈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鬣皆魚惟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腎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自相齟齬時遭大雲倉使督而送州

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剸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　中朝故事曰長安有豢龍户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龍户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關經華州時李訥爲刺史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二小鮒子中倒於盆内乃二細魚也訥怒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尺許注水其間投魚水内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逡巡穴已闊數尺其人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捉入鮒中訥方奇之攜歸輦下　天中記曰唐乾符中有僧日以課誦爲事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持念之際忽覺有腥氣見水面有一人漸近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許姓名道坤唐初爲蘷牧以貪殘暴虐歿受業報爲灩澦堆龍王三千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故來邀謝耳僧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實繁皆業報所作非常力能制也僧將復問忽失　北夢瑣言曰大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爲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實而藏之湖南行軍高郁酬其價而強取於時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得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　又曰同光中滄州民子路逢白蛇以繩繫之擺其頭落須臾雷電撮此子上空中爲雷火燒死墜地而背有朱書曰此人殺妄天龍爲天符所誅　周史曰徐州豐縣民單興井中龍出民有子母三人同覩即時皆卒既出澍雨漂沫城内居民濟之以桟登城以避水　吳越備史曰臨安大旱宰君命道士東方氏起龍祈雨對曰茅山前池中有之然不可起起必大異遂止明年宰君復召至將臨池遽指王所居曰此龍生彼家矣時王已誕數日　又曰吳王巡行次餘姚文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既而大雨震電有二龍負舟俄而二龍自舟首升焉　南唐史曰有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爲服忽釜中霧蒸起見二龍騰躍而去　野人閒話曰僞蜀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川什邡縣石井中夜有十丈火龍騰躍而出浩浩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耀粲然大風吼天草木俱拔餘燼隨地延燒數百家

一統志曰宋建隆中池州府有狗登木化爲龍風雨勃興穿山而行因名山洞曰五穿　宋史曰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虔奉不懈程顥捕而脯之　夢溪筆談曰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者

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　志林曰皇祐三年五月龍鬬於虔州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水暴漲未幾復改原號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許餘歷酒殽上躍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嘉祐七年　緯略曰鄭內翰辭未貢時病疫困甚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曰吾病煩熱思涼浴以清肌膚吏曰辦之久矣遂導至一室中有小方池甃以明玉水光灩灩以手測之清泠可愛公坐其上引水沃身俄頃兩臂皆生白鱗顧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去吏云玉龍池惜乎公不入其水入當大貴但霑灑而已幸而公是白龍翁雖貴不至一品乃戲爲詩云文閣數載奪先鋒變化須時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元是白龍翁　鐵圍山叢談曰江湖間小龍號靈異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出運綱之舟尾舵工之婦不識也謂蜥蜴潑置之又緣柁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汴口官私船七百隻自相撞擊俱碎死者數百十人朝廷聞之不樂第命官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又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龍即作喜狀舉身入香奩中不動大漕遂攜至都奏聞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奩中兩爪據金杯飲幾醺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親加封識降付都城汴水之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如故視缶中龍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　坤雅廣要曰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於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旁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　老學菴筆記曰張震字眞甫爲成都帥未至旬日前大風雷龍起劒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塚南字爪跡宛然　夸堅志曰德興嶮崛山亘百餘里有三潭龍蟠所藏其在桃源塢者時現光怪頃歲一邨嫗過之見異物如牛臥潭側鱗甲燦燦每片如斗大其長夭矯數尺許嫗狼狽奔歸尚能爲家人道所見即死淳熙中縣境苦旱民吳彥柔者與妻素奉佛敬親詣潭所焚香啓告曰天久不雨田禾將槁願一施靈賜於是旋繞回傍虔誦經咒少焉一小青蛇出水面俄化爲巨鯉久之又化爲鮎而首則蛇也悠洋自如吳祝曰若神龍能下雨救禾稼當以家財建立祠廟於此使民俗永遠香火供事則又露雙角屹然吳遽趨下未幾大雨傾注彌日方已閾境賴以有秋吳不甚富才有田千畝乃以三分之二與

兩子而賣其一爲工匠土木費廟成夫婦棄家徙居於門躬執灑埽之役龍之靈日以詭異人或汲潭水置盆中小魚充溢不可計及還之於水蓋無一鱗投紙錢者或沈或浮俚俗言沈者神所受者也脫不當神意雖繾之以石亦裂碎浮出 遼史曰太祖神冊五年射龍於拽剌山陽水上其龍一角尾長足短身長五尺舌二尺有半救藏內府 金五行志曰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三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 李堅志曰宋洪邁言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效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爲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身老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爲龍也當試叩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從之如期叟至李即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於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穀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仁惠垂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大神之威靈唯神念之叟無言少頃煙靄盛而歎曰噫泄吾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帝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於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證明使闔郡民爲行壇七 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三日外邑虔鄉有死龍隣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供事畢龍見於空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菩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豢龍谷 前勝野聞曰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帝功居多乃置兜鍪於前俛眞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龍三

躍淵　隋末　周易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獻帝春秋孫策獲太史慈乃出教爲門下督須軍還當更議　徐爛

西北有山而不合因名之曰不周山故有神龍倒懸而照之　吳越春秋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劒赤理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雷公擊柝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冶子　騰雲　乘水　楚國

原　先賢傳宋玉對楚王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漬之裏尺澤之鯢豈能量江海之大哉　管子曰蛟龍水中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屈爲皮丹黃爲文翠羽爲飾水以游之風以蟄之　沈懷遠南越志蛣龍身長四丈青黑　五彩　九色　上見

漢武內傳王母乘　紀官　賜氏　皇甫謐帝王世紀太昊庖羲氏風姓有景龍二河圖　紫雲之葦又駕九色之斑龍　翠鱗　赤帶　揚子雲爲元曰作龍者施木爲骨綴緝爲皮丹黃爲文翠羽爲飾水以游之風以蟄之　沈懷遠南越志蛣龍身長四丈青黑　五彩　九色　上見

有毒傷人即死　瑞故以龍紀官　下見龍二左傳　鱗介部龍

色赤帶如錦下入於海有青文常隨渭水而下　鱗介部龍

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乃青龍也　劉敬叔異苑陶侃常捕魚雷澤得一織梭還挂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　三友　兩壻　魏志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爲友號曰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又曰黃尚爲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　雲從

安公六安鑄冶師也一旦有朱雀止冶上云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至安公騎之而去黃帝鑄鼎荊山下成有龍下迎黃帝上龍羣臣後宮從上天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　生山澤

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禮記龜龍在宮沼則是無故順之至也　畏櫟　葉　五花　春諧記蛟龍畏櫟葉下見龍一括地圖　出潛離隱　合體成

在宮沼　傳龍

章　上易經見龍二莊子下　見蘭陵井　戲武功池　漢惠時二龍見蘭陵人家井中白帖二于武功縣池乃唐太宗生誕之瑞　登李膺門　窺葉公

牖　登李膺門下見龍二莊子　子先芽狗　方朔布叢　列仙傳子先者東海關中卜師也老壽百餘年臨去呼酒持二芽狗來呼子先

子先持一芽狗一與姬各騎之乃龍也　洞冥記東方朔生三日而喪母髀母拾而養之經忽失朔累月方歸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布葉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葉龍澤　馬師治病　夏

后藏蔡　列仙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徙去之留之莫吉卜靖其藩　張口師皇鉞其唇飲以甘草湯而愈後一日負之而去　**而義之吉**　張華食鮓　漢帝賜羹　世說陸機營鮓華鮓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漬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畢云園中積茅下得白魚質狀縣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詳龍下述異記　一馬化　八牛易　晉董謠五馬渡江一馬化爲龍即元帝也　法苑俱名國有商人駕八牛牧於澤中時有離車捕得一龍云將食之商人以八牛易致取放別池中龍忽人語謝

入宮中有龍女與八餅金云此是龍金哉　乘雲　行雨　淮南子龍乘雲而舉埤雅要李靖射獵山中宿老嫗謂靖曰此龍宮也天已雯生足汝父母皆不在欲奉煩何如命取騶馬并一小瓶戒曰馬躍嘶鳴取水一滿馬身用之不盡　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何如命取騶馬并一小瓶戒曰馬躍嘶鳴取水一滿馬身用之不盡　**上此一**　一尺愼無多也既而電掣雲閒連下二十餘滴夜半平地水二丈　**乘雲行雨**　淮南子龍乘雲而舉　埤雅　**朱衣家**　夜半扣門急一老嫗謂靖曰此龍宮也天

奮翼　躍鱗　揚陽書蛟

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雲霧咸集 新言龍潛之水乘雲躍鱗 唐書毛詩名物解云 變形 易骨 四分律文中說諸龍初生時睡時瞋時行欲變形餘皆能變形 造化權輿龍易骨時不能變形 鐵上見龍二唐書 鐵鐵味辛害目魚龍護目故畏鐵 韓雉射 安期跨 尸子曰韓雉見申羊子魯有龍飲于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 遂射之 傳奇安期生常跨一龍而朝玉京故號玉京子 解角 取肝 前燕錄慕容皝十二年夏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于龍山晃親率百餘步祭之以太牢二龍矯首嬉翔解角而去晃大悅號新宮曰和龍宮 朝野僉載蜀縣令劉靜妻患病正諫大夫明崇儼論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瘿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 采鱗 威骨 典引升黃輝采鱗於沼注黃龍也 守藏 聽經 幽怪錄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勿幕溪清泉遂成石渠經冬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 毛詩名物解龍有威骨 天師以符救之波停風息老父泣謝仙師令致清泉以符投之淡沙之罰今爲湖僧呪水欲取方免石渠經冬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 龍千歲方 龍千歲方 龍千歲方

秦曰鎮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引一小童衣黑衣呼爲元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鑄之痕尚在鏡中不見乃截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豐興雲吐霧行雨生

風上清仙子來獻昵聰呂輝等以五月五日移爐于楊子江心鑄之背龍頗異後大旱祠之乃雨

爲琭珀王海祥符中名輔臣於崇政殿北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眞人所獲龍體長二寸許腹如玳瑁酉陽雜俎龍血入地爲琥珀

蠪蛭化如蠶蛹淮南精神篇禹方湔于江黃龍負舟禹視龍猶蠪蛭龍乃弭耳掉尾而逃下見鼈一莊子

出鷺走前足有物色白如水帶縈繞數匝遠令解之如水出以示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轉築地成竅置于其中少頃矚動泉湧終忽自盤若一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遵席有黑氣如香煙

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見淮灘當兩中一龍騰擊而上兩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隅拾視之其中有龍盤之迹宛然鱗介之屬悉俯而至

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蕪肉薰之則勃然若生雲霧又曰大曆中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上以水噀之遂化

鬣拂角釵杜陽雜編元載有龍鬣拂紫色如櫚櫧可長三尺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溼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鬣介之屬悉俯而至

置之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聽若垂之池潭則鱗角爪鬣悉具

龍

泰曰鎮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引一小童衣黑衣呼爲元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鑄之痕尚在鏡中不見乃截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豐興雲吐霧行雨生

風上清仙子來獻昵聰呂輝等以五月五日移爐于楊子江心鑄之背龍頗異後大旱祠之乃雨

爲琭珀王海祥符中名輔臣於崇政殿北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眞人所獲龍體長二寸許腹如玳瑁酉陽雜俎龍血入地爲琥珀

困泥沙依積水杜詩泥沙困老龍又曰龍依積水盤

蠪蛭化如蠶蛹淮南精神篇禹方湔于江黃龍負舟禹視龍猶蠪蛭龍乃弭耳掉尾而逃下見鼈一莊子

出鷺走前足有物色白如水帶縈繞數匝遠令解之如水出以示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轉築地成竅置于其中少頃矚動泉湧終忽自盤若一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遵席有黑氣如香煙

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見淮灘當兩中一龍騰擊而上兩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隅拾視之其中有龍盤之迹宛然鱗介之屬悉俯而至

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蕪肉薰之則勃然若生雲霧又曰大曆中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上以水噀之遂化

鬣拂角釵杜陽雜編元載有龍鬣拂紫色如櫚櫧可長三尺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溼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鬣介之屬悉俯而至

置之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聽若垂之池潭則鱗角爪鬣悉具

爲珀王海祥符中名輔臣於崇政殿北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眞人所獲龍體長二寸許腹如玳瑁酉陽雜俎龍血入地爲琥珀

腹如玳瑁血

蕭注破南臺得龍長尺餘以海鹽飼之鹽出鱗間收取之入藥良陸佃曰龍珠在頷

鱗間出精于目

雅俗稽言龍身無耳其聽以角

以角經云龍精于目蓋龍聲故精于目也視猶

頷下春渚記聞宋徽宗時

燕巢投虎骨虛谷閒抄有一家于燕巢中忽然五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夜有虎頻來望之則火焰亘天旬日聲傳多聚觀其家不見有火出門

其不戢燈燭燄入舍不見有火出門

探燕巢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隨下鱗甲炳煥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簷瀕龍徐徐引其子入自窺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損

文餘自簷屋而入光

物其家不三數年隨敗焉嘉話錄南山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

水即劑不定俄頃雲起潭中兩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乞水則雨隨至名其地曰滋茂

氏至今成都禱雨必命王氏至潭

要由灌陽軍潮牛溪而行百里地境幽絕人迹罕到邑士王趙等世居之一日有僧至乞食說假寐于磨上出見龍蟠睡訝之既而求一架裟披地及展衣覆其處蓦工匠爲巨室蓦工匠爲池嘗以接骨方遺王

鷸鷸有聲王

德不妄爲人莫學御坪雅廣要蟲莫智于龍龍之德不妄爲者

淮南子人莫學御龍而皆學御馬急所用也出

負圖神龍負圖出河伏羲受之以其文畫八卦徵周公沈辟青龍出元甲圖爲畜

乾象易鱗物周禮无首易見羣龍无首吉有悔亢龍

禮記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

改年漢有龍瑞改年爲黃龍

負圖

乘水騰雷乘水之蟲鳴

飛龍在天

禮記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

改年漢有龍瑞改年爲黃龍

乾象易鱗物周禮无首易見羣龍无首吉有悔亢龍

負圖神龍負圖出河伏羲受之以其文畫八卦徵周公沈辟青龍出元甲圖爲畜

乘水騰雷乘水之蟲鳴

飛龍在天

水龍鳴水中不見乃截竹吹之聲相似也臥龍主曰諸葛亮隱居人謂臥龍孔明臥龍也

雕龍如龍文雕鏤

龍文言雕非池中物物而必飛去

亭人池中得龍子如守宮十餘頭養之長大稍有去者一旦水壞盧而乘龍仙去非池中

龍樓龍舟而容與

吳志龍樓龍舟思元賦棹龍蜿蜿

蜿蜿雲龍驟驟乃是山鹿野麋

潛陽精以潛乎陰幽靈抱朴子潛靈俟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以騰躒

潛靈處雲行天

漢平準書天用莫如龍索隱龍各有所好畫牢好鳴形鐘紐上凹牛好音形胡琴上梁吻好水形橋梁上蜘蛛好險形屏風角上鼻鼠好文形碑陽上螭下好負重形碑座上睚眦好殺形刀柄上獸環則蟠好食形飲器上蚊其肆矣蚊蚋蚊雷之屬皆龍之志也

飛天　潛則蟠乎泥蚊其肆矣蚊蚋蚊雷之屬皆龍之志也

九子　潛確類書龍生九子不成

龍五

三停　會編世傳畫龍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腰至尾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馬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三停　釋氏書龍有三患一熱風熱沙著皮肉骨髓二惡風暴起吹其宮殿失其寶飾木服龍身自現三諸龍娛樂時金翅鳥王入宮搏撮始生斷龍子食之

三苦　博物志唐天寶中有陳仲弓里中有井好溺人一日有敬元穎謁仲弓曰此井有毒龍殺人昨夜已朝太乙洵之則難免矣命匠入井獲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爲婿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并有毒龍母廟者見塑像美姿容悅之意爲他日居宮安得良匹若是則龍母出時乘馬忽見蛇蟠于鞍方駭之乃巹也後獲美除至中道宿旅邸見舍後簫箔內處處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置於前使漸水灑之則颯然風生遊酒客有寒色遂聞客有寒色則以盛夏常設盆水置小於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拗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窗中出有光如電

龍精石　南墅閒居錄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山齋亦莫知所

龍皮扇　開元天寶遺事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置於前使漸水灑之則颯然風生遊酒客有寒色遂聞客有寒色則以盛夏常設盆水置小於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拗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窗中出有光如電

龍鏡　龍女　柳毅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曰此涇川次子婿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并有毒龍殺人昨夜已朝太乙洵之則難免矣命匠入井獲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爲婿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并有毒龍殺人昨夜已朝太乙洵之則難免矣命匠入井獲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爲婿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

龍母　鶴林玉露士有謁京師韓魏公者公問其鄉人曰此人何如曰此人孝母公曰何以知之曰其人每食必祭其母公曰此小事何以知其孝曰其人每食必祭其母則其孝可知公曰何謂祭其母曰每食必先以食與母然後食公曰此人之孝固可知然亦

幽居常獨香清風播四遠萬里望芬芳隱居可頤志自見焉得彰　唐李嶠詠龍詩曰衛燭輝幽都含章擬鳳雛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帶火移星陸騰雲出鼎湖希逢聖人步庭闕正晨趨　宋歐陽修百子坑賽龍詩曰嗟龍之知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水黑沈沈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挈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電走先後驅傾崖倒澗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滋濡青天却埽萬里靜但見綠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闔狼籍烏鳥爭殘餘　蘇軾起伏龍行曰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至今顱骨帶霜牙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欹蒼石擁巖竇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擺煙縷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羲軒詔神禹遍來懷寶但貪眠滿腹雷霆瘡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倒捲黃河作飛雨嗟吾豈樂聞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　韓琦詠龍詩曰育德知何宅逢辰或見靈配乾雖有象作解本無形浹物周寰宇遺功在杳冥丹青如可狀試下葉公庭　邵雍應龍吟曰龍者陽類與時相須首出瑞物周遊六虛能潛能見能吸能呼能大能小能有能無　何夢桂蛟龍歌曰世間怪物有蛟龍三百六十蟲之長神靈出噓吸變化互來往布爪曾雲興鼓鬣歊電放無欲不受劉累馴假形豈被葉公誑時飛則飛潛則潛所以隨時知得喪莫道魚蝦性不靈相依煦沫豈敢嘆江濱鱣鯨久失水聞此鼓舞威相親安得此身化爲雲隨龍上下雲無心　元虞集龍卵詩曰入眼圓如頷下珠也知靈物化生殊淋漓猶帶元氣溼混沌終含太極初雨施雲行待時至海涵眷育有神扶明當一躍天池去滂沛恩波及涸魚

原賦　魏劉劭龍瑞賦曰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耀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祥集於邦國卓犖於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於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歲在析木時惟仲春靈威統方勾芒司辰陽升九四或躍于淵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紆體蟺縈摛藻布文青耀章采雕琢璘玢燦若羅星蔚若翠雲光鳥翔以外照水景清而內分睟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不澹固保險而常寧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幽眞實殊異於

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於太清　繆襲青龍賦曰懿矣神龍其知惟時覽皇代之云爲襲九泉以潛處當仁睟而覩儀應令月之風律照嘉祥之赫戲敷華耀之珍體燿文采以陸離曠時代以稀出觀四靈而特奇是以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崩馳觀夫仙龍之爲形也蓋鴻洞輪碩豐盈脩長容姿溫潤蜿迤成章繁虵蚪蟉不可度量遠而視之似朝日之陽邇而察之若列缺之光煇若鑒陽和映瓊瑤曜若望飛雲曳旌旗或掌翠岱或類流星或如虹霓之垂耀或似紅蘭之芳榮煥璘彬之瑰異實皇家之休靈奉陽春而介福資萬國之嘉禎　晉劉琬神龍賦曰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潛泉出則升雲賢睿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舍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　唐潘炎黃龍再見賦曰非同上天之五虵有異渡江之一馬泰夢立于鄗時漢時見於成紀彼皆一至此則重光錯甲鏤鱗分宮紀號超紱鳳於丹穴越青鷺於女牀　白居易黑龍飲渭水賦曰爾其矯首陸梁拖尾迴翔踾流鳴躍勞波騰驤飲清瀾之澹澹噴素浪之湯湯頡頏而碎珠迸落奮騁而細雨飛揚警水族則鱣鮪奔走驚泉室則黿鼉伏藏信可符帝王之度叶邦家之光表三秦之嘉瑞呈二漢之禎祥　宋王安石龍賦曰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向惟不可測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至乎喪已而未始至乎喪已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

原贊晉郭璞燭龍贊曰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　又曰龍魚一角似鯉

原序魏繆襲青龍賦序曰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

雜著唐韓愈雜說曰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淵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

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柳宗元謫龍說曰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隣地有光熠然被縐裳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女頻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恕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氏講室焉及其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宋沈存中彭蠡小龍記曰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眞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子致詔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甚重一辭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臣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溼臙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乘紙幡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不見明日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蜒蜿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螭

說文曰若龍無角而黃北方謂之土螻　宋程大昌演繁露曰螭魚四足長尾鱗成五色頭似龍無角　呂覽孔子曰螭遊乎清而食乎濁　淮南子覽冥篇曰今夫赤螭青虯之遊冀州也天清地定嚙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蝘蜓蟉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黝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遝雨扶搖而登之感動天地聲振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　漢書揚雄客難云夫翠虵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于蒼

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則不能機膠葛騰九閽　拾遺記曰崑崙山第三層有螭潭百里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云是白螭之腸化爲石　淮南子曰前白螭後貢蛇　楚詞曰與汝遊乎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又曰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遊兮瑶之圃

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　漢郭憲洞冥記曰武帝好徼行于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嬖末喜置于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安知非此耶古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唐柳宗元憩螭文曰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憩螭投之江

蛟一

原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則蛟爲之長率魚而飛去　又曰無角曰蛟　埤雅曰蛟骨青　又曰蛟能交首尾東物故謂之蛟俗呼馬絆以此一說蛟尾有肉環束物則以首貫之　述異記曰蛟眷連生連生則蛟矣相書所謂交眷則蛟蟲之眷是也

原月令曰季秋伐蛟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　易緯通卦驗曰震東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蛟龍出　家語曰竭澤而漁則蛟不處其淵　淮南子曰一淵不兩蛟

原山海經曰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　又曰檇過之山浪水出焉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原王韜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屬濟者遇之必笑而沒　輿地志曰河間滹沱河水嘗有蛟入五月恒暴遂變爲人於岸上與人並行至懸岸處推與俱下　裴淵廣州記曰新寧縣東溪甚饒蛟及時害人嘗於魚梁上得之其長丈餘形廣如楯修頸小頭胸前赭背上青斑脇邊若錦　唐陸禪續水經曰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爲蛟其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　述異記曰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　唐子西語錄曰思州有潭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故東坡詩曰潛鱗有餓蛟掉尾取渴虎　墨客揮犀曰蛟之狀如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中聲如牛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害見人先以腥涎繞之既入水即於腰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爲蛟所毒但見于水上嬉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

有穴如杯焉　星禽術法分配二十八宿而以角木蛟居首　翻譯云梵言宮毗羅蛟也　韓愈秋懷詩曰其下澄秋水有蛟寒可曬　柳宗元詩幽窟潛神蛟　蘇軾赤壁賦曰舞幽壑之潛蛟　李沈夢仙謠曰臨池靜聽雌蛟啼

蛟二

孫覿詩云老蛟怒起挐雲立

拾遺記曰唐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縈天則三河俱溢海瀆同流　又曰舜受堯禪有孝讓之國執玉帛來朝其國至億萬之年山一轮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鵁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　博物志曰滄臺子羽寶千金之劈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雨蛟夾船子羽左操劒擊蛟皆死既濟三投劈於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劈而去　韓詩外傳曰東海有勇士舊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飲馬果沈訢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耽其左目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劒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潯陽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拾遺記曰漢昭帝嘗遊渭水使羣臣漁釣爲樂時有大夫任緒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頭有一角長二尺牙出唇外帝曰此魚鉏之類非珍祥也乃命大官爲鮓肉粟骨青味甚美帝後思之使置者復覓終不得也　潯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列仙傳曰馬明生捕蛟爲蛟所傷道間見一神女以丸藥與服即愈隨女入岱宗山石室金牀玉几安期生從六七仙人見神女稱下官請陽九百六之數神女曰自頃四海水減溟湖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蛟不達於海惟叩天索水詞訟紛紜有千上府三官煩于省察司陰亦疲於謹案矣　新書曰曹公幼而智勇年十歲常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擊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蛇奔逐操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而恐耶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吳記曰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於天台山時熱息橋下忽見溪中有一小青童長尺餘執一青蒲而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四望見海上風雲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於虛樹中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耳　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强俠氣爲鄉里

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犯暴百姓謂爲三橫而處既剌殺虎又入水殺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鄉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自是改勵遂爲忠臣孝子　人李增行經大溪見兩蛟在川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增歸因復出市有一女子素服銜涕捉所射箭增怪之問爲若是君箭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返未達家暴死於路　幽明錄曰晉安帝隆安初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船迴避蛟又從其後盛便以叉殺之懼而還家經年無患至元興中普天亢旱盛與同旅數人步至湖中見先又在地拾取之云是我又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得心痛還家一宿便死　襄陽耆舊傳曰晉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爲襄陽太守城北汚水中有蛟嘗爲人害遐遂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流血江水爲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續搜神記曰長沙有人家住江邊有女子渚上漉紗覺身中有異復不以爲患遂娠身生三物皆如鱗魚甚憐異之乃著藻槃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字大者爲當洪次者名被祖小者爲操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出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出頭望母良久方復去後女亡三蛟子至其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號犬　又曰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曰黃屯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俱從東方而來於門呼尹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牀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毛有頃兩氣至此人上馬去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四合白晝爲之晦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森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庭其舍道焉　方輿勝覽曰趙昱常隱青城山隋煬帝起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昱持刀入水有頃潭水盡赤昱左手提蛟頭右手持刀奮波而出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方拜舞于殿下時國醫紀周顧之謂上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二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於路旁飲野泉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滑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俱備　龍城錄曰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

增異苑曰承陽

死浮於水　北夢瑣言曰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某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役夫鉤至岸濱忽爲大蛇沒入潭中白以爲不祥因而致疾愚爲誦岑參賦云瞿塘之東下有千歲老蛟化爲婦人彩服靚妝游於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疾尋瘳又内官宋愈昭自言於柳州江岸爲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呼而止之亦蛟也　王鞏聞見近録曰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石中蛟宛轉而死血流數里　堺雅廣要曰宋寶祐丁巳夏邵武軍管下市中有開食店者因買魚得一白鱔始則甚小極愛惜之每日飼以餅之屬逐日長大遂放於十字街巨井中越一年忽一日井内有火焮兩條射出井外衆窺之乃自白鱔兩目中來而其身已如巨木因此淫雨不止天氣昏黑白鱔忽自井中騰空而去井水迸漲四郊洪水驟至棟宇俱沒有人避水於高樓者皆聞空中有人喝云滿也未如是者二其時羅水厄死者甚衆　宋史洪邁曰黄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金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潜伏一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劒乃濟蛟方熟寢於百尺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劒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游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叟携蛟頭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爲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者亦不曾詢其姓氏識者疑爲神云　潜確類書曰元嚴子忠汀洲人遣僕入山掘筍雷電大作樹下一窟有物如犬而長其聲如雷僕揮鋤擊之而斃人謂之山蛟再積五百年則爲龍矣

蛟三

增裂山　潜窟蛟不能降雨而能裂山　下詳物宗元詩　**縈天**　得水上詳蛟二拾遺記越題云所謂旱蛟得水龍兎走穴尚不虚耶　四足一角蕪湖有壞磯老蛟也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偭螻蟻以隱處者也　下詳蛟二拾遺記　**龍屬**　雉化上詳蛟一説文螾即蛟也雉入水化之　**蛟妾**　蛟人異述記夏桀之末宮中有婦人化爲龍俄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命爲蛟妾告桀以吉凶之事記文犀國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象入海底宿蛟人之舍夕得淚珠則鮫人所泣淚而成珠也　洞冥

詩 宋梅堯臣詩曰橋邊三尺劒江上六鈞弧漢武帝何在周將軍已無織綃深有室泣淚自爲珠誰謂九淵害人猶能爾圖

賦 唐獨孤授漢武帝射蛟賦曰何彼蛟之夭矯據積水之空濶謂欻飛之劒莫前滅明之辟是奪一旦突梁內裂素纓餘怒蚴蟉上浮洪澄暗質已靡于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得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派徐清

贊 晉郭璞蛟贊曰匪蛇匪龍鱗采輝煥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飲羽欻飛疊斷

蜃一

雜兵書曰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史記曰蜃氣成樓臺即此是也世云雉與蛇交而生蜃蓋得其脂和蠟爲燭香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矣 筆談曰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蜃蛟之氣 物類相感志曰蜃龍也如池井間有之則吐氣爲雨今吳山陰井泉不竭者蓋有焉 埤雅廣要曰蛇化爲蜃似蛟無足

蜃二

十二眞君傳曰許眞君遜遇一少年儀容修整自稱慎郎許君知爲蛟蜃之精謂門人曰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不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之潛於龍沙州化爲黃牛眞君亦化爲黑牛而以手巾挂膊別之令弟子施太玉揮劒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仍化爲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娶刺史賈玉女眞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壻請見之賈令出見慎郎託病潛藏眞君厲聲曰江湖害物老魅焉敢遁形於是復變本形宛轉堂下爲吏人所殺眞君又以水噀其二子即化爲小蜃因勸賈玉速移俄頃之間官舍崩沒 太平廣記曰徽歙黃墩湖有蜃嘗與呂湖蜃鬬湖之近邨有程靈洗者好勇善射夢蜃化爲道人告之曰吾爲呂湖蜃所厄君其助我我必厚報束白練者我也明日靈銑與邨少年鼓噪湖邊須臾波濤湧激聲似雷霆見二牛

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肋皆白靈銃射中後蜃水變成血其傷蜃歸呂湖未到而斃

蜃三

賦唐王起蜃樓賦曰霧歛煙銷雲歸月朗千里目極八紘心賞惟錯之類咸伏陽侯之波無響於是吐氛氳騰泱漭隱隱迫出亭亭直上乍明乍滅舒渤澥而新鮮若合若離結麗樵而博敞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八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九

鱗介部三　蛇

蛇一

原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增酉陽雜俎曰凡禽獸必藏形匿影同於物類是以蛇色逐地　宇說曰蛇螯人也而亦逃人　稗海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張茂先云會稽山中多此蛇　增淮南子曰巳日山中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山中見巨蛇冠幘者名曰升卿呼其名則吉　星經騰蛇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蟲蛇　原地鏡圖曰金寶化爲青蛇　增酉陽雜俎曰巳日不宜殺蛇　瑣碎錄曰倒拖蛇不出以鍼劄其尾即出　辨蛇雌雄以細軟物停蛇著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如雜寶藏經律云白疊試蛇俱住不同也　原博物志曰鵙鳴則蛇結　稽瑞曰蛇畏雷則蟄　增淮南子曰巳日不敢來　續博物志曰鵙鳴則蛇不敢來　續搏蛇舊說螘食蝍蛆蝍蛆食蛇蛇食蟾蜍蜍三物相值莫敢先動　詩經類考曰淫蓐如蛇與龜鼈通氣與文魚孔雀交與雉交生蜃螯蓐如蛇麝食之搖龜食之鸛鶴鵙鴆食之蜈蚣喜食其腦　原爾雅曰螣騰蛇能興雲霧蟒王蛇大者最　增詩經類考曰額有王字爲衆蛇之長　埤雅廣要曰螣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　又曰螣蛇能騰蟲之自勝者也　荀子曰螣蛇無足而飛　原淮南子曰夫騰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增陰陽自然變化論曰螣蛇聽而有孕　爾雅曰蚿蟲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蚕子　原廣志曰蝮蛇博三寸細項大頭首大如擘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鬣鼻反其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惟出南方　蝮蛇白斑黃頷身短首尾相似口長鼻反聞人咳喘步驟聲捷巧前噬口中吐涎草木上著人身成瘡腫曰蛇瘴難療　原抱朴子曰蛇類多惟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俯而爲此蛇　增埤雅廣要曰蝮蛇

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而人得活也 ㊟博物志曰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螫藷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樵採設爲此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謂之蛇迹 ㊟淮南子曰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上高 蝮蛇 釋名 反鼻蛇 時珍曰蝮蛇形短而扁毒與蝮同 詩經類考曰蝮一身而兩口廣頭不可使安足 楚詞曰雄虺九首 ㊟山海經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 今南方蚺蛇吞鹿已爛自蛟子 師古曰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 ㊟埤雅廣要曰虺狀似蛇而小國語爲虺弗摧爲蛇奈何以此故也 頗有斑文如故暗錦纈難死似鼉行地嘗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南人云俗取其膽以充藥材即以線合其瘡縱之後遇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膽亦其智也一曰蚺蛇之膽取而還生 淮南子曰越人得蚺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 嶺表録異記曰普安州有養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擔蛇入府祇候取膽皆于大籠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側即于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刀決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 説郛 括地志曰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刹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 證俗音曰蚺蛇肉食之辟蠱毒 北户録曰其皮可鞔鼓今潮州和鱗爲之聲與象皮鼓相類 埤雅曰蚺蛇腊著人骨輒軟性淫南越人取之者率徒手呼紅娘子或投婦人褻衣覆之則伏不動惟人所牽拽屠剥蛇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背錦文一頭有眼口一頭似頭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古云見之不祥今南人常見之其禍安在 蕪名苑曰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 詩經類考亦名弩弦 南越志曰兩頭蛇無毒喜人餌之 續博物志曰兩頭蛇馬鬣食牛血所化 嶺表録異曰金蛇出黔州鱗甲上有金銀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本草曰金蛇無毒大如中指長尺許嘗登木飲露金色照日有光能解金毒又有銀蛇能解銀毒 爾雅翼曰凡蛇死目皆閉蘄蛇雖死目開如生生舒蘄兩界者一開一閉物由地變如此 一統志曰蘄州有白花蛇項有方勝尾有指甲人劃破其腹則自赴水以指甲洗去其腸蟠屈而死食之治風疾極驗 本草圖經曰烏蛇一名香蛇背有三稜色黑如漆性至良不齕物多在蘆葦中吸其花氣或乘南風而

吸乾寧記其蛇烏身光頭眼有赤色腹下有白帶子一條　正宇通曰烏蛇最難捕枯死眼不陷　詩經類考曰有一種名烏燒尾細長有穿錢至百者善治風症本草江東一種名烏稍蛇能纏物至死一名烏梢蛇　淮南子曰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注長三尺色似金熟視之微黑不毒人觸其怒則自斷若刀截怒定相就如故　山海經曰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彙毫其音如鼓柝　又曰不咸山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注蛇類　元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黎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　又曰泰華山又曰崑崙山西北有山周圍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蛇居此土飲食滄海牟縣蒙山上有寺廟今民欲架室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水經注曰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三源注一壑於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爲物毒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蛇輒往就人欲食腦盤地丈餘人間嘗燒大石伺其臥時舌出以石投舌上於是低頭絶氣而死　通志曰淮江中獸名能蛇之精冬化爲雉春復爲蛇今吳下不食雉毒故也　埤雅南方多蛇精嘗化爲人以呼行旅姓名若顧應之夜必至棲所傷人土人養蜈蚣於枕中臥覺有聲則啓枕放之蜈蚣乃疾馳蛇所嗢其腦　寰宇記曰滇池黃津江有大蛇名青蔥好食人　又曰九眞長江水有鈎蛇其蛇食人若殺此蛇則當令死若不死則尋追報人終不已也雖復人衆中往取害之萬不一失　通志曰鬱林州出蛇長十丈以帚夜投之則盤可辟不祥酉陽雜俎曰蠻江蛇出南安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張帆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夢溪筆談曰宣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楹間動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潛確類書曰脆蛇一名片蛇出雲南大侯禦夷州長二尺許遇人輒自斷爲三四人去則復續乾之治惡瘡腰以上用首以下用其尾又治大麻風及痢　又曰芳蛇膏能漏金銀而不能漏于卵殼酉陽雜俎矛蛇首生嶺南南人謂之矛青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毒腫　江賦曰脩蟒拂翼而掣耀神蛟蝘蜓以沈遊慫蠵狀如黃蛇魚翼出火有光神蛟蛇也蝘蜓盤尾

梅聖俞詩曰新雷奮蛇甲

蛇二

原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蝮之道曰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皆去也今帶武都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黃入瘡中立愈 新序 增

潯陽記曰尋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穆天子傳曰天子飲于留祈遺其靈鼓化爲黃蛇 賈誼新書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前有大蛇其高如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請攻之公曰不可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修政居三月夢天誅蛇曰爾何敢當晦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巳臭爛矣 左傳曰莊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內蛇死不踰年而厲公入 又曰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 又曰成二年逢丑父寢於轅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搜神記曰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原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小蛇隨之人以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子不如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出於鄜衍於是作鄜時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嬰兒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增攬山記曰楚大夫靳尚以讒殺屈原爲天所譴作一大蟒穴在山後人爲之立廟 原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爲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士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女皆上天呼 增漢書曰高祖夜行澤中大蛇當道拔劒斬之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

也化爲蛇當道令者赤帝子斬之　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山地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臨復來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化爲巨蛇出列異傳曰壽光侯者章帝時人劾百鬼衆魅有婦爲魅所疾侯劾得大蛇又有大樹人止之者死鳥過亦死侯劾樹神有蛇長七八丈懸而死　原搜神記曰實武母產武而併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蓁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實氏之祥　增又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陽德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兵甲之象也見於省中明有掖房大臣受兵甲之誅也乃棄官遁去至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原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爲議郎發綏笥有二赤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爲邊將以東爲名後五年果爲大將軍拜遼東太守　增漢史曰靈帝時青蛇見御座　採蘭雜志曰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殿上有大蠭及小蠭耳間垂肉將軍拜遼東太守　採蘭雜志曰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殿上有大蠭及小蠭耳間垂肉似重孝幘小蠭亦然　又慕容熙遊於城南止大柳樹下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而出　又沮渠蒙遜攻浩臺有蛇盤于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縢蛇天意欲我回師先定酒泉也遂燒攻具而還　原世說曰杜預爲荊州刺史時有讌集大醉輒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户看之止見牀上有一蛇垂頭牀邊吐都不覺人既出密言如此　增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輒以氣吸引取之吞噬已百數行旅斷絶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欲往殺蛇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驅蛇出穴頭高數丈猛於尾緣背而以足按蛇頭著地弟子於後以斧殺之猛曰此蛇是蜀精蛇死而蜀賊當平既而果杜弢滅也　廣五行記曰晉吳興太守袁元瑛嘗之官請郭璞筮吉凶璞曰之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之後至府果有赤蛇在銅虎符函上蟠家人擾殺之其後元瑛爲徐馥所害　廣陵志曰東晉時跋陀羅尊者譯經于廣陵天寧寺之青蓮池忽有兩青蛇從池中出化二童子白旦爲尊者洒埽焚香迄暮俟其收經卷而去日復如是譯經既畢青衣亦不知所在　異苑曰太元中汝南人伐竹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

枝葉如故　獨異記曰蜀主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於牀下勢懼而殺之　埤雅廣要曰晉武庫中有野雉莫知所致張華曰雉側必有蛇焉蓋蛇化雉也　白孔六帖曰宋武帝微時伐荻新洲射大蛇長數丈明日復往聞杵臼聲覘見數青衣童子搗藥問故荅曰我主爲劉寄奴所射今合藥治之帝問主何人不荅叱之皆散得藥傳世世人不識因名此草爲劉寄奴　異苑曰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琉璃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之於是資業日登經年蛇自亡忠及二子相繼殞斃此蛇來去吉凶其惟龍乎　搜神記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大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於湯中銜卵而去三人無幾皆死　南史曰梁武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道輦小蛇繞之並黑色宮人曰恐是錢龍帝以錢十萬貫鎮于蛇處以厭之　圖經曰南陽武當縣有郡社柏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粗數圍長三丈羣蛇數十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未伐樹前曾見夢於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後欣果死於治所　廣五行記曰陳時吳興顧楷之在桑樹上取葉見五尺大蛇入一小穴其從蛇或三尺或五尺次第相隨略有數百楷急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一孔日暮還家楷病口瘂不得復語　南史曰紀僧眞遭母喪開塚得五色兩頭蛇　後魏書曰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蛇見武牢城上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武牢叛死者數千人後司馬消難之任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土人謂之雌龍　隋書曰煬帝大業末翟讓初見李密衣在格上密腰帶化爲赤蛇讓心異之竟爲密所殺　又李密據偃師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斑蛇長丈餘向寢屋作聲如牛吼然仗者斬之明日戰大潰匹馬歸國　孔帖曰虞世南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大蛇屢見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爾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累囚　又西域波斯貞觀十二年使者沒以半朝貢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能捕穴鼠　唐景龍文館記曰興慶池者長安城東隅形勢之地也中多王侯第宅天后初有居人王純掘地獲黃金百金致富官司聞之密加搜獲純懼投於井中縣官窺之見雙蛇仰首張吻遂不敢入純以此金當爲已得復入取之還見赤蛇赫然蟠屈純懼而出其夜井水

湧溢漸成此池可廣百餘頃　廣異記曰長安至相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道院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開元中賢者夜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燦滿堂心甚怪之因於蛇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其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如此酬直胡曰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歎服遂賣焉　孔帖曰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芒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曰此欲決水灌洛城即以天竺法呪之數日蛇死　酉陽雜俎曰唐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至暑月嘗喘息不可過明皇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食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又李朝晟爲邠州刺史城方渠無水師徒罷然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致祠焉　杜陽編曰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焰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頷下有阿麼字上蹴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遂命取玻瓈連環繫於玉鼠之前足其後不復見焉以攝能啗蛇也　北夢瑣言曰光化中楊守亮鎮褒日有一蛇橫斜谷嶺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無數每一拖身即秣木摧折殆旬半方過盡阻絕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隔慮其遺毒然後方行明年楊伏誅　雲溪友議曰唐相李紳初貧之劍川天宮精舍憑笈晝寢有老僧齎罷見一黑蛇上利前李樹食其子焉僧恐遺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蛇乃望東序入李公懷中條忽不見公乃驚覺老僧謂曰秀才睡中有所見否公曰夢上樹食李似有一僧相逼僧知非常人也厚待之　孔帖曰董昌先是晝寢有虺長百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亭曰黃龍殿以自神　又郭誼兄岌事劉悟爲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誼以岌假刺史穿三十丈得石蛇并卵工破之皆流血　玉堂閒話曰梁牛存節鎮鄆州於子城西南角大興一第因版築穿地得蛇一穴大小無數存節命殺之載於野外十數車載之方盡時人云此蛇藪也是歲存節疽背而薨　後唐史曰清泰三年春有蛇鼠鬬於獅子門外而鼠殺蛇孔帖曰五代王處直初有黃蛇見於碑樓王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

室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　又周太祖嘗寢柴后見五色小蛇入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　幸蜀記曰蜀咸康六年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肥遺見謂之畢鬼（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　宋列傳曰胡穎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穎檄潮州令僧舁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欄檻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及期蠢然猶衆蛇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　宋夏應辰爲潭州書局時有温江縣申本處蛇一條長百餘丈神光照三百步口吐香薰灼二十餘里殺啖人畜無數差甲士二千餘收捕爲其掉尾捲去溺死五百人命天師與法官治之方戮死骨如山　東齋記事曰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念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爲蛇精

野人閒話曰景煥爲辟州白石令行涉巴嶺達王女廟有巨虺橫亘其前徑可七尺餘鱗甲不啻門扇許大頭尾垂在山下惟聞折木震響山谷從者驚駭莫能前進于是且駐山穴因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因知吞舟之魚翳天之鳥信有之也　聞見近録曰孔中丞道輔爲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爲神每祝之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之蛇死遂毀像壞其廟而去　江湖紀聞曰初吳璘爲大制置在蜀以殺金坪叢茂恐寇匿其間將欲焚之而未發露忽一老嫗携一子直至轅門曰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不敢沮但某母子於此地久未能便去望少展一日容某遷避庶得全母子性命吳叱曰是何妖物嫗曰必殺我能滅爾宗族吳怒叱左右執之忽不見遂四面縱火焚山明日巖下焚死一大蛇長數十丈一小蛇長丈餘縱火時火燄中黑氣一陣從東南方去時制置子挺新婦有娠生子曦正焚山時也曦後爲四川制置背叛受金爵命封蜀王復僭稱帝被誅死　寓簡曰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良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盤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官梁師成梁歎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夷堅志曰宜黄丞廳與縣

治相連有大蛇長二丈鱗甲青黑行地有聲父老傳言每出遊一廳則主人者必罹禍咎紹興庚辰春出於丞舍後東牆蓮池側隱半身牆內尾垂於池丞祝君適以亭午到池上見之呼乞子能捕者穴牆取之蛇蟠屈不動命數捷力舁至郭外過百丈橋數里縱之莽中意其已遠不能復至矣次日祝仍以午到昨處則蛇乃在元穴欲殺之而吏士皆不敢承命曰此禍至大寧受杖責不得已但令舁去如是者至於四五迫祝死乃絕不見又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咒之術尤工治蛇紹興二十三年本軍於南門外四望亭晚校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丈面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豬行趨甚疾爲逐人吞噬之勢衆皆驚擾不知所爲適有馬槽在側急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云是名豬豚蛇齧人立死即步罡布氣禁之少頃令啓槽則已僵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啓視化爲凝血矣又排嚮山有黑蟒色深青長可二丈積爲人害居民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爾盍具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詰旦詣穴口爲壇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空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內奮迅奔壇若將欲鬬者俊大聲呼之取所著汗衫中分裂其裾蛇劈爲兩此愚遂息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螫痛徹心腑幾於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踏踐之以致齧耶將自行其傍而然耶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插小竹片爲劒作法呼蛇至者如積詰之曰作過者留劒下否則退羣蛇以次相引而去各適所在獨一小蛇色如土伏劒旁俊名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何罪兒家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蛇自以首觸劒死焉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于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新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自貽禍乃止　又鄂州總領司故州治也後福城城有園園有大蛇長數丈許乾道中韓總嘗者欲於東北隅建楚望亭而築基不成至於數圯或言此處蛇所穴儻爲立祠當可就韓如其說作小廟于數十步間基即成蛇往來東西或如敖塲大井內或從府倉氣樓中垂頭下食米嘗蛻皮于竹林裏一兵得之貯以布囊時時出示人蛻廣長如其身左肋下有一足郡民楊八賃地縛葦舍母子處之以察盜摘者夏夜過半聞聲母以爲賊也出視之見蛇在女牆上而頭在濛中昂起睨母母驚敖楊生至僅能舉手指示即仆地死楊懼舍之去已而蛇不復出人疑其入大江云　又斬州境有蛇洞

在蘄州口鎮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矣土人採捕乃出羅田山谷中施少路溫舒自信陽守解印造朝舟抵蘄口請近處龍峰寺遊觀距蛇洞不遠詢於寺僧皆言徒有其名耳因信步到方丈復躡石級百層得一堂方疊足坐憩傍人驚曰一巨蛇正蟠屈于下相與持梃擊逐施遽下榻蛇徑入山見者無不汗駭此蛇之毒甚于蝮或爲所傷急須剜去肉少緩則遍體盡生白紋方花如其形不踰時必死施到閩除蘄春守蓋且將爲地主故山川之靈陰相之特令此物出異以示衆泊宅編曰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之不敢發率常扃鎖虔經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落正中一武臣之肩須臾皮肉潰爛成瘡妙藥治之方愈經爲文遣吏祭之即日毀樓蟒亦不見 遼史國語曰解神速姑宗室人名能知蛇語

蛇三

遊霧 吐雲 淮南子主術膠蛇遊霧而動類書志海昏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爲雲許慢過此詠之 憐風 飲露 莊子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心憐口口吐梅香熏灼三十餘里 詩經類考青蛇食塵

食塵 潛確類書黃花蛇出溫江長百餘丈神光照三百餘步

食鹿 上詳蛇一山海經又曰大人之國有元蛇頭方食鹿

吞象 食鹿 上詳蛇一山海經又曰大人之國有元蛇頭方食鹿

岐尾 白花蛇一名寨鼻蛇諸鼻向上此獨向下地鏡圖永昌郡有岐尾蛇

五種 百類

化蛟 後漢張奐疏蛇能屈伸配龍騰變化蛟鱷

龍類 鱗蟲 埤雅廣要腰蛇龍類也 詩經類考黃喉蛇

鱗蟲 埤雅廣要腰蛇龍類也 詩經類考黃喉蛇

金星 鐵甲 詩經類考金星蛇一名金星白者曰銀蛇曰錫蛇

君謨凭鼓 周詢垂欄 上詳蛇一山海經又東齊記又東齊記

含土蟄 伏地行 羅氏曰蛇草居嶺南大蛇垂欄上就視之乃周身名曰肥遺

董奉符誄 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及春出蟄則吐之飲每得食輒飽後蛻殼冬輒含土入蟄寢也于壽亦書言周詢于相法爲蛇形

黃公術制

童女 化老翁 搜神記東越閩瀧有大蛇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時將樂畢李誕有小女名柱其長五六尺未歲二犬俱斃蛇體黑花方紋間之遍體生毛黃黃然名爲鐵甲中有二犬共擒一蛇大如柱交雄則生蟲及蠆元稹集巴之蛇有百類鳥能食其小者

雞冠 山海經陽山多化蛇狀如人面豺身鳥翼蛇行音如叱呼見則邑大水 詩經類考鷄冠蛇擇身蛇

灌寄便放咋蛇犬以劒斫殺之越王乃聘寄爲后 下詳蛇二樓神記

六足四翼 一首兩身 上詳蛇一山海經又南谷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

君謨凭鼓 周詢垂欄 上詳蛇一東齊記又東齊記潮州謝知安州一日記事朝議周詢

含土蟄 伏地行 羅氏曰蛇草居嶺南大蛇垂欄上就視之乃周身名曰肥遺

董奉符誄 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及春出蟄則吐之飲每得食輒飽後蛻殼冬輒含土入蟄寢也于壽亦書言周詢于相法爲蛇形

黃公術制

宴于園中 酔而假寐也于壽亦書言周詢于相法爲蛇形

圖畫如 石謂之蛇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又曰聳頭蛇頭似聳頭尖脩夫頷蟹人必死亦好伏地而行

黃

喙 女童 上詳蛇一山海經又南谷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

化老翁 搜神記東越閩瀧有大蛇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時將樂畢李誕有小女名柱其長五六尺未歲二犬俱斃蛇體黑花方紋間之遍體生毛黃黃然名爲鐵甲中有二犬共擒一蛇大如柱交雄則生蟲及蠆元稹集巴之蛇有百類鳥能食其小者

眼聽 胎生 埤雅廣要蛇中埤類獨胎生

青蜂 黑蛺 本草青蜂蛇一名青竹蛇色善緣木及竹上

赤頸 黃喉 宋永初山川記始興郡有大蛇名赤頸 詩經類考金星蛇一名金星白者曰銀蛇曰錫蛇

生蟄 化鱷 上見五種注正字通水蛇生水中大如此獨

五種 百類

配龍 本草蛇一 神光照三百餘步 詩經類考青蛇食塵

百圍長數十丈行者過視則往而不返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交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往行旅施符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積聚成山 吸馬 逐鼠 益州記卽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飼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卽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母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曰何故殺吾母吾當爲母報仇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嚩語汝頭那忽戴魚見夜方四十里與城俱陷爲湖土人謂之陷湖惟姥宅無恙說今猶存 舊唐書太宗嘗覘敵登丘而睡敵兵四合未之覺也 隋書博物志天門山有大巖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雲霧而出林表若昇仙如此者有人往忽然上飛而至此林下無不飛去會一巢以吸之乃遶近山鄉里不可勝紀往來南北號爲仙谷時有學于道者不遠千里而來洗浴岩畔以求昇仙至夕有智能者曰此必妖怪因以石自繫而牽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愈知其妖邪之魅也 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躍擊射然後斫面口張尺餘尚欲害人力不加乃卒其所吞 人獸之骨在左右如阜焉 入榕藤竅 隆柏樹腹 北戶錄段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見羣小兒簇二巨蛇各長丈餘前後相仰若導從俱入一榕藤竅內竟不復出故知蛇珠色金翠奪目一如眞紅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蛇前有草木水土四種其類不可窮也 下詳蛇二唐書 陷武强淵 橫斜谷嶺 水經云邑人有行于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為蛇所報還生安息國復爲漏爲湖縣長及吏咸爲魚矣 下詳蛇二北夢瑣言 恚怒受報 暴酷化形 周景式廬山記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太子也讓國與弟遊歷諸國入吳來之宮亭泊船吟友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揖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爲人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高從山南過城外月餘夜夜叫呼隣人報世高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高從山南過城外月餘夜夜叫呼隣人報 秦瞻腦內 士禹鼻中 搜神記隋侯行巾縛口鼻亦敢手而脫成于鼻中 耳閒垂 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殺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棄施王魯爲當塗令到貨爲務會稽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判曰汝雖打算我則如蛇之被驚已知戒矣 禱而得泉 搜神記晉武德政默禱隨所之而掘地果得泉有司言狀旌復其家 晉書天旱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傍徨悲泣忽有蛇躍出德政之妻既死遂有大黑蛇以告其妻既死遂有大黑蛇入室 殺之被震 潛確類書武德五行記東光人東方飛龍病甚夢化爲大黑蛇以告其子子將殺之其妻曰此是爾父諸子不聽遂殺之即日暴雨諸子皆震死極前 芽鱷山蚓 上見蛇一倦遊雜錄上有小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蚯蚓行不類蛇宛轉甚純又謂之山蚓 梁書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非也土人言此蛇二晉書上詳蛇二 昌書 陷武强淵 橫斜谷嶺 水經云邑人有行于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為蛇所報還生安息國復爲人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高從山南過城外月餘夜夜叫呼隣人報 秦瞻腦內 士禹鼻中 搜神記隋侯行巾縛口鼻亦敢手而脫成于鼻中 耳閒垂 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殺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棄施王魯爲當塗令到貨爲務會稽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判曰汝雖打算我則如蛇之被驚已知戒矣 禱而得泉 搜神記晉武德政默禱隨所之而掘地果得泉有司言狀旌復其家 晉書天旱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傍徨悲泣忽有蛇躍出德政之妻既死遂有大黑蛇以告其子子將殺之其妻曰此是爾父諸子不聽遂殺之即日暴雨諸子皆震死極前 芽鱷山蚓 上見蛇一倦遊雜錄上有小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蚯蚓行不類蛇宛轉甚純又謂之山蚓 梁書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非也土人言此蛇二晉書上詳蛇二 昌書 陷武强淵 橫斜谷嶺 水經云邑人有行于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為蛇所報還生安息國復爲人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高從山南過城外月餘夜夜叫呼隣人報 秦瞻腦內 士禹鼻中 搜神記隋侯行巾縛口鼻亦敢手而脫成于鼻中 耳閒垂 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殺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棄施王魯爲當塗令到貨爲務會稽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判曰汝雖打算我則如蛇之被驚已知戒矣 禱而得泉 搜神記晉武德政默禱隨所之而掘地果得泉有司言狀旌復其家 晉書天旱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傍徨悲泣忽有蛇躍出德政之妻既死遂有大黑蛇以告其子子將殺之其妻曰此是爾父諸子不聽遂殺之即日暴雨諸子皆震死極前 芽鱷山蚓 上見蛇一倦遊雜錄上有小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蚯蚓行不類蛇宛轉甚純又謂之山蚓

蛇四

蛇足 宣室志蛇柴燒之則足出 **蛇蛻** 吳氏本草經蛇蛻一名龍子單衣一名蛇筋一名龍皮 **蛇臼** 人詩經類考有一種萊花蛇綠色江西補之作蛇臼蛇隨所蟠之形 **蛇珠** 洞冥記蛇珠出塗云國有青蠻蛇產珠色 **蛇市** 述異記揚州有蛇市市人賣珠玉而雜貨鮫布 **蛇箭** 三元孝贊蛇頭不可以刀斷必回傷人名曰蛇箭

光　北酒間窓括異記李丹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醞以麴糵白　北酒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悉化爲冰惟毛髮存焉

五

詩唐元稹巴蛇詩曰巴蛇千種毒其最褰鼻蛇捽舌飜紅焰盤身颺白花噴人豎毛髮飲浪拂泥沙髮皆豎起飲溪溜而泥沙盡沸欲學叔敖瘞其如多似麻　又曰越嶺南濱海武都西陷戎雄黃假名石鸇鳥遠難罷詎有隣腸計應無破腦功巴山晝昏黑妖霧毒濛濛　又曰漢帝斬蛇劒晉時燒上天自茲繁巨蟒往往壽千年白晝遮長道青溪毒霧煙戰龍滄海外平地血浮船　宋黃希旦靈蛇詩曰嘉祐辛丑歲郡侯得名伯是時夏六月雲日紅翕赫殿北古龍堂窗户久不闢俄然靈蛇見宛轉異象側鱗甲錦繡文燦爛輝五色視之頗馴擾狎之不驚惕郡侯率羣僚朋來擁荆戟遶留夜未午風雨滿天黑迅電曒四起狂雷隨一擊須臾風雨牧形影誰能覓斯蓋龍之靈變化固難測方知至神物其來表有德　張耒放二蛇詩曰二物穴吾居歲月亦已老一朝雙擒獲蜿蜒出幽草安行免噬齧敢望吐珠報已月不殺蛇昔賢有遺告

銘晉傅休奕靈蛇銘曰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雲霄下遊山嶽逢此明珠預身龍族

贊晉郭璞長蛇贊曰長蛇百尋厥鼠如燭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又騰蛇贊曰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升天雲罷陸略材非所任難以久託　又巴蛇贊曰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又蝮蛇贊曰蠢蠢萬生或以類長惟蛇之君是惟巨蝮小則數尋大或百丈　又枳首蛇贊曰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知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周庾信孫叔敖逢蛇贊曰叔敖出容悴還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有榮華

楊氏異物志贊曰蜥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創寘享嘉宴是豆是觴

說唐柳宗元捕蛇說曰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禦之者然而得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又宥蟆蛇文曰吾悲夫天形汝軀絶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脇惟形之紆目薰蜂蠆色渾泥塗其頸戮悉其腹次且蓑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姤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龍爲蟈橫

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艸搖風動百毒齊起首豸脊勞咽舌搖尾不遑其凶若病乎已世家寒心五步一顧吾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楹窖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宅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何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何汝尤是歲是扶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叉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宋張耒逐蛇說曰噬堯之時兮大水滂橫潰四海兮包陵岡龍騰蛇奔兮嬉以狂腥鱗頑鬣兮更披猖城居穴處兮亂厥常頹蟲糾結兮肆害戕陸盤淵據兮傲不臧朋屯黨聚兮蕃以昌穿穴齧噬兮民盡傷乃命伯禹兮行四方驅龍放蛇兮屏諸荒曷爲茲蛇兮宅吾居夏遊兮時以行食爾之食兮朋爾朋僭亂我居兮妖頑堅老兮傲驅除深潛居山兮坦無虞下飲吾洛兮捐林枝朱眸丹舌兮黝鱗膚恍惚遠遁兮疑有無居者畏避兮行食爾盈捕取不至兮居無與爭汝生孔遂兮欺羣愚我咨爾蛇兮潛山穴野陰蟠遠伏兮與人異舍冬兮邀剽烹荒戾天理兮悖睚程我宥爾慾兮逐爾行亟舍故處兮遐以征南山之幽兮雲霧冥草木蕃蔚兮險不平爾徒煩兮食爾盈捕取不至兮居無與爭汝生孔遂兮壽爾齡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九

龜一

爾雅曰龜三足曰賁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舒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著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易曰離爲龜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周官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黝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各方色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方入於龜室六龜各異室　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黝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黝文五色神靈之精也能見存亡明於吉凶　洪範五行曰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錦文轉運應四時長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　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春秋運斗樞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　又瑤光星散爲龜　孫氏瑞應圖曰龜者神異之介蟲也黝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歲遊於蓮葉之上三千歲尚在叢蓍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尊用耆老不失故舊則出一本曰德澤湛漬漁獵從時則出　又禹畢宮室則出文王時亦出　史記曰余至江南聞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　又南方老人以龜揩牀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龜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又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日月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玉龜八曰九州龜凡八名其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曰某之龜也不必滿尺二寸得七八寸可寶矣　又曰上有神龜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常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　宋瑞符志曰元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洛出龜書　同列

子曰渤海之東有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

極失羣睢之居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徃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管子曰龜生於庶龜庶龜生於黿黿生於蠃蠃生於蝘蜓蝘蜓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爲禍福正　韓子曰龜背微僂謂之宮龜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　又介潭生先龍先龍生黿黿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　抱朴子曰巢記

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頷下咽喉起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或時有白雲蟠蛇龜蛇潛蟄則食氣夏蟄口而甚瘦冬穴蟄而大肥　又曰山中稱時君者龜也　金樓子曰黃金滿笥不以投龜

蟄龜鼈是也　又名曰千里其通背橫文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於千里者龜王之文也　草木子曰介蟲有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變　又龜千歲能與人言　博物志曰大要龜鼈之類無雄與蛇通氣則孕龜鼈皆卵生　古今注曰千歲之龜常有白氣冉冉而起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負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頸左睛象立背上可負而行　元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鼈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巨鼇巨龜千歲曰五總龜千歲一聚問無不知　柳氏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　星經曰天龜五星在南漢中　本草曰山龜之大者人受乎五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刃鐵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矣　埤雅廣要類從云龜不咽粟蓋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　又龜背微圻如皴剥故莊子云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也　又龜有靈德伏匿而噬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寶筮皆爲龜形於其上而大臣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飭也　緯略曰元武即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元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世人不知乃以元武爲龜蛇二物　蠡海集曰龜之前爪五指陰也故爲陰陽之大用或曰前五後四五湖四海也　詩經名物解曰龜蛇伏氣前皆向東龜入鹽豉蒜蓼食之名曰葅龜取陰內陽外之義　述異記曰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曰

靈龜　膠萬曰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貢仙人洗丹鼎水服之輒生翅能飛變化不測　高真
松樹或百歲或千年其精化爲伏龜　錄異記曰道州營陵中龜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
龜有時行或踰山越水衆莫敢犯　南越志曰龜甲一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竹神龍大如
拳而色如金上甲兩邊如鋸齒爪至利而能緣大木捕鳴蟬至美可食不中於卜以其小故也洁陵大龜文似
瑇瑁俗號曰靈龜　象山縣志曰象山東攝潭産鶴龜其甲尺許喙如鸚鵡尾長七八寸鱗甲炯然　元和
郡縣志曰海陽以南濱大海得名有官鄣湖出名龜以卜勝於含涯龜也　寰宇記曰惠州海豐海中有巨龜
不知幾千里今渡海往往見巨龜在海嶼間背上生樹木如沙島昔有商者或依以採薪及作食龜既熱便入
海於是死者輒數十人然後知爲龜也　孫公談圃曰高麗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雖無風濤亦有浪使人過
此舟前大龜如室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拾遺記曰負嶠山西有星池千里池
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　廣志曰
臂如人形如龜出交州山龜在山食草長尺餘

本草曰蠵蠵甲可以卜俗謂之茲夷蓋山龜之大者重千斤水上浮物志形狀頗像似舊指不悉其頭足尾也　又曰刮毛龜背上有星
大蠵如鸚鳥故名能治老瘧故又曰瘧龜　又龜龜生海中頭足不能縮大者重千斤水上浮物志形狀頗像似舊指不悉其頭足尾也　又曰刮毛龜背上有星
海經曰憲翼之水其中多元龜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音如剖木佩之不聾　又密山洛水亦有旋
龜鳥首鼈尾　曹植七啓曰搴芳苓之巢龜　蘇軾詩曰刮毛龜潛終不慕芳甘
日得成瞳　葉適詩曰龜潛終不慕芳甘

龜二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地應以龜書　黃帝出軍訣曰帝伐蚩尤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黑狐之裘
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備後河出符信戰即尅矣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曰
此兵應也戰必自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太牢有元龜銜符從水中出置壇中而去黃帝再
拜稽首受符視之乃所夢得符也廣三寸長一尺於是黃帝佩之以征即日擒蚩尤　水經注曰黃帝東巡

河過洛修壇沈壁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篆字
朱字止壇又沈壁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湍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敕
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　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蝌蚪
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洛陽記曰禹時有神龜於洛水負文列於背以授禹文即治水文也
拾遺記曰禹導川夷嶽黃龍曳尾於前元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
州山川之字禹所鑒之處皆以青泥封記　述異記曰殷紂時大龜生毛
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沈壁禮畢王退有元龜青純蒼光背甲刺書上躋於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　左傳曰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　莊子曰宋元君夜夢有人
披髮言曰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名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
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
能避刳剔之患　又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
于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華陽國志曰秦惠王十二年張儀司馬錯破蜀克之因築城城終
頹壞後有一大龜從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龜行所築之乃成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
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仗君之
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粳糧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
銜夜光而獻能言龜一頭長尺二寸盛以青玉匣中飴一孔以通氣東
方朔曰惟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往卜言無不中　洞冥記曰元封二年鄧過國獻
朴子曰鄙儉少時行獵隣空塚中飢餓見塚中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目通氣或俛或伏素聞龜能導
引乃試隨其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粲置土室中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懌氣力自若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

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冥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薪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增宋志曰晉長沙王乂坐同產兄楚王瑋事徙封常山後還復國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玉下有大石其中有龜長二尺餘時人以爲復國之祥 晉起居注曰永嘉六年玉龜出瀟水 原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至水反顧晉書中流左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左顧靈德感應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淵顏眞卿石柱記曰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銜樹溪名龜溪橋曰龜回橋 原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鄰而去 增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藏其骨於太廟以問吉凶名爲寶龜是夜廟丞高虜夢龜言曰我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虜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未幾爲謝幼度破於淮淝秦祚息矣 宋志曰秦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爻卦太守劉勰以獻 原南齊書曰永明年唐潛獻青毛神龜一頭 增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歲字并有卦兆又建城縣昌城內獲四目龜腹下有萬齊字 梁書曰元帝爲江州刺史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也 鼎錄曰梁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龜武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書曰宣章皇后母遇道士以水龜遺之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暮后生熹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獨異志曰陳宣帝時楊州嚴泰江行逢漁舟有龜五十泰用錢五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人五十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父母雖受錢怪其無因及泰歸問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嚴法寺 北齊書曰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

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扣之曰汝欲出不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　隋志

曰開皇中掖庭每夜有人來桃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遇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　錄異記曰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遊於荷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故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枯錫以寶龜　朝野僉載曰僞周武姓元武龜名故以銅爲龜符　又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弗問　錄異記曰唐明皇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筒之中辟巨蛇之毒後有小黃門竄南徼者上以賜之至象郡屬邑於旅館出之階下果祛報冤蛇之毒於一方云　異聞集曰王勣遊嵩山少室遇日暮止一石室中月夜有人面濶白髭眥長黑而矮稱毛生與勣談議勣疑怪取鏡照之其人失聲俯伏化而爲龜身帶綠毛焉　唐書曰建中三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爲神有蛇數百千自東西來趨北岸者聚棠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有三徑寸龜繞蛇行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來獻　酉陽雜俎曰貞元末福州有邨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緡獲之邨人云此睡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籍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　梁書曰朱友貞末年許州獻綠毛龜以爲瑞因宮中造室以居之目爲龜堂　傅亮靈應錄曰智鉤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郵嫗好放生因潦水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令其子放之溝中龜又上岸沿阿田畦間陂一深穴嫗子曰本放爾命却落于此中攘辟取之龜不復見探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嘉興志曰晉成帝時尚書徐恬因夜井發光遂奏請捨宅爲寺賜名靈光錢文穆王時立山門掘地得一小龜介甲分明尾繞身一匝遂改靈龜寺

玉海曰祥符五年三月兗州獻金色龜一　又嘉祐八年十月鼎州芝草叢生下得異龜　游宦紀聞曰東坡謫呂文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菖陽盆養綠毛龜坡拍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似寓言以諷呂　宋志曰大觀元年

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罔象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昔豈有二帝命棄之金明池　寓簡曰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湧起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也兩日者是其雙目當急以三牲杞之公弼口占祝詞率官寮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　潛確類書曰宋楊炎微時嘗一龜大二尺餘每日飼以飯餅其家有事必先報喜則跳躍凶則下淚試之無不驗者　雅俗稽言曰明太祖孝陵開壙時有白龜十餘皆飛去僅獲一頭頃變爲石龜用銅繩鎖入匣內置孝陵殿中香案上至今宛然

龜三

原法天　象地　上詳禮統下詳孫氏瑞應圖　十朋　四品周易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物或益而得十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上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寶龜四品　漢書曰元龜距斗長尺二寸直二人萬見一丈夫黿鼉之服而乘輜車曰我爲江使於河而豫且得我而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昔壬子宿在牽牛使者當之本黿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何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哉　孫愐龜言賦有繒衣之丈夫兮衣黿繡之衣裳乘輜車之寂寂兮駕雲霧而翔翔墨子昔夏后氏使飛廉採金於用之北坐南向鄉山以鑄鼎于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是也　諸侯得我者爲帝王王子年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者爲帝王王子年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也　朱字黙文　上詳龜二下詳龜二　尚書中候

冬蓍　三禮圖龜卜蓍龜筮以上春灼後右冬灼後左夏灼前右秋灼前左蔡邕月令孟冬之月命大鼉鼈以牲禘黃帝以牲血謂之釁龜釁者龜甲所以卜也筮者蓍草所以筮也　陸行坎居

象龍　易林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令枯槁失其都市李顒龜賦質應龜位定坎居賤彼朶頤貴我靈符浮洛川見緯書洞視與通幽虛　揣脽懸室　上詳龜一史記龜置室西北隅懸之

養氣　舍神　郭璞山海經圖贊龜靈龜挫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徼利至大　右轉

左顧　續搜神記鄱陽人黃甫入山采荊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搭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右轉搭即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即估客行舟者也　靈物　下詳龜二會稽後賢傳

三足　四翼　山海經大若山陽狂水出焉注于伊水中多三足龜　下詳前升木注

大蒙　元緒　淮南子周人簡珪產于古石大蒙神龜出于溝壑　下詳龜二異苑

爰契　禮記龜爲前列先知也　詩經爰契我龜既厭不我告我告獻不告　有知　詩經我龜既厭不我告我告獻不告不沐浴佩玉而得吉兆以龜爲有知也　石杼子曰不實

四靈　九疇　禮記龜龍麟鳳謂之四靈王者之嘉瑞也　書天錫禹洪範九疇注天與洛書神龜負文而出列

爲高檀記家不飼龜不祥主又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在鼎林 出江水萬曆癸卯冬江南大旱以鯽酒求之三宿而得 史記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常歲獻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以吉日剝取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取前足臏骨穿孔以待狀如有人來告之因 傳龜青純緒也請甲筮千歲龜青翠明吉凶也 史記龜策有人家實畜龜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老 不宜殺 貨殖傳曰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 龜筴傳曰近世江上人得名龜畜之家因大富人家不利人民與君王異道得名龜不宜殺也 負圖 龜見夢曰送我水中後終殺之身死家 杞骨 孫氏瑞應圖王者德至川泉則元龜負圖 文選龜杞骨於宗祧寧反身於溧水 游焰一辟閒 紀志靺州出龜有綠毛浮水中則毛自泛起離罩置 耳息 胃鳴 雅俗稽言能導引道家因有龜縮之法 說文龜以鳴自呼 卜人定 諸侯寶 禮記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注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也 又禮器諸侯以龜爲寶 曳尾 莊子楚王使大夫二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脫簡 上詳龜黃山谷云生龜脫

忍謂人之情愛也 遺甲 望卵 不自棄文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 埤雅廣要 埤雅跌其殼也 埤蛇 食蜥蜴 俗呼蠑龜 雲溪友議李筌注陰符經次會稽言攝龜之制在氣憤然不解忽夢烏衣人教之曰元龜食蜥蜴鼠齕辣猿蟲鰲鸚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在氣 食竹筍 論衡龜二百歲大如錢遊草葉上三千歲則青邊有距 本草秦龜不入水 季秋 禮月令季秋歷龜取龜 下詳龜一岡官 兩首 六足 上詳龜 會典 禮器諸侯以龜爲寶 畜盆池 戲衣袖 鬼堅志呂德卿家畜一綠毛龜

於盆池中久而甚馴每至日午以小竹杖擊水面必應聲而出即就杖頭插生豬肉數小臠飼之食盡復入凡如是兩歲未嘗少差稚兒欲爲嚴用此時擊水出而取之置於定盆次日歸之至午不復出經六七日使童子沒髀求索則死矣此一介蟲之微慧於失信寧不食而死乎 埤雅 十歲自言本交阯人渡海船壞于此崖因庵焉 嶺表異錄 大明一統志 許龜二宋志 六足龜 狀如鏡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間 埤雅 如車輪 蔭瓦影 綱拔佛記司徒蔡謨親友王黨者單得爲蔡謨所憐公嘗令人補龜如車輪公付廚帳下倒懸龜著屋黨其夕繞眠即厭如此累夜公聞而問黨何故厭答云眠輒夢人倒懸已公所在果倒懸著屋公歎曰果如所度命下龜於地於是數即得安寢乃去 異錄志戴韓康伯傳曰康伯少有清操家貧躬執耕稼不受人施遺嘗行見一人以龜餉康伯康伯以其養親受而烹食之後其人還取龜殼康伯以還之 埤雅 求庇之人視龜乃令人視龜所在果倒懸著屋公歎曰果如所度命下龜於地於是數即得安寢乃去 異錄志戴韓康伯傳曰康伯少有清操家貧躬執耕稼不受人施遺嘗行見一人以龜餉康伯康伯以其養親受而烹食之後其人還取龜殼康伯以還之 埤雅 亦猶龜之求庇於人謂瓦影龜魚庇托於人 埤雅 初紋漾日影浮於枕簟瓦影蔭於龜魚注湖上新亭最好日出之初紋漾日影浮於枕簟瓦影蔭於龜魚庇托於人 埤雅 新亭最好日出之初紋漾日影浮於枕簟瓦影蔭於龜魚庇托於人 埤雅

上詳龜二洞冥記 琉璃瓶 上詳龜於滄中得一琉璃瓶中有一龜長可以寸旋轉不停而瓶項極細不知何自 劉崇遠金華子曰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則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則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則衆龜層疊就船而上 青玉匣 玳瑁 上詳龜 置舟中其夕忽覺舟儛動視之則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則衆龜層疊就船而上 酉陽雜俎術士王瓊取一瓦片畫作龜甲懷之少頃出還舊處 神仙傳南極子駐即怀兜之即成龜焚之可食腹藏皆具 埤雅 龜二太平御覽 九江記臨江縣民留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遷去之 湘京負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行十餘里及一島岸龜遂去 黃安坐背 若士蹈

負龜遊北海上見若士蹈龜殼而食蛤蜊 淮南子 盧殼始造洞冥記黃安代鄰人也常服朱砂聚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大神龜時人問子坐此龜已來五遇出頭矣行則光二千歲而一出頭我坐此龜背已平此龜以授我 黃安萬歲 淮南子 趙世人謂黃安萬歲 泥裹而肥 鏡上詳龜一抱朴子龜生百歲故居鵲尾之上 史氏龜經龜生百歲故居鵲尾之上

解人言 居鵲尾 經

照則溺江隣幾雜志客有投繒雲山寺中宿者僧爲具饌羞鼈甚美但訝其無鼈耳入之石腦取法置雄龜磁盎中及小盤于龜後以照之龜見鏡中影則淫發而失溺急以荷葉乘之三日龜服氣呪息持異

玉靈夫子 通幽博士 史記灼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宋毛勝水族加恩簿令元介卿爾卜灼之効吉凶了然所

物先知君 脉望曰龜能息氣世間之壽考物也 淮南子龜號爲先知

負閣戴山 文苑彙雋徐瑞知幼時被水處一閣將沈忽空中有人聲曰徐瑞眞宰相可負閣得累沈後瑞果位至宰相

投淮水放銀坑 石林詩話趙清獻公平生畜龜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俱始帥成都單馬就道

原傻句 左傳傻句不予欺也注寶龜也

封父 封父之龜天子之器國名也

昭兆靈龜名左傳成之昭兆

藏則不靈 太史公曰夏殷欲卜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以爲龜藏則不

文滋六彩 兆成三吉 周存瑞龜游宮沼賦甲耀金文滋六彩下見李嶠表

靈龜著久則周室寶蓍著也

懸之不惑 詳懸室注

介蟲之長 水族之靈 居蔡 論語臧文仲居蔡國君之守龜也注蔡龜出蔡地因名也

舍 詳舍部

龜

龜四

元物 介物 六眼龜 玉海祥符五年閏十月己丑新州獻六眼龜州言零陵得六眸龜一以獻詔示近臣

四眼龜 宋志太始二年八月四眼龜見會稽永明五年六月建城獲四目龜

八

毛龜 玉海貞觀十九年二月岳州獻毛龜二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常州有神龜見綠毛黃甲大曆八年七月蓬萊池獲毛龜出

玉龜 玉海祥符五年閏十月己丑新州獻玉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具目也

白龜 宋志宋文帝三年白龜大明四年六月幸籍田白龜見於千畝宋雍熙中蘇州貢白龜作白龜曲

金龜 夢溪筆談祥符中方士王捷能作黃金上令尚方鑄爲金龜以賜近臣洪州李質夫家有一枚乃其伯祖虞已所得者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埃之則無所得

石龜 坤雅廣要

龜一以獻 金毛

冰龜 宋志宋文帝三年五月壽州貢綠毛龜四年和州進綠毛龜作神龜曲至道三年五月壽州貢綠毛龜德四年睦州獻綠毛龜示輔臣帝作七言詩近臣和七年正月丙辰

明州獻金龜 青文龜一

示百像又金天門外水渠中獲綠毛龜宋乾一帝曰龜有毛者文治之兆祥符三年四月宜睦殿池獲綠毛龜示輔臣帝作七言詩近臣和七年正月丙辰

蜀中江產石龜人有著意覓之者即不可得脫無心求覓信手捫于水底即或得之相狀與生無異其背仍有一蛇盤于甲中即使玉工雕琢仍不若也其地今有佑睦高眞遺像存焉

龜一以獻 金毛

白龜 宋志宋文帝三年白龜大明四年六月幸籍田白龜見於千畝宋雍熙中蘇州貢白龜作白龜曲

玉龜 玉海祥符五年閏十月己丑新州獻玉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具目也

四眼龜 宋志太始二年八月四眼龜見會稽永明五年六月建城獲四目龜

八

毛龜 玉海貞觀十九年二月岳州獻毛龜二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常州有神龜見綠毛黃甲大曆八年七月蓬萊池獲毛龜出

玉龜 玉海祥符五年閏十月己丑新州獻玉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具目也

四眼龜 宋志太始二年八月四眼龜見會稽永明五年六月建城獲四目龜

八

毛龜 玉海貞觀十九年二月岳州獻毛龜二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常州有神龜見綠毛黃甲大曆八年七月蓬萊池獲毛龜出

玉龜 玉海祥符五年閏十月己丑新州獻玉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具目也

四眼龜 宋志太始二年八月四眼龜見會稽永明五年六月建城獲四目龜

八

毛龜 玉海貞觀十九年二月岳州獻毛龜二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常州有神龜見綠毛黃甲大曆八年七月蓬萊池獲毛龜出

玉龜 玉海祥符五年閏十月己丑新州獻玉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具目也

四眼龜 宋志太始二年八月四眼龜見會稽永明五年六月建城獲四目龜

八

毛龜 玉海貞觀十九年二月岳州獻毛龜二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常州有神龜見綠毛黃甲大曆八年七月蓬萊池獲毛龜出

玉龜 玉海祥符五年閏十月己丑新州獻玉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具目也

四眼龜 宋志太始二年八月四眼龜見會稽永明五年六月建城獲四目龜

八

毛龜 玉海貞觀十九年二月岳州獻毛龜二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常州有神龜見綠毛黃甲大曆八年七月蓬萊池獲毛龜出

玉龜 玉海祥符五年閏十月己丑新州獻玉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具目也

四眼龜 宋志太始二年八月四眼龜見會稽永明五年六月建城獲四目龜

八

毛龜 玉海貞觀十九年二月岳州獻毛龜二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常州有神龜見綠毛黃甲大曆八年七月蓬萊池獲毛龜出

興中汴京大雷雨下冰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首足卦文　金志天會四年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異　火龜郭璞爾雅注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合異者不可以常理推也

龜五

詩北齊趙宗儒詠龜詩曰有靈堪託夢無心解自謀不能著下伏强從蓮上游負圖非所冀支牀空見留儻蒙一曳尾當爲屢迴頭　唐王績詩曰寶龜尺二寸由來宅深水浮遊五湖內宛轉三江裏何不深復深輕然至滍洧源流狹春秋不濡軌漁人遞往還網罟相縈藟一朝失運會刳腸流血死豐骨輸廟堂鮮腴藉珍篚棄置誰怨尤自我招此否餘靈寄明卜復來欽所履　丁澤龜負圖詩曰天意將垂象神龜出負圖五方行有配八卦義寧孤作瑞旌君德披文叶帝謨乘流喜得路逢罾幸存軀蓮葉池通泛桃花水自浮還尋九江去安肯曳泥塗　宋王安石詩曰世傳一尾龜百齡此寧知但見隋唐興雖然天幸免焦灼想憂年赴海不量力欲替鼈負三堋增番禺使君邂逅見知困波蕩因嗟矜疾呼豫且設網取以組貢首觸穿繩北歸與俱度大庾兩夫鼎鑊苦不勝艤船泰淮擔送我云此一可當十朋昔人寶龜爲神物奉事搞骨尤兢兢殘民滅國遑爭奪有此乃敢司黎蒸於是觀甲別貴賤太上藏法傳昆仍豈知元君預見夢初知歡喜得未曾自從九江納錫罷衆漁賤棄秋不登卜人官廢亦已久果徵獵誰復知殊稱今君此寶世莫識我以坐視心膏膏擣牀邪堪比瓦礫當衆執肯捐斗升糝頭腥臊何足嗜曳尾污穢適可憎盛溲除聲豈必驗蹈背出險安敢憑劍腸以占幸無事卷殼而食病未能如閘翁息可視効往乃有隋崖千層仰窺朝陽俯引氣亦得難老如岡陵諒能學此眞壽類世論妄以蠱疑冰嗟余老矣倦呼吸起宴光景猶難承但知古人所玩惜每戒異物相侵凌唯憂盜賊今好卜夜半劫請無威懲復恐讒夫負之走并窮老桑爲薪蒸淺樊荒圃不可保守視且寄鍾山僧　張耒詩曰昧日漾晴淵沿沙曝黿甲愛爾千歲姿藏身一蓮葉　李之儀詩曰翠蓋相扶兩不欹多情獨許見陽窺千年自有逃形處聊與清香暫約時　梅堯臣詩曰王府有寶龜名存骨未朽初爲清江使因落豫且手白玉刻佩章黃金鑄印紐辭聘彼莊生曳塗誠自有　蘇軾詩半脫蓮房露壓欹綠荷深處有游龜只應翡翠蘭苕上猶見元元夫曝日時

原賦魏曹植神龜賦曰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岡元武集於塞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睟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鷰迴以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罹剞剔之重辜欲懇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逸殆赴芳蓮以巢居安黙雲而好靜不汪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掾斯靈而託喻嗟祿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淳美之仁人晝瞻顧而終日夕撫順以接晨遵淫災以隕越命勦絶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於空澤松喬化於株木蛇折鱗於平皐龍蛻骨於深谷亮物類之變化疑斯靈之解殼

原贊晉郭璞爾雅龜贊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於火或游於著雖云類殊象二一歸畫畫致用極數盡幾

晉李之儀贊曰鱗介所宗壽無與京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于死骨孰若遂性以爲生余私淑諸莊子蓋將卒歲以沈冥

原表吳謝承表曰伏覩靈龜出於會稽章安臣聞靈龜先與王上毛龜表曰臣聞嘉瑞五靈既著方策故名千載可得而傳是以元龜列于元武四靈異稟神蔡遊於煮泉用能藏往知來發祚祥程大禹之永終天祿文薦九疇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實荷讖夷之慶甲生毳羽寧非銷鏑之徵實皇家之巨瑞庶民之休幸

晉唐李嶠表曰五氣殊方元龜告符五色粲章則金則玉背陰向陽　梁劉孝儀爲始隆姬之乃命帝庭兆言三吉永言祕寶錄存繇簡伏見錢唐人聶斡於市內水中獲毛龜一枚修尾長頭黙甲綠毳名掩于楚宮狀奇于靈繹雖六眸在首未足尚其禎祥五色成文詎能齊其詭異伏叢著而自久下芳蓮而暫出美蓍曠代休踰羣社　蕭穎士表曰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升中於天而四靈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丹甲之瑞王霸以降遼哉覺乎不可得而聞已今月其日所部江都縣崇虛觀有毛龜出見翠毫金介燦日霏煙迹殊生育來緣感名應陛下長靈之期符先睹谷神之妙知來藏往實見於茲休徵委集萬方幸甚

原啓梁丘遲爲范雲謝示毛龜啓曰黙甲應於姬渚青驎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陰浮遊蓮葉之上藏采千載

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爲化故能實瑞開圖珍祥映牒間出暮歲繼踵郊甸　陳江總上毛龜落

曰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熳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玉開於張掖靈山興澤卉木呈

社靜海澄波鱗介禔福靡不顯符瑞以固鴻基肇禎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含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宇衡

圖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

鼈一

原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　說文曰鼈介蟲也　易曰離爲鼈　周禮曰春獻鼈蜃　增 考工記曰內骨鼈屬　埤雅廣要曰鼈甲屬也以眼聽水居陸生　又鼈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鄉夕首西向也　又鼈伏於淵而剖卵於陵此思化也　又其甲以赤莧包置溼地即化生今有臛其肉而屑之者搗莧汁沃之經旬即化爲鼈如細蠶然舉而投諸池謂之種鼈　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於明也　淮南子萬畢術曰青涅殺鼈得莧復生　又燒龜致鼈取龜夜燒之則鼈至也　孫卿子曰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　酉陽雜俎曰鼈爲臞數食之可長髮　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鼈則魚不復去故鼈名神守　韋氏燕山錄曰煮鼈以蚊文苑彙雋曰鼈生卵於水濱岸傍隔岸以目望日出入觀三七而成也　古今注曰鼈一名河伯從事　白澤圖曰一足鼈池精名髮頊　酉陽雜俎曰鼈爲臞數跛鼈而上山吾固知其不能升　增 崔融嵩山啓母廟碑曰水陷溧陽有吏人之化鼈　皮日休紀曰祀彼羣小之昔昔兮如慕臭之鼈　柳宗元詩曰已看能類鼈　盧仝詩曰寒龜夏鼈一種味能動伊余何所擬

鼈二

增 周書曰成王時長沙獻鼈　原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祠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春秋外傳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羞鼈焉　列仙傳曰費長房能使社公攻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合郡患之及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即老鼈也大如車輪長房令服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遂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搜神記曰清河宋士宗母黃初中夏在室中浴良久家人於壁穿中窺之正見木盆中有一大鼈先著銀釵猶在頭上遂入水去　魏略曰高離國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

後生于捐之於澗中猪以氣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牧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地　北户錄注曰石季龍時利州谷綿縣山北溪中有鼈數千頭登岸暴田苗發軍殘毀至今鼈無頭也　唐五行志曰貞元三年潤洲魚鼈敵江而下皆無首　玉泉子曰唐進士李詹每食鼈輒繫其足曝於烈日鼈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鼈方醉已熟矣　雲仙雜記曰高郢夜課於豐亭忽有一鼈在案上視之乃石也郢異其事取十題散置箱中祝石鼈銜之以卜來事既而石鼈舉頭乃是沙洲獨鳥賦其年果以是題獲首選　王仁裕玉堂閒話曰崔悅尚書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著青綠羅衣拜告求生既寤見甕中有水泛鼈正十九頭遂詰水次放之　儆戒錄曰僞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烏帽三十人跪於堦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邨人獻鼈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　五代史補曰張澤爲房知温從事性素嗜鼈忽暴卒經宿而活云爲太山府君所追責其食鼈過差爲羣鬼投于沸鼎中支解烹餌亦如治鼈之狀既熟爲諸鬼分啖其慘毒痛苦名狀所不及如此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敢再犯乎答曰不敢始令遣歸　又南唐僧譫光有才辯而無拘檢性尤嗜鼈國主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鼈足矣國主大笑　程史曰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却逆亮于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於玉懷因留卯飲酒方行警報沓至蓋亮將改圖爪洲坐上皆恐葉酌卮酹以前曰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勳業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　西湖志曰宋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莫逃物能前知如此　說寶曰弘治間太倉州夏月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兵啗婦不欲食坐門外良久不聞其夫聲入視只存髮與衣服在地上驚怖踊哭里甲聞之以婦謀夫

訴官知州黃庭堅莆田人鞫得其情信爲異物或然名漁者捕三足鼈得之即於廳上令婦烹治出重囚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遂宥婦罪

鼈三

【音】三足 九肋 山海經從山多三足鼈又爾雅注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稱出舉人耶答曰正如沅江鼈甲九肋者據言盧肇袁州人初赴舉先達問袁州出舉人耶答曰正如沅江鼈甲九肋者

脊 埤雅天地之屬 下見下有幕注 有幕 無耳 爾雅翼曰鼈無幕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鼈 下詳龜一文子 無幕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鼈

目 食物本草大如錢腹赤如血者名朱鼈出南海 養生雜纂六甲曰弗食鼈鼈有四目者皆不可食也

赤足者三足者腹下有小字王字天字者頷下有 軟骨如龜形者頭足不能縮者目陷凹者獨目者白目者

吐珠 挾彈 食物本草口中吐珠者名珠鼈出南海 養生雜纂食鼈珠在足 下見水族加恩簿 長沙貢 頻水亡 王會篇長沙黃鼈注特大而美故貢也 韓非子鄭縣人乙之妻之市買鼈而歸過

解怒 補陰 開子曰義渠之人烹龜鼈不熟膠穢腥臭中國之人雖飢三日不啓口至死不食也吳章莊吉之溝中年餘婢病將卒夜鼈被泥登牀入婢胸冰之遂愈 在山上 放溝中 埤雅在山上者名旱鼈有毒能殺人 括異志宋博處中家得一鼈其婢病將卒夜鼈被泥登牀入婢胸冰之遂愈

甚冷肉能補陰又能補氣也 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爲體輕萬乘食之爲解怒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三元參贊鼈居水底洗去多魚鼈皆能飛躍 大腰穹 赤腹白

忽撫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開拊掌亦跳梁 把箸笠 渡篠橋 淮南子說林黃帝張咸池於洞庭之野昔皆蒸燭然頭足猶伸縮家人愍潛放河涇聞拊掌皆舉箸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 使跳梁 拾遺記容山下有水名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箸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 雅俗稽言教鼈舞者燒地置鼈于上 使跳梁 拾遺記容山下有水名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箸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 雅俗稽言教鼈舞者燒地置鼈于上

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檢視胸下詳鼈二桯史 畏馬溺 應龍鳴 項碎錄方華食鼈并食莧自是苦腹痛作 殘盡死舁屍置馬廐以馬溺灌之皆即蘇化爲水革聞自臨視捨聚衆鼈以爲糜爛啓釜者誤食殺人試法也 下詳白目

噫水於是革飲馬溺遂瘥或云白馬溺尤良 蛇化鼈形 頷如龜狀 雅俗稽言五月後鼈有蛇化者誤食殺人試法也 下詳白目

注二列仙傳 金丸丞相 裙襴大夫 上見後水旋加恩簿知何人題於前圖柱曰裙襴大夫烏衣開國何元美後失鼈所在 昂首長吁 叩頭流血 野記阜橋開酒肆人張海買鼈數頭投于釜中湯已三四沸矣海大怪急擲於河中數鼈游行蹴躍聲如食盤不視之鼈昂首長吁數聲 冬燭 莊子閼休冬則擁鼈于江渚取

原 怒小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都父怒鼈小而使夫人怒 食雛 不食雛鼈注謂伏乳也

之 春獻 周禮鼈人掌 實爹 濡鼈醢醬實爹注濡烹也 得莧 復生 元物 介蟲 詳文說 不爲禮 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 不中殺 禮魚鼈不中殺不害

於市 掌籍 周禮鼈人掌凡邦之籍事 去醜 禮鼈去醜注醜竅也 咸若 書鳥獸魚咸若 神化 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熊三足鼈 水潦不獻 禮水潦降不獻魚鼈注謂多也 水煩不大

鼈五

原賦晉陸機鼈賦曰皇太子幸於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其狀也穹脊連脇黝甲四周遁方圓于規矩徒廣狹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于指掌鼻嘗氣而忌腊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燕逸窺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荑翳華藻而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翰衒釣以振棹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于巖畔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頡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令曰甲坼俞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懦緩不踰規繩仁也故前以擐甲尚書榮其跡顯其能宜授金九丞相九肋君

鼈一

增埤雅廣要曰龜大鼈也鼈以爲雄故龜鳴而鼈應　又曰龜亦卵生而伏影頰籀稽聖賦龜鼈伏乎其陰是也　爾雅翼曰龜之大者潤或至一二丈天地之初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龜元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龜者介蟲之元也　廣雅曰海龜大一斛重千鈞　正字通曰龜鼈類青黃色腸屬於首卵大如鴨子一產一二百枚好曝其腹於江岸漁人接竹以掣之倉卒不能自反爲所制其脂磨鐵則鳴　古今注曰龜一名河伯使者　淮南子曰龜脂得火可以燃鐵　又曰焰井之所無龜鼈隘也　又川谷通源積水重淵龜之所便也人入之而畏　魏子曰龜得水則生虎豹得水則死　錄異記曰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爲龜白者爲鼈俗云龜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雖支分臠解隨其巨細未入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龜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旦乃死　梅堯臣詩序曰廟子灣屬雍丘風俗云有白龜憑險日爲波潮以驚異上下　楚辭曰乘白黿兮逐文魚

鼈二

增拾遺記曰禹濟巨海黿鼉爲梁　抱朴子曰在頭水有大黿常在深潭號爲黿潭能作雹行病有戴道灼者

能視見之以越張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殺之而病者立愈又有小龜出列死於渚上甚多　存心錄曰吳孫皓寶鼎中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户衛之祖堂上作一池實水其中龜入池游戲一二日常引頸外望伺户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　宣州志曰天寶七載宣州江中龜出虎搏之龜諮虎二創虎怒拔龜頭而虎創甚亦死　原化記曰韋丹未第時於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大龜長數尺繫之橋柱引頭四顧有求救之意丹以乘驢贖之放於水中徒步而歸後數日詣葫蘆生問命生與共往元長史家有老人元濬之向韋盡禮款待中出文字一通授之曰此公一生官祿行止聊報活命之恩即此龜也　孔帖曰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恬見一大龜出水直上山頂四望頃之江中湧出一彩舟內有十餘人飲酒張樂陳設甚盛獻酬久之上流有巨艦東下檣聲振於坐中彩舟乃沒前龜亦下未及水忽死於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龜爲望候不知艦來致沒彩舟故極之　宋史曰乾道七年洞庭有巨龜走沙擁舟廣長皆丈餘升舟以手足擘重艦沒水　避暑錄話曰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龜未幾死而復甦云爲龜訴於陰府力辨龜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　雲濤小說曰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明太祖患之皆云猪婆龍窟於下故爾時工部欲聞於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太白龜爲害上惡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大龜先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龜性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其而龜即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猪婆龍爲殃癩頭龜頂缸言嫁禍也

龜三

飲江　攻岸　蘇軾李氏潛珠閣銘因石鼻以庭宇跨飲江之鼈有力善攻岸人以鈎索釣任其曳舟而走俟其力盡乃得之

鳴野　浮水　易林龜鳴于野鼈潮望隨月浮沈則沒此陽陰也　連脇　淮南子燒龜致鼈　山堂肆考龜鼈大于山堂肆考龜頭疣搭名曰癩　南人食　君子得之剛雖異龍大于鼈南人亦捕食之曰君子得龜小人遭寇獻于獵而不得遺其豹冠　瓚語范獻子獵占

龜四

爲梁　紀年周穆王四十七年東至於九江比龜鼈以爲梁而履之矣　梁指楚人獻龜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夫將解龜食大夫不與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

互物甲蟲之屬　貍物周禮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貍物籍初板切謂以杖刺取貍物貍謂龜藏于泥中　有司取月令九月令有司登龜取龜注

黃河生黃河中舊不生龜忽有得者佛國澄曰恒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果如言也　恒溫入河深淵後時出見蜬猶在首　古冶殺冶子春秋古冶子曰君濟于河龜銜左驂以入砥柱冶潛行得龜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龜頭以出

黃氏化江夏黃氏母浴化而為龜入于

龜五

龜一

增說文曰龜水蟲狀如守宮長一二丈文五色背毛皆有鱗甲如鎧　本草曰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恒閉目聲甚可畏人于穴中掘之百人掘亦須百人牽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　又曰極難死沸湯沃口入腹良久乃剝老者多能變化為邪魅　埤雅廣要曰龜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皮中胃鼓夏小正九月剝龜以為鼓也　又詩云龜鼓逢逢先儒以為龜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龜鼓　又晉安海物記云龜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龜鳴為鼓亦或謂之龜更以其聲逢逢然似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如初更一鳴而止二即再鳴也　又異志曰龜魚有四足尾如蜓蜓而大南方嫁娶必得食之　續博物志曰龜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　趙辟公雜說曰龜聞鼓聲則鳴　潛確類書曰龜小於龜向日吐水日沈則沒此屬陽也

龜二

增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八風之音以祭上帝乃會為樂倡龜乃偃寢以擊其尾　搜神記曰滎陽張福船行夜有女子乘小舟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戲調之遂同寢中夜月照乃見一白龜枕福髀而臥福驚起龜便去乘船乃枯槎也　支僧載外國事曰私可條國全道遼山有毗呵羅寺寺中有石龜至靈衆僧餘食欲盡寺奴輒向石龜作禮于是食具　許氏志怪曰沙門竺僧瑤得神符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名瑤治之瑤入門瞋目大罵老魅不守道敢干犯人女在內大喚云人殺我夫鬼在側曰吾命盡于今此神也

不可爭旁人共聞之於是化爲老鼈走出中庭瑤撲殺之　吳志曰孫皎初公安有白鼉鳴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求生守死不去求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被收融刮金印龜背一服而死　文選注曰郭璞睡時人見變鼉形云是鼉精　幽明錄曰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忽失性出外毆擊人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將女至江際擊鼓以禁呪治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勒其必獲妖魅後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復有大龜從江中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更遣入水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沈乍浮向龜從後催逼鼉至先入慢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姻好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何物巫云蛇是傳通龜媒人鼉是其對三物悉是春始知其靈驗　本草曰梁周興嗣常食鼉肉後爲鼉所噴便爲惡瘡此物靈涅不可食也　獨異志曰熾煌李鵬開元中爲邵州刺史擊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臭衄血沙上爲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鵝與之無異鵝之本身爲鼉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家奉妖鼉就任爲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奉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之鵝以狀對靜能爲符書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晨衙爲巨石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檻送鵝赴郡家人妻子乃信故今舟行者不敢瀝血波中　唐書曰上元二年有鼉集楊州城門節度使鄧景山以問族弟珽對曰鼉介物兵象也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傳奇曰貞元中有湘媼常以丹篆救人病一日告鄉人曰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慶一巨舟泊一島上而碎所載近百人各星居於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於河上數十人撾殺之分食其肉明日有雪城圍島漸窄如束其廣不三數丈岳陽人亦遥望雪城莫能曉也媼登島飛劒刺之白城如一聲霹靂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媼乃劉綱妻樊夫人也　猗覺寮曰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牀下大驚都人競往觀之禁中取驗之乃鼉也杖殺之已而大水數年有金人之禍　國猷家猷曰南都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老漁曰當炙犬爲餌以饗通其底貫釣繒而下之所獲皆鼉之所謂猪婆龍也

魚一

爾雅曰魚有力者徹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說文曰魚水蟲也魚尾與燕尾相似　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正字通魚行有甲爲之長衆魚從之駢頭相次如貫然　月令曰立春之日魚上冰　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　呂覽孔子曰魚游乎濁而食乎濁　國策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莊子外篇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而登乎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列子曰終北之北有溟海魚廣千里其長稱焉　淮南子曰水濁則魚噞　又欲致魚者先通水水積而魚聚　又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從其所之而已　又天之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　又使水濁者魚撓之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　庚桑子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　論衡曰釣者刻木爲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水動作魚似眞魚並來　元中記曰東海有大魚焉行海一日違魚頭七日逢其尾產則三百里爲血　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　陰陽變化論曰魚不見水　採蘭雜志曰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　物類相感志曰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　又魚始雷頭向下未驚蟄頭皆向上　蠡海集曰魚目晝夜不瞑因知其爲陰物而得陽多者也祭禮皆屬生而魚獨槁者魚乃水族陰之屬也槁之則爲陽陽以致陰之謂也　後山談叢曰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上下出沒而取之　席上腐談曰魚逆水而上取其鱗之順也　志林曰僧謂魚爲水梭花　文昌雜錄曰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　避暑錄話曰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人往往以陂塘養魚魚初生時謂之魚苗投于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　北户錄曰南海諸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著草上懸於竈煙下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內如蝦蟆子狀翫于市號魚種育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也　詞林海錯曰江海間魚遊必三如勝隨妻先一後二人謂之婢妾魚　楚辭曰魚鱗鱗兮媵予　曹植說曰疲氣鹹水之魚不遊于江

淡水之魚不入於海　韓愈文曰江魚不池活　古樂府緩聲歌曰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　原

今之赤鱣魚　鱣今江東呼鱣魚白色　鮎別名鮧　魠大鰬小者鮆似鮎而大色白鰕魚子未成者　鮫魚身圓如筯潔白無鱗目兩點黑　爾雅翼曰鯨魚有肚能嚼　爾雅注曰比目魚狀似牛脾紫色鱗細一眼南人謂之鞋魦魚江淮謂之鰈　又鰈魚鱗鼠皆圓黃質黑章皮厚而肉緊特異常魚夏月盛熱時藏石罅中人即而取之常得十數

似鮎四足聲似小兒　增又鯉大鯛小者鮫音脫　又銀魚

大也海岸有獸曰蒲牢聲如洪鐘而性畏鯨鯨躍擊之鳴聲聞五里故鑄鐘以蒲牢形其上斷撞爲鯨形天子

出而擊之東都賦曰發鯨魚鯷華鐘是也　又鮎言其黏滑與鱣鮪之類皆謂之無鱗魚又曰腹俱大者曰鰬

背青口小者名鮎背黃腹白名鮵　又鰐四足如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其尾有涎如膠掉以取物

其形或黑黃蒼白　又鰋魚鱗鼠皆圓黃質黑章皮厚而肉緊特異常魚夏月盛熱時藏石罅中人即而取之

其斑文尤鮮明者雄也稍晦昧者雌也漁者以索貫一雄置之溪畔羣雌來齕搜之不捨掣而取之常得十數

尾凡魚無肚不嚼鰋魚有肚能嚼　爾雅注曰比目魚狀似牛脾紫色鱗細一眼南人謂之鞋魦魚江淮謂之

拖沙魚亦謂之箬葉魚　又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獼猴後似狗大者長八九尺　說文曰鰐日南魚名也狀似

蜥蜴嘗水中潛伏吞人即浮　又鯊飲而不食子多而肥夏初曝乾可以致遠　字林曰鯊魚出南海頭中有

石一名石首鰧可作膠　辰毛詩義疏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

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之

鱣鮪大者王鮪小者叔鮪一名鮥肉色白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

此魚鱐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鱐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鰱里然反　鮽沙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

嘗張口吹沙也一名重唇鮽鰤嘗魚一名揚今黃頰魚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貍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

今以飾刀鞘步乂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復常千里外知海潮也　廣志曰武陽小魚

大如鍼號一斤千頭蜀人以爲醬　陶弘景本草曰鯉最爲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

以琴高乘之又鯉魚鮓不可合小豆藿食害人又發諸瘡鱧魚一名鮦除衆反　味甘無毒主除水氣面大腫及五

痔阻魚味甘大溫無毒云是芹根變作又曰是人髮所化作臞食之甚補鮑魚味辛無毒主逐委屢反　臟力戈反　魚味甘形似鮆能緣樹食藤花取作脯食之　增本草曰鯽魚一名鮒

鱗介部　魚　五

魚形亦似鯉色黑而體促腹大而脊隆所在池澤皆有之　又鮎魚大者能吞蛇　圖經曰鮑魚形類鯯魚生溪中極臭額旁有骨名乙長尺許青魚頭中有枕蒸令通氣曝乾狀如琥珀可以作器皿膽可點目　又鯉魚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　瑞應圖曰比目魚者王者明德則見　南史曰林邑國於城溝中養鰐魚有罪者以餧鰐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　北史曰具臘國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丈有浮胡魚形似鮆背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　又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蔥嶺山有順天神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宋史曰錢唐江有五色魚鯽首鯉身　荀子曰儵鉢者浮陽之魚也胠于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注胠去也　抱朴子曰南陽丹水出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於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網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步行水上如履平地　崔豹古今注曰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白魚雄者鮅雌者魦魚子好羣浮水上名白萍　又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雉　又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道引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者　原魏武四時食制曰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丈口在頷下常三月中從河上常於孟津捕之黃肥惟以作鮓淮水亦有　增又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　又望魚側如刀可以割草出豫章　又斑魚頭中有石如珠出北海浦魚其鱗如粥出鄆縣駁魚帶駁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蕃瑜魚如鼉大如箕甲上邊有鬚無頭口在腹下尾長數尺有節有毒螫人鮮鮪魚黑色大如百斤猪黃肥不可食數枚相隨一浮一沈蕭折魚海之乾魚也鄆縣子魚黃鱗赤尾出稻田可以爲醬　原山海經曰鰅魚大口而細鱗有斑彩鰩魚狀如鯉魚身鳥翼蒼文白首赤喙常從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音如鸞見大穰何羅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犬吠食之已癰　又鮭魚身大首音如嬰兒食之已狂珠鸞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鱄市戀反魚狀如鮒無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旱薄魚其狀如鱣而一目其音如歐如人嘔吐聲見則天下反鯷魚赤目赤鬣者食之殺人鮫陵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　增又騶規山多飛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在羽端其音亦如鵲可以禦

火食之已瘴鯸魚狀如雞而赤色三尾六足四目其音如鵲食之已憂鮭魚狀如龜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癬益明騶鱸魚蛇首六足其目如珠食之不寐佩之禦凶修辟之魚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其鳴自呼鯧魚狀如牛陸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鮭下其音如牛聲冬死而夏生食之已腫　又浮玉山北望具區苕水出其陰中多鰿魚形狹薄而長騷又名刀魚形如刀也太湖中饒之魚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其鳴自呼鯧魚狀如牛陸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鮭下其音如牛聲冬死而夏生食之已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爲潮出穴則水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又浮玉山北望具區苕水出其陰中多鰿魚形狹薄而長騷又名刀魚形如刀也太湖中饒之　水經曰海鰌且由反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爲潮出穴則水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又鮪出鞏穴有渚謂之鮪渚　又武陵倀縣有節故潮水有期　又鮪出鞏穴有渚謂之鮪渚　又武陵倀縣長楊谷中有石穴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　又隴阪汧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爲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爲龍泉水　又扶南象浦源潭湛瀨有羣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便來爲害　又魚復溪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　酉陽雜俎出從口入從睛　吳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冠鳧頭中猶有石也　南越志曰鱣鮪一作鯔　魚子生後朝出索食暮皆入母腹中骨埤雅廣要俗謂之玉板江東謂之黃魚　長數丈而骨可啖似黃雖而長鯨魚左右如鐵鋸三牙魚似石首魚肥美有餘土人重之　南越記曰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脅中露齒無脣兩肉角如髀兩翼長六尺尾長六尺　廣州記曰魴魚廣而肥甜魚之美者也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雌曰鯢雄曰鯨目即明月珠死不見有眼睛而噴浪翳於雲日　臨海異物志曰比目魚似左右分魚南越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亦作魴人魚似人長三尺不可噉　又鵽似烏賊而肥炙食甘美鱟魚至肥炙食鮮美諺曰寧去累世宅莫去鱟魚額印魚脊鱗形如鮭魚額上有文如印章琵琶魚無鱗形如琵琶鳶魚狀鳶唯無尾足陰雨日亦飛高數丈并魚頭有兩角鰿魚如指長七八寸俗呼但有脊骨好作笄大者如竹竿曝作燭極有光明　異物志曰鮫魚皮可以飾刀其子驚則入母腹中　又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　又吹沙長二寸許背上有刺螫人　又南方鏡魚圓如鏡　太康地記曰武昌南湖通江夏有水產鮒魚長三尺方草木狀水豬魚似豬形　永嘉郡記曰樂城縣三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鏡昔有得一死鮎者署大五六圍一髻輒得數十斛鮓　桂海虞衡志曰嘉魚狀如小鯽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大山人以爲鮓餉遠蝦魚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蝦而鬆美竹魚出灘水

狀似青魚味如鯽魚　岳陽風土記曰啞津在白荆堤側歲壞邦人方完築忽有大鯉魚躍其中役夫殺食之往往皆死瀕江漁人不以魚之長大爲奇怪但釣網不能制者皆殺之不知何也岳州人最重鯉魚以皂角水少許鹽漬之即食味甚甘美　臨海水土記曰槌額似鰆魚長四尺黃靈魚小文正黃似石首寄度魚長三寸似白魚鯇魚三月生溪中裁長一寸至十月終東還歸於海香氣聞於水上到時月輒復更生伏念魚似沙魚雌鮪形似鮪魚戲於重川靡有定所土奴魚頭上如虎有刺螯人　益部方物略記曰鮧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兒緣木弗墜蜀人養之嘉魚出興州大丙小丙山石穴中今雅州亦有之鯉質鱒鱗蜀人甚珍其味鮓魚出蜀江比鯽則大背鱗黑而膚理似玉爲鱠味美黑頭魚形若鱣黑首白腹修體短頷長者及尺出嘉州歲二月則至惟郭璞盩前有之里人欲怪其說則曰璞著書臺上魚吞其墨故黑云沙綠魚魚之細者生限瀨中狀若鮹大不過五寸有駁其文美味蜀人珍之石鱸魚狀似鮸魦而小上春時出石間庖人取爲奇味　嶺表録異曰全義嶺之西南靈水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狀若守宮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　又海鮹魚海上之至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一海船過南海見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島鮹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鬚鬣若簸米箕日中忽兩霧霖舟子曰此鮹背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　南雍州記曰襄陽古井內一魚無肉惟骨相連耳　永州記曰鱷魚大者數丈善食人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爲蛇爲龜爲蛟者甚靈　交州記曰鱷好出沙上卵大如鵝卵可食　寰宇記曰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囷頂上一孔大如甕俗以爲珠穴　方輿勝覽曰丙穴在巴郡明通縣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產嘉魚（任豫益州記蜀山謂之拙魚）其出也止於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身長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鹽泉也　華夷志曰海中大魚口可容舟名曰摩竭（雜寶經佛言如意珠者是摩竭大魚口中出）　一統志曰鰭大盈丈腹有洞貯水以養其子奉化縣靈濟泉深不盈尺中有九節鱔魚之屬其尤大者暨魚數年一至南海廟前至則必有疾疫白魚出雲南北勝州陳海狀如鯉而色白　物產

志曰鯯魚性懼不入網罟海人以長網圍之俟潮退取之　寧波志曰華脊魚一名老婆魚一名縐如蝌蚪而大者如盤一名琵琶魚彈塗一名闌河跳聊海塗中作穴而居以其彈跳于塗故名　海語曰鯊有二種魚麗之鯊乃閩廣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文鬣足巨者二百餘斤嘗以春晦陟于海山之麓旬日而化爲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或曰虎文直而疎且長者鯊化也鯊有數種蛟鯊似蛟而鼻長皮可鮓胡湖鯊青色背上有沙鬣臆內有綠瑩若銀綠可以作膾　張華博物志曰牛魚目似牛形如犢子剝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　增　又南海有鰐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椓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又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婆塞江　神異經曰東南海中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　述異記曰海魚千歲化爲劒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洞庭湖中有一陂有范蠡魚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釣得大魚夜即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城陽縣南有兗母慶都墓廟前有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異苑曰凡諸魚欲產鮨魚輒以頭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　初學記曰石首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服其石能下石淋魚鱗色甚黃如金和蕈菜作羹謂之金羹玉飯羹而食之名爲鱠炙食之主消瓜成水　酉陽雜俎曰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井魚腦有穴每吸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出者淡如泉水焉印魚長一尺二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鯇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峽中人食之者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方可食不爾有毒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息歸潭底奔鱟一名名淵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下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嬴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則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清異錄曰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真書王字者名王字鯉此尤通神　避暑錄話曰太湖白魚實冠天下　遊宦紀聞曰三山溪中產小

魚斑文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爲博戲閩永嘉亦有之　夢溪筆談曰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故東坡詩我識南屏金鯽魚　墨客揮犀曰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作鮓甚美至春含育則有毒不可食云與蜥蜴交也　補筆談曰凡買活魚縱之江中無不洋然惟鮆鱭入江中輒死乃知鮆鱭但可居止水也　又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漲如吹也南人捕河魨法截流爲柵待羣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至自相排擠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于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又本草言河魨乃今之鮡魚江浙間謂之回魚是也吳人所食河魨本名侯夷魚本草引曰華子注云有毒浙中人呼爲規魚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規　懶眞子曰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山潭中土人集船數百艘以竹竿攪潭中以金鼓振動之候魚驚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赤鯉魚最能躍出至高丈餘後入他網中則不復躍矣蓋不能三躍也故禹門化龍者是大赤鯉他魚不能也　遯齋閒覽曰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有詩曰長魚狙上通三印也　麈史曰鮒魚閩中鮮食最珍者長七八寸剖之子滿腹冬日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　倦遊雜記曰黃魚化爲鸚鵡　林洪山家清供曰鄱江士友命飯每供酒煮鯽魚云鯽稷後所化以酒煮之甚有益　輟耕錄曰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魨魚類也無鱗甲常怒氣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熟則能傷人腹中之膍曰西施乳按類編引博雅云鯸鮧魨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所謂河豚也　陶朱公養魚經曰以六畝地爲池池中爲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冷水無聲魚必生　埤雅廣要曰鱸松江魚之美者也語曰四鰓鱸出得松江天下無鱖魚似鮒肥美江東四月有之鱸白腹似鱖而大焚其骨煙氣辟蠹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子其子皆附於鱧之鬐而生故謂之鱸一曰鮎亦產鱸蓋其乳子三分之二爲鮎其一鱸也嘉魚食乳泉出丙穴穴口向丙故曰丙也　雅俗稽言曰鱧俗呼烏魚又名火柴頭頭戴七星夜禮北斗道家謂之水厭忌食之養生家亦忌其膽臘月收取陰乾遇喉急痺少許點之即愈白小銀魚也小於麵條鱖魚初夏有餘月無故謂之鱖其味之美在鱗食莫去之鱗如甲亦知自惜若入網中則不動恐傷鱗也其鱗灰水浸洒可作花

細彭淵材謂鰣魚多骨其一恨也又俗云鰣魚不過鴨欄驛鯔魚狀如青魚長者尺餘其子滿腹粵人亦呼爲子魚其實非也鰔口魚魚口似鰔頭有紅點兩旁自頭至尾有白路如銀色身細尾岐長三四寸二月間出海中鰣魚一名箭魚腹下細骨如箭簇出富陽者尤美鱭似鮧而長無鱗有涎黃色生溝瀆淺水中好穴田爲農夫患頭昂起寸許者不可食肋魚似鱒而小身薄骨細冬天出者名雪映魚味佳至夏則味減率以夏至前後以巨艘入海捕之馬交魚生海中形似鱒其膚黑色無鱗有斑逢春社而生一名社交魚銳嘴燕尾經宿則腐鯧魚一名昌侯魚縮項扁身似魴而短鱗細肉白生海中以其與諸魚匹故名河豚須暮春柳花飛時始肥吳人珍之石首魚一名黃魚一名洋山魚蓋洋山所出也能鳴繩師以長竹筒插水聽之聞其鳴則下網每獲至千餘小者名梅魚頭大于身亦呼爲梅大頭出四明梅山洋或曰梅熟魚來也蒲魚或曰鱓魚也尾如蛇口眼不相營鯧今之河豚狀如蝌斗眼能開閉其腹無胆頭無腮故肝最毒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來每三頭爲一部　國策宋玉對楚王問曰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夕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賈誼弔屈原文曰彼尋常之汙瀆兮何以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夫螻蟻　木華海賦曰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噏波則洪漣踧踖吹潧則百川倒流巨鱗刺雲洪鬚插天頭顱成嶽流膏成淵　郭璞江賦曰江豚海狒豚似猪出東海中有聲如猪孔噴水有上出入波浪中見則有風無鱗多脂肴海狒體如魚頭似猪又曰豚將風則潧故俗以豚識風　又龍鯉一角　又或

帝王世紀曰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　增河圖挺佐輔曰黃帝至於翠漪之川有大鱸魚折溜而至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　詩正義中候云湯沈辟洛水黃魚雙躍出踦于壇化爲黑玉　原史記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增述異記曰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原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山管仲曰昔者睢王功成道格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鱗不臻不可封也　增吳地記曰闔閭十年東夷侵吳吳王親征之逐之入海據沙洲上相守月餘時風濤糧不得渡王焚香禱之忽見海上金色逼海而來遶王所百匝所司撈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不得一魚遂降吳王以鹹水醃魚腹腸與之因號逐夷王歸會羣臣索餘魚俱已曝乾其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爲鱻字魚作金色不知其名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於中流化爲魚今魚中有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鱠形　原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江東呼爲王餘　昔越王爲膾剖而未切隨落於水化爲魚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富盈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元太子也後母謗之陳侯令元自殺元投遼水魚負之以出元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增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鯉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鯉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餌之餌鯉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鯉雖難得貪以死餌　說苑曰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讎在吳子寧能爲我報之乎對曰臣來見道旁野人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美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國

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飢色寡人之
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淮南子曰詹公之
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史記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千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
後得益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爲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内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
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矣亦襲臣之所棄前魚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名姓居
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中魚燒死按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
之滋并中傷良謹也　符子曰太公消釣於隱溪五十有六年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消跪於隱
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若庭若背其跗觸蜓若路魯連曰釣本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消曰
不見康王父之釣乎涉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　史記曰始皇使方士
徐市等入海求神仙數歲不得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嘗爲大鮫魚所苦願得善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
之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見一巨魚乃射殺之　陶朱新錄曰河
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中三魚金鱗一黑一如常一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
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剌之勢至今尚存俗傳漢高皇庖人治魚及半而楚人
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耳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絶綸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於池
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三輔決錄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
小不能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市魚乃賤　西京雜記曰昔人有遊東海者飄泊一孤
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舟煮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飄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掉尾揚鬐
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　漢書曰宣帝元康四年神魚舞河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
邊捕魚人有盜者囂見避於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後無復取焉　宋志曰漢章帝元和三年車駕
北巡祠北嶽見黃白氣有神魚躍出十數　後漢書曰左慈字元放在曹操坐操曰恨少吳松江鱸魚耳慈因

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一鱸魚出掉尾
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就前鱠之 魏志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
見遺大魚耆孝先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孝先曰無苦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
躍上岸以墨書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孝先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孝先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
一時之間大雨流潦帝曰水中有魚乎孝先復書符擲空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食之 又介象與吳
王論鯽魚爲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鯽魚帝驚喜乃使廚人切之象又往蜀市
薑有頃而反 蕭廣濟孝子傳曰巴郡杜孝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鱗截竹盛魚二頭沈水中曰我
母如得此婦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壻寄乃以進母 晉書五行志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於武庫屋上
世說曰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曰陂隅多清池桓問陂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爲陂隅桓曰
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江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幽明錄曰成彪兄喪哀悼結氣晝夜哭泣
後釣於湖經所共飲處釋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號慟俯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自
船躍出 搜神記曰謝糺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躍出即命作膾一坐皆徧 又彭蠡湖側有
鄉人李進勑者以販魚爲業一日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夜間偶步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念佛誦經聲
驚而察之乃船內魚也因悉放於江中後溺水見大魚數百頭於足下乘之乃得登岸 搜神後記曰謝允從
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之俄有一
鯉魚鼓鬐水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金城太守胡勗叛張軌遣都護宋毅治中令狐渕討之濟河中
流白魚入船渕曰魚鱗物敵必解甲歸我矣勗請降軌宥之 沈約宋書曰明帝泰始二年幸華林園天淵池
白魚躍入御舟 青田志曰謝康樂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以詩嘲之曰我是
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溼新兩對人默無
言何自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踪何處覓吟罷不見 三峽記曰明月
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

美女在草中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爲君所得亮問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幹使然何爲不得遂諧伉儷後三年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荅曰情不可忘有思當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肥美嘗禁人採捕以槎頭斷水謂之槎頭鯿

宋張敬兒爲刺史齎高帝求此魚敬兒作陸艙船置魚千六百頭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鯿魚一千六百頭　南齊五行志

曰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二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鼈

取其肉食之　梁書曰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日仲夏有遺生鯉魚二頭

者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又夢來謝云當令君延壽　高僧傳寶誌對梁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

味二十餘年師何必爾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鱠殘魚是也　南史曰始興人盧度有道術屋前有

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　後魏書曰高祖幸清徽堂因之流化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魚在任城王澄曰

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冀州圖經曰太和三年文明太后馮氏幸金

河府摩磋宮湯泉釣得鯉魚一雙皆長三尺以黃金鎖穿腮放於池內後皆長五尺沈泛相從正光元年五月

五日天清氣爽聞池內鎖聲水中驚沸須臾雷電其一浮天化五色虹而去久之乃滅一在池中至孝昌元

年六月行臺元淵北伐頓此決池取魚鱗甲非常淵令殺之得金二斤八兩淵明年爲葛榮所殺　邢子勳地

記曰元魏延興初文安人孫願捕魚於五渠水中有羣魚從西來共以柴塞之忽有人謂願曰須臾當得大魚

若欲多求宜勿殺也後願下網果得大魚其狀如鯉而大願以爲貴物遂殺食俄頃風雨晝晦聞飛鳥聲比風

息兩霽有人乘船至者見羣魚無數飛入於海願遂不復漁矣因呼入海之處爲飛魚口　顏氏家訓曰江陵

高偉隨顏之推入齊地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見羣魚囓之而死　大業拾遺記曰大業四年梁郡有清冷

水面濶二里許南有橫瀆西入通濟渠是時多雨溝渠皆滿忽有大魚似鯉而頭一角長丈餘鱗正赤從清冷

水出頭長三尺許入橫瀆逆流西北十餘里不沒入通濟渠夾岸隨看者數百人皆謂赤龍大鯉從淵而出此

亦唐祚將興之兆　避暑錄話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子種置苑內海中水邊十餘日即生其法取魚產子

著菰蔣上者刈之曝乾即乾而復生不解其故　酉陽雜俎曰唐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嘷號赤鱗公

貴者決六十　唐書曰太宗觀魚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玉海曰景龍三年春二月明皇至於襄垣漳水有赤鯉騰躍靈皇之瑞也潘炎作賦　唐書曰開元中儲州獲魚有銘裴光庭等奏賀曰魚龍爲圖河洛所出比之盛時彼何足云張九齡賀曰魚爲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久文更表錫年之永　又開元七年大旱詔祭諸龍爲詩極佳末云儻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儻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唐書曰韓愈初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數日愈爲文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白孔六帖曰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長尺餘墜于鄆州市良久乃死魚失水而墜於市敗滅之象也　劇談錄曰李德裕有巨魚脊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楊州兩魚　朝野僉載曰郴州刺史王琚刺木爲獺沈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沈魚取其餌則啣魚石發則浮出矣　五行記曰唐杭州富陽縣韓珣莊鑿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　又唐封令穎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浙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如刻安之　靈應錄曰雲溪有漁人將箄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箄上將鐵叉箠之不中看箄內有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箄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尺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箄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爲僧至今存焉　雲仙雜記曰楊州太守閻丘惠會像友於轉沙亭集境內漁户令曰所得魚多者有金帛之賞有一漁人以肉物作塊散懸於網上取魚倍衆力凡十網得魚三千六百無甚小者衆慙而退太守詢之曰魚喜鹿胎之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下網名之萬魚畢聚矣　南康記曰南康有狂人同可大見魚必置數十頭食餘棄於几上人謂隨即臭腐可大以手摩之皆爲石魚後年餘友人訪之見其紙裹石魚煨以啖客新香不異常魚　蜀普錄曰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名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夢溪筆談曰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

磐石上乃一石竅也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曰黃巢曾以劒剚之凡鰻出遊越中有水旱之災　五代史補曰王審知遺推官黃滔魚徐演代爲謝啓曰卸諸斷案纔從羊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　五代史曰道士李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累一日羅隱侍坐辭間有磕曰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

動遭靡死者十人或疑爲謫龍雖得肉弗敢食一無賴子先嘗之云極珍美于是厥儕斗貴至持入州城每斤鬻二百涉旬乃盡縣宰視次奏命取其目睛大如桃光彩可鑑儼然雙明珠也凡數日水滴盡而枯頷骨長二丈五尺縣後溪澗二丈祝遣人舁致用以爲梁每眷一節堪作臼搗米　程史曰今中都有豢魚者能孌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爛若漆曰玳瑁魚文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現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畜之　白雲時議曰金太守得巨魚令庖人烹焉熟而薦之求魚之舌庖人曰魚元無舌不信其說疑其竊而食之鞭背數十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自首至尾根僅盈尺是日晴象明興雜記曰帝潛龍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置之一笭箵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漁罩罩睢躬既而上持魚還舍啓視已失其五知爲陳竊往問之陳諱匿上欲毆之乃笑以還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事位幾何劉曰睢壽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有五又其間五歲假之他人上忽思竊魚事其數允合立名陳至將殺之上問之陳因述漁事上曰吾忘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上曰吾鄉焉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名也

周有翼　無鱗　劉向列仙傳曰子英者訝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之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翼　河圖曰黃帝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千觔七里　大魏諸州記小平津有洞穴鯉魚從穴中出入大者重千斤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鯉魚長百步俗傳有七里鱸魚

如鮫龍　大魏諸州記每至三月中有鱣魚從穴出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大者千餘斤　毛詩義疏曰鮫魚皮有珠文口在頷下毛如詩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其大不知幾千里也　王子年拾遺記黑河北極也其水濃黑不流上雲生焉有黑鯉名曰玄魚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或宿而失所死于南海之濱肉骨皆消惟膽如石上仙藥也

若獸　如蛇　山謨之南徐州記鮫魚似蛇而四足若鯉魚四足吳都賦所謂鮫鯉魚若獸　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鯉也形如蛇而四足頭似蜥蜴鱗如錯甲異物志謂之鮫鯉

黑身　青目　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長五六寸頭以下黑身青目　臨海水土異物志虎鯖長五丈黃黑斑耳目齒牙有似虎形唯無毛或變乃成虎　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長五丈尾似蝦蟆

蝦尾　白腹　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鯖魚通身黑長二丈青目腹下正白

虎形　斑文　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鯖魚長五丈尾似蝦蟆

長五丈又虎鮫
長五丈黃色班文
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鏤物
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注曰鮫有珠文尾青皮可以飾刀劒口
種也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
鯛大如擣于毛毒黃色
其毛如鯽知潮水上下
食鹿化虎 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舉蹄高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岸多爲所得
千歲白色 中大魚映月吸水移時不去明日沈池中惟有一大鯉魚身已五色
片立雙遊 海水也 孫綽望海賦比目雙遊
象齧 似牛 楊孚臨海水土記
膽如石 能制之握其膽至岸裂擘食之一名胡故爲在地之能變者也
月成珠 上詳南海鮫淚隆謂之夜光又曹毗賦珠喻之
魚四
聽琴 鼓琴嘆魚出聽 二年氏左傳秦記 戲蓮 古詩蓮葉東
頷暴腮 畏鵜 莊子魚不畏網而畏鵜鵜細無情故也 爲魯 古語云事歷終魚爲魯
疾奈何 網漏鮪 鮪魚恐後無魚也 竭澤 竭澤求魚非不得
食往觀 傳公往陳觀之非禮也 芳餌 陸疏芳餌之下必有懸魚 敝笱 詩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無味 必子至單父迎者冠蓋交于道父老請曰盡所聞陽鱗者遂聘賢人而訪政事單父大治 水涸 陽鱗不
獻魚鼈 禮魚鼈不中殺不殫於市 泅泳 行
賣魚會官發魚角價 倍網取其直如常也 禁澤沈 禁罩之者 蠻蟻能制 莊子曰吞舟之魚失水則蠻蟻能制之
濠梁之樂 莊子 車轍之鮒 莊子曰我東海之波臣也不若相忘於江湖 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索貫 肆 市
鱗頰 詩 寄書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守夜 芝田錄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也
吞舟之魚 漏而失水 葬腹 寧葬江魚之腹 陽鱗 陽書以冰而吞者陽鱗也其魚鱗能制之
不大 水煩則魚鼈不大 不出 詳二食貨志 不獻 任賦家貢
小鮮 治大國若烹小鮮 去乙 骨如乙字不可食 咸若 魚鼈下登者化龍不登者點
不淪 詳龍腹疾 傳河魚腹 登龍 三秦記江海魚集龍門
在于洛 詩魚在于洛亦睢克樂 在藻 時 矢於棠 傳公魚於棠公失
感孝 王祥至孝後母冬月思生魚祥於冰上冰忽開有雙鯉躍出 報恩 詳魚
頒首 有頒其首 吞鈎 歸田賦貪餌而吞鈎 遊釜 後漢張奮詣馮細降曰其等若魚遊釜中
脫泉 魚不可脫於泉 掉尾 水渴則魚掉尾之魚 奮鬣 鼓鬐 就食 史記河魚大上輕車重馬來就
頰喁 文子水渴則魚頰喁 發發 詩鱣鮪發發 洋洋 孟子少則洋洋焉
取常直 任賦家貢
月虛則腦減 淮南說山 灌錦 王符贊頁篇 灌錦以魚 寄書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採蘭雜志曰薛若礽好讀書徨徙儀安一日遇北江告之曰夜半不臥非延益之道困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腴薛旨此謂如更魚夜中每至一更魚累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搖尾 陳師道詩魚窮不作搖尾憐

蠻泥 陳師道詩魚小泥蠻樂大海

躍淵 詩縱海巨魚之縱大海

仰水 鹽鐵論民之仰仰水也

負冰 月令孟春之月魚陟負冰

衡岸 鱗傷岸躍

矜鱗 矜喻也魚洽則喙其鱗

燒尾 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

懷珠 天元生物簿魚之懷珠至五十年則無復腦腦上有汙髒

暴腮 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蓋河津一名龍門兩旁有山魚莫能上大魚薄集龍門上則為龍不得

孕琴 江賦文蛝孕琴山海經文蛝狀如覆蛾鳥首而魚尾青如碧水次故曰琴

腹有古鏡 舊聞記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鶴樓望流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令視信棹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珠玉

芒草毒 山海經葛山有木其狀如棠而赤葉其名曰芒草可以毒魚

柳葉化 蓼音鷚

眷出 耀輝

食楊花 魚食楊花則病

飽棟子 魚池陂宜栽楝木則魚可以飽

鱦龍釣 落于池中

風雷 風雷動則魚鱉蟄

臥冰求 搜神記楚陳至孝後母惠冬月陳脫衣臥冰上見魚出欲得之母至孝母嗜江水每日一汲輒獲雙魚

泔餘 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以泔人取小魚也

釋小 淮南子季子治軍父三年而亟馬期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使見得魚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子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無腮 酉陽雜俎魚有腮以目合二目不同

相食 淮南子曰人道七王彥伯視之曰此中無腮鯉魚毒也試之果然

有睫 酉陽雜俎細魚有睫以目合二目不同

沈虎 詞林海錯沈虎潛虎皆魚名

食化 譚子化書夷氏穴池搆木為凭欄登之者其聲策策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一汲輒獲雙魚

蛇性 埤雅虞喜志鰻魚脆甘可食有吾舅之名

抱沙 埤雅廣要鯊今黃鯊是也性善飛躍從空而墮入沙中行亦沙中孔子俗云鯊性抱沙

附土 埤雅俗稱吉凶鯊性抱土也此魚嘗附土而行故曰土附

善擾 埤雅廣要鯽一名鯽鯖魚

喜睡 江隣幾雜志販鯉者置鰍云喜睡鰍好避不爾輒死

鼠似 旌旗寓簡沈作詰嘗迎親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其實皆魚也蓋鼠似旌旗耳

其色白 北土皆呼白鯊其頭尤大而肥失水即死蓋鯊面也又謂之鯆鯆膚魚也其性膚脆不健故也

詩於鱧 言發發于鮒鯉言唯則魚之健弱可知也鱧也其性浮鮒也鱧也其性沈

頭埤雅 黃揚燕頭魚身舊說魚膺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云鱧是 公蝸蛇所化

至難死 猶有虵性

吳與人 又名為鱧鱧以其質圓而長黑鱧相似而其鱗細駁又似鱧魚故兩喻而蕪言之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為鮒魚屬上且性亦沈泥但其形不類黑鱧也

之埤雅 惟指為鮒魚以誤魚經諸魚皆墨火惟鮒魚赤

也尋 其泥厭其

洶湧東下舟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

升矣 穴處 詳上鯨注

埤雅語居就糧梁水舫蓋今遼東梁水之舫特肥

雜錄張洞爲淮南轉運使夢人通謁曰余後池中得大鯉即夢也

廣要魚生止水中則背鱗白味美生流水中則背鱗黑味惡

之舫行故制字從舟與旅亦旅也又曰鯉魚好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謂之鯽相附謂

金鍼未化酉陽雜俎鯉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腦水囊中有乳一兩在郡三年清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隆水之囊

金鍼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腦數十斛

時人異之故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云

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騰湧遂擒一巨鱗出因取作鮓母食而愈

志天漢南三星曰咸池魚園也

逆鱗魚 王旻之與琅邪太守許誠之書曰貴鄙臨沂縣其沙都逆鱗魚可調藥物逆鱗魚仙經謂之上色

文鱗 柳宗元詩沈景照文鱗

織鱗 又曰每憶織鱗遊尺澤

魚書 史書史佚作魚書以紀瑞

魚符 張騫耳目記唐以鯉魚爲銅魚符以佩之

魚圖 天文

出于山溪背偃而腹平其大如指常點于石上土人取之爲腊

上艘須臾而爲盈多則去不勝載矣

鹿子魚 觜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南海中有洲春夏此魚跳出洲化爲鹿

戴帽魚 出安南國銳首無鱗有骨似鯽魚而小觜張燈艤中魚見燈光輒

貴於牛羊言洛以運鮓宜鯉伊以清淺宜鮓也

出鱮興出鮒 廣輿志鱮石在巴山世傳褒姒所乘之鯉化而爲石

鱮堂 楊震傳有雀銜三鱮魚飛集講堂前皆曰鱮者納大夫之象也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

鱮由居 埤雅廣要鱮由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眡魚而鱗細于鱮赤眼好鬻行制字從尊

梁水之舫 埤雅廣要鱮一名鮭似鮮魚而鱗細于鱮赤眼好鬻行制字從尊

鱮山六朝文視 鱮由六朝文視

鯨潮則水溢謂之鯨潮

鯨潮 鯨穴處海底出穴則水溢謂之鯨潮

魚躍 詩見後

池州長史 見前

灘濟 見後

止水流水 埤雅廣要魚生流水中則背鱗黑味惡生止水中則背鱗白味美

河伯健兒 埤雅廣要魚一名鮭似鮮魚而鱗細于鱮赤眼好鬻行制字從尊也又曰鯽魚好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謂之鯽相附謂之鯽

獨行旅行 埤雅廣要魚好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謂之鯽相附謂之鯽

木穎能檢 述異記鯽魚章安縣出腹中突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

撥剌 魚跳躍貌 撥剌 魚尾碧鱗貌

三色 埤雅廣要魚品齊魯之間鮒爲下色鯉爲中色鱮爲上色

雙名 魚雙名名者山海經有師山蠻蠻洛水庸庸王會有楊州禺禺

三魚 出東海不用網罟二人乘一小艇張燈艤中魚見燈光輒一舉三魚

鱮毛魚 出南國銳首無鱗有骨似鯽魚而小觜張燈艤中魚見燈光輒

鸚鵡魚 出惠州常以八月化爲百里舟車過此必舁上所方龍門江在嘉陵州飛瀑聲聞

鱮葉魚 海槲霜葉風飄浪翻腐若螢化爲質爲魚故名

鱮魚 鱮大如箔長二三尺鮮紅有黃點善鬬兒童輩多盆養之每鬬

黃雀魚 出惠州常以八月化爲十月後入海化魚

油魚 在雲龍州南二十里中秋則魚肥長

方頭魚 江湖之橫魚頭鬐長鱗

黃蠟魚 即江湖之橫魚頭鬐長鱗如金色鬐爲矣雖美而毒

鱮魚 宋志其鱗如蘚故呼蘚魚眼簡人多悤酒蒸之以爲珍味十月此魚得時正月以後則味物不可食

魚頭圓禿如燕身圓褊如箕尾尾最毒能螫人有中之者連

魚味在首首味豐在

魚味在首首味豐在

魚味在首首味豐在

日夜號呼不止以其首似燕故又名燕魚以其尾言故又名牛尾魚紅一作鰋胎生形如覆笠有肉翅能刺人一名鰋魚形圓似扇無鱗色黑黑口在腹下尾長于身尾端有刺有虎魚紅魚紅狗魚種類不一

狗

沙魚狗頭魚身聲如狗尾形類彈塗而大大者長丈餘好伏泥塗中而吠見人則鷙入水

鼠魚海中有善食鼠每揭尾于沙際以給鼠鼠見之以爲鮎即轉首嘬齒攝鼠入水

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狀似馬有鬐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所謂瓠巴鼓瑟游魚出聽非榮指凡魚也

鮸

魚似馬交尾有兩岐如鞭梢故名

鮚魚地理志利州土貢鮚魚

釜頭魚鮚是也一名擲磚硬鱗剛

胥齒如鐵鋸嚙螺蛤成粉味極佳

青郎魚體如金一名火魚有通身赤有半身赤者有亂赤文者

金魚者有半

有背赤文作卦形者有頭赤尾白者

石魚形鱗鬐首尾若書長數寸燒之作魚膠又重慶涪州江心有雙魚刺石上每

金線魚碧雞山下洞內有

鮑鮮魚出河陽縣一名康郎魚雲南諸府買爲瘴藥

魚爺瓊州文昌縣有魚爺井水極清冽相傳泉與海通有大魚頭白俗呼爲魚爺人呼之輒出

一魚三十六鱗見則歲豐沔陽有之可辟衣蠹

魚似鯉俗稽言臨湘溝坎之界有魚名文魚俗名春魚其形如鯽味極佳此亦小之至者也

魚長慶慶今魚方孕而行習網貪無藝也公曰我不亦善乎注鯫鮞小魚

登來美大之辭也注張網羅也取公去南面遠與人爭利便遠觀之

陶侃釣于溝中搏取之

夜捕戰當擊賊夜分捕魚也

九罭罭魚罟也周禮罭人掌以時入之于川澤以共祭祀及賓客之鮭鮞注罭小魚網也

臨河淮南子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入水獺未祭魚不入水

天子嘗季冬命有司始漁天子親往嘗魚

施罛濊

忘筌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斷罟國語魯宣公夏濫泉注濫漬取魚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夫魚禁鯉鮞

百金公羊公如齊觀魚登來之如常觀魚識公曷爲遠而觀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

時籍鼈人以時稽魚鼈籍謂以杖刺

弓魚見魚譜濱中誤作公魚而怪其有子

婢屣魚似婦人屣

奴屬魚長一

魚鬐味極佳惟嘉州有之

文

鴻離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獺祭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亂于水莊子筍多則魚亂於水

取既有時　殺宜中禮

鱓綸吳都賦曰文鯉夜飛而觸綸

竹竿籧篨竹竿以釣于淇

累繴莊子夫揭

漁雷

桂餌閻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爲鉤垂翡翠之餌

晚罾宋徐積詩就淮仍買晚罾魚

維絲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守埳釣魚不得由守埳不望

于釣詩之子于釣

釣富春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時釣于富春有嚴陵釣臺

詹何之能列子詹何楚人

名鯉孔子生子三日有饋鯉者因名子曰

田則不漁君子田則不漁

獻孔子孔子之楚有漁父獻魚不受父曰市遠無所貨不如獻君子孔子乃受之以命弟子揭地以祭也

賜弦章蔣景公賜弦章魚十五乘

獻之不受弦章以爲相自可致魚以受魚退人誰遺吾魚

饋之則懸羊續

鷹鮪 二月天子始乘舟鷹鮪于寢廟 嗜鮑 文王世太公望傳太子太公曰鮑不登俎 充饋 川澤魚鼈之物以充饋食 利賓 易包有魚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注遠人之物以不及賓 故不及賓 宜茨 魚茨宜 食稻 孟子食稻與魚 溉釜 誰能溉之釜薄 子產畜 子產畜池魚 銀絲鱠 杜甫詩鮮鯽銀絲鱠 河魴 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澤 貶包有魚不利賓象曰

鯤鮞 鯤鮞乾魚 商胙 祭廟蒸魚曰商祭鮮魚曰脤祭 寘劒進吳 世家公子光享王僚專諸寘劒于魚中

鯉 文在鳥之魚期于焦爛 溉釜 誰能溉之釜薄 彈鋏歌 馮驩彈鋏鋏歌歸來乎食無魚

增 金鼎 宋祁筆記金鼎之貴魚不求真也

鱗介部

魚五

詩梁張騫詠躍魚應詔詩曰戲鱗隱繁藻頒首承綠漪何用游濱澥且躍天淵池　陳張正見賦得魚躍水

花生詩曰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鏡浮凌波銜落蘂觸餌避沈鈎方游蓮葉外詎入武

王舟　阮卓蓮下遊魚詩曰春色映澄陂涵泳且相隨未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香動乘流葉影披相

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　隋岑德潤魚詩曰劍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唐杜甫

黃魚詩曰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筍相沿久風雷肯爲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

龍鱗　白小詩曰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露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

盡取義何如　項斯鯉魚詩曰似龍鱗又足只是欠登門月裏腮猶濕泥中目未昏乞鋤防蟻穴望水寫金盆

他日能爲雨公田報此恩　章孝標鯉魚詩曰眼似眞珠鱗似金時時動浪出還沉河中得上龍門去不歎江

河歲月深　錢起賦得巨魚縱大壑詩曰巨魚縱大壑遂性似乘時奮躍風生鬣騰凌浪鼓鬐龍攄回地軸鯤

化想天池方快吞舟意尤殊在沼嬉傾危嗟幕燕隱晦笑泥龜翰士逢明主才猷得所施　唐人作河鯉登龍

詩曰年久還求變今來有所從得名當是鯉無點可成龍備歷艱難徧因期造化容泥沙寧不阻釣餌莫相逢

擊浪因成勢纖鱗莫繼踪若令搖尾去雨露此時濃　元稹魚登龍門詩曰魚貫終何益龍門在苦登有成當

作雨無用耻爲鵬激浪誠難訴雄心亦自憑風雷潛會合鬣忽騰凌泥滓辭河濁烟霄見海澄迴瞻順流輩

誰敢望同升　王季則魚上氷詩曰北陸收寒盡東風解凍初氷消通淺溜氣變躍潛魚應節似知化揚鬐任

所如浮沉非樂藻沿泝異傳書結網時空久臨川意有餘爲龍將可望今日愧才虛　王公亮魚上氷詩曰春

生寒氣減稍動伏泉魚乍喜東風至來觀曲浦初近氷朱鬣見望日錦鱗舒漸覺流澌退還欣掉尾餘驗喁情

自樂沿泳意寧踈倘得隨鯤化終聽戾太虛　吳冕魚上氷詩曰春水潛鱗發寒潭舊藻踈揚鬐順氣縱振鬣

上氷初戲廣憐空潔浮清媚景虛戒貪常避餌思達每懷書濕映流澌薄狂遊觸浪餘終希洋澥澤爲化北溟

魚　姚康巨魚縱大壑詩曰水府乘閑望圓波息躍魚從來暴泥久今日脫泉初得志寧相忌無心任宛如龍門應可度鮫室豈常居掉尾方窮樂遊鱗每自舒乘流千里去風力藉吹噓　白居易點額魚詩曰龍門點額意何如紅尾青鬐却返初見說在天行雨苦爲龍未必勝爲魚　又放魚詩曰香餌見來須閉口大江歸去好藏身盤渦峻激多傾覆莫學長鯨擬害人　盧綸小魚詩曰金錢贖得免刀痕聞道禽魚亦感恩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　杜甫觀打魚歌曰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鱠鯉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饗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味美知第一既飽懽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韓愈又魚歌曰又魚春岸濶此與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刀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消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遥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事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　陸龜蒙謝皮日休分巨魚之半詩曰今朝最是家童喜免泥荒畦掇野蔬　皮日休和陸龜蒙謝分魚詩曰釣罷江湖興還同理舊漁偶分雙鯉贈仍乏兩般書內舊鉤苔染澀腮中新餌藻和香金鱗中斷偷錢破寒骨平分玉筯光何事貶君偏得所祇緣同是越航郎　盧仝觀放魚歌曰常州賢刺史從諫議大夫除天地好生物刺史性與天地俱酒興引行處正見漁人叢雜百千頭性命懸須臾天心應刺史刺史盡活諸一一投深泉跳脫不復拘得水競騰突動作詭怪殊或透藻而出或破浪而趨或掉尾子子或奮鬣愉愉或如鶯擲梭或如蛇銜珠四散漸不見島嶼徒縈紆　宋韓琦觀魚軒詩曰雨過方塘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荇駢頭戲忽見開萍作隊遊喜擲舟前翻亂錦靜潛波下起圓漚吾心大欲同斯樂肯插筠竿餌釣鉤　梅堯臣河豚魚詩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忽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炮煎苟失所入喉爲鎖邪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可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吾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　又鹿角魚詩曰海中魚

角矗矗不擬龍乃擬鹿　歐陽脩答梅堯臣達頭魚詩曰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鰕淺水間矗蜆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拾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既若斯大者固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析骨節駭粵車顴芒侔劍戟腥鬪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秘寶萬狀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京國乾枯少滋味治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君詩虛名從此得　孔武仲江豚詩曰黑者江豚白者白鱀狀異名殊同宅大水淵有羣魚掠以肥已是謂小害顧有可喜大川夷平縞素不起兩兩出沒矜其頰鬐若俛仰若躍若跪舟人相語驚瀾將作亟入灣浦踣檣布篙俄頃風至歛山搖岳浪如車輪氣霧相薄舟人燕安如在城郭先事而告昭哉爾功鰐嗢牛馬頭鼉象龍暴殄天物安得爾同於人無害所欲易充暴露形體告人以忠又多膏油以助汝工江湖下貧機杼以農烏鵲知風商羊識雨大厦之下風雨何苦豈知舟航方在積險以爾占天蓍蔡之驗古之報祭不遺微蟲孰揚爾烈登薦蜡宮世不爾好復惟爾惡我作此歌爲昭其故　蘇軾漢陂魚詩曰霜筠細破爲雙掩中有長魚如臥劍紫荇穿腮氣慘悽紅鱗照坐光磨閃攜來雖遠鼠尚動烹不待熱指先染坐客相看爲解顏香粳飽送如填塹早歲嘗爲荆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寧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無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儵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遺砭故人遠餽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瞻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隣幸有庖鑊釀　又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詩曰東池浮萍半枯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潤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灑灑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鬐未信長堤隔濤瀨洋洋聶文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湖海　陳師道和蘇軾西湖徙魚詩曰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露沙背大魚蟠泥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鱠修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著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爲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可及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舷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鱠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

烹鮮作詩碎我亦江湖釣竿手悞逐輕車從下瀨生當得意落鴈邊何用封侯隨鷁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晴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唐庚白小詩曰二年遊海濱開眼即浩渺謂當飽長鯨鯤口但白小百尾不滿釜烹煮等芹麥咀嚼何所得鱗鼈空紛擾向來巨魚戲海面橫孤嶠驗噣噴飛沫白雨散人生一溟渤誰作千聖調安能蹲會稽坐待暮年釣　范成大晚春田園詩曰海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春回荻芽抽筍河豚上棟子花開石首來　又秋日田園詩曰細擣帳鑪有鱠魚西風吹上四腮鱸雪鬆酥膩千絲縷除却松江到處無　楊萬里初食淮白魚詩曰淮白魚詩曰淮白須將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違霜吹柳葉都落盡魚喫雪花方解肥淮人云白魚食雪乃肥　醉臥糟丘名不惡下來鹽豉味全非饕人且莫供羊酪更買銀刀二尺圍　又松江鱸魚詩曰鱸出鱸鄉蘆葉前垂虹亭上不論錢買來玉尺如何短鑄出銀梭直是圓白質黑章三四點細鱗巨口一雙鮮秋風想見真風味祇是春風已迥然　劉宰謝王去非餽江鱗詩曰環坐正無悰駢頭得嘉饋鮮明訝銀尺廉纖非蘆尾肩聳乍驚雷腮紅新出水芼以薑桂椒未熟香浮鼻河魨慚有毒江鱸慚寒味更洛塵上客送歸煩玉指飣餖雜青紅百巧出刀七翩翩鶴來翔槃槃花呈媚頗疑壺中景髣髴具盤底又疑三神山幻化出人世更於屬饗餘想像無窮意知君束裝冗不敢祈簡致厚賜何可忘因筆聊舉似　金元好問峽口貪鮹魚詩曰無奈微雲陳雨何孟公詩律費研磨憑君莫愛襄陽好縮頸鮹魚剌鯁多　元王惲食鱸魚詩曰鱸魚昔人貴我行次吳江秋風時已過滿意尊鱸香初非為口腹物異可闕嘗口哆頰重出鱗纖雪爭光背華點玳斑或圓或斜方一斧無亂脊食免刺鯁防肉膩勝海鮮味佳掩河魴燈前不放箸愈淡味愈長張翰為願逝我今赴官忙出處要義在不須論行藏倚裝足朝睡且快所欲償夢驚聽吳歌海日方蒼涼　鮮于樞海鮮行曰至元辛卯之季冬浙江連日吹腥風有物宛轉泥沙中非黿非鼉非鼈非蛟龍神物失勢誰為雄萬刃刲割江水紅九州之外四海通出納日月涵虛空汪洋浩瀚足爾容胡為一出蕩忘返縻軀鼎俎蝦蜆同吁嗟人有達與窮無以外慕殘厥躬古來妄動多災凶　明劉炳觀捕魚詩曰柳條風脆已梳黃潮落溪毛露石梁帆脚壓霜寒撒網牀牙移月夜鳴櫓載車有獵曾占渭鼓枻無歌豈濯湘又得錦鱗長尺半隣翁新酒正吹香　楊

基觀魚詩曰池陰樹影涼白小紛成隊吹絮圓漩續觸荷清露碎俄沉靜却浮忽遇驚還退幸免釣絲憂江鱸且充膾　孫作飛魚詩曰海於天地中物不能比大陰陽浩出沒造物窮荒怪力足浮三山勢欲吞大塊豈惟日月浴兼疑鬼神會披經案山海異族紛瑣碎我時一徘徊足躡二儀隘焉知估客輩入海如入閻昏風白波駛雨慘黑洋邁批石嗔火發囓指愁舟壞飛魚集檣桅翅尾錯珍貝初疑驚崔翻復駭螳螗隳非類感所稀枯腊拾海外三韓雨霧洗百島風煙帶參差插雙翰欹側張兩旆形模小鮮具意氣鵬鶚類祇慙海若笑狹小矜此輩我復啗海若萬彙同一態神靈數巨魚鯨鯤鰌鱷鮒智屈雲雨能肉大何足膾龍門萬魚躍此翼吾所快　李康陽次韻謝石首魚詩曰夜網初收曉市開黃魚無數一時來風流不鬬尊絲品軟爛偏宜豆乳堆碧盌分香憐冷列金鱗出浪想崔嵬高堂正憶東隣送詩句情多不易裁　何景明鱘魚詩曰五月鱘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應先賜鮮偏及中官第薦熟誰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路炎天氷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筯金盤敢望傳

賦

晉王慶釣魚賦曰然後抽纖繳振修竿垂銀鉤連金丸懸鮪鯢挂鴻鸞連翩雲際瀁瀁澹池兮睨羽翠于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之鰋瀺灂沸躍沒浪赴遠集于曲潭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輳或躍或沉倏爍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羨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搆橫羅編莞為筏撼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達于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往而無反鱠膾鯉亦有庶羞有核並陳既旨且柔汎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鷁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倦願寫書而兼夜獨臨川而凜慨感逝者之不舍惟修名之未立戀景曜之西謝懼流連之敗德違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懷湛適需於酒食陰衍妥安歌情未極選與之吉橋枉以直說而不繹莫不歎息

著

唐盧照鄰魚賦曰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靜月浦漚丹錦津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宕而失水屈於陽瀨漁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黨鼂趨崔躍風馳電往競下任公之餌爭陳豫且之網螻蟻鬼而甘心獵獺聞而抵掌獨孤授北溟有魚賦曰風濤乍息空水相涵横巳鱗而海分為二絶雙目而日為之三游迤逦延載回載旋嚇鰓則飛沫成雨擊尾乃跳波盪天任公之術靡指龍舟之力徒然　元卿魚躍龍門賦曰徒觀其向天倪辭

水府望霄漢之九越泥沙之五來如及門出若由户雖懸波而千仞終作氣而一鼓　苗秀魚登龍門賦曰吞舟之倫吹潦將適奮泥沙而鱗刺簸著鬣以投擲鱗橘比而映水星攢目瞳曨而中流月白　王起烹小鮮賦曰海曲蘆人江潭舟子厭頒首於浦藻得纖鱗於沼沚常窺澈澈漏于密網之中今則炎炙烹於沸鼎之内

李蟾烹小鮮賦曰出彼清瀾委茲敝笱落細鱗於方寸之質煦微沫于唼喁之口齊一指而未幷事寸刃而纔受驗星星之若無升鼎俎而何有　李夷亮魚在藻賦曰極浦風霽澄潭月虛鮮鱗繚繞聚沫紆徐或在鮫人之室或過陵鯉之居蓮花東西信可遊而可息文竿上下徒欲釣而求諸　王起羨魚賦曰頼尾殊品紫鱗異質或依蒲而自娛或擁芰而爭出揚鬐奮鬣已見其由戢尾貫鰓未知其術　宋梅堯臣針口魚賦曰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掬不重乎銖秒其爲針也頷不能刺肌膚目不能穿絲縷上不足以附醫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終親婦女丈非鱠材唯便鮓滴烹之則易爛貯之則易腐嗟玉色之可愛聊用實乎雕俎過此以往未知其所處

原賛　晉郭璞比目魚賛曰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爲疏

別屬厥號曰鮫珠皮毒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劍刀

増又鮫賛曰魚之

原表　晉王肅賀瑞應表曰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於鼎臣聞易中孚象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魚則無所不及

増故　北周庾信謝趙王賚乾魚啟曰掌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鷺文鰩夜觸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飢也唯資黎藿之餘茲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

増説　程正叔養魚説曰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子魚食貓見其喁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魚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終觀之戚戚然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汙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不市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耶魚乎魚

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思江海之大足使鯤逐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此魚而已乎　姚鎔馬嘉魚說曰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睟兒艑而火鯖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繩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頰張鬐舒鈎著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增 今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爾紅文生盧清臣鯖銷醒引興鮮鼠之香宜授橙薩錄事守招賢使者爾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鯖錨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衙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爾白圭夫子鯖貌則清膩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爾錦袍氏鯖骨疎肉緊體具文章宜授仙盤遊奕使爾李本鯉三十六鱗大烹允尚宜授跨仙君子世美公爾鮮于美鱘砍鱠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饗德郎爾楚鮮白隱釜沉糟價傾淮甸宜授領淮別駕爾縮項仙人鯯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授槎頭刺史爾食罷戾鱘支節斑駁標致高爽宜授添府太監爾單長福鱓曲直靡常鮮載具美宜授蜷泥掾爾唐少連鰱池塘下格代匱充庖宜授保福軍節度使爾黃旛可河豚澤嫩可貴然失于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爲爾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爾屯江小尉江豬漁工得焉亦號甘肥宜授追風試湯泭太守

增 序 明孫作飛魚序曰暨人杭海得飛魚于黑水之洋長二寸顧兩著各廣長寸餘張爲兩翅如燕雀既止則不能入水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與

溝飛集船上大如燕雀既止則不能入水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與

烏賊一

原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增 蜀本草圖經曰九月烏鰂音僕入水所化故義訓曰賊　炙數子曰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水黑則知是網之大獲　原 南越記曰烏賊風浪便虬前一鬚下矴而住腹中血及膽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曰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之烏賊今定烏化之　臨海異

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枚作鮓滿器受五升　續物類相感志曰烏賊過小滿少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鬚黏石爲纜蓋此魚遇大風波前即吐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若小鰕魚過其前即噴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若小鰕魚過其前即吐墨誕惑之江東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唯空紙耳　雅俗稽言曰舊說一名河伯從事腹內有墨又名墨魚暴乾者俗呼爲螟脯　正字通曰墨能已心痛背上獨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撲捕子而長色白輕脆如通草入藥名海螵蛸　萬震海物異名記曰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賊喻波噴墨迷射水慝

烏賊二

原酉陽雜俎曰烏賊魚海人言昔秦始皇東遊棄算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　夢溪筆談曰宋明帝好食蜜漬鯫鮚一食數升鯫鮚乃今之烏賊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

原啟陳徐陵謝勅賚烏賊啟曰變遠庸臣伏增銘悚

續今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今甘盤校尉烏賊吐墨自衛白事有聲宜授噴墨將軍

螺一

原爾雅曰螺小者蜬　易曰離爲蠃剛在外也　廣韻曰螺本作蠃大者如斗出日南　廣志曰海文螺數種其大者受一斗南人以爲酒杯　埤雅廣要曰螺紫色有斑文　淮南子曰蠃蠬愈蠋昵（蠬附蠃也蠋細長螺也蠋色也）　山海經曰旬山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閼澤其中有蛈蠃（紫螺也）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有大螺名𧋳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　拾遺記曰蓬萊山有大螺鳴主大風吐光主陰雨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爲樂　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爲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鸚無異故因其象鳥爲作兩目兩翼也　又曰寄居之蟲如螺

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藏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嶺表錄異曰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爲酒器劉小螺爲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也　異苑曰鸚鵡螺負殼者也　宋周公謹曰長生之螺置之醋中則活　正字通曰海螺大如小拳青黄色長四五寸諸螺中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脱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内遊寄居逐逡巡便合即下卵如粟者爲真藏篋中積歲不壞婦人難産手把之即生

螺二

原 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女峽相傳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爲石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增 拾遺記曰漢武帝嘗酌文螺之卮出波祇之國　幽明錄曰武帝幸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有老翁出獻帝一紫螺貧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後于甕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灶下得一大螺如斗許取天漢中白螺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　晉 北史曰隋劉臻性好啖螺　傳載唐先敬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蓄陳倉米絶多可一斗五百文先定價後人擁俟開倉倉中悉化小螺子人皆驚異至今有收得此螺子者天中記

原 測海　行沙　東方朔曰以蠏測海即田螺也　藻苑詳注紅螺行沙夜生光

閉户　脱髆　風俗通公輸般見蠡出頭潤以足畫之蠡引開其户終不可開故攻之設方門户　藻苑詳注

入蛭　變蛬　田螺形圓底銳大者如黎栝小者如梅李其性大寒秋冬多有水蛭入髆中須去之方可食　海螺生海塗中有人見其羣變爲蛬飛去或云此螺能高跳丈許蓋遷

其處地爲螺亭

出足 張口 世說晉太康永熙中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有女採螺爲業夜宿亭上有風雨聲見衆螺張口而至亂散其肉唯有骨在焉因號其地

麤皮如翡翠色 雕琢爲酒杯 上詳螺一廣志螺光彩可飾鏡背 鈿頭似鸚鵡 色如翡翠 上詳螺一南州異物志螺之形銳外剛內柔性又善麗故也

螺舟 拾遺記秦皇好仙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螺舟形似螺沉行海底水不浸入 螺杯 述異記梁孝王築兔園中間迴道似螺故名之 性寒 形銳 上詳入蛭注 上詳螺一廣雅曰離爲螺者螺之形銳外剛內柔性又善麗故也 畏雪 吐光 物類相感志螺蜘畏雪 下詳螺一元珠集

螺四

原 詩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弦網羅纖鱗感芳餌故爲釣所加螺蚌非有心沈迹在泥沙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增 元王惲賦西域鸚鵡螺杯詩曰老月淪精射海波珠繩分秀貫神螺鸚斑漬粉垂金雛鸚喙嫌寒縮翠窠樽出癭藤紋浪異瓢成椰子腹空瞻飲餘疑與溪娘遇一笑相看發浩歌

習 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屈突通 海螺可吹者 振聲遠聞可知佛樂可曲沃郎梵響參軍攝玉塔金舍阮用光明螺 下詳螺一 螺 下詳螺一 運體施功物皆滑瑩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記田青 螺蜷 微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烹調以爲怪品宜授具體郎

蚌一 瑿琯 馬刀 璧玉琫 江瑤柱

原 易曰離爲蚌 坤雅曰離爲蚌坤雅廣要蚌之形剛外剛內柔而內柔性又善麗故也 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爲蜃蜃蒲盧也 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蜃陰盈月晦則蚌蛤虛蜃陰缺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 解月死而螺蚌瞻 拾遺記曰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車明珠至寸不以爲貴國人不採馬牧城東三里有蚌城相傳云幾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爲名又云城隨洲勢上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徐充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張海中 增 岳陽風土記曰洞庭湖中舊有巨蚌其大如片帆夜深側立一殼乘風往來烟波中間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一日揣取之終不可得近久不見 嶺表錄異曰廉海有洲島島中有珠池其底與海通每年修貢珠户入池皆採老蚌珠如宛豆如彈丸者亦有之其殼名珠牡亦名珠母可斲削成釵釧 海物異名記曰蜃布泥有疆界其蒸氣也爲樓 睽車志曰無爲軍城內有秀溪者初名錦繡溪初未有城溪水與外通中有珠蚌入水者足踐履之其大如席旋即失之蓋亦靈異或夜傍水際

放殼吐光明皎如月照池數丈秀之名蓋取諸川媚之義也其後築城絕不通外珠遂不知所在 郭璞江賦曰瓊蚌睒曜以瑩珠 蠣蛤 漢書注曰鄧有鮚埼亭顏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 抱朴子曰川蟹不歸而鮚敗 南越志曰璅蛤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蛤取食 璅蛤似蚌淮海人呼爲膏藥盤兩片相合以成形外圓而甲甚瑩潔日照如雲母光采表錄異曰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兩片相合以成形外圓而甲甚瑩潔日照如雲母光足皆具海鏡飢則蟹子出拾食蟹子飽則歸腹海鏡亦飽矣或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馬刀 周禮曰鼈人祭祀供蠯蠃蜬蠬雅注曰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蠯即馬刀也 宋寇宗奭曰馬刀肉有少肉如蚌腹中有紅蟹子小如黃豆而螯足皆具海鏡飢則蟹子出拾食蟹子飽則歸腹海鏡亦飽矣或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難 蠯 山堂肆考曰蠯生海塗中穴居似馬刀而殼薄長二三寸大如拇指外殼內肉其性甚寒能消渴 玉珧 爾雅注曰屬小者一名玉珧可餚珮刀鞘詩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琕是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始盛餚鞍馬競加雕鏤皆用白蜃爲珂紫金爲花以餚其上 山海經曰嶧皐山皐水出焉東注激汝水其中多蜃珧 酉陽雜俎曰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美炙食之 江珧柱 老學菴筆記曰明州江珧柱有二種大者江珧小者沙珧然沙珧可種逾年則成江珧矣 海物異名錄曰江珧柱厥甲美如瑤玉肉柱膚寸江珧柱退之所謂馬甲柱是也 江鄰幾雜志曰四明海物江珧柱第一 蝦次之二物無海腥氣瑤當作珧 江珧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肥（胞同）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東坡謂荔枝風味江瑤柱可以敵之一云江瑤柱即海月也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搥頭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韓愈詩曰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

蚌二

拾遺記曰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此蚌生於陰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千歲而一生珠嘗飛翔來去于五岳之上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相持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

韋康書云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原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增孔元舒在窮記曰袁豹贈庚翼蠔硯 唐新語曰麟德中封禪用取明水李敬真于八九月取蛤蚌一尺三寸者依法試之至半夜得水四五升 廣川書跋曰李後主下屬州責蚌醬供宗廟恐滋味讋作冉切 饁而琰切 味薄也其下惶懼不敢寧 藝苑雌黃曰大觀中吳郡邵宗益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于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葉少蘊曾公袞皆有詩贊之 老學菴筆記曰處士李璞居壽春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起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 文昌雜錄禮部侍郎李常曰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河邊嘗一夕陰晦莊客報河中珠見同數人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廬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航小艇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

蚌三

原晞曜 含漿 上詳蚌一江賦 爾雅蚌含漿 取水 盛卷 嶺表錄異方諸取水方諸大蚌也 埤雅廣要曰卷人祭祀山川四方用蜃蜃以盛也 聞雷則孕 埤雅廣要蚌孚乳以秋聞雷聲則孕音畜縮也 吸月降胎 又埤雅廣要蚌之孕珠如懷妊然故謂之珠胎 蘇子美詩老蚌懷珠胎

蚌四

增詩宋周必大答周愚卿江珧詩曰東海沙田種蛤蜊南烹苦酒濯瓊瑤餌因暫棄常珍變指爲將嘗異味搖珠剖蚌胎那畏鷸柱呈馬甲更名珧累人口腹吾何敢慚愧三陰喜且謠

原贊晉郭璞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協氣朔望

增書夏靖答車茂弘書曰其蠭蛤之眥目所希見耳所未聞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爾獨步王江殊 江珧鼎 瑤柱仙姿瓊瑤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宜以流碧部爲靈淵國追號玉柱仙君稱海珍元年

原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文蛤表有文 又曰馬刀一名蛤 禮記曰季冬雀入大水爲蛤 增周書王會篇曰東越海蛤傳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增雲南記曰新安婦人繞腰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爲珂珮 博物志曰東海有蛤鳥常食之其肉消盡殼起浮出薄在沙岸潮水往來啄薄蕩白如雪入藥最精 續博物志曰高誘淮南子注曰方諸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說文曰諸珠也方石也 述異記曰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爲蛤春復爲黃雀雀五百年化爲蜃 蠡海集曰蜊蛤至堅雖熟而色不變生育則但涎液隨氣而化其性靜得陽多故也 彙苑詳注曰番禺每大雷雨大蛤從空而下名天蛤 山堂肆考曰毛蛤曰蛾蜷尖蛤曰齊蛤小蛤曰蠶薄蛤曰蚌稜蛤曰蚶蓋其形殊故名亦不一也

蛤二

增趙后外傳曰眞臘夷獻萬年蛤光彩如月照人無妍醜皆美艷成帝以賜趙飛燕飛燕以蛤置帳中常若滿月帝曰我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也 三國典略曰有人患足腫疾醫莫能識徐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之才爲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又曰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于蛤中得瑤環一雙 開寶六年漢陽軍獻蛤有文隱起成龍長五寸許金色鱗甲皎然 續酉陽雜俎曰隋帝嗜蛤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置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不食 夢溪筆談曰頼州漁人于漢水中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羣固以物抉其一端得書一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其書爲里人李源素寶藏蛤筒復養之水中 續聞見近錄曰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司空始訪諸蔡河不過升勺以爲珍餌自後士人稍稍食之蜆蛤亦隨而增盛

原論晉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

原敬陳徐陵謝賚蛤敬曰纔變秋成已聞冬獻

原抱朴子曰蛤蜊未加煮炙凡人所不能啖況君子與士乎 臨海土物記曰蛤蜊殼薄且小

增臨海水土

記曰蘆雉似蛤蜊殼小薄耳　酉陽雜俎曰蛤蜊候風兩能以殼爲翅而飛　西溪叢話曰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物類相感志曰醯蛤蜊以爐灰入鹽鹹之味好且不開口要即熟則在日中晒　原淮南子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增雲仙雜記曰吐突承璀嗜蛤蜊炙以鐵絲牀數遶鹿角漿然後食　杜陽雜編曰唐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擘不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眥目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樂善錄曰曾公亮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哀告翌日有以兩簏蛤蜊爲獻者公立放之　筆談曰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慶曆中羣學士會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簋令饗人烹之久而不至使人往視則云焦矣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　增詩唐段成式蛤像連詩曰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　又張繼善蛤像連詩曰相好全如梵端倪祇爲隋寧同蚌頑惡但與鷸相持　宋孔武仲蛤蜊詩曰去年曾賦蛤蜊篇旅館霜高月正圓舊舍朋從今好在新時節物故依然棲身未厭泥沙穩爽口還充鼎俎鮮適意四方無不可若思鱸鱠未應賢　原故梁元帝謝賚蛤蜊車螯啟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啟曰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胃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蚶

增郭璞爾雅注曰魁陸狀似海蛤而圓厚殼文鱗似瓦即蚶也　字書曰蚶蛤也出會稽可食　說文曰老伏子（又爲瓦瓮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壠故名焉）舊呼爲蚶子（慈子作宮頂因盧尚書釣作鎮遂改爲瓦屋之蜜喫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廣志曰巨延州以蚶與行估貨　臨海水土志曰蚶側徑四尺

臨海異物志曰蚶之大者肉味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之蚶田　盛弘之荆州記曰始安郡駮鹿山上有石室整內輒得骨幷獲蚶　海物異名錄曰瓦壟鎮殼渾沌錢文如建甎外耆而內渠注云高爲眉疏爲渠　山堂肆考曰有青郎魚形類海鯽而大齒如鐵鋸嚼螺蛤成粉海濱人養蚶苗於塘濼之間青郎隨潮入吞嚼殆盡　江賦曰紫蛤成黒音岡如渠洪蚶專車　楊萬里詩曰鮓帶桃花楚水城　唐書曰元和中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宰臣奏擬皆不可上謂裴度曰常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中正可求此人與之度訪係孔戣即奏而命之　又曰元稹爲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鄞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

增詩宋陳造謝張德恭送糟蚶詩曰壓倒淤泥白蓮藕半捐介甲露穠纖玉川水厄那知此急具薑蔥喚阿添

增贊□蚶子贊曰蚶子蚌屬形如瓦筒縱橫其理五味具充　又千歲蝙蝠化爲魁陸剖別名爲蚶形似瓦屋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殊形中尉兼靈甘尹淡然子蚶菜也體雖詭異用實芳鮮可天味大將軍遠勝王

車螯一

增本草曰車螯亦名蜃大蛤也其殼甚厚可製器所謂斑蛤是也亦能吐氣成樓臺又車螯屑厚而白背偏而斑紫錦文交錯肉美中食疑即文蛤也　夢溪筆談曰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　臨海志曰姑勞似車螯而殼薄

車螯二

增南史曰何子季修於食味後欲稍去其甚者擬食車螯蚶蠣使門生議之學生鍾岘議曰車螯一名車螯一名車蜥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斕閒慙混沌之奇唇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如無臭無馨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

增詩宋歐陽修初食車螯詩曰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涯螯蛾閒二名車螯一名車蜥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斕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厭豈思來甚遲多慚海上翁辛苦斲泥沙　梅堯臣泰州王學士寄車螯蛤蜊詩曰車螯與月蛤寄自海陵郡甘鮮雖所嗜易飫亦莫問嬌女巧收殼燕脂合膏暈篔奩無金玉狼籍生恚忿妻孥喜食之婢妾困掃拼行當至京華耳目飽塵坌此味爽口難書爲

厭者訓　又永叔請賦車螯詩曰素餐紫錦背漿味壓蚶萊海客穿海沙拾貯寒潮退王都有美醞此物宜當

對相去三千里貴力致以配翰林文章宗炙鮮尤所愛旋坼旋沽飲酒船如落埜殊非北人宜肥羊嗷鬻塊

楊萬里食車螯詩曰珠宮新沐浄瓊沙石鼎初燃渝井花紫殼旋開微滴酒玉膚莫熱要鳴牙帳拖金線成雙

美蘆壁糟丘總一家老子宿醒無解處半杯羹後半甌茶

晉書宋謝靈運答弟書曰前月十二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杜口中郎將白中隱貢乃厚德韜其雅姿可含珍大元帥豐甘上柱國兼脆尹白中隱車螯也

石蛄

通雅曰紫蛄紫蘇即今仙人掌　荀子曰東海有紫蛄魚鹽　南越志曰石蛄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　臨海水土記曰石蛄生附石身如小竹大有甲正黑中食　石蛄一名龜脚以其形似也生海中石上一名石鮭　海碎錄曰龜甲生石上有甲其子如粟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所謂石鮭揚葩其狀甚異

賦梁江淹石蛄賦曰海人有食石蛄一名紫蘇蜂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異者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天而鑄物亦喻化而染靈比文豹而無恤方珠蛤而自寧冀湖濤之赦迹願洲渚以淪形光避伏而不耀知埋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遂永至於天閼請去海人之仄陋充君子之嘉客儻委身於玉盤從風雨其可惜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三

鱗介部八 牡蠣 鰕 鰕魚 鱟 蟹 蝦 水母

牡蠣一

本草曰牡蠣一名蠣蛤一名牡蛤一云是百歲鰕所化此物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一名蠣黃 晉安人呼爲蠣蓊莆初生海邊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蘚巖如山每一房內有蠣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大房如馬蹄小房如人指面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海人取之皆鑿房以烈火逼開之挑取其肉而其殼左顧者雄右顧者牝蠣耳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新溪蠣味偏甘有過紫溪者 酉陽雜俎曰牡蠣皆以口向上腹向南視之則口邪向東水結成 南越志曰南海謂蠣爲蠣蓊甲爲牡蠣合澗洲圓蠣土人重之語曰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 永嘉郡記曰樂城縣新溪口有蠣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 異物志曰右貢灰牡蠣殼 唐韓愈詩曰蠣房一名蠣山堆盤牡蠣鮮

牡蠣二

嶺表錄異曰盧循既敗餘黨奔于海島野居惟食蠣蛤一名蠣山 宋戴復古詩曰堆盤牡蠣鮮無石灰燒蠣殼爲灰橋成多取蠣房散置石基上歲久延蔓相粘基益膠固矣元豐初王祖道知泉州奏立法取蠣者徒二年 宋梅堯臣詩曰薄宦遊海鄉雅聞靜廉蠣宿昔思一飽鑽灼苦未高傳聞巨浪中磈礧如六鼇亦復有細民並海旌竹牢採掇種其間衝激恣風濤鹹鹵與日滋蕃息依江皐中厨烈焰炭燎以菜與蒿委質已就烹鍵閉猶遁逃稍稍窺其戶青襴流玉膏人言啟小魚所得不償勞況此鐵石頑解剝煩錐刀戮力効一割功烈纔牛毛若論攻取難飽食未爲饕 楊萬里食蠣房詩曰蓬山側畔屹蠣山懷玉深藏萬壑間也被酒徒勾引著薦他尊俎解他顏 劉子翬食蠣房詩曰蠣房生海壖堅頑宛如石其中儲可欲雖固必生隙嵌巖各包藏碾啞相附積中逢霹靂手妙若啓扃鐍鑽灼諒難堪曷不吐餘瀝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房叔化（壯鯛也）粉厠湯左裹護丹器可豪山太守樂藏監固濟丞

鯇魚一

增本草曰石決明一名鯇魚　又曰鯇魚治青盲失精　廣志曰鯇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

郭璞注曰三蒼曰鯇魚似蛤偏著石　草木子曰石決明海中大螺也生南海崖石上海人泅水取之乘其不知用力一撈則得苟知覺雖斧鑿亦不脫矣　顏之推曰石決明內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　倦遊雜錄曰海南之異者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猪　綱鑑曰王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鯇魚　伏湛傳曰光武時張步遣使隨伏隆詣闕上書獻鯇魚　南齊書曰褚彥回元徽中授中書監侍中時淮北屬魏江南無鯇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獻彥回鯇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千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遊啖之少日便盡

鯇魚二

增詩宋蘇軾鯇魚行曰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啖鯇魚人未識西陵衰老總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歎息不因嗆嘔緣瘡疥中間霸據關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舶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淪瀋成大哉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閬下鼇磯島八月邊風備胡獵船船趹浪龜鼉震長鏡鏟處崖谷倒膳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筆魚皮眞倚牆中都貴人珍比味糟浥油藏能遠致割肥分厭萬錢厨決臍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饋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菑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收一斛包苴未肯鑽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細書防老讀　金劉迎鯇魚詩曰君不見二牢山下獅子峯海波萬里家魚龍金雞一唱火輪出曉色下瞰扶桑宮槲林葉老霜風急雪浪如山半空立貝闕軒騰水伯佑瓊瑰噴薄鮫人泣長鑱白柄光芒寒一葦去橫煙霧閒峯巒百疊破螺甲宮室四面開蠔山碎身粉骨成何事口腹之珍乃吾崇都曹受賞雖一言國史收痂豈非罪筠籃一一千里來百金一笑收羹材色新欲透瑪瑙盌味勝可浥葡萄酌飲客醉頰浮

春紅金盤旋覺放箸空齒牙寒光漱明月胸臆秀氣噴長虹平生浪說江瑤柱大嚼從今不論數我老安能汗漫遊買船欲訪漁郎去

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爾新餐氏鰲也療飢無術清醉有材莽新妖亂臨盤肆餐物以人污百代寧洗爾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補輔庖生　又令和羹長朱子房石決明也酒方沈酣臭薰一座挑筋少進神明頓還至于七孔賦形治目爲最宜授隱寄令史

鰲一

廣志曰鰲魚狀如便面鶴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其血碧色皮殼甚堅然性畏蚊蚊小蟹之類雌常負雄而行雖波濤終不解失雄則不能獨活故號鰲媚在海中羣行輒相積于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藏伏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跡數步如兔擬踪暴日中無害隙光射之則死出交阯南海中　郭璞云鰲形如烝而大中醢　劉欣期交州記曰鰲魚其形如龜南方有一物真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至今閩嶺重鰲子醬殼上高七八寸如石珊瑚殼可爲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　嶺表錄異曰雄小雌大置之水中又曰燒其脂可以致鼠　北戶錄曰其珠南人或帶或磨飲之云利市　海錄碎事曰鰲背上有骨如扇常偃高七八寸每遇風至即舉乘風而行俗呼爲鰲帆舊云觀鰲制帆是也　番禺雜記曰其衆如牌筏亦名鰲牌

寧波志曰鰲形如覆斗其殼堅硬腰間橫紋一線軟可屈摺每一屈一行口足在覆斗之下其腸一直無曲甚腥醢時去之和以糟醬方可食　對類曰昔有漁者與婦不和一日獲此既而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　吳都賦曰乘鰲鼉鼈同尺共羅　後山詩話曰韓退之南食詩云鰲實如惠文惠文秦冠也　楊萬里詩曰鰲醬鼈子魚總佳客　方岳黃倅饋鰲詩曰劍客生劗珠一簞

詩　宋楊萬里鰲醬詩曰忽有瓶罌至捲將江海來元霜凍龜殼紅霧染珠胎魚鮓兼蝦鮓奴才更婢才平章

鱗介部　鰲　蟹　二

小金小堪一飯斷送更三杯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長尾先生惟吳越人以為用先生治醬華夏無敵宜授典醬大夫仙衣使者

蟹一

增廣雅曰蟹蜿也雄曰鱟鱟雌曰博帶　珥雅廣要曰蟹八蜿而二螯水蟲殼堅而脆圓臍者牝尖臍者牡也外骨內肉旁行故里語謂之旁蟹捽人注曰以行蟹屬是也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蟹似出于此　爾雅翼曰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蜿兩螯俗而容仰故謂之螯　周禮曰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注好羞謂四時所膳食若荊州之鱣魚揚州之蟹膏臛式荏蟹鱟也　淡家周書曰海陽大蟹其殼專車　釋典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本草注曰疏黃及蟹燒烟可集鼠于庭　仙方曰以蟹殺于漆中化為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　陶隱居曰蟹未被霜者甚有毒以其食水良故也　淮南子曰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注云以小數捕鼠而不適能捕鼠也　抱朴子曰兵地生蟹者宜急移軍太乙在主帳之中不可攻也　元中記曰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能加于山上身故在水也　異物志曰昔有人行海得洲林木甚茂乃維舟登岸囊于水傍半炊而蟹已走數十步乃得去詩視之大蟹也　續博物志曰昔有人食蟹斷其螯乃得去詩視之大蟹也　酉陽雜俎曰蟹八月腹中有芒真稻米也長寸許東鯷海神來輸芒不可食　又曰蟹腹下有毛殺人　嶺表錄異曰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裝為酒杯甚為珍貴　又曰水蟹螯殼內皆鹹水自背時不沒蟹人行海邊難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　又曰蟹味黃人所之淡煮吸其髓加以五味和殼傳之食亦有味赤蟹殼內黃赤若如雞鴨子黃肉白如膏腴細麵為蟹饌珍美可尚　岳陽風土記曰江蟹大而肥美蛻如中醫蟹格　遵志曰勃海蟹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漁人采之初頗軟出水堅硬如石　物類相感志曰柿者無蟹不食蟹人皆曰柿則黃不散哼蟹

畢以蟹類洗手則不腥　歸田錄曰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之經歲不沙　山家清供曰橙大者截頂去穰留少液以蟹膏入其內仍以頂覆之用酒醋鹽水蒸熟既香而鮮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興因憶危巽齋積贊蟹云黃中通理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美之至也此本諸易而于蟹得之矣今于橙蟹又得之矣　又曰蟹生于江者黃而腥生于湖者紺而馨生于漢者蒼而清越淮多越掠故或梗而不盈　又曰圓臍膏尖臍鰲秋風高圓者豪羣以萬尤可饕　又曰蟹生于江海其得自然之氣畢即可食目爲洗手蟹　又曰吳人于港浦間用篙引小舟徐行謂之搖江　又曰國家貢口寔于遠方獨蟹不貢者因螃蟹盛育于濟鄆商人輦負軌跡相繼所聚之多不減于江淮奚煩遠貢哉嘗見監御厨王染院云御食經中亦有煮蟹法但不常御錫命則進耳非謂無錄而不在貢品　又曰蟹雖微類至于腹芒以朝其慝其得自然之禮歟嗜慾已足捨陂港而之江海其得自然之智歟雖外剛躁而內無他腸其得自然之正歟豈獨以其滋味饜世人之口腹哉

蟹二

【譜】成都故事曰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而異焉使人于都亭候之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謂之螯膏勝于鳳喙之膏也　張敞集曰朱登爲海東相遺敞蟹醬報書曰遠伯玉受孔氏之賜必及鄉黨謹分斯貶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搜神記曰晉太康四年會稽郡蟛蜞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數日之後則皆爲灰　釋名曰石崇冬月得蟹醬齊王愷貨崇帳下求取法　世說曰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又曰蔡謨初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說此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述異記曰出海口北行六十里謄嶼之南溪有溪水清澈照底有蟹焉大如笠脚長三尺宋元嘉中章安縣民屠虎取此蟹食之肥美過常其夜

婁一少婦語之曰汝敢我知汝尋被敢不屠民明日出行爲虎所食餘家人殯瘞之虎又發棺啖之見肌體無遺
此水至今猶有大蟹莫敢復犯　廣五行記曰元嘉中富陽人姓王于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如前王又治斷出材岸上明旦往視所見如初王疑
寸許在斷中而裂開蟹出都盡乃治斷出材岸上明旦往視所見如初王疑
此材妖異乃取籠中擔歸去家一二里開籠中窣動聲顧見向材段變成物大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吾性
嗜蟹比實入破君斷食蟹以此相負望君恕我我此山神當相祐助王曰汝犯暴人罪自應死何以多言此物
曰君何姓名頻問不已王終不荅去家轉近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何復許王至家以火焚之土俗謂
之山獠知人姓名則能傷人耳　清異錄曰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每進御則旋潔拭殼面以鏤金龍
鳳花帖上　大業拾遺記曰吳郡獻蜜蟹二千頭蜜擁劒四窻作如糖蟹法　雲仙雜記曰鹿宜孫食蜂蝑炙
于壽陽盌內頓進數器　蟹譜曰初杭俗嗜蝦蟇而鄙食蟹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于半道幼性至孝其母嗜
蟹彥升慮其鄰比鬨笑常遠市于蘇吳間熟之以布囊負而歸俄而楊行密將田頵兵暴至鄉人皆竄避于山
谷糧道不接或多餒死獨彥升挈囊負母竟以解免時人以爲純孝之報焉　聖宋拾遺曰陶穀奉使吳越忠
懿王宴之因食蝑蜂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蝑蜂至蝤蛑凡十餘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解不如一蟹也　清異錄
曰僞德昌宮使劉承勳嗜蟹但取圓殼而已親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勳曰十萬白八敵一箇黃大不得謂蟹
有八足故云　又曰盧絳從弟純以蟹肉爲一品膏曰四方之味當許含黃伯第一後因食二螯夾傷其舌
血流盈襟絳自是戲以蟹爲夾舌蟲　宋列傳曰曹翰從征幽州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謂諸將曰蟹
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　歸田錄曰國初通
判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郡監有錢昆者餘杭人也浙人嗜蟹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但得有螃蟹無通
判處則可至今人以爲口實　春渚記聞曰餘杭尉范達夜夢甲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皆錢氏時歸順人今
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蝑蜂七枚爲獻因遣縱之于江　聞見錄曰仁宗內宴十門分各
進餚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需
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　雜志曰東坡嗜蟹後有見餉者皆放之江中曰不以口腹苦生類也　蒙溪

筆談曰關中無螃蟹元豐中秦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墨莊漫錄曰毘陵一士人嘗爲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勔父子　道鄉集曰鄒浩爲蔡京所忌謫居昭州使役者濬感應泉一二尺許于亂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于江曰子至五嶺不睹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　鶴林玉露曰楊誠齋呼尤延之爲蝤蛑實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胷金欲流亦戲之也　陳隨隱漫錄曰姑蘇守臣進蟹待制程奎草批荅云新酒菊天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邪令陳藏一擬闕先臣援筆立成畧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文在中而橫行之象也

蟹三

乾屬　離象　上見後陸龜蒙蟹志　易離爲蟹者言卦體外剛內柔而性又火躁故爲蟹也又羅氏曰蟹腹中虛膏應月之盛衰其性甚寒集蝦與蟹堅在外離象也熟而色赤離中含陰陰中不生故蝦蟹之子皆在腹外

畏霧　羅氏曰蟹有巨蟹曰蟹腹中虛膏應月之盛衰其性甚寒物類相感志落蟹怕霧又元池說林金陵極多蟹古傳美男子誘之貞女三十不嫁夜被盜逃出遇巨蟹橫道忽化作明日大霧中人見巨蟹死于道上于是行人無復慮矣

退殼　造化權輿　易蠃蚌

敵虎　夾蛇　癸辛雜志敵虎蟹雄蟹雌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又堅雅賡要蟹解殼故曰蟹

易蠃　退殼　造化權輿　易蠃蚌　廣輿記近世有波斯乘船泛海漂入一大島中得諸寶甚多隨風往來逐也舟人莫不識志江南蟹雄蟹雌然處浦草間一蟹有有蟹背殼似筐蠃如銳而蟹有筐蟹背殼似筐也蠃如銳蓋其兵也所以自衛

廣千里　直百錢　山海經姑射國大蟹在海中注女丑有大蟹廣千里也　西溪叢話南恩州海邊有貢糖蟹采于河間貢百錢以私舟密來之于驛馬上馳之至京

化石　致雨　西溪叢話南恩州平原郡貢糖蟹生于崖之榆林港之則化爲石又石蟹生于崖之榆林港

無腸公子　橫行介士　黃浪　見後黃浪蟹之別名

附明奉　抱朴子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

迎而繩即雨又墨客揮犀瀟湘壺公山有蟹泉其大容蟹每遇旱禱置淨器于前以茅接之泉自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錢色紅可愛綠茅入器中戲泳俄頃乃去若遇蟹出雨必霑足

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宜蟹入則不能運動片時則成石矣建事志故老相傳建陽縣南興上里山谷中水極清列石矣人獲之則曰石蟹相傳置之八案常產白蟹有直行之異遇水旱鄉人入谷以盆貯之

火蟹譜云今之採捕者夜則燃火以照咸附明而至焉又蟹譜清驛居人夜則執火于水濱紛然而集謂之蟹浪

者蟹也　蟹譜吳俗有蝦流蟹鼠之說以其被堅執銳也故蟹或暴至則鄉人以爲兵證又曰出師下營之際忽見蟹稱爲橫行介士以安衆心陳簡齋詩但見橫行疑是躁不知公子寔無腸

江湖之使 陸龜蒙蟹譜云蟹内臙外撓似冠帶之狙蟹賦内臙外撓似冠帶之相 蟹譜震澤漁者陸氏子舉網得蟹其大如斗以整物綱皆不祥乃從而釋之解水面擘行里許方沒 陸氏子舉網得蟹其大如斗以整物綱皆不祥乃從而釋之解水面擘行里許方沒 蟹至 金膏 玉質 皮日休詩蟹團霜重金膏液 黃魯直詩一腹金相玉質兩螯明月秋江 殼若鬼狀 行有琴聲 蟹譜吳郡詩肌膚未解黃金甲 北戶錄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臙脂色亦如鯉之三十六鱗耳 留白玉香 有毒 無腹 閩螯獨目及兩目相向者不可食六足四足者皆有毒 生論猪無筋魚無氣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不可多食 膏腴 如錢 食土 廣志蝤小蟹大如錢喜食土 鸚鵡背 虎豹文 輟耕錄蟹有極紅者似蝤蛑可食殼薄而脚長者名蝤蛑 蝤蛑 博土作丸滿百丸而潮至者曰數丸出于海者名蝤蛑殼而多黃者名蟛蜞其螯最銳斷物如芟刈焉

蟹四

詩 唐杜牧咏蟹詩曰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 皮日休海蟹轉寄陸龜蒙詩曰紺甲青筐染浩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覺失伴惟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琐珞形容好簡似螭彰蜞病中無用雙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陸龜蒙謝皮日休寄海蟹詩曰藥杯應阻蟹螯香乞却江邊採捕郎自是揚雄思郭索且非何顒敢餽饟骨清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海霜彊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旱梅傍 宋黃魯直蟹詩曰怒目橫行與虎爭寒沙奔火禍胎成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 又曰勃萃盤跚任涉波黃泥出沒尚橫戈也知骰鯁元無罪奈此尊前風味何 又曰形橫雖入婦女笑風味已解壯士顏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腥生江山 又曰解縛華堂一座傾忍堪支解見螯橙東歸却爲鱸魚美未敢知言許季鷹瞞說雖肋不比東阿舉肉山 梅堯臣呈吳正仲遺活蟹詩年年收稻買江蟹二月得從何處來滿腹紅膏疑似髓貯盤青殼大于杯定知有口能噓沫休信無腸便曲雷幸與陸機還往熟每分吳味不嫌猜 蘇軾丁公默送蝤蛑詩曰溪邊石蟹小如錢喜見輪囷赤玉盤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蠻珍海錯聞名久怪雨腥風入座寒堪笑吳興饒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圓 楊萬里糟蟹詩曰橫行海浪生花糟粕招邀到酒家酥片滿螯疑作玉金穰鎔腹未成沙 金元好問送蟹與兄詩曰橫行公子本無腸慣耐江湖十月霜若見雁行煩寄語酒邊遣汝伴橙香 元張憲中秋碧雲師送蟹詩曰天風吹綻黃金粟詹不記是中秋但覺鄰家酒漿熟沖

田秋霧稍未鎌蓴箔竹幽收團尖紅膏溢齒嫩乳滑脫
心畫暖白玉膞擘牢夜泣紅銅殼軸生風度亦可憐且對霜娥供大嚼酒後高歌遶碧雲九峯一夜霜華落
明高啓賦得蟹送人之官詩曰吐沫亂珠流無腸豈識愁香宜橙實晚肥過稻花秋出簏來深浦隨燈聚遠洲
郡齋初退食可怕有監州　徐渭錢王孫餉蟹詩曰鰕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併是老饕營口腹省
教半李奪螭增百年生死鷓鴣杓一殼黙黃玳瑁膏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螯脯下村醪
賦南唐江文蔚作蟹賦以譏僕射嚴續曰外似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黃每失塗而相胸胃中干戈常聚衆
以橫行　宋高似孫蟹賦曰霜露重降日月其徂萬螯生涼含黃膴膚其武郭索其雌睢盱其心易躁其腸實
枯勇鼓而喧集齊奔而並驅執一穗以朝魁目洪溟今爭趨工緯蕭今承流截颼沸今防逋　楊萬里糟蟹賦
曰楊子疇昔之夜夢有異物入我茅屋其背規而黙其膞小而白以爲龜又無尾以爲蛙又有足八趾而隻形
端立而旁行嗶雜下而成珠臂雙挐而成兵寤而驚焉曰是何祥也召巫成卦遇坤之解曰黃中通理彼其軀
者歟雷雨作解彼其名者歟蓋海若之黔首馮夷之黃丁者歟今日之獲不羽不鱗奏刀而玉明敲腹而金生
使營糟丘義不獨醒是能納夫子于醉鄉脫夫子于憂城
志唐陸龜蒙蟹志曰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于禮經載于國語揚雄太元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
于易象爲介類與龜鱉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傍行者歟麥于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
唯左氏紀其爲灾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
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鼜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籍斷其江之道焉耳
然復奔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寖大于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
越軼奔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人又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于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大
者不近于智邪
論宋傅肱蟹譜總論曰蟹水蟲也其字從虫亦曰魚屬故古文從魚作蟹以其外骨則曰介蟲取其橫行目
爲螃蟹焉鼈眼蜎腹蛭腦鱉足其爪類拳丁其鰲類執鉞其跪又皆外刺性復多躁或編諸繩縷或投諸笭箸

則引聲嘆沫必死方巳類皆鯖育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出于江淛者其色青白小者謂之蟛蚏中者謂之蟹匪長而銳者謂之蝑蠘大者謂之蝑蜂雖皆有佳味獨蟹參于藥論耳明越溪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爲石蟹其生于盛夏者無遺穗以自充俗呼爲蘆根蟹謂止食茭蘆根癢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蛻而形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各腹芒走江俗呼樂蟹最號肥美由江而納其芒于海中之魁遇氷雪則自伏淤凝不可得矣又曰蟛蚏者三二月之間盛出于海塗吳俗尤所嗜尚歲或不至則指爲禁烟謂非佳節也今之通泰其類實繁然有同蟛蚏差大而毛好耕穴田畝中謂之蟛蜞毒不可食晉蔡道明誤食之幾死尤宜慎辨也又多生于陂塘溝港穢襍之地往往因雨則瀕海之家列陣而上填砌緣屋雖驅拂之不去也

淵鑑記十二種蟹圖記曰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有十二種一曰蝑蚏乃蟹之巨者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擬棹子狀如蝑蚏者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微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蟹八月間盛出人采之與人鬬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劒狀如蟹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蟛蜞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吳人呼爲蟛蜞搜神記言此物嘗通夢于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蝑朴大于蟛蜞黑殼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蟛蜞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吳人呼爲蟛蜞搜神記言此物嘗通夢于人自稱長卿蟛蜞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吳人呼爲蟛蜞搜神記言此物嘗通夢于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蝑朴大于蟛蜞黑殼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蟛蜞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吳人呼爲蟛蜞搜神記言此物嘗通夢于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蝑朴大于蟛蜞黑殼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蟛蜞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吳人呼爲蟛蜞搜神記言此物嘗通夢于人自稱長卿

脥眇鏊德充盈宜授槽丘常侍爾解微子蛸蜊也形質省祖風味專門咀嚼漫陳當置下列宜授郎黃少相

蝦一

說文曰蝦從蟲假聲其蟲與水母遊　爾雅翼曰蝦多鬚善遊而好躍蓋假物而遠者也　又曰閩中五色蝦長尺餘具五色梅蝦梅雨時有之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變白蝦青蝦各以其色泥蝦相傳稻花變成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又海中有蝦姑狀如蜈蚣云管蝦　爾雅注曰鰕大蝦出海中長二三丈遊行則豎其鬚高于水面故其字從高鬚長數尺可以爲簫　嶺表錄異曰海蝦皮殼嫩紅色腦殼與前脚有鉗者色如朱土人多製爲杯謂之蝦杯亦有以其鬚爲簪杖者　北戶錄曰紅蝦出潮州番州南巴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之爲盃或釦以白金轉相饋遺　番禺記曰廣中邕容道常有蝦人取鹵之不取亦化蓋爲海風攝至者　桂海蟲魚志曰天鰕大如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羣踊水中有小翅人候其踊掠取之爲鮓

海南雜志曰商舶見波中雙檣遥漾高可十餘丈意其爲舟長年曰非舟此海蝦乘霽曝雙鬚也　侯鯖錄曰蝦狀如蚓蜈蚣而擁楯者名蝦公小而縈身無肉者名蝦狗　老學庵筆記曰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　江鄰幾雜志曰四明海物青蝦次于江瑶柱俱無海腥氣也　雅俗稽言曰蝦鬚相交王朗荅魏文表曰張大網以漉魚蝦　葛龔與李景書曰夜從劉伯宣舍西過龔家無飯啜蝑蝦　孫覿胎蝦詩曰蝦跧久已成枯腊只尺波濤渺江海

蝦二

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援耳貫胷之民來獻珠蝦　交廣記曰吳南陽滕修爲廣州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爲杯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以盛酒未及飲酒躍于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曰即三旬當後庭有告變者果有生子人面犬身　清異錄曰有二三友人來訪買得蝦蟹具饌語及唐士人逆風至長鬚國娶蝦女事坐客謝秉沖曰蝦女豈不好白角衫裹箇水晶人滿座無不大笑

蝦三

蝗化 龍形 東觀漢紀馬援爲武陵太守蝗飛入海化爲魚蝦 正字通海蝦長大者土人蛻殼空其中置燈燈望之如龍形

腸屬腦 脚有鉗 正字通蝦水蟲可食溪澤江海多有

尾吐紅子 鬚化 正字通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如躍腸屬于腦子在腹外其長二三寸鬚長數尺者曰龍蝦兩兩乾之頭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

丹石 北戶錄潮州有兩翅其身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爲楼息之處馬丹嘗析丹蝦鬚爲杖後棄杖而飛鬚化爲丹石在海旁 鬚作杖 頭爲杯 交趾蝦巨如柱鬚長七八尺者海濱人以爲拄杖甚佳陳剛中詩曰蝦鬚作節杖 下詳蝦 南越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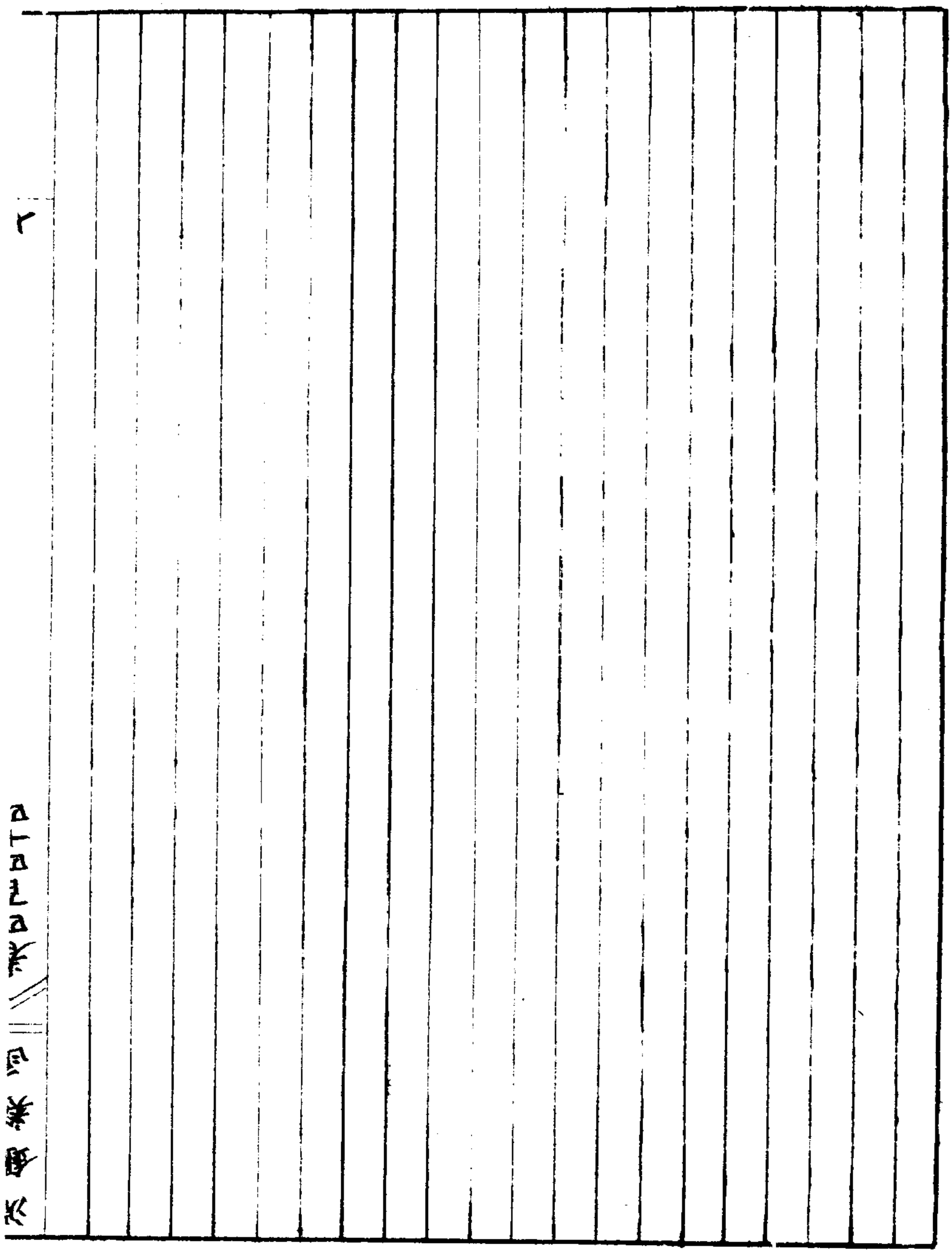
沙虹 海馬 蝦一名沙虹小者如

鼠蝦人者如蟬蛸馬身如蝦背有竹節長一二寸亦名水馬 正字通海馬蝦屬首如花無栗不卵女無鬚亦能吐紅子色奪榴花大者可理爲杯 酉陽雜俎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長鬚丈人試遣無不如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頤有王子曰蝦有鬚因賦詩曰

淵詩宋沈與求錢唐賦水母詩曰疾風吹雨回江城觸牙嘔呀潮欲平客居喜無人事擾相與環坐臨前楹眼中水怪狀莫名出沒沙背如浮罌復如緇笠絶兩纓渾沌七竅俱未形塊然背負群蝦行目儻視相將迎老漁旁睨笑發聲曰此水母官何驚江流如奔絶滄瀛潮汐往來月爲程藏納衆汚無滿盈浮埃塵滓涸九清結成此物宜昏盲使蝦導迷作雙睛乃能接引蚌與蠔亦猶巨蛩二體併離則無目爲光精江天八月霜葉鳴罟師得蝦供水征水母棄擲羅縱橫試令收拾輸庖丁絳攀收涎體紆縈飛刀縷切武火烹花磁飣餖粲白英不殊氷盤堆水晶稻醴薤寒芼香橙入齒已復能解醒遺漁止矣勿復評嗟哉此性愚不更定矜故態招三彭且摩挲腹甘黍羹　元謝宗可海蜇詩曰層濤擁沫緻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凝紅玉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氷涎滑琥縷烹香酒力醒應是楚宮萍實老誤隨潮信落滄溟

淵賦唐楊瀟水母目蝦賦曰物有相感動無不清嗟水母之不明假蝦目而能睨因依倚以自警當行止而有制荷茲盼睞非惟一目之所加遊彼波瀾固亦兩心之潛契

淵今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尚借眼公水母也受體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


ד
ד
ד

蟬一

爾雅曰蜩（音調）螗（音唐）蜩（俗呼爲蜩良）五采具者螗（胡蟬）蜓（音蜓）蜻蛚（音蜻札蛚）蜻蛉（一作蟬）有文者謂之蜻蛚（一作蟬也）郭璞注　孫炎曰蜩五色具蜩宮中小青蟬也青口蟬小者也　郭璞注　楊雄方言曰蟬楚謂之蜩（音條）南呼蜻蛚（音精）江南謂之蜻蛚（一作蟬）如蟬而小有文江東呼爲蜻蛚（音精）青赤云蜩蟬江東呼爲蜻蛚（音精）蟬而小青　陳鄭之間謂之蜩蜻蛚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蛚（音精）其雌謂之乸（音祖）大而黑者謂之蜣（音機）黑而赤者謂之蜣馬其小者謂之麥蚜（音截而青）小有文者謂之蜻蛚其雌謂之乸（音祖）大而黑者謂之蜣（音機）黑而赤者謂之蜣馬蜩（蟬中最大者）蜓（蜓寒蜩也小）蜻蛚（蜻蛚似蟬而小青）蝭（蝭蝭似蟬而小青）蜩螗（蜩螗似蟬而小青）蜓蜩（蜓蜩似蟬而小青）蜻蛚（蜻蛚

雪也 原徐廣車服雜志曰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也古今注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 風土記曰七月而蠽蛄鳴於朝寒蠽鳴於夕 增益州方物畧記曰蠽花二川山林中皆有之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瘛瘲又能已瘧 蠡海集曰蟬近陽依于木以陰而爲聲故腹板鳴然其性陽和故此息而彼作 吳下田家志曰蜘蟟蟬叫稻生芒 歲時雜志曰都人上元作宜男蟬如蛾而大 楚詞曰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秋啾 稽聖賦曰蟪蛄鳴非其口 鄒陽柳賦曰蜩螗厲聲堙廣要蟬得美陰則其聲尤清隱也 劉孝綽蟬賦曰玄於竿頭是用乎傳審也故其承蜩所不過錙銖之間 華嶠後漢書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名邕者比往而酒已酣馬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名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誕給使婁有鬼病夫疑爲奸密窺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欣笑見樹上有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縿頭乃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晉書曰顧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靈寶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以自蔽靈寶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珍之 梁書曰朱异爲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清異錄云唐時京城遊手夏月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人小兒爭買以籠懸戶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爲勝負者謂之仙蟲社 石林燕語曰宋守約爲殿帥每夏日輪軍校數十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者皆重笞之人言守約惡聞蟬聲一日神宗問及對曰軍中以號令爲先臣當承平無以申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

蟬三

原飲露 聆風 上詳敏事 見傳休奕蟬賦 嘒庭 翔水 董仲舒答問士亭問仲舒曰蟬名齊女何故答曰昔齊王之后死屍變爲蟬登庭樹嘒哀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文子曰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蟬鳴水各依所生 噪柳 鳴榆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念君行役怨遠庭 說苑吳王欲伐荊舍人少孺子者欲諫不敢乃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王曰子來何若露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委身曲附欲取其蟬又不知黃雀在其後黃雀延頸欲啄蟬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得其前而不顧其後患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五德 八名 上見陸雲寒蟬賦 爾雅蜩螗蜩蜺蛁蟟馬蜩蜋蜺李巡注曰自蜩蟬以下皆分別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顏延之寒蟬賦序 神契 鳴柳 噪林詩曰宛彼柳斯鳴矚噦噦 蟬噪林逾靜 鬻蛻殼連拳抱綠葉而猶在 新聲響亮噪清風而不歸 含風 當夏 蕭瑟含風蟬皆夏急 綏入趙冠 翼為魏蟬五德 有綏 不食 風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聞子皋則縗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 下詳一孝經援 勝鳴 殼蛻 上詳蟬一說文 蛁蟟所轉九久而化成其殼蛻 上詳蟬一說文 格物志蟬者皆乘昏夜才出土中升高枝飲風露不食五穀 鳴各有時 出必乘夜

蟬五

詩 古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梁簡文帝聽早蟬詩曰草歇聽鳴初蟬思落花後乍飲三危露時陰五官柳莊書晒鳴翼衛賦宜蟭首桂樹可淹留勿謂山中久 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生宅園衛復得棲嘉樹豈敢擅洪枝輕條遭所遇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 褚雲賦得蟬詩曰避雀芳枝裏飛空華殿曲天寒響屢嘶日暮聲逾促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 范雲詠早蟬詩曰生隨春氷薄質與秋塵輕端緌挹宵液飛音承露清 蕭子範後堂聽蟬詩曰試逐微風遠聊隨夏葉繁輕飛避雀飲露入吳園流音繞叢翠餘響切高軒借問邊城客傷情寧可言 後梁沈君攸驚早蟬詩曰日暮野風生林蟬候節鳴望枝疑數處尋空定一聲地幽吟不斷葉動噪羣驚獨有河陽令偏嫌秋翅輕 陳張正見賦得寒樹晚蟬疎詩曰寒蟬噪楊柳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疎飲露後唱絕斷絃中還因搖落處寂寞盡秋風

又秋蟬喝柳詩曰秋雁寫遙天園柳集驚蟬競噪長枝裏爭飛落木前風高知響急樹近覺聲連長楊流喝盡詎識蔡邕絃 劉刪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影入侍臣冠得飲旻天露何辭高柳寒 江總詠蟬詩曰白露

涼風吹生朱明落照移鳴條噪林柳流響遍臺池忖聲如易得尋忽却難知　隋王由禮賦得高柳鳴蟬詩曰園柳吟涼久斯蟬應序驚露下緩恒濕風高翅轉輕葉疎飛更迴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翳遂入蔡琴聲　顏之推聽鳴蟬篇曰聽秋蟬秋蟬悲非一處細柳高飛夕長楊明月曙歷亂起秋聲參差攪人慮單吟如轉簫羣噪易驚容止由來桂林苑無事淹留南斗城城中帝王里金張及許史權勢熱如湯意氣喧成市劒影奔星落馬色浮雲起鳧俎陳龍鳳金石諧宮徵關中滿季心關西饒孔子詎用虞公立國臣誰愛韓王游說士紅顏宿昔同春花素鬢俄頃變秋華中腸自有極那堪救作轉輪車　盧思道聽鳴蟬詩曰聽鳴蟬此聽悲無極窮嘶玉樹裏羣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被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暫聽別人心即斷才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唸峭路千今不可越紅塵早辭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劒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得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劒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得弔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恒持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　唐太宗賦得弱柳鳴秋蟬詩曰散影玉階柳含翠隱鳴蟬微形藏葉裏亂響生風前　虞世南秋蟬詩曰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李百藥詠蟬詩曰清心自飲露哀響乍吟風未上華冠側先驚翳葉中　駱賓王在獄詠蟬曰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又秋蟬詩曰九秋行已暮一枝聊暫安隱榆非諫楚噪柳異悲潘分形妝薄鬢鏤影飾危冠自憐疎遠影斷荒林夕吹寒　盧照鄰賦得含風蟬詩曰高樹多涼吹疎蟬足斷聲已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晚夏猶知急新秋不是鏤金飾清香徒園懷者淒涼聽幾聲　耿湋秋蟬詩曰高樹落日稍沈城為問同悲　司空曙新蟬詩曰今朝蟬忽鳴遷客若為情便覺一年老能令萬感生微風方滿樹

秋別有情危湍和不似細管學難成當敎附金重無貪曜火明青林四面落白髮一重生向夕音彌勵迎風翼
更輕單嘶出迴樹餘響思空城嘈唳松間坐蕭寥竹裏行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　又聽早蟬歌曰蟬鳴兮
夕曛聲和兮夏雲白日兮將短秋意兮已滿乍悲吟兮欲長猶嘶涩兮轉清韻嘈嘈兮初成依婆娑之古樹思遼落之荒城閒院支頤深林倚策獨惆悵而無語鬢星星而已白　戴叔倫畫蟬詩曰飲露身
何潔吟風韻更長斜陽千萬樹無處避螳螂　白居易答夢得聞蟬見寄詩曰開緘思浩然獨詠晚風前人貌
非前日蟬聲似去年槐花新雨後柳影欲秋天聽罷無他計相思又一篇　又六月三日夜聞蟬詩曰荷香清
露墜柳動好風生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乍聞愁北客靜聽憶東京我有竹林宅別來蟬再鳴不知池上月
誰撥小船行　又早蟬詩曰月出先照山風生先動水亦如早蟬聲先入閑人耳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渭
上新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有誰聽日暮槐花裏　元稹始聞夏蟬詩曰徂夏暑未晏蟬鳴景已曛一聽知何
處高樹但侵雲響悲遇衰盛節謝屬離羣還憶郊園日獨向澗中聞　李白詩曰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盧仝新蟬詩曰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間　賈島病蟬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
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兼鳥鳥俱懷害爾情　李商隱聞蟬詩曰本以高
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項斯聞蟬
詩曰動葉復驚神聲聲斷續勻坐同來聽者俱是未歸人一棹三湘浪單車二蜀塵傷秋各有日未可念因循
　方干聽新蟬寄張晝詩曰細聲頻斷續審聽亦難分騷騷應移處從容却不聞蘭棲朝咽露樹隱暝吟雲莫
遣鄉愁起吾懷祇自焚　唐彥謙夜蟬詩曰翠竹高梧夾後溪動風危露雨凄凄那知北牖殘燈暗又送西樓
片月低清夜更長應未已遠煙尋斷莫頻嘶羈人此夕如三歲不整寒衾待曙雞　李咸用早蟬詩曰門柳不
遶野乍聞爲早蟬遊人無定處入耳更應先暫默斜陽雨重吟遠岸煙前年湘竹裏風激遠離筵　于鄴詠蟬
詩曰江頭一聲起芳歲已難留聽此高林上遥知故國秋應催風落葉似勸客迴舟不是新蟬苦年年自有愁
　沈鵬寒蟬樹詩曰一葉初飛日寒蟬益易驚入林慙織細依樹愧身輕大幹時容息喬枝或借鳴心由餘露
淨響爲逐風清忝有翩翩分異　作　應憐嘒嘒聲不知微薄影早晚挂絺纓　劉兼新蟬詩曰齊女嫋幃失舊容

侍中冠冕有芳蹤翅翻晚鬢尋香露聲引秋絲逐遠風旅館聽時髭欲白戍樓閒處葉多紅只知送恨添愁事
誰見凌霄羽蛻功　陸龜蒙詠蟬詩曰只憑風作使全仰柳爲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更無伴貌金置影幷雀
盡成圖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　宋蘇軾詠蟬詩曰一隻初來報早秋又添一隻說新愁兩蟬對語雙垂柳知鬬先休鬬後休
楊萬里聽蟬詩曰蛻形汙濁中羽翼便嫘好秋來寂不聞已抱寒蓼槁
聲無一添煩惱自是愁人枉斷腸　又曰罪過渠儂商略秋從朝至暮不曾休莫嫌入夜還休去自有寒蛩替
說愁　張耒詩曰鳴蜩嘒高風逮夜且復靜　林景熙聞蟬詩曰近交紙薄雲翻手舊夢冠空雪滿顛却憶晝
船曾聽處夕陽高柳斷橋邊　金党懷英咏蟬詩曰槁壤陰潛罷轉九飄飄便作飲風仙幽蓀何處拳枯蛻別
樹還來續斷絃小院日長清夢覺空庭人靜綠陰圓無情物化誰能料觸撥羈懷一慨然　周昂聞蟬詩曰
機辭委蛻天籟發幽嘶迴露增晨洗清風借晚攜暫成千里隔還作一枝低客思饒相觸愁時故不齊　元馬
臻聞蟬詩曰短翼含風薄似秋一聲聲帶夕陽愁年年古柳官塘路催得行人白盡頭　陳櫟晚蟬詩曰敗柳疎林寄
梧桐颯晚風鳴蟬無數樹陰中斜陽似假渠聲勢只是斜陽不久紅　明周憲王有燉秋蟬詩曰
此生涼時不似熱時鳴蛻形先覺金風動輕翼偏嫌玉露清抱葉常如經雨態過枝猶帶咽寒聲桑間此際螵
蛸老游息安閑莫漫驚　高啓始聞夏蟬詩曰翛翛繞得蛻咽咽未成喧翳葉誰能見南風綠繞軒乍驚變節
物還念別郊園何待當秋聽方令羈思繁　張羽聞蟬詩曰村園夏雨歇衆綠陰已成高齋掩晝寂新蟬今始
鳴嘈嘈斷更續嘒嘒遠還輕響悲逐涼吹歇謝引離情屬耳念已集感物襟易盈煩聒方自此稍待秋林清
又聽蟬曲曰黃鶯紫燕寂無喧新聲最好是聞蟬栖烟初噪如喧籥吸露才停似斷絃乍向風前聞杳裏管營
嘈嘈鳴不了斷續能牽客夢長淒涼解動羈愁早一番蛻脫已身輕最是居高韻更清莫道轉尤機壞底冠綾
還比侍臣榮長樂宮中百鳥靜十二簾開漏方永忽向上林翻下苑多少蛾眉倚闌聽隋堤千樹柳如烟無情
偏向斜陽天切切自將亡國恨淒淒欲共路人言蟬聲到處何曾別人心聽來有悲恍何如一枕北窻眠喧寂
都忘閒見絕　王翰和黃體方伴讀新蟬詩曰滿地殘花過雨天槐陰庭院響新蟬輕敲金奏當愁外閒撥銀

箏向枕邊曉露吸殘青草岸晚風吹出綠楊煙家山深處林亭好曾被繁聲聒醉眠

晨動繁聲向夕流不知風露裏遲得幾何秋

【晉】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淒其下降秋風蕭以晨興聲嘶隘以沮敗體枯燥以氷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曹大家蟬賦曰伊黙蟲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而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颷厲而化往　魏曹植蟬賦曰惟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噭噭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喬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嘲號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動斧翼高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單寘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艱而弗獲兮遥遷集乎官宇依名果之茂蔭兮託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斕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軀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睛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粘而我纏欲翻飛而愈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鬼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晉】陸士龍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焉至於寒蟬才慮不營　温嶠蟬賦曰飢喻晨風渴飲朝露　陸士龍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則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近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粹之淑質吐崢嶸之哀聲容麗嫺嫮聲美宮商諷如飛鴻之遵鷁風眇如輕雲之麗太陽爾乃振修緌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挹朝華之陰露含烟煜以夕餐望北林以鸞飛集檉木而龍蟠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質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廣思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業志高於鴟鴞節妙乎鵾鴉附枯枝以永處倚嵩林之迴條乃緝以緇冕增成首飾映華蟲於朱衮表馨香乎明德　傅咸黏蟬賦曰樱桃爲樹則多陰爲果則先熟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度禍之將來也有

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往黏之莫知匪爾命之遵簿坐愉安而忘危嗟悠悠之駘罷請茲覽以自規

又鳴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分感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執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讜之自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孫楚蟬賦曰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纓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傅休奕蟬賦曰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潛幽昭於后土兮雖在穢而愈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蔭兮嘯閑樹之蕭清緣長枝而仰觀兮昭天衢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嘒嘒以清和兮遥自託乎蘭林嗟羣吟以近唱兮似簫管之餘音清激暢於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宋顏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攢吟終嬋媛而孤引越客發度漳之歌代馬懷苜蓿之信不假緌於茝冠豈鏤體於人爵折清飈而不淪圖高木以飄落　陳褚玠風裏蟬賦曰有秋風之來庭於高柳之間聽而蟬聲匝池臺之響亮洞巖壑之清泠羣吟則少懼孤引則多驚避雀飛急迎風翅輕飾簧裁新樣圖冠有舊名雖屈螳蜋之斧終齊鵾鷄之情　蕭頴士聽早蟬賦曰清商今暮急白露于朝濕伊寒蟬之早聞知涼風之初入散亂搖颺脩寥歘吸前聲未盡後響仍及邇層檐而驚歸向茂樹而遥集　魏炳蜩甲賦曰覩遺跡於葉甲想能鳴之在耳空披腹心徒伏泥滓其內也既等混沌之無竅其外也何患螳蜋之利臂與繪事而均功齊木偶之所擬　左牢蟬蛻賦曰乍舉輕躬初留具體薄翼而朝陽始照黝緌而宿露新洗纔發響於林下已傳聲於澗底驗形有二責實無雙啾啾而送恨蓬戶嘒嘒而添愁

殞悤吟遠樹於荒郊思盈秋野噪寒花於別浦韻遶睛江　李遠賦曰據險形柔拏空股戰方疑乎蠖屈終類於龍變洞胷達腋玲瓏而素甲皆虛潔已全身輝赫而黝光已遍俄分曙色似遇良時便有凌空之意還生去故之悲嗟嗟而頻遷碧樹凄凄而若紡寒絲響遶晴雲傳楚岸之風遠聲催晚景怨陶家之柳衰　宋歐陽修鳴蟬賦曰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嗟嗟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依律合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耶出自糞壤慕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嘉木茂樹喜清陰者耶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綽約雙鬢修蟬娟者耶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

〔宋〕晉郭璞蟬贊曰蠢之清潔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梁昭明太子蟬賛曰蚩蚩寂寞秋序咽嘶夏蘭豈伊不美曜彼華冠

〔唐〕序唐駱賓王在獄咏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廳事也有古槐數株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冀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棄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而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冀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徼纆閒螻蛄之流聲悞平反之已奏見螳娘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惆悵餘音之寂寞

蝶一

㊀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謂之鰈班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橘樹間　㊁堺雅曰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嘗見園蔬其葉有為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　續古今注曰蜂蝶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正字通其交以鼻　㊂抱朴子曰鬚櫺則為烏足相合生也烏足葉為蝴蝶　㊂搜神記曰朽草為蓌麥為蝴蝶　㊂又曰麥之為蝴蝶也翼羽生焉暖有黑點而不能見變蝶之類是也　㊂列子曰陵鳥得

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　又曰木蠹生蟲羽化爲蝶　酉陽雜俎曰白蛺蝶尺蠖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見蔣樓中壞綠裙幅旋爲蝶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蝴蝶

唐段公路北戶録曰嶺表有鸂鶒子草蔓花當夏時開形如飛鸂鶒翅羽嘴皆全蔓上春生雙蟲食葉收入粉奩以葉飼之得肉八十斤斃之極肥美　物類相感志曰噬津抹蝴蝶翅則當空高飛　桂海蟲魚志曰嶺南異物志曰常有人遊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猶之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黑蛺蝶大如扇橘盡所化北人云眞武蟬　鶴林玉露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　舊志云羅浮山有蝴蝶洞在雲峰岩下古木叢生四時出綵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

蝶二

莊子曰昔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蝴蝶之爲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開元遺事曰明皇春宴使宮中妃嬪各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蝶所止者幸焉後太眞專寵遂罷此戲　酉陽雜俎曰劉魯封云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　唐段公路北戶録曰盧肇嘗說捉得一粉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胭脂色後翅爲燕尾分亦蝶之異也　又曰公路嘗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觀岩側有一木五綵初爲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繚軟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因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爲　杜陽雜編曰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帝令張羅于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橱觀金錢五屑之內有蠕蠕者有爲蝶者　桂苑叢談曰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有道術或人名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噓之成列而飛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阻　宋周密癸辛雜志曰楊昊字明之擊江氏少艾連歲得

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耳　又曰李鐸畫幔錄作李譯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弔祭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　又曰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窻戶終日乃去　懸筒瑣採曰吳郡施槃書作蝴蝶詩曰莫怪東風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正統己未果狀元及第

蝶三

入夢　戲園　上詳蝶二　莊子　古樂府歌詞映蝶之首蓊間　木蠹生蟲　葉化爲蝶　清異錄温庭筠　指蜂下指蝶也　富蛻　咏蝶詩香騷粉翅翅緩爭飛品物多情總屬伊上國萬家風月夕夢魂頻繞海棠枝

盡樓深重傳秦臺粉輕塗漢殿金相無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爲子夜吟　又蝶詩曰孤蝶小徘徊翩翩粉翅開併應傷皎潔頻近雪中來　又蝶詩曰蝶葉復翻斜橋對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西子尋遺殿昭君覓故邨年年芳物盡來別敗蘭蓀　又咏蝶詩曰初來小院中稍與瑣闥通遠恐芳塵斷輕憂艷雪融只知防浩露不覺逆尖風迴首雙飛燕乘時入綺櫳　又咏蝶曰長眉畫了纔簾開碧玉行妝白玉盤爲問翠釵釵上鳳不知香頸爲誰迴　又詩曰壽陽公主嫁時粧八字宮眉捧額黃見我佯羞頻照影不知身屬冶遊郎　又詩曰廣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韓憑爲蛺蝶等閑飛上別枝花　王建晚蝶詩曰粉翅嫩如水繞砌乍依風日高山露解飛入菊花中　李賀謠俗曰上林蝴蝶小試伴漢家君飛向南城去誤落石榴裙　韓偓詩曰鳳子輕盈膩粉腰　鄭谷趙林郎中席上賦蝴蝶曰尋芳連翠徑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悞採粧王孫深屬意繡入舞衣裳　羅隱蝶詩曰漢王刀筆精寫爾過沈蕙徑微雨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悞採粧王孫深屬意繡入舞衣裳　羅隱蝶詩曰漢王刀筆精寫爾過天生舞巧何妨急飛高所恨輕野田黃雀慮山籠主人情此物那堪作莊周夢不成　盧頻蛺蝶行曰東園宮草綠上下飛相逐君恩不禁春昨夜花中宿　李建勳蝶詩曰粉蝶翩翩若有期南園長是到春歸閑依柳帶參差起困倚桃花獨自飛潛被燕驚還散亂偶因人逐入簾幃晚來欲雨東風急迴看池塘影漸稀　宋孔平仲蝴蝶行曰蝴蝶飛渡河來河北花已落河南花正開翠盈盈採花女撲打還家去推身飛入粉奩中芳草綿綿舊時路　晏殊蛺蝶詩曰鶯欲綿蠻柳欲陰露叢煙蕚恣搜尋那將兩翅輕塗粉繞遍千花百卉心　宋祁詩曰撲粉曾過宋玉牆一生身計託羣芳不須長結東風願秋菊春蘭各有香　王安石蝶詩曰翅輕于粉薄于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能投死爲韓憑　黃庭堅蝶詩曰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　蘇軾鬼蝶詩曰雙眉卷鐵絲兩翅疊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范成大秋日田園詩曰橘蠹如鸞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蓑衣忽然蛻作多花蝶翅粉纔乾便學飛　陸游窻下戲詠曰何處輕黃雙小蝶翩翩與我共徘徊緑陰芳草佳風月不是花時也解來　楊萬里觀物化詩曰蝴蝶新生未解飛賸拳粉濕睡花枝後來借得風光力不記如癡似醉時　李方叔秋蝶詩曰粉蝶爾何知秋深尚戲飛憐渠無幾薄命寄餘菲　林逋蝶詩曰細眉雙聳敵秋臺

冉冉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爭風絮欲相高情人沒後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不并香草入離騷　元貢師泰新蝶詩曰杏樹生香靄化成向人飛下不勝情寒辭薄翅猶黏粉暖溢柔鬚始弄晴燕舞盤中嫌露重驚歌扇底避風輕春閨未解南華夢乞與滕王爲寫生　陳樵詩曰禁籞名園信所之深紅膩紫共春暉人疑落葉有生色我道飛花上故枝掌上艷姬垂袖舞屋頭故吏竊香歸花中只許秦宮活未必莊生入夢思　鄭元祐花蝶謠曰花魂迷春招不歸夢隨蝴蝶江南飛碧縠粉香酣不起臥帖芳茵唾鉛水癡娥眼嬌錯驚顧解裙戲撲沾零露折釵搔首笑相語阿誰芳心同栩栩頹雲流光空影寒冰波緘恨嘐關千　馬臻蝶詩曰曾隨秦女踏青陽幾被驚捎出建章芳草夢寒迷碧色杏花雨細宿紅香粉凝薄翅春無力恨入修眉晚斷腸寄語莫尋歌舞處五侯門第有高牆　明楊基秋日舟中見蝶詩曰趁暖戲晴川依人上畫船粉銷煙翅薄香冷露鬚拳野菜疎籬外山花小逕邊夜深桃李夢猶在綺羅筵　劉煥秋蝶詩曰欲歇還休却又飛芙蓉葉底戀秋暉自知翅粉渾銷盡羞近尊前舞女衣　瞿佑殘蝶詩曰飛鳥曾聞載鬼車粉香何事亦隨邪傷生不惜身投火抵死猶將命乞花望帝精靈枝上血韓憑魂魄墓前沙一般有恨難消滅夢裏相逢更可嗟

蜻蜓一

增爾雅曰蜻蜓一名虰蛵一名負勞　說文曰一名桑根　爾雅翼曰都陽人呼爲江雞　方言注曰蜻蜓謂之蜻蛉淮南人又呼蠛蠓　呂覽注曰一名白宿　陶隱居曰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黃不同　淮南子曰水蠆爲蠆埋頭蠆尾句　埤雅作正中門至三日不食則化成眞青珠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莊曰不見蜻蛉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蠛蠓食也　古今注曰蜻蜓一名青亭一名湖蜓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爲赤弁丈人　又曰紺蜓一曰蜻蛉似蜻蛉而色黝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博物志曰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戶下　埤雅作正中門夫蜻蜓飛翔乎天地之間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蠛蠓食也

蜻蜓二

增呂覽曰海上之人有好蜻蜓者每居海上旋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尸子曰楚莊王命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東方朔別傳曰上置蜻蜓蓋下羅諸數家獨使朔易對曰馮翊馮翊六足四翼頭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勾蠆即蜻蜓上善賜帛十疋　潛確類書曰唐天祐末歲蝗蟲生地穴中生訖則衆蝗蟲銜其足翅而曳出帝謂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爲蜻蜓　清異錄曰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爲之售于遊女

蜻蜓三

增飲露　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畫取蚊蚤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欵飛尾端亭午則停名之曰蜻以此　點水　本草會編蜻蛉乃水蠆所化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于水上附物散卵復生水蠆干水中人知其點水不知其點水者乃生子也或曰稻田間青蟲所化一種最大者呼爲馬大頭　埋頭　虞應緗司馬彪莊子注云蠆子埋清蛉之頭不食而舞曰

此將爲珠人笑之 食尾蜻蛉飛無所食則自食其尾食愈甘則尾愈盡而死

蜻蜓四

增詩唐韓偓蜻蜓詩曰碧玉眼睛雲母翅輕于粉婕瘦于蜂坐來近拂波光舞又是殷勤爲蓼叢 杜甫詩曰點水蜻蜓款款飛 又曰蜻蜓立釣絲

螳螂一

原爾雅曰不過螗螂也其子螵蛸一名螳螂卵也 莫貌螗螂有斧蟲也 又曰江東人呼爲石螂 方言曰螳螂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蟷蠰也其子螵蛸 爾雅正義曰螳螂深秋乳子至夏初乃生 廣雅曰芊芊齕肱螳螂也 禮月令仲夏之月螳螂生應 堅雅廣要是月升陰始起殺蟲而生焉百子如蠭斯云 又曰螳螂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是謂陰息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 范子計然曰螵蛸出三輔上價三百 莫高誘淮南子注曰螳螂世謂之天馬以其驤首奮臂頭長而身輕其行如飛有馬之象 揚雄輶軒絶代語曰蜜蜴蛸是以注云螳螂蜴蛸母也 酉陽雜俎曰螵蛸俗呼爲野狐鼻涕 蟲海集曰螳螂生是謂陰息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

不見人者蹇裳躩步疾行也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臀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訾之 宋王肇聞見近錄曰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瘧平生餌桑螵蛸圓及死口中有黑氣出戶數丈視之螵蛸無數

螳螂三

捕蟬 埤雅廣要螳螂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却 當轍 詳上莊子又古徼云以螳螂之斧槩隆車之隊 執臀隱形 埤雅云螳螂所執之臀既得蟬則棄之而去俗謂人得之可以隱形也 含氣生火 類仲云螳螂之氣含之生火 勇蟲 詳韓詩外傳 斫父 說文螳螂一名斫父

螳螂四

賦 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乃茂陰俯緣條枝冠角戟義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峙延頸鵠望推翳徐翅舉斧高抗鳥伏蛇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蟋蛄而遲壯距車輪而軒奮固齊侯之所尚乃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茲螳螂將以療飢厲喙脅翼其往如歸 唐陳硎螳螂捨鳴蟬而莫捕蔑黃雀而不知斯謂豺狼之不若念虺蜴而何爲

贊 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勾踐是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蚣斯一

爾雅曰蚣蝑奮 毛詩曰蚣斯羽 相比而起也 詵詵兮蚣斯動股 言蚣斯股而奮迅也 草木疏曰蚣斯螳類色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 蔡邕月令曰蚣斯羽翼翾翾兮 羣飛聲 蚣斯羽揖揖兮 斂翅飛而斂羽也 又曰五月其卵江東謂之蚱蜢 列子曰力折春蚣之股 蓋春時尚弱也 埤雅 曰蚣斯蟲之不妬者一母百子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一名春黍亦或謂之 春箕或曰似螳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宇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蚣 山堂肆考有一種名土蚣又名土蠏似蚱蜢而細長銳頭青翼跳飛不甚遠人執其兩股能動搖其身如女人織然故又名織絹娘 能飛能鳴常食之曰蚱蜢性卑潛於草間陰勝也故不鳴 倦遊雜錄曰嶺南人號草蚣 蟲豸部 螳螂 蚣斯 絡緯 蜂

見天微明瞥觀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前鐵籠中乃遂視之惟見籠中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邊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邊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微發其端邊初不即道後徐語曰我始入直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作兩髻姿色美甚聊試挑謔即來就已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

絡緯一

增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　草木疏曰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羽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　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一名紡緯一名促織　雅廣要謂其鳴如紡緯也　又曰一名促寒娘有青褐兩種一名梭雞一名絡緯　蠡海集曰馬蜚之蟲至秋而鳴秋之令金也蟲色綠木也金木相軋以爲聲以兩股擊翼而鳴者金木傍擊之謂也

絡緯二

增詩宋謝靈運詩曰蕭蕭莎雞羽　唐李白詩曰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鳴時無婦驚　元郝經絡緯詩曰牽牛風露滿籬根淡月踈星夜未分燈下有人拋錦字機絲零亂不成文

增詞　張弼絡緯詞曰絡緯不停聲從昏直到明不成一絲纔徒負織作名蜘蛛聲寂寂吐絲復自織纖綱綱飛蟲飛蟲足充食事在力爲不在聲思之令人三歎息

蜂一

原爾雅曰蜂醜蝝其蟲也　土蜂在地中作房者　木蜂在樹上作房也　廣雅曰范蜂也　增埤雅曰蜂一名蠭其字象形蓋蜂類衆多動以萬計也　又曰黃蜂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屋銜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　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蠭蜰或謂之蜘蛛蜕音悅幼　揚雄輶軒絕代語曰其大而有蜜者曰壺蠭注穿竹木作孔者謂之笛師　毛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原春秋潭潛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蜂有刺毒以打敵士衆也梁或爲良　韓詩外傳曰稷蜂不螫而社鼠不燻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增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採爲味　列子曰純雌其名雅蜂正字通其黃色細腰僊僊相屬不能爲蠭曰雅蜂淮南子以爲

蜂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鵲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 抱朴子曰雞有專樓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役御亦若是耳 增又曰崑崙山大蜂一丈其毒殺象 郁離子曰昔靈丘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剞木以爲蜂之宮其置也疎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其生息調其暄寒以鞏其架構如其生發蕃則析之寡則裒之去其蛛蟊蚍蜉獨其土蜂蠅豹夏無烈日冬不凝澌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分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丈人于是不出戶而收其利 山海經曰火蜂其狀如蠭 東皆發蒙記曰蜂食蜘蛛 陰陽變化錄曰蜂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不能采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蜜不成至七八月間盡死不死則羣蜂飢俗云相蜂過冬蜂族必空 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爲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三兩蜂納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歲豐儉 增又曰諸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著石不盡者有鳥形小于雀羣飛千數來至春都盡其處皆破如磨洗至冬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 酉陽雜俎曰竹蜂出蜀中好于野竹上作窠窠如雞子有蒂長尺許蜜皆紺色甘倍常蜜 又曰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 嶺表錄曰宣歙間人好食蜂兒狀如蠶蛹而瑩白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其大如巨鐘其中不知幾百層村人采時必以草衣蔽身以捍毒螫後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攀援崖樹斷其根一扇有蜂兒五斗或二石三分之一翅足具矣即入鹽略炒之曝乾以小紙囊貯之寄入京洛以爲方物 元稹詩集曰蛤蜂類而大巢在寨鼻蛇穴下故毒螫倍諸蜂螫中手足輒斷落及心胃則圯裂用他蜂中人之方療之不能愈巴人往往持禁以制之則差 投荒雜錄曰南海有蜂生檄欖樹上形類木葉有手足抱枝自附與葉無別南人取者先伐仆樹候葉凋落辨而取之用爲媚藥 鶴林玉露曰蜂交則黃退 搜採異聞錄曰江南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粘于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采百花俱置翅間及股間惟蘭花則拱首入房以獻于王物亦知蘭之貴如此 西軒客談曰蜂蝎之毒能螫人然其一螫則其毒甚銳再則漸減人得而加害矣故人之知勇貴乎慎所發 陳藏器曰諸飛蟲著蛛蛛之網皆不能脫惟蜂不畏蛛蛛反擒而食之 一統志曰瓊州臨高縣北耶山有神甚靈昔黎人叛神輒驅蜂集

之官軍乘勝追擊至今廟祀焉

蜂二

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鳳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日而臬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

洪範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飢蜂食田苗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賈萌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爲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　葛仙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奇戲時食未竟仙公曰諸公得無邑邑欲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慴但自不螫人耳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食之　宣驗記曰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擁破郡治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王隱晉書曰陶侃以表謙爲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明早進西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復得還浦遂沒海中　酉陽雜俎曰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于此建蘭若一年中桐始花有異蜂聲如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梧花采花置其傍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懂人容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簠不祥顏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爲扎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　杜陽雜編曰貞元八年吳明國獻驚蜂窠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巢于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采其窠不過二三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　唐闕史曰皇甫湜性褊急常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怒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聾箕斂蜂窠購以善價俄頃出窠于庭命碎于杵臼絞

取津液以酧所痛　玉壺清話曰丁文果善射覆宋太宗一日置一物急令射之果乃曰葩葩華華山中采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　南墅閒居錄曰蘇子瞻嘗言其祖光祿公云有一書生畫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掛久之俱蹖地起視已化爲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悸貽揖曰願見神珠笑而辭之戲以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采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霧即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　遼史曰會同四年神輦車有蜂窠成蜜史占之吉　明興記曰太祖登極後命數星士徧行天下遇有年月日時與御諱同者以聞于某處得一人召問之村民也無以爲生惟養蜂十三窠每年割蜜自贍耳上曰是也朕有十三省布政汝有十三窠蜂大小不同統轄無異遂謂命不足信勞以酒食　泳化類編曰楊一清閣老致政後一日遊鎮江北固山下偶見羣蜂擁王出遊遇鷙鳥攫殺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乃令家俾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

蜂三

應潮　埤雅曰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珠罰徵令修絕嚴有君臣之義　潛確類書曰蜂房入房　居臺　又曰采花暮衙畢方出采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舊說蜂之化蜜也　酴蜜　又曰蜂之毒在尾蠆如鋒故謂之蜂傳曰蜂蠆蠆芒是也　穿簷椽　山堂肆考郭璞云穿木蜂黑色似土蜂在人家簷椽間穿穴如刀鋸所鑽能解人　投紙窓　禪燈錄神贊曰其王之所居壘積如旋繞如衛珠罰徵方書治蜂疽燒此蜂研末和油塗之良　獨腳蜂　出嶺南似小蜂黑色一足連樹根不能動五月七里蜂毒皆亡　蠭零　土蜂赤黑色最大即馬蜂一名蜚零荊巴間呼爲壇蜂　七里蜂

蜂四

詩　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君不留盼銜花空自飛　唐耿湋　取津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君不留盼銜花空自飛　元稹　蜂詩曰梨笑清都月京開元觀多染花蜂蜂遊紫殿春櫳脾分部伍嚼蕊奉君親翅羽頗同類心神固異倫安知人世裏不有噬人人　孟浩然詩曰花底山蜂遠趍人　羅隱詠蜂詩曰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溫庭筠詩曰蜜官金冀使指蜂也　黃魯直詩曰王蜂銜退海潮上　又曰稚蜂趨衙供蜜課

李商隱蜂詩曰沙苑華池爛漫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密如妃腰細纔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蜜盡碧簾迢遞霧巢空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宋蘇軾收蜂蜜詩曰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筌入竹屋新具完小窓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屋長子孫前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上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憩愧野老知利源　又詩曰只有荷蜂不愁雨蠟房仰卧萬花枝　楊萬里蜂兒詩曰蜜蜂成猶帶百花香蜜成萬蜂不敢嘗要輸蜜國供蜂王蜂蜂不食人間倉玉露爲酒花爲糧作蜜不忙采花忙蜜成猶帶百花香蜜成萬蜂不敢嘗要輸蜜國供蜂王蜂王未及享人已割蜜房老饕吏來搜我室老蜂無味只有滓幼蜂初化未成兒老饕火攻不知止既入吾室取我子　又詩曰燕銜芹根泥蜂綴花上蕊帶雨兩股飛所取日能幾調和露與蕊凝甘滑于髓天寒百蟲蟄割房霜在七燕已成雛歸蜂憂凍餒死乃見萬物心多爲造化使　謝翱咏蜂詩曰蛹黑春如翳寒厓舉族懸撲香粘絮落采汗近僧禪聚暗移花幄分喧割密煙閒房無處著應架井泉邊　眞山民蜜蜂詩曰釀成百花脾聊爾了口腹人知口中甘誰料腹中毒　元李俊民蜂詩曰弄晴沾落絮帶雨護園花有課常輸蜜無春不到倚　戴表元義蜂行曰山翁愛蜂如愛花山蜂營蜜如營家蜂營蜜成蜂自食翁亦藉蜜裨生涯每當山蜂采花出翁爲守關司徼遮朝朝暮暮與蜂狎頗識蜂羣分等差一蜂最大正中處千百以次分來衙叢屯雜聚本無箠勢若有制不敢譁東園春晴草木媚漫天蔽野飛橫斜須臾駢翼致萬永戢戢不翅輸牛車似聞蜜成有所獻儔類不得先摩牙重防覆衛自嚴密雖有毒螫何由加一朝大蜂出不戒春容靚飾修且姣蜻蜓忽來伺其怠搏擊少墜遭蝦蟇羣蜂倉皇迷所適謁走欲絶聲呼呼求之不得久乃定復結一聚猶如麻我來訪翁親目睹搏髀不覺長咨嗟　明俞允文蜂詩曰春晴逢穀雨泛濫遶林篁逐醉縈輕袂纏花猟異香叢棲懸玉宇壘構隱金房靈化知何術神功寄藥王

賦　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朋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于羽屬近浮遊于園薈遠翔翔乎林谷爰集蓬轉颺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頹景翳曜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猿迷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樹不省吮瓊液于懸峰吸瓕津乎晨景于是迴鷲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壘構玉室咀

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氷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聲聚微而結落徽號明于羽族關衛固乎管籥誅戮峻于鉄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增記宋王元之蜂記曰商於象和寺多蜂寺僧爲予言之甚悉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他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柴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日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後王之子盡復爲王矣歲分其族而去蜂之分也或圍如罌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邇凡取其蜜不得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情而不作子愛其王之無毒似德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爲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

果蠃一

增埤雅曰果蠃一名蠉蜿一名蒲盧即今細腰土蠭好棊蠃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　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蜜蠋注曰奔蜂小蜂也蜜蠋豆間大青蟲也螺蠃祝螟蛉而化之以才力之相當也奔蜂蜜蠋能之乎　揚雄輶軒絶代語曰蜂之小者曰蠙蜿好窠於書卷或在筆管中呪聲可聽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墨客揮犀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曰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蠙蜿窠於書卷筆管中者爲蒲盧名既不同質狀大小亦異

果蠃二

增賦唐人蒲盧賦曰翕翕鼓翅咽咽傳意本乃與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如能肖貌便若假寐因孺動而稍分與胎教而齊致蠆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諒未同而本異　宋歐陽脩螟蛉賦曰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

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蠅靈人不如蠅易以人稱

蠅一

原爾雅曰蠅醜扇好搧翅也 增又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原焦氏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讒言孔熾使君不信 增揚雄方言曰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 原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吕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韓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揚雄方言曰蠅黑而大者謂之蒼蠅青而大者謂之蠅 增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色 夢溪筆談曰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韓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揚雄方言曰蠅黑而大者謂之蒼蠅青而大者謂之蠅 增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色 夢溪筆談曰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 增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色 夢溪筆談曰閩人謂大蠅爲胡蠅亦蠛之類也

蠅二

原漢書曰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案服虔注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堦東西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謝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李固杜喬李固之誅詣闕上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 又曰楊佳爲杜喬所辟爲平原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星行赴雒著敞衣赤幘守其尸驅護蠅蟲蠅天子嘉其忠義聽殮之 魏略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增廣五行記曰魏吏部尚書何晏嘗夢青蠅數千頭來自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天中今有青蠅臭惡而來集之位凌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之至明年晏伏誅 原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之曰夫遭燒死遭勅吏與屍到今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導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異苑曰晉明帝常欲肆赦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徧 增北史曰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何故放入 酉陽雜俎曰張芬在韋皐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箸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無脫者 又曰那爛陀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

集於庭樹　又曰太和七年忽有蠅蔽天如蝗止河陽界三日經旬方散　唐書曰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閤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桂陽雜編曰鄭注嘗置藥于簷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心頗惡之未踰月而難作　青陽記曰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人行立約數萬俯躬再三良久乃去　金溪記曰盧記室多作脯到夏則委人於十步之內扇上塗餳以撲蠅賭以青紗障隔塵土人呼爲記室獵蠅

刺曰衣服有時遭點汚盃盤無處不追隨　雪濤小說曰天順朝都御史陳智性急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驟作擒搏狀伺其怒定乃罷

蠅 三

原　漬酒　點屏　准南子曰一杯酒蠅漬其中丞夫不飲小也　書傳赦屏人作赦文有大不興畫屏風誤筆點汚似蠅孫愐謂是眞蠅之　刺讒荀堅將赦屏人入室聖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書千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蠅集赤頭聲甚騰赤如火背若負金　亂聲　隱字　又曰蒼蠅聲雄北青蠅聲亂色蒼蠅聲清貼其聲皆在冀青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疑蒼蠅之聲爲雜鳴也　點玉　負金　埤雅廣要曰青蠅赤頭聲甚騰入室聖之復來是也　又曰青蠅首白尾腹物雖玉猶不免　傳赦　刺讒荀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不興畫屏風誤筆點汚似蠅孫愐謂是眞蠅之　刺讒荀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不興畫屏風誤筆點汚似蠅孫愐謂是眞蠅之

蠅 四

原　止棘　止榛　詩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　止于棘　止于榛　毛萇曰興也　蠅汚白以喻讒人汚潔以興讒人交亂善也　蠅汚白以喻讒人汚潔以興讒人交亂善也　蠅汚白以喻讒人汚潔以興讒人交亂善也

蠅五

詩宋梅堯臣蠅詩曰乘炎出何許人意似微看怒劒休追逐疑屏漫指彈與蚊更晝夜惱客上盃盤自有堅冰在能令畏不難　楊萬里秋蠅詩曰秋蠅知我正吟詩拂拂緣眉復入髭欲打羣飛還歇去風光乞與幾多時　又凍蠅詩曰隔窗偶見負暄蠅雙脚挼摩弄曉晴日影欲移先會得忽然飛落別窗聲　元陳櫟秋後蠅詩曰夏日營營遶案飛轉多秋後亦何爲從教引類集瓜上落蒂秋瓜能幾時

賦晉傅咸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味之鮮潔蠢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甕甕孰閨宇之得清　宋歐陽脩憎蒼蠅賦曰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蚋之利觜幸不爲人所畏何不爲人之喜爾形至渺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敗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眥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驚臂已揮而猶攘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何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跡一有點污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又如醯醢之品醬鷰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瓶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之窺覘至于大藏肥牲嘉肴美味纔少怠于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文宋張詠罵青蠅文曰觸類冉冉明飛翼翼切瞰而蠹芳筵預登當是之際人無不憎我疑奸人之魄墮變不散託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讒慝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爲物之賦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黝者不得自默連璧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拊髀而太息

原書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駿乃騰千里之路

原論後漢班固難莊論曰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蟲豸部三 蚊 蠛蠓 蜹蜻 螢 蜮 蜉蝣 蜚蠊 蜻蛉 蚓 蝙蝠

蚊一

原爾雅曰鵋蚊母俗訛此鳥常吐故曰蚊母 增說文曰蚊齧人飛蟲從蚰音昆民聲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 又曰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蚋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蜹蜹即黃甲小蟲一名蠛父一名守瓜 晉書曰猛虎道逢蚊 原大戴禮曰聖人有國蟲蟲不食天駒蜱雅曰蟲民蟲蟲蚘蟲田牧者病馬一曰蟲盲故謂之蟲 原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乎對曰有蟲巢于蚊睫再乳而飛蟲不爲驚名曰焦冥 鶡冠子曰夫蚊蟲隆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 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鮫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隆者折脊碎腦而蚊蟲適足以翔 增又曰毀譽之于已也猶蚊蟲之一過也 又曰蜂蠆螫指而神不能談音淡蟲蟲嚙膚而性不能平 又曰醯酸不慕蚋而蚋慕于醯酸也 夏侯子曰一蝗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蠛蠓人甚毒 論衡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酉陽雜俎曰水蛆南中水溪澗中多此蟲長寸餘黑色夏深變爲蟲蠛人甚毒 又曰蚊蟲不知牛馬之力牛馬困于蚊蟲蚊蟲有勢也 原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飛蟲馬生九卵復成九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 增嶺南異物志曰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表錄異曰蚊母鳥形如青鷰膂大而長于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采其翎爲扇可辟蚊子亦呼爲吐蚊鳥 元稹蟲豸詩序曰蟆蚊類也其實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而晝飛聞柏煙與麝香輒去浮塵蟆類也其實微不可見與塵相浮而上下人苦之往往棄衣自蔽浮塵輒能通透及人肌膚皆巴蛇鱗中之細蟲故噆人成瘡秋夏不愈青秋葉而傅之則差 又曰巴山谷間春秋常雨自五六月至八九月雨則多蛩道路羣飛噆牛馬血及蹄角旦暮尤極繁多人常用日中時趨程逮霜雪而後盡其噆人痛劇浮蟆而不能毒留肌故無療術 潛確類書曰蟲有數種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蜂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蛩大如蠅嚙牛馬亦猛又大曰蛩長大綠色如次蟬咂馬牛或至頓仆螢蛩狀如蜜蜂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蛩大如蠅嚙牛馬亦猛又大曰

虻小曰蠓（音位）蠛見國語　東坡志林曰湖中多蚊其中有豹脚者尤毒詩云風定軒窓飛豹脚是也　燕山錄曰煮鱉以蚊能祛蚊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蚊悉遠去但不知何藥然正作荷花香想荷花之鬚耳　夢溪筆談曰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則爲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致　孫公談圃曰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熏之有一廳吏醉卧爲所嗜而死　致虛雜俎曰閩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巳與滇中實珠寺荆州李姥浦同　北征記曰常樂鎮蚊大如蜻蜓

蚊二

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麻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物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晝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擿耳俯首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倏以神視欻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未足喻其大　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始可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猶蚊之勞者邪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宵不寐矣　增金樓子曰齊桓公卧于柏寢語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原蕭廣濟孝子傳曰辰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多蚊卧母牀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閨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喙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于羑里孔子厄于陳蔡　東方朔傳郭舍人曰願擊之桓桓死者穰穰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憨名之曰蠶舍人辭窮當復脫褌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灾蟲不入

其緜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蚊蚤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于深野之中蚊蚤不入其舍乎

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母膝下夏日多蚊蚤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荅曰懼蚊蚤去我父母耳　梁書曰梁孫謙居身儉素牀施蓬篠屏風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

蚊三

成市 埤雅廣要曰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之時也　**黍民** 古今注曰河内人見鳥數十萬翔集皆大如黍米遨遊往來從朝至暮蚊成市于朝之象也

佛子 内典曰比丘患草蟲佛聽作佛子注草蟲昏蟲也又曰蚊性惡烟以艾即下門字蚊之義顯然　**露筋** 舊傳有女子夜過高郵去郭二十里天陰蚊盛有牀夫田舍在焉其嫂欲其筋兒焉人為立祠曰露筋女子守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

撲面 宋張耒秋蚊詩曰江城落木已

人以火燒之人皆成灰蚊納之為人呼蚊蚋為黍民　**佛子** 下門蟲古箕蚊作蠶又作蠛即下門字蚊之義顯然

窮秋病客初寒徙簟蚊猶撲面不知天上火西流　**露筋** 欲共止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人為立祠曰露

筋祠　**足有文** 蚊足有文彩吳興號

嘴生花 物類相感志曰九月九蚊子嘴生花　**艾煙熏** 埤雅廣要曰蚊性惡烟以艾熏之則潰長喙如針善螫　**麻葉**

遍物類相感志曰荆蕀麻葉皆可遍蚊　**畫伏夜飛** 合璧事類云蚊是惡水中蟲羽化所生晝伏夜飛

取利雖小 揚子法言曰或問貨殖曰蚊血適此蟲化也寨北有蚊蕈茂而蚊變　**害不在大** 鶡冠子曰一蚋言物苟為害不必大亦不在多也

莊子拊 莊子人間世曰適有蚊蚤僕緣而拊之　**歐陽憎** 宋歐陽修有憎蚊詩常云子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嗥喝來咬人也　**羅威** 羅威性至孝夏月必撤帳陳留耆舊傳羅威性至孝夏月必撤帳而卧曰吾供蚊蚋恐去噏老母也　**沈倫** 晉沈倫對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其以遨福

叱簟 宋史沈倫對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蚤叱之蚤以遨福

蚊四

唐白居易 詠蚊蟆詩曰巴徼炎毒早三月蟆蚊生咂膚拂不去達耳聾聾聲斯物頗微細中人初甚輕如有膚受譖久則瘡痛成痛成無奈何所要防其萌瘡蟲何足道潛喻徼人情　**孟郊** 咏蚊詩曰五月中夜息飢蚊尚營營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已寧自愧飲人以偷生願為天下除一使夜景清　**劉禹錫** 聚蚊謠曰沈沈夏夜蘭堂開飛蚊似霧聲如雷嘈然歘起初驚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歌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聽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徹軀七尺爾如蚩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牀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韋楚老** 江上蚊子詩曰颯採挾翅亞紅腹江邊夜起如雷哭請問貪婪一點心臭腐填胃幾多足越女如花住江曲嫦娥夜夜凝雙綠任君撩亂錦窓中十軸輕綃圍夜玉　**元稹** 蟆

子詩曰蟆子微于蚋朝繁暮則無毫端生翼羽針喙嗜肌膚暗毒應難免羸形日漸枯將身遠相就不敢恨非辜　又曰晦景權臧毒明時敢噬人不勞生詬怒祇足助酸辛隼眥皆看無物蛇軀庇有鱗天方芻狗我甘與爾泉相親　又曰有口深堪異趨時詎可量誰令通鼻息何故辨馨香沈水來滄海崇蘭泛露光那能枉焚熱爾泉我微茫　又浮塵子詩曰可歎浮塵子纖埃喻此微寧論隔紗幌幷解透綿衣有毒能成瘴無聲不見飛病來雙眼暗何計辨霧霏　又曰乍可巢蚊睫胡爲附蟒鱗已微于蠢蠢仍害及人人動植皆分命毫芒亦是身哀哉此幽物生死敵浮塵　又曰但覺皮膚憯安知瑣細來因風吹薄霧向日誤輕埃暗囓堪銷骨潛飛有禍胎默無防備處留待雪霜摧　又蚤詩曰陰深山有瘴濕熱草多蚤衆噬錐刀毒羣飛風雨聲汗粘瘡痛痛日曝苦辛行飽爾蛆殘腹安知天地情　又曰千山溪沸石六月火燒雲自顧生無類那堪毒有羣搏牛皮若截噬馬血成文蹄角尚如此肌膚安可云　又曰辛螫終非久炎涼本遞興秋風自天落夏孽與霜澄一鏡開潭面千峯露石稜氣平蟲豸死雲路好攀登　吳融平望蚊子詩曰天下有蚊子侯夕嗜人膚乘平望有蚊子白晝來相屠不避風與雨羣飛出菰蒲擾擾蔽天黑菌然隨舶艫利嗜入人肉微形紅且濡振蓬亦不懼至死貪膏腴舟人敢停棹陸者亦疾趨南北百餘里畏之如虎貙噫嘻天地間萬物各有殊陽者陽爲德是何物夜後喧牆隅如何正曦赫吞噬當通衢人筋爲爾斷人力爲爾枯衣襟穢且甚盤飧腥有餘衰不能使消除豈是有主者此方宜毒荼吾聞蛇能螫避之則無虞吾聞蟇有毒見之可疾驅惟是此蚊子逢人皆病諸江南夏景好水木多蕭疎此中震澤路風月彌清虛前後幾來往襟懷未曾舒朝既蒙襲積夜仍跲蘧蒢雖然好吟咏其奈難踟躕人生有不便天意當何如誰能振羽翼直上炎洪爐　宋梅堯臣詩曰向晚化汗積羣飛來戶庭蟭螟許巢棲琥珀爲留形夜色偏容蔽雷音亦感聽猶矜負山力血食也霑腥　歐陽修憎蚊詩曰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三五前民物交相黷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惠已云除細微遺不錄蠅蚤蚤虱蟣蜂蝎蚖蛇蝮惟爾于其間有形纔一粟雖微無奈衆雖小難防毒嘗聞高鄽間猛虎死淩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讐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晨飧下惟幬盛暑泥駒犢吾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濕官閒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厭緣撲燻簷苦烟埃

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梏掃蓑身疑陷圖牖耳如遭陰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翻翔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盤餐勞扇拂立寐殭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于我固不較在爾誠爲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驅虞鳳皇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又和梅堯臣聚蚊詩曰頹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卧環堵振衣步前楹愁烟四鄰起鳥雀喧空庭餘景鵲欲昏衆蚊復營營羣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終朝事薰被豈敢近簷甍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范成大嘲蚊詩曰暑魄方肆行羽孽亦厲習肖翹極么麼块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休更問前程　又嘲蚊詩曰飽去糞蝎腐化類宵熠初來鬧郭郛少進亘原隰嚶如蠅聲囊聚若蠭羽緝俄爲隱雷鬨遂作窓孔飞累鬨翕生同巢佐掃除網蛛助收拾薄暮洶交攻大明訌未戢牛革厚逾揑衆力洞衲衣襲啾聲先計議著肉便成吸黙豹猶未定卓錐已深入血隨姑嘬升勢甚轇轕汲汲沈酣尻益高飽滿腹漸急晶晶紫蟹眼滴滴紅飯粒拂掠倦體煩爬搔瘁肌澀救東不虞西撽一已窴十新瘢蓓蕾漲宿暈斑爛混竟夜眠輾轉連牀歎於邑云何人戚欣乃繁汝張歙驅以葵扇風熏以艾烟濕縈長鎮藏遮帳隙亟補葺火攻憚穢臭手拍嫌腥汁伏翼佐掃除網蛛助收拾薄暮洶交攻大明訌未戢牛革厚逾揑衆力洞衲衣襲啾聲先計議著肉便成吸黙豹猶未定卓錐已深入血隨姑嘬升勢甚轇轕汲介銛勝鈒遭汝尚欲困嗟人何以給涼颸倏然至醍類殆哉豈一吹輒吻破再鼓翅翎擊快哉六合内蔑有一塵立恍還神明覩似啓坏戶鑿消長誰使然智力詎能及　元盧琦秋蚊詩曰茉莉堂前月華吐飛蚊擾擾晴雷怒深閨小玉焚椒蘭繡幕穿簾柳花度芙蓉夜卧銀燭滅綠紗如烟罩香雪潛身飛入羅扇風耳畔營營宵不絶瓊肌一咂兩蓼回玉腕斜批守宮血屋外寒蟬自清素夜夜長吟飲花露

蚊賦　晉傅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爲蚊嘲咮銳于秋毫刺鋸利于芒錐無胎卵而化生傳羽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于有生遁餐膚以療飢妨農功于南畝廢女工于杼機　唐王周蚋子賦曰蟲之至微名之曰蚋信乎蟣之別品復爲虱之遺裔若巢蚊之異類結搏牛之深契附諸鬱蒸產彼蕪穢伺絺綌之漏露萃豐肌而眥睨默然而至暗然而噬人之至靈何閑爾之

所衛人之至剛何反爾之所制狀斯咄咄異于造物豈其食人之膏血資已之肥腯念膚體之何毀痛瘡痏之難沒吾將擷楸葉以爲焚俾爾之銷骨者也

蟻蠓一

增 爾雅曰蠓蟻蠓　孫炎注曰蟻蠓微細羣飛（蠓雅虞要曰小蟲似蚋亂飛者也蚋音銳一名醯雞又曰食醯）　史記曰飛鴻滿野（徐廣曰鴻蟻蠓也）　莊子曰頤輅生乎食醯（頤輅蟲名言物化無常）　又曰孔子見老聃出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雞與　列子曰醯雞生于酒　又曰蟻蠓生朽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而死　郭璞曰蠓飛磍則天風（言蟻蠓將風則旋飛如磍）　張衡賦曰浮蟻蠓而上征　揚雄傳曰浮蟻蠓以撇天

蟻蠓二

螢一

增 劉師道詩曰醯雞羣裏天　相如賦曰蟻蠓踴躍　原 爾雅曰螢火即照也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宵燭一名挾火　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大者如棗行而有光　原 毛詩曰町疃鹿場熠燿宵行　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增 埤雅曰螢夜飛腹下有火故字從熒秋陰數雨正其夜飛之時今西北多螢（之類也螢明之類也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于此也潛類書曰溫濕之氣故化爲螢故曰爛茅放光）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潛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　拾遺記曰王嗣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五色　鬼谷子曰螢名照夜清是得大火之氣而化　格物總論曰螢生階圯池澤嘗在大暑前後飛出

禍殃　裴頠崇有論曰螢以無胃而育

螢二

增 神仙感應篇曰務成子螢火　元方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受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于武威北

界遇敵戰敗被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瞎地終不能中敵以爲神遂解圍去　後漢書曰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原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十數螢火以夜繼日焉　祖台之志怪曰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祚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頭下瞎地兩處各有升餘祚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爲螢火數千枚縱橫飛去　增隋書曰煬帝大業末天下盜起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如火光徧巖谷　清夜錄曰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施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隋煬帝已嘗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蓋其具體而微者耳

螢三

原暮鳥　却馬上詳螢一夏小正　淮南萬畢術曰螢火之鳴却不敢行　化草　流金易通針驗曰立秋腐草化爲螢

景天　暉夜　增曜　五詩　杜甫詩曰螢鑒綠帷徹　戴火　鍾會論曰螢火增曜日月　螢戴火而寒于　晝伏　夜動　的的　熠燿　增拂席流　綠帷徹見螢

螢四

增雨中燃　詳後梁元帝螢詩　星中亂　張芸史詩曰江邊螢火故輝輝巧解穿簾又點衣但取見時增惡思難窮生處太平徵月明敢向星中雲黑偏能兩裏飛今日分明知我去何年漂泊照吾歸

螢五

原詩晉張華詩曰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梁簡文帝咏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井扉一作屏疑神火照簾似真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紀少瑜咏月中飛螢詩曰遠度時依幕斜來如畏窓向月光還盡臨池影更雙　沈旋咏螢火詩曰火中變腐草明滅靡恒調雨墜弗虧光陽昇反奪照泊樹類奔星集草疑餘燎望之如可灼攬之徒有燿　陳楊縉照帙秋螢詩曰秋窓餘照盡入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然詎落

灰飛影黃金散依帷惟縈恨開含明終不息夜月空徘徊　唐虞世南咏螢詩曰的歷流光小飄颻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李百藥咏螢詩曰窓裏讀燈暗墻前畏月明不辭逢露濕祇爲重宵行　駱賓王秋螢詩曰玉虬分靜夜金光照晚涼含輝疑泛月帶火怯凌霜散彩縈虛牖飄花繞洞房下帷如不見當解借餘光　于季子咏螢詩曰幷草誠幽賤枯朽絶因依忽逢借羽翼不覺生光輝直念恩華重長嗟報効微方思助日月爲許願曾飛　杜甫螢火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　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又見螢火詩曰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又夜對流螢作詩曰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思故時節變衰草物色近新秋度月影纔斂繞竹光復流　韋應物翫螢火詩曰園夜更度一年秋自愧親書與何慙秉燭遊府中徒冉冉明發好歸休　李嘉祐咏螢詩曰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傍簷楹　劉禹錫秋螢引曰漢陵秦苑遍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互明滅金爐星噴汀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吹低昂不定招搖垂高麗眾愚照珠網斜歷旋題舞羅幌曝衣樓上拂香羣承露臺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讀書北窓分明辨魯魚行人東山起征思郎中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帳開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兒童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妖鳥亦夜飛翅如車輪而已稀　唐彥謙咏螢詩曰日下蕪城莽蒼中濕螢撩亂起花叢寒烟陳后長門閉夜雨隋家舊苑空星散欲陵前檻月影低如試北窓風羈人入夕方愁緒心似寒灰首似蓬　羅鄴咏螢二詩曰水殿清風玉戸開飛光千點去還來無風無月長門夜偏到階前點綠苔　又曰徘徊無燭冷無烟秋逕莎庭入夜天休向書窓來照字近來紅蟲滿歌筵　賈島詩曰月分螢影石房開　僧處默咏螢詩曰熠燿與娟娟池塘竹樹邊亂飛如拽火成聚作衆懸　宋孔武仲炭步港觀螢詩曰九華之南廬峯長流螢夕起不計雙爛如神仙珠玉闕青羅掩映千明釭空江沈沈未見月近浦穿林起還滅魚遊鳥宿自不驚我知此火初無情　張耒螢詩曰碧梧含風夏夜清林塘五月初飛螢翠屏玉箑起涼思一點秋心從此生方池水深溪雨積上下煇煇亂凝碧幸因簾捲到華堂不

畏人驚照瑤席漢宮千門連萬戶夜夜熒煌暗中度光流太液池上波影落金盤月中竊銀闕蒼蒼玉滿遲年
伴殘星天未曉君不見建章宮殿洛陽西破瓦頹垣今古悲荒榛腐草無人迹只有秋來熠燿飛　眞山民螢
火詩曰微踪一腐草霜重不禁秋想悟浮生短常爲秉燭遊　陳去非螢火詩曰翩翩飛蛾撲明燭見烹膏油
罪莫贖嘉爾螢火不自欺草閒光照相煜煜却馬已錄仙人方映書曾登君子堂不畏月明見陋質但畏風雨
難爲光　陳無已次韻螢火詩曰侵晨覩物化共被歲時催熠燿孤光動翩翩度水來雖能穿幔入已復受風
回投卷吾衰矣徵吟子壯哉　元謝宗可螢燈詩曰微熒閃閃拂晴波幾度黃昏誤舞蛾銀粟無煙棲碧蘚玉
蟲留影綴青莎秋空兩歌寒光度晚遲風烟冷燼多欲喚紗囊車武子爲渠還賦短檠歌
詩曰拂竹緣沿復點臺夜窓無月見飛來舊書亂後多拋却懶就微光更展開　王龍流螢篇曰熠燿流螢
草堂趺趺銀河秋夜長縈迴拂棟光難定窈窕穿花欲更藏山人書劒黯生塵樵悴年來白髮新枉將艷采投
虛寂却似餘輝借比鄰流螢流螢殊可憐琉璃甲帳水晶簾映看寶鬲千金笑照著蛾眉百倍妍合德宮昭陽
殿天人親撲桃花扇幾回邀得九重歡鳳輦淹留傳夕箭今日胡爲溪水頭風篁煙柳共新秋不歸天上瓊樓
隊却伴山中病客愁

賦　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顧見螢火執以自照而爲之賦曰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
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悠懷兮覽熠燿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
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于日月兮朗自照于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寐而是征進不競于天光兮退
在晦而能明諒有似于賢臣兮于疏外而盡誠蓋物小而翰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爾熾兮庶有表乎
忠貞　潘岳螢火賦曰喜熠燿之精耀與衆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陰之幽昧抱夜光
以清遊頡若飛電之宵逝曜似流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熠熠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頡頡若流金
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嗤朝露于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于萬物豈顧恤于網
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晦冥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陰益榮猶賢哲之處世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

之在幽越羣臭而彌馨隨陰陽以飄颻非飲食之是營問鑫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羨徵以爲銘　梁蕭和螢火賦曰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乍依闥而回亮或傍牖而舒光忽凌空而更颺竹依窓而度影蘭因風而送香此時逸趣方道良夜淹留眺短娥之澄景觀熠燿之羣遊類乾沙之飛火若清漢之星流入深夜而光淨出明燈而色幽時臨池而泛影與列宿而俱浮覺更籌之稍竭見微光之漸收爾其斜月西傾獨照蓬楹曛曛河之低漢聞伺潮之遠聲望落星之掩色見晨禽之曉征悲扶桑之吐曜翳微軀而不明寫余襟其未盡聊染翰以舒情　增唐駱賓王螢火賦曰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鼠而伺夜謝飛蛾而赴嬉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跡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俟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洞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知鎔金而自鑠寧學青火而相煎陋蟬蜩之習蛻怵蠭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鸞鶴之年搶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遥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于鄰壁寧假暉于陽燧彼翩翻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無微生之多蹟獨宛頸以觸籠異壁光之照廩同劒影之埋豐覲道迷而可復庶鑒幽而或通　李子卿水螢賦曰水螢爲蟲惟蟲能夭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頻川徒觀夫因坎而止隨萍則流任晦明而隱見與風水而沈浮　陳章腐草爲螢賦曰從微至著出死入生幾變青袍之色漸加丹鳥之名匪我憯期故分形于夜朗自他有耀因易貌而宵行

原賛晉郭璞螢火賛曰燀燿宵行蟲之微么出自腐草烟若散漂物之相喣孰知其陶

增序唐駱賓王螢火賦序曰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萬殊亦昆蚊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興理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耳

蛾一

原爾雅曰蛾羅也　璺蛾也　增孫炎正義曰蛾是雌羅是雄　原說文曰蛾蠶化飛蟲也　廣志曰有蠶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甚衆也　埤雅曰蘭生蛾蛾生卵　增毛詩曰螓首蛾眉　原淮南子曰食桑有絲

曰蛾黑色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 增又曰蛾似黃蜆而小其眷勻曲如畫故詩曰蛾眉 又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博物志曰蛹者蠶之所化也蛹一名蜆 又曰蛾類者皆先孕而後交 白澤圖曰赤蛾兩頭而白翼者龍也殺之兵死 物類相感志曰三月三日收菁菜花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 又曰麥得濕氣則爲蛾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曰岳州夏秋水漲即衆膏筆談曰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乃自無知爲有知也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曰岳州夏秋水漲即生飛蛾蔽空而飛夜見明即投至不可燃燭雖櫛沮之間須臾徧滿久之復投水中俗謂天蛾 南越志曰古度樹一呼那子南人曰柁不華而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即實中化蛾飛出亦有蚊子者

蛾二

增任昉述異記曰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爲野蛾飛去 拾遺記曰燕昭王九年王母與昭王遊于蓬林之下說交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于桂膏之上此蛾出于圜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可穿結爲佩此即神蛾之矢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慕王母聚神蛾以瓊筐昭王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許 列仙傳曰園客濟陽人種五色香草服食其實一日有五色蛾止其上其香未收而生石焉 洞冥記曰武帝既耽于靈修惟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雨火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火使者舉麟鬚之拂以驅之 增述異記曰晉永嘉中梁州兩七旬麥化爲飛蛾 宋書曰少帝失德傅亮懷憂懼重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詩以寄志焉

蛾三

詩唐孟郊燭蛾詩曰燈前飛舞蛾厭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不惡滅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 賀方回詩曰鬼蛾來翩翩慕此堂上燭附炎竟何功自取焚如酷感彼萬物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蠅飲風聊自足 元薩都剌燈蛾來詩曰燈蛾勞燈蛾勞粉其面錦其袍遠燈不去千百遭忽然性命輕鴻毛一鳥死百鳥

號一獸死百獸嗥爾爲微物不自覺往來就死何滔滔燈雖滅燈復炙蛾兮蛾兮奈爾何　又曰燈蛾來燈蛾來達燈不去飛徘徊清光紅焰午夜開忽然性命隨飛灰平生不傍太陽裏何故趨炎來就死人生有情皆愛身何苦將身爲戲爾

原賦　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生如蛾投火誠哉此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棲類聚羣分塵合電馳因温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于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晷莊燭曜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翻翻來翔赴飛焰而體燋投煎膏而身亡　唐陳中師燈蛾賦曰爾愛候明何不候日光陰不留尚存爾質爾朱焰扇輕吹胡靡爛于瞬息爲腐餘之容易　范鳴鶴燈蛾賦曰爾愛候明何不候月素華將移爾猶不滅何相繼以焚軀竟不知謀之爲拙

增雜文　宋林芳田間書曰林子夜對客有粉羽飛逵燭上以扇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七八終于焦首爛額猶撲撲必期于死人莫不笑其愚也予謂聲色利慾何啻膏火鑠金有蹈之而不疑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寧免爲此蟲歎哉噫

蜉蝣一

原爾雅曰蜉蝣渠略似天牛而小有角郭氏云似蛣蜣身狹而長甲下翅小有文采故毛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也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又曰蠓蟲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毛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詩疏義曰樊光云是糞中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出其形容甚鮮閱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

增易林　曰蜉蝣戴盆不能上山

原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

增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也

增廣志　曰蜉蝣可燒啖美于蠭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

蜉蝣二

原賦　晉傅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有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蠪蛄一名天螻一名蟨　爾雅疏曰蟨又名鼬鼠即今之蠪蛄也　孫炎爾雅正義曰蟨是雄者善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腰以前甚澁腰以後甚利　埤雅曰蠪蛄之蛩謂之蠪蛄　古今注曰蠪蛄一名石鼠　廣志曰會稽謂之蠪蛄　揚雄輶軒絕代語曰南楚間名曰社狗　禮月令曰孟夏之月螻蟈鳴　蟈始動千下故二物應之而鳴也　詩義疏曰螻蛄謂石鼠亦名五技　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　法言曰狐狸螻蜎不腰臘　皆祭名也　蜎不腰狐狸不臘矣　蔡邕勸學篇曰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絕人　類從曰磨鐵致蛄

蠪蛄二

劉向別錄曰鄒衍言黃帝土德有螻蛄如牛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掘壁為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焉　續異志曰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神精辨悟家中作田至穫時作蝸牛廬于田側守視一夜未眠見一中形丈夫著黃練單衣衿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鈎家在粽溪邊臨水後掘田塍見大坎有螻蛄斗許數頭極壯一尤大子然悟曰近日客盧鈎反音則螻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灌以沸湯于是遂絕

蜣蜋一

廣雅曰天柱蜣蜋也　天一作社　古今注曰蜣蜋一名蛣蜣一名弄丸一名轉丸能轉土成丸圓正無邪角　本草曰俗名推丸　埤雅曰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壤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　格物論曰一種大者名胡蜣蜋身黑而光腹翼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而夜出至人家庭戶中見燈光即飛來一種小者身黑而暗晝出而夜不出生長沙池澤中狐遇之必盡食之醫家以其頭扁者為良或又以鼻高目深者為良所謂胡羌蜋也　莊子曰蜣蜋之智在于轉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蠙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蠙何白　抱朴子曰

鳴蟬潔飢不羨蜣螂穢飽　衝波傳蛣蜣無鼻而聞香　郭義恭廣志曰交州無蜣螂　墨客揮犀曰蜣螂夜飛宜避之撞入胷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人或不悟子漸隱入肉中爲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傳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蔓書曰蜣螂財輔以行者

蜣螂二

增據言曰高渙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念個蜣螂推一箇屎塊不上

蜣螂三

增詩宋蘇軾蜣螂詩曰洪鐘起暗室瓢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聲

蜻蛉

增說文曰蜻蛉水蟲可還錢從蟲夫聲、廣雅曰蜻蛉蜣蜋也　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蜻蛉如蠅而狀稍大似小蟬而長青金色一名蠮螉或名蒲盧或名魚父其味辛美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　又曰買金銀珍寶則不還子母皆自還故謂錢爲青蛉　郡國志曰蠮螉謂之青鳧東晉曰用母血塗八十一錢子血塗八十一錢置母用子置子用母皆自還故謂錢爲青蛉　異物志曰其雌雄常處不相捨人采得以法制之用塗錢以貨易畫用夜歸

蝙蝠一

增爾雅曰蝙蝠伏翼也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仙鼠　增又曰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鼠　李氏本草曰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則垂頭故謂爲倒挂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山澤之祠則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增水經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鳥得而取之使人神仙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掛黑者如鳥至千載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于石穴　述異記曰荊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

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鴨按仙經云蝙蝠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銀棲即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原天中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增神異秘經曰百歲蝙蝠千歲之後能化形爲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爲人飛遊諸天 原吳婁縣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曰蝙蝠出瀧州背深紅色惟翼脉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采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尚人收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鐘乳穴中伏翼大如鴉夜有光 增范注治瘧方曰蝙蝠七枚合搗五百下發日雞鳴服一丸日中一丸遇發乃與粥清一升耳 原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令人空同子曰空同之廬有蝠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始而有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擾擾其獲也少終立廬之中俟焉至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萬也

蝙蝠二

增獨異志曰明皇朝有張果老先生不知歲數出于邢州帝迎于內敬禮甚至問無不知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帝問果老何人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 幽明錄曰宋初淮南郡有物髣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藕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觀之屋簷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烏臺詩案曰蘇舜舉知臨安縣獻役鈔規倒于轉運副使王庭老王不喜命急足押出城後過蘇軾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蘇問訓狐事舜舉云自來聞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日入爲夕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之鳳皇至路次逢一禽語燕曰不須往訴鳳皇渴睡却是訓狐權攝意以議庭老如訓狐不知是非也蘇贈舜舉詩曰鋪糟瞌方熟酒湎喚不醒奈何効燕蝠屢欲爭晨暝

蝙蝠三

增似鼠正字通曰蝙蝠似鼠而黑 如鴉綴博物志曰唐人陳子真得蝙蝠陳隙中又謂之簷鼠 捕蚊食之雅俗稽言曰其大如鴉大如鴉食之一夕大滿而死 食蚊正字通曰蝠肉翅無羽觸物輒隨力不能復起夏月畢飛夜明沙 合丹續博物志曰宋劉亮合仙丹須白蝙蝠蜍白蝙蝠得而食之立死 入穴爲鼠出穴爲鳥正法念經曰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出穴爲鳥詳前鳥集 日入爲旦日出爲夕臺詩集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七

蝙蝠四

賦 魏曹植蝙蝠賦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穀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憑木

蟋蟀一

原 爾雅曰蟋蟀蓁也　方言曰楚謂蜻蛚爲蟋蟀或謂之蓁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　增 埤雅曰蟋蟀一名叩頭蟲　尺蠖　蛬　蛐

吟蓁秋初生得寒乃鳴　原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造之言也里語促織鳴懶婦驚　增 豳風曰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原 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蛚　增 易通繫卦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　易通卦驗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　原 京房占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　增 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成　春秋潛潭巴曰蟋蟀集天子無遠兵　搜神記曰朽葦爲蚤　蟲海集曰蛩近陰依於土以陽而爲聲故背翅鳴然其性陰妬故相遇必爭鬬

蟋蟀二

增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曰每至秋時宮中妃嬪輩競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負暄雜錄曰鬬蛩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蘇軾和弟子由記園中草木詩注八月十一日夜方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惟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類書纂要曰賈似道於半閒堂鬬蟋蟀

蟋蟀三

增 王孫　袁曜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嫠婦　古今注蟋蟀螿嫠婦南人謂之嫠婦　代簫管　高僧傳曰道貴聞蟋蟀聲足代簫管　趣織續　詳易通繫卦　吟秋　古詩曰蟋蟀吟秋　泣露　詩餘曰蛩泣露驚秋枕

蟋蟀四

增 詩唐杜甫促織詩曰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

悲管底激異天具　白居易促織詩曰幽昧遇依託眇躬悲秋聲韻夜生風一天霜月淒涼處幾杵寒砧斷續中莫動誰愁添旅況好資直諫悟寢哀惜棄止解能催織不識窮簷機軸空　宋張耒莎雞詩曰金風肇殘伏玉樹正秋涼要要草間蟲感時振衣裳楚客萬里思夜吟怨藜牀勞勞終夕語共此舊月光孤輪曳獨闌折管韻哀鍾幸苦蟲父兄無衣畏風霜　楊萬里促織詩曰一聲能遣一人愁終夕聲聲曉未休不解繅絲替人織強來出口促衣裘　金周昂促織詩曰促織來何處秋風暗與期苦吟人不解多恨爾如知獨枕難安夜寒衣欲及時凌晨攬清鏡一半已成絲　明楊基舟中聞促織詩曰促織來何處哀吟近短篷不堪爲客裏況復是舟中殘夢寒余月孤燈夜枕風此時腸欲斷恨不耳雙聰

賦　晉盧諶螿蟬賦曰何茲蟲之貪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么麽體含容之微陋要咧咧翾翾候始紛稍稍以驚節洞雲霄以橫耳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門清韻畫動哀音夜繁淄生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魂于時招搖北馳河漢西瀉煙澄寥廓露霑扁原野背暑而出曬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　宋楊萬里放促織賦曰楊子朝食既徹步圃而嬉過見一二稚子集乎遠華之堂環焉其若圍俯焉其若窺曝焉其若追也楊子趨而促織之始生而尚微墮地而未能飛者也喜遽而不市故高步而不畀辟轂而不飣故癃貌而不肥既蚱蜢其脩髯亦翡翠其薄衣彼其短臂而頸甚長是故將進而趦趄翹立而孤危也楊子笑謂稚子曰汝豈識之乎是固夫霜婁露感而恤緯征人之裳者歟身勤心苦而提耳女工之荒者歟晝閧宵喧自基而徂堂者歟多言強聒身隱而聲彰者歟若悲若怨若憤若歎而吟嘯秋夕之清長者歟奚失據於幽茂而陟身於曠豁若是其幼且孱也乃命稚子藉以羽扇遶之蓑間見窻葉其曜如曝冬日其欣然穉子反命曰是蟲若子產之魚圉圉焉洋洋焉矣使稚子反視之玉則行矣

異苑　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爲叩頭蟲亦能入耳爲患有人爲蟲入耳自謂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盡破蟲出疾愈乃叩

墨客揮犀　曰

頭蟲也

叩頭蟲二

原賦晉傅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無咎生於惕厲悔悛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貨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緩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讎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蜋之舉斧豈慮禍之能禦此謙畏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貴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祗畏舞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往無不利

尺蠖一

原爾雅曰蠖尺蠖也俗呼度蟲（度音鐸蠖音之誤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增埤雅曰尺蠖屈伸蟲也一名蝍蛆又呼步屈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尺蠖之蠖變蛾爾　又漢志尺者蠖也蠖之義蓋取諸尺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倣是乎

原宋鮑照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嘗靜泉亭遇躁風驚起軒翥以廣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增唐人尺蠖賦曰順時而出就暖而長吐微絲以逍遥感緩步而來往當靜泉登遇躁風興屈伸進退翼翼緬緬同吹萬而生養體抱一以含弘

原贊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增雜文張協七命曰蟭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擘

蟻一

原爾雅曰蚳蟻（赤駁蚍蜉飛蟻有翅者）其子蚔　方言曰其場謂之垤或謂之埳　禮記曰腐修蚔醢

增學記

曰蛾子時術之（注蛾蚍蜉也）原大戴禮曰十二月黝駒賁黝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蟻封穴戶大雨將集　又蚍蜉戴粒留不上山推却壞損乃傷其顏　增莊子曰東郭問曰道安在曰道在蟻
螻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義）　又得時則蟻行（蟻行遲有序需而不速故君子之得時其麾於進如此）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　關
尹子曰聖人師戰蟻置兵（堺雖廣要曰蟻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　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又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純鉤
原符子曰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遊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潛而下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群蟻
相要乎海畔欲觀鼈之行月餘鼈潛未出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岳其高槩天或遊而西群蟻曰彼之冠山
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乎封壤之巔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
之乎　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
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焉　廣志曰有飛蟻有
木蟻古曰玄注曰牛亭問蟻曰黝駒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　增古今注曰黝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蟻爲黝駒也　原山海經
曰朱蟻其狀如蟻（蟻蚍也）在崑崙墟　吳錄曰九眞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墾以木樹其中則蟻緣
而生漆堅凝如螳螂子蜱蝑折漆以染堅凝絜其色正赤所謂赤絜則此膠也　博物志曰白蟻聞竹雞之聲
化爲水　增酉陽雜俎曰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　又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能舉等身鐵　北户
錄曰廣人掘大蟻卵爲醬名曰蟻子醬　元稹詩集曰巴蟻衆而善攻欒棟徃徃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屋居
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　倦遊錄曰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壞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脫即化爲鰕土人遇
夜於水次秉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漉取搏之每搏以豚臠糝之爲鮓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於
木梢如數升器者取其卵并蟻以糝泊鹽鹽醯焉云味極辛辣　物類相感志曰馬螳畏肥皁　又烊炭斷道
行蟻自回　化書曰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取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
疑與衆戮之　詞林海錯曰蟻名龔蟜一名石宮大者爲蚍蜉小者爲蛾蟓齊魯之間謂之蚼蠓梁益之間謂
之黝駒　楚辭曰赤蟻若象

原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增伏候古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原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門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伍指麾更相撞刺馬既快人亦便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量力所勝取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誅滅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踰殺之昭之意甚憐此蟻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愼墮江慚君清活僕是蟲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 增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 又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鬬唐傳亮靈應錄曰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曰非人厠小合子以指點少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曰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見一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苦尋之獲白金十鋌此後不更聞矣 厚德録曰宋庠春試有胡僧相之曰公丰神頡異如曾活數百萬命者庠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庠俯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竹爲橋以渡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以大宋爲第一小宋宋祁也

蟻三

增慕韓 趙徹蟻莊子曰蟻慕羊肉羶也 格物論曰 觀鑑 制鯨之鯨臨陽而失勢則爲蟻蟻之所制 韓詩外傳曰衆舟一筍子 詳蟻 兼知 娛意 于蟻棄知于魚得計于羊棄意言慕之皆不可爲也 下見後應據與曹昭伯殿 如樓 苔宮 西陽雜俎曰秘書中見蟻樓高二尺餘又埤雅膏

雲曰蟻居如樓櫓臺之狀號曰蟻宮者有人見大蟻萬計羣聚皆金色因掘地及泉得此石焉　漬隄　藏樹　上詳蟻一韓子　韓愈詩

補樓臺之狀號曰蟻宮者有人見大蟻萬計羣聚皆金色因掘地及泉得此石焉　漬隄　藏樹　上詳蟻一韓子　韓愈詩

曰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金　行磨上　入硯中　上詳蟻一周髀家云　異聞集　傳呼曰蚍蜉

可笑不自量　力舉鐵　翅若金　上詳蟻一酉陽雜俎　百陽雜俎曰有舟楫者因

蝦四

雨一名蟻封　傳　白蟻封盤馬

蟻五

晉　穴槐　樂普錄曰淳于棼嘗盡寢夢二紫衣使引自宅南古槐下入穴至一城樓曰大

南柯郡也大駭掩之則盡不能蛙蚊圍戶多貫蝗小蟲擒食其實惟餘多蟻小蟻

長尺餘鹽漬之歸諸北得人巨

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輕　又曰撲攘終朝見悠悠卒歲疑詎能分牝牡焉得有螓蚍徙市竟何意生涯都幾

時巢由或違我應似我相期　宋劉克莊穴蟻詩曰穴蟻能防患常於未雨移聚如營洛日散似去邠時斷續

緣高壁周遭避淺池誰爲謀國者見事反傷遲　鮑照詩曰蟻壞漏成河　蘇軾詩曰蕞此一蟻缺　楊萬里

觀蟻詩曰偶爾相逢試問途不知何事數遷居微軀所餌能多少一獵歸來滿後車　又曰一騎初來隻又雙

全軍突出陣成行衆勳爭報千夫長渡水還爭一葦航

晉　賦　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群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莫賤乎螻蟻涇涇奕奕交錯往來行

無遺跡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貪比而不懾龍劒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

重因無心以致力畢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眞流赬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

師遊東山之高垤感朋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識先而似哲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鴻德之糧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黿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溶溶奕奕其聚無聲其如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之可制無其勢也雖蛭螾而不傷

【增】【文】宋姚鉉翰白蟻文曰蟻之白者號曰蛇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為室有觜至剛齧木為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户離宮別館複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嵯峨之巧矣盛則盛矣然卯生羽化孳育而未息鑽榛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修廊為之空洞廣厦為之頹圮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鬬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遵則空穴餓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今與爾畫地為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巢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增】【書】魏應璩與曹昭伯牋曰昔陳平空為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蚯蚓一

【增】爾雅曰螾蚓蜸蠕　孟子曰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禮月令曰孟夏蚯蚓出冬至蚯蚓結注云結屈也天寒蚓入穴首夏陽動則首上其身屈曲也　大戴禮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古今注曰蚓一名蜜螾一名曲螾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為蠶蚓　高誘曰螾一名曲螾一名胸脗一名土龍又名蜿蟺白頸是其老且大者也　本草曰一名地龍子其屎呼為蚓糞　本草注曰蚯蚓食細土無砂石　考工記注曰却行蟺屬蚓土精也其為物不息引而後伸　淮南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所乘故也

抱朴子曰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入宜備反叛　又曰蚓無口而揚聲　劉賓客嘉話曰瓊州地名朐忍朐忍蚯蚓也故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塵而鳴其形胸腮潛確類書曰唐以開州咸山郡多朐腮縣改爲朐腮郡　酉陽雜俎古　席上腐談曰按月令螻蟈鳴蚯蚓出笠蚯蚓與螻蛄故諺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　蒙齋筆談曰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之爲百合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自有知爲無知也物類相感志曰阜螽江東呼爲蚱蜢與蚯蚓雖異類而爲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　蠡海集曰蚯蚓二竅一前一後前竅雖一而備五用焉視聽嗅食歌蓋全受土氣以生也　歲時記曰五日午時于韭畦面東不語取蚯蚓乾之謂之六一泥爲魚鯁者以少許擦咽外即消　類從曰蚯蚓之塵背灑起霧　廣志繹曰閩越江北山間蠻夷啖蚯蚓脯爲羞容州人好食蠶土人以爲語或云以蚯蚓爲之　范成大詩注曰峽中蚯蚓之盛無如雲安江濱濱壤戢戢無際

蚯蚓二

增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大螾見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異苑曰益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但有女著青裙白領來就其寢毋聽聞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嘗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干時咸以雙警同阜螽矣　述異記曰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月忽有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竝張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竝誅　廣五行記曰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如植箭　唐牛僧孺幽怪錄曰隋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主人曰咸汚嫂奴曰蝎兒館之甚厚翌視其處乃波瀾迴洳有蚓蝎螺在焉　酉陽雜俎曰上都渾璩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蚓大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引領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曉悉入穴時或衆鳴往往成曲　宣室志曰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楚甚馳歸夜呻晝吟者九旬餘有醫者云此毒之甚者茲且深矣吾不

得而知也後數日忽聞臂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數日其聲益大如合千萬音其聲亦隨而多焉是夕乃卒　本草曰昔有病腹大夜聞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鹽水浸之而愈崇寧末隴州兵士暑中在倅廳前跣立爲蚯蚓所中遂不救後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教以先飲鹽湯一盃次以鹽湯浸足乃愈　玉堂叢語曰

蚯蚓子

蚯蚓三

增如虹世紀曰黃帝時癘大如虹索隱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化蛇之其尾踹蓋顙首而非也土人云此蛇乃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有足酉陽雜俎曰段成式從伯父唐太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二三丈白頊當頊下有兩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露蓄又曰段成式姪女乳母阿使本荊州人常言小時見其姪孔謙籬下有蚓口露肚下足如蛙長尺五行疾于常謙惡殺之其年謙母死及兄叔俱不得活

蚯蚓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蚯蚓上深堂　宋梅堯臣詩曰蚯蚓在丘穴出縮常自盈龍蟠亦以蟠龍鳴亦以鳴自謂與龍比恨不頭角生螻蟈似相助草根無停聲聒耳夜不寐每夕但欲明天地且容蓄憎惡惟人情　王安石詩曰蚓吐無窮壞　蘇軾詩曰蚯蚓竅作蒼蠅聲

增賦唐東方虬蟄賦曰惟陰陽之揣氣實萬類以呈形有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濕生雨欲垂而乃見暑既至而先鳴乍遲迴而鱓屈或宛轉而蚯行內乏筋骨外無手足任性行止物擊便曲徒進退而皓首竟不知其所欲東西詰屈南北貪緣上食塵塊下飲淵泉應軒棘土德之王入蟄邕勸學之篇其體甚微其用至專墐泥塗以自保觸鹽滋而罔全豈造化之賦命信歸之於自然

贊晉郭璞蚯蚓贊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豈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雜文宋歐陽修廬陵雜記蚓食土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卬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

增爾雅曰在水曰黿　又科斗活東蝦蟇子也　周禮曰蜃氏掌去黿鼈焚牡蠣以灰灑之則死注曰齊魯之間謂黿爲蝘黽耿黽也　本草曰蝦蟇一名蟾蜍一名去甫一名苦蠪　衍義取眷閭有白汗謂之蟾蜍又曰黿其色青腹細觜尖後脚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蛙小其聲則曰蛤圖經似蝦蟇而背青綠色俗謂之青蛙亦有皆作黃文者人謂之金線蛙大腹而色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黑色者南人呼爲蛤子食之至美即今所謂之蛤亦名水雞是也閩粵浙東人以爲珍饌小形善鳴喚者名黿子　韓詩外傳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也　河圖曰蟾蠩去月天下大亂　春秋運斗樞曰紀乖政則蟾蜍月精四頭感翔　王莽傳曰紫色蛙聲餘分閏位　史記曰月爲刑而佐日見食于蝦蟇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海者拘于墟也　又曰坎井之黿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子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投足滅跗虷蠣與科斗莫吾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足已先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以東海之樂於是坎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列子曰若蛙若鶉得水爲黽得水土之際即爲蠅蠙日夜恒鳴口乾舌擗而人不聽之今觀晨雞待旦而鳴天下俱動多言何益惟言之時也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蝕乎詹諸注詹蝦蟇也　又曰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蝦蟇也　抱朴子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左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弓矢皆還自向　又曰蟾蜍壽三千歲　名科斗一名懸針一名黽魚形圓而尾尖尾脫則脚生脚惟賢要曰亦云活即師其頭圓其色黑始出則有尾無足脩大則生兩足月小則生後兩足併頭尾言之狀如斗也古科斗文取象於此　天中記曰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衝波傳曰蝦蟇無腸龍蛇類種生山谷中黑色肉紅名石鱗魚並可食　唐尉遲樞南楚新聞曰百粵人好食蝦蟇凡有筵會斯爲上味先於釜中置水次下小竿煎之候湯沸即投蝦蟇乃抱竿而熟謂之抱竿羹又云疥皮者最佳投於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乃可以脩饌時有一叟大以爲不可云切不得脫去錦襖子其味絕珍聞者莫不大笑　桂林志曰

桂人好食蝦蟇仍用乾菌爲糝赴食者至以餘糁置籃中皆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之旋即相負如初市間以爲珍味成都人最重之以料理極精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投荒雜錄

有溝多盤車溝有水水有蛙大可如五石甕目如盌昔嘗有人於其頂上得藥服之度世　游宦紀聞曰眉州人水中釣蝦蟇以餘組包歸遺兒女雖汚衫不恥　玉堂閒話曰徐之東界接沂川物和酒炙之曰炙蟾括蒼亦以爲珍品名曰風蛤　又曰德興有毛山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旁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蟇名曰石撞　倦遊雜錄曰嶺南人嘗食蝦蟇易其名曰蛤蚧　洽聞記曰蝦蟇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蛇行田父逐之蛇不得去田父銜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也　冷齋夜話曰蜴令御所食蛙也此何等物而竟以供玉食何也　物類相感志曰五月五日收蝦蟇能治瘧疾又治小兒疳　艾子雜說曰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嶼中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尾者皆斬吾輩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投荒雜錄

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蟇更此即六更也

蛙二

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是爲蟾蜍　史記曰趙襄子以尹鐸有寬政於晉陽晉陽圍而灌之沉竈產蛙民無叛意　韓子曰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蠭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與荆軻至東宮臨池而觀軻拾蛙投蛙太子令人捧盤金軻用投蠭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漢書志曰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羣鬬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　霍光傳曰霍山云丞相擅減宗廟羔菟蠭此可以罪也　後漢書曰馬援爲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東觀漢記曰彭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無所得　張璠漢記曰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昌平門外　廣古今五行志曰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容有一女年十八九性嗜膾啖之恒若不足後嫁許纂以食膾故家爲之貧家人疑婦非人命歸宗路見罟師取魚作鮓著案

上可有十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人令搗舊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咱五斛許便極悶卧須臾踞地大吐水忽有一蟶蛑從吐而出遂絶不復咱病亦愈　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在華林園聞鳴蛙聲問左右曰此鳴爲官乎爲私乎太子家令賈胥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廩先是有識云蝦蟇當貴　宋書曰張暢弟收嘗爲猶犬所傷醫云食蝦蟇膽收甚難暢舍笑先嘗收因此乃食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内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君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　南史曰卞彬賦蝦蟇云紆青拖紫名以蛤魚世以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群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又曰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二年齊武安妖人與其徒爲云百官以下莫不敬之　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麤而脚短項縮而眼突吉頊目爲逆流蝦蟇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數有妖變乃命衛尉少卿蕭吉禳邪氣于宜慈殿座祭神是時孟冬地久無水乃有蝦蟇從西南來入至座忽然而失　瀟湘録曰唐高宗常患頭風令宫人修藥餌初穿地置盆忽有一蝦蟇躍出色如黄金背有朱書武字帝命放於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蝦蟇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宫人暴卒武后竟革命　五行記曰神龍中渭水有蝦蟇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酉陽雜俎曰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坐于堂之前軒忽聞堂中動盪喧砉執燭入視見一蝦蟇大如二斗釜即命人以大銅盆覆之客曰蝦蟇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啟視之已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曰長慶中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見光屬於林中如匹練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　宣室志曰太原石憲者以商爲業長慶二年夏行雁門關暑甚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實清暑之地能偕我遊乎憲即與行至其地見群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吾徒浴其

中以湯炙熨熏竊怪羣僧狀貌無一異者已天暮有一僧曰欲聽吾徒之梵音乎憲然之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食頃有二僧擊憲手皆浴泠甚驚寤則衣盡濕明日西行聞道中蛙鳴甚類所謂梵音者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儼昨僧也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北夢瑣言曰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罚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蝦蟇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　五行記曰唐懷州凝真觀東廊下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蟇聲不知的處後因樹柯壞易之廚人斫以爲薪柱中得一蝦蟇其柱先無孔也　嶺表録異曰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鄉野小兒牧羊聞田中有蛤鳴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中遂掘之乃蠻首家也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斑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龜之狀疑其鳴蛙即銅鼓精也　唐陸勳志怪録曰沈慶校書言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躶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名巫者治之結壇鳴鼓呪禁之次有一乘船者偶泊門首枕舡而卧忽見陰溝中一蝦蟇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于篷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吾壻船者乃叩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厚酬之船者乃以油熬其蝦蟇女遂癒　徽戒録曰僞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弘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貨之足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放蝦蟇於江中經月餘泰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蟇也　茅亭客話曰罨有村夫濶臼蝦蟇甚大兩目如丹皆云肉芝也有醫工買歸慮其走逸以大石臼合於地至曉石臼透明如燭籠醫工駭愕禽沐負鐺挈嬭歸家入青城山不知存亡　東坡志林曰富彦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迫於飢困遂棄於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還鄉過此欲收其骨則兒尚活且肥健逾前視塚中有竇一蝦蟇出入有大蝤蛑大如車輪氣牀牀然出穴中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耳　冷齋夜話曰中貴楊戩喜浴於池人不得見一日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大蝦蟇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益爲之驚仆而蝦蟇已復變爲人乃戩也因以一銀毬與之戒勿爲人言　墨客揮犀曰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日初禁之自是池沼之間盡不復生文通云州人如故食蛙亦盛人因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甚

朱彧可談曰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黿也中州人每笑之有宗子倅[illegible]

爲鶉腊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鋒少息或云蛙變爲黃鶴

在郡城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爲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撤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蛙聒耳寢食不

安今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因以朱書符篆於新厓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勿再喧自是至今寂

然

蛙三

生釜 遊池 范丹家貧釜中生黿 楚辭卜蝦黿遊于藻池

其足于鵝中以養之不三五日其損如故亦有以酥煎食者

食螳 捕蟬 螳蜋捕蟬祝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一日遊渦水見螳有躍而登木捕蟬

猛 牡熱 堪雅廣要曰黽善怒故音猛而又曰其鳴聲蛙淳故曰蛙

音猛 牡熱 北戶錄注曰蛙性熱甚補人有斬

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墮地遂作蠅蛙賦畧云蛙

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腹終抵吮而

逃暑 錄話曰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

食蛇 故禁捕蛇 北戶錄注曰蛇

如盤而目赤如火相與鬬俄而蛇入于大蝦蟇入于

所地淮南子曰蝦蟇爲鶉水蠆爲鼈皆生非其

化鶉 酉陽雜俎曰古人二年大旱京師朝

堂時下有大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蟇

捕蟬 螳蜋捕蟬祝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一日遊渦水見螳有躍而登木捕蟬

制蚤 去蚊 陸氏云燒蝦蟇

駱子 懷土 郭璞蠟蜀有以蛙一名

錦襖 綠衣 詳蛙一名

領有丹書 背生芝草 上詳蛙一名

坐魚 陸機疏劉賦陸德明云蛤魚也

兩翅 三足 拾遺記曰太始元年水中有白蛙兩翅三足

孫綽 銘曰靈虬吐注陰

陰蟲 坐魚 陸機疏劉賦陸德明云蛤魚也

蟲蟇 正字通曰

錦襖 綠衣 詳蛙一名

去蚊 陸氏云燒蝦蟇

駱子 懷土 郭璞蠟蜀有以蛙一名

制蚤 去蚊 陸氏云燒蝦蟇

領有丹書 背生芝草 上詳蛙一名

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祥瑞

抱朴子 道書曰蟾蜍

蛙四

增 詩 唐杜甫詩曰天池日黽蛙 白居易蝦蟇詩曰

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蟇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蕃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誼譁豈惟玉池

闕筆飛蜚題王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虞門日午之喜怒如何王曰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登怒則先之以暴風繼之以飛電使一里之內片草不留王問蛙曰汝之喜怒如何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怒眼大之以腹然至膨過而休于是燕王有慙色

接腋 持願 艾子雖訓曰艾子使燕燕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堯治天下德化所及如之何則可艾子曰亦有分也居處如何王曰堯都平陽東至海濱蛙鳴闐闐王之所侵也

努眼 脹腹 艾子雖訓曰艾子使燕燕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齊宣王好聽蛙鳴於是發使四境訪求得一蛙獻之王以其鳴之大小不等乃使大蛙數十共鳴小蛙和之

馮玉雲 金溪記曰孫願夜行橫塘見池外數步有一小坎正涵北斗有蝦蟇數十共來飲啜蛙鳴如雷願甚惡之欲驅去其類可以愈痼疾

普 普曰蛙一名蝦蟇

丁達 一圓也曰蛙子海濱蛙鳴聞十里

抱朴子 道書曰蟾蜍

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蟇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蕃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誼譁豈惟玉池

上汚君清冷波何獨瑤瑟前亂君鹿鳴歌常恐飛上天
州食蝦蟇詩曰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食無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鮮
不離滓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與教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巳堪朋類多沸耳作
鷺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鳥年軌強軌敗撓居然當鳥味豈不辱鈞罩
余初不下猥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
思慮深未見許迴櫂　又詩曰黽蛙鳴無謂閭閻祇亂人　李參南出窖餓賦得科斗子詩曰臨池見科斗羨
爾樂有餘不憂網與釣幸得免爲魚且願克文字登君尺素書　楊收詠蛙詩曰稻粱初吠蛤　共驹父蝦蟇詩曰吾廬逼沮洳蛙蛤宗生之委委見科
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　宋蘇軾詩曰稻粱初吠蛤　共驹父蝦蟇詩曰吾廬逼沮洳蛙蛤宗生之委委見科
斗闇闇已在茲夜聲一何喧達旦乃寢微月令記螻蟈鳴蝦蟇何爲那復當鼓吹安
能問官私吾聞崑崙下厥大數十圍蟾蜍窟望舒色勝金裏蹄掩玉樹龍底耀銅儀會
持顧驚笑色無溫鶉化理莫推疥體不自惜或以調鹽醯柳州味南烹下箸甘若飴在昔薦宗廟乃與羔兔齊
擅減幾被坐巨細不可遺莫以腥臊棄終將瑚璉期　又詩曰蝦蟇何爲者卑品益於背人言慊土蟲棄去俄
復在昔有係青繒酉陽志異怪嘗觀三物圖副以螂蛆帶相持莫先動舍毒相屠膾端欲兄龜龍未肯弟孔翠
俳語解人頤子陽妄尊大慎勿離窟穴傍午元五輩東行犯日忌束縛非其罪儻有切玉刀甘心脂鼎烹平生
不下筯實憚背瘠疥何必食馬肝前修有明戒願君弗劇笑微命其可貸　又詩曰動物類含血蝦蟇獨無之
雙目但瞠也一腹亦鯆其龍變或託體魚服觀幽姿罕見三足蟾詎減六眸龜向來奏贊瑞背負輪囷芝坐謾
皆下吏膠車等兒嬉雖蒙黃金擲荊卿空爾爲或以白玉琢形模妙工倕咄爾百醜質詎辱五鼎脂浪號土底
鴨雄誇水中雞何足汚帝箸但可克蛇飢作意一池鳴和我五字詩　梅聖俞初聞蛙詩曰朝開南雞梅暮聞
北池蛙何時科斗生草根已吐芽只畏草葉長其下可隱蛇遊丁且弗行科斗成蝦蟇　石介蝦蟇詩曰夏雨
下數尺流水滿池泓蝦蟇爲得時晝夜鳴不停數日飽欲死腹圓如瓶罌鉅吻自開闔頭項或縮盈時于土坎
間突出兩眼睛是何癡形骸能吐惡音聲嗟哉爾肉膻不中爲犧牲嗟哉爾聲麤不中和人情殊不自量力更

欲睥睨橫海之鱷鯨自謂天地間獨馳善鳴名萬物聒皆聾不知鐘鼓欽欽雷霆闕闕應龍戲腦入毎底鳳皇舉翼摩青冥此時各默默以避蝦蟇鳴何時雨歌水澤涸青泉泥中露醜形失水無能爲兩脚不解行乾渴以至死盡把枯殼填土坑　宋祁池蛙詩曰越國車前矜勇甚子陽井底太驕生乘時不羨雲霄樂口作儀同鼓吹聲　蘇軾蝦蟇詩曰悍目知誰瞋腹空自脹慎勿困蜈蚣飢蛇不汝放　唐庚圓蛤詩曰黃犢鳴水中相顧皆愕然探之亡所得有蛙僅如錢持問傍舍翁云此號圓蛤夏潦漲溝渠喧呼自酬答卒然聞其聲謂可當專車既見一撫掌寸莖量有餘物生元氣中小大各異趣蛙質黃牛鳴持此欲誰附我居固已陋爾鳴良亦村綿蠻轉黃鸝我今思故園　朱子聞蛙詩曰兩蛙盛怒鬬春池羣吠同聲徹曉帷等是一場狼籍去更無人與問公私　張舜民鳴蛙詩曰一夜蛙聲不暫停近如相和遠如爭信知不爲官私事應恨疎螢徹曉明　楊萬里和閒蛙詩曰春來眞底好此輩正縱橫身作泥中計聲從兩後增北人飡未慣南食眼猶生灰灑知虛實於渠似可行　劉克莊題白渡方氏聽蛙亭詩曰塘水拍隄科斗生想君亭子俯幽清黃梅雨足野田闇牡麴煙收村墅晴莫信人嫌無理鬧頗疑渠有不平鳴畫堂方喜聽琴阮誰愛天然律呂聲　謝翱僧池蛙詩曰隱見多無定時開一道萍瓊分荷背白身帶蘚文青吐雹收寒井隨僧入夜餅柏壇祠后櫻應作蟄龍靈　元張翥爲金齊賢賦冰蟾詩曰老蟾素魄稟金精千歲玻瓈幻結成明水夜零陰墜凍丹書秋滿肉芝生腹凝寒露藏虛白影入銀河浴太清擬問嫦娥乞靈藥與君騎向廣寒行　元好問蟾池詩曰老蟇食月飽復吐天公一目頻年瞥下界新增養蟾户玉斧誰憐修月苦郡國蟾池知幾所碧玉清流水仙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顧怒於虎渠家詹間有黃乳膏粱大丁正須汝何人敢與月復雠疾過池頭不容語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暮當好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明劉基聽蛙詩曰繞舍荒池低且黝聒蛙齊候鳴雷社已知地氣上如炊更覺石泉流若瀉畢頭玉燭煥陽明踢足汙泥悲土苴半夜修條風入綺窗清晨細雨霏詹瓦梁間紫燕舞參差枝上黃鶯語悲蛇播形肖貌均有生感氣傷情孰瘖瘂初聆衙鼓雜更鼓斷聽嘈嘈成修咳猶持堅白較同異似坐狙丘談稷下村童叫噪聾學究悍婦勃磎喧婦如西域胡僧彈般若齊東老生矜衆雘逸凫獨岸靡蕤葭蔽醉客罵筵投盞笋咿咬誰辨驟兒哇虺聵吾仁開寶叟嘲怒牙嚼齒悚羅吞嚥吾詰屈鶩宜蠙徒誇楚使能晉齊未讓

秦亞江訓羊兒雜蔡休紛覯縷帝樂虛張洞庭野處嘍窶眼調笙磬周瞽易由分鄭班旅人懷憂實無罪遭此彊聒湖為者得非作姦謀蝕月無奈聚訟騰讙詫昔聞周公立典教蠅氏專司蘇夾漦常疑聖人戒育物獨向微蟲不寬解乃今知其非瑣屑欲問官私乞餘地鳳皇鸑鷟聲若希白雪陽春和徧寡蚊蠅晉風多於沙鑽唾啼鳴紛聒聰嘍蓼虫不忘蓄何苦呶號爭貶訶烏鳶逐響蛇聽音寧顧入腹生癥痕賊寺卻笑柳柳州忍使腥臊負重山出出者蛙易漢使期期奉詔難華苑公私猜典午蕃門佶屈課殷盤連營甲卒枚前則塞寺沙門兇後食譬除俗用庸何謂科斗繁波字與翻蒲濛蝌蚪落號太酷梅風飄蕩控宜寒使車南詣雖題署史徒九慮落楓垂戰士怒彌殷諧語說答方乞丰孤雛腸亂未啼殘韓馮枕荷愁喧寢兩水饒樂哄鴻吉缸罷鼓鬨咽競笳烏不得曉雜沸蓮露幾時圓迨迨來度天柏張翁闔闢回鳶鈞者船謠繁月之繁聲湏洞雷般混萬籟而為一喧亟鼓怒怛異類以相驚飢莫知其所止故乃賦蛙賦曰蒼虬蹴沈兮罷蟄蛾山棲蛾蛾音機麦蛾也而大即今曰蛙也唐人蟾除賦曰當夫流潦初盈陰霖未晴乘青秋之涼夜散響益我勞其休歸偃於室於時蛙鳴答響若啼若訴若歌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者之呼吃者之閧或柔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竹若鼓雅亂無節分又似大簧鼓簴若怪之迭作也爾其因於迷源失其所處而非又若大甲嘆阿衡久得其所處而樂也

宋陳君舉怒蛙說曰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烏戲蛙曰若亦能怒乎蛙曰我趨我腹腎太陽之光呼我願曰其壞矇吾以不怒若其望月果無光他日蛙遇烏曰裹吾怒得無慙乎烏曰若再能怒我哉吾怒不吾信月於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喬人伐鼓馳且走焉又他日烏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吾羽翼太陽之光咮啄其壞徐以三足蹴之天下不敢窺而居吾視若之怒眇乎爾爰以若惕為若不吾信

而不知子之威震於我也

增雜文梁武帝斷酒肉文曰長老蘇伽陀降伏庵婆羅提陀惡龍及爲酒困不能折伏蝦蟇　孫覿山居上梁文曰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申潔蛙也蒼皮癮疹矮股跳梁宜授濟饑都護行水樂令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

爾雅曰蜘蛛蛛蝥　北燕謂之蠦齊人呼社公江東呼蠦蠦　郭璞注　蠦虎　邵謂之蜘蛛或謂之蠦北燕朝鮮謂之蝥　蝥　音矛　蠦音貨　關東趙魏之閒謂之蠦東齊海岱之閒謂之蠦　蠦別名

又次蠶　我龜蠶疏曰蠶龜　蠶別名

又蠨蛸長踦小蜘蛛長脚喜人謂之喜子　踦音奇　陸機疏曰一名長脚一名喜母此蟲來著人衣喜有親客至自喜也幽州人謂之喜母　又土蜘蛛　土於地中　草蜘蛛　草上　埤雅曰世言蜘蛛布網如罟其絲右

又曰井之遬蜘蛛南北巡行網罟　遬音速　焦貢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

詩曰蠨蛸在戶　蠨蛸長踦也　論衡曰蜘蛛結絲

廣志曰蜘蛛集於軍中又人家有喜事　酉陽雜俎曰道士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

記曰蜂出蜘蛛　廣志曰

廣五行記曰蜘蛛集於軍中又人家有喜事　酉陽雜俎曰道士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壁屋為絡者　廣志曰蜘蛛大而毒其甚者身邊數寸而蹄長數倍其身網羅竹柏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有在器下者有以系於籬壁間緣壁捕蠅者長脚在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辟忘　東晉發蒙記曰蜂出蜘蛛

親客亦如蜘蛛長寸赤斑者俗名蠨蛸　蠨音消　蛸音梢　居本草有

純今摩旋蔓生皆右循而轉亦自然之理也　詩曰蠨蛸在戶　蠨蛸長踦也　焦貢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

雙屋為絡者　廣五行記曰蜘蛛集於軍中又人家有喜事　酉陽雜俎曰道士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

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為蜘蛛　元稹詩集曰巴蜘蛛大而毒其甚者身邊數寸而蹄長數倍其身網羅竹柏

盡死中人瘡痛潰痛癢倍常用雄黃苦酒塗所嚙仍用鼠婦蟲食其絲盡輒愈療不速絲及心而療不及

矣　彙苑曰海蜘蛛大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深山谷不伏遊絲溢中牢若組纜虎豹麋鹿間觸其網益

吐絲纏不可脫俟其斃腐乃就食之舶人欲樵蘇者率百人束炬以往遇絲輒燃或云取其皮為履不航而

涉　明道雜志曰黃州窗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二寸而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為網　葛洪瘡方曰取蜘

蛛一枚著飯中吞即愈　物類相感志曰蜘蛛申日能越　採蘭雜志曰昔有母子離別母見蠨蛸垂絲著衣

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又曰長蚑一名青鳥一名解憂

夢溪筆談曰廣南有天蛇螯人則偏身潰爛不可救其瘡腫處以針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不止若螯

少輕以秦皮煎湯恣飲兩三日可愈即草間黃花蜘蛛也　雅俗稽言曰用其絲以繫疣久則其疣自落　字說曰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不義者也　續博物志曰凡蛛網色花文作大網者曰天蛇

蜘蛛二

羅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冠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設罟而食之公子重耳乃執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以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執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愼弗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郡國志曰滎陽有厄井相傳漢祖為雍齒所追投匿井中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汲黯為滎陽守立神蛛廟祀之　金樓子曰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罥者退而不能得出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魏志曰館陶令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之宵客並會原自起取蒸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輅覆卦成輅曰第二物蜂長足吐絲成網欲食利在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緣牀就琅便宴酣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朝野僉載曰張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緣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　開元天寶遺事曰帝與貴妃每晨妝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西陽雜俎曰元和中蘇滈遊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酉陽雜俎曰元和中蘇滈遊鵲山入山數十里遙望巖間有白光長叫一聲身如繭矣有蜘蛛黑色大如結鞞走集巖下效其網方蘇以為靈境也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身如繭矣有蜘蛛黑色大如結鞞走集巖下效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　宣室志曰有御史韋君從事江夏奉使至京道次商於館中忽見壽杜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為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蟲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之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亦殺之且合左右掃去其網曰為人患者吾翦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有一白蜘蛛螫之痛不可忍不數日一臂俱腫潰爛血盡而終　江夏志曰江夏城南鐵佛寺內有蜘蛛井世傳唐時有紅白二蜘蛛化為妖婦以媚人故鑄鐵佛鎮之　金史世紀曰宣孝太子侍宴於常武殿典食令涅合進粥有蜘蛛在粥盌中涅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增長足　大腹　上詳前魏志　夢書曰蜘蛛爲大腹其性然也夢見蜘蛛憂懼妊婦人也

裂網　酉陽雜俎曰裴晃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晃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帖之血立止　勝非錄曰王守一自稱鍾南山人布衣賣藥于洛陽市常携一拄杖每見蜘蛛網必以杖毀裂盡淨而後已或問之曰天地之間飛走之屬捕逐擾害物吾是以惡之　嗑毒寺僧　嗑幼兒　原化記曰頃有寺僧

占喜　卜巧　夢書曰夢蜘蛛者其日遂有喜事　下詳前開元天寶遺事　斷絲

見蜘蛛網必以杖毀裂盡淨而後已或問之曰天地之間飛走之屬捕逐擾害物吾是以惡之　嗑毒寺僧　嗑幼兒　原化記曰頃有寺僧其性然也夢見蜘蛛憂懼妊婦人也　上

固非一物均爲只

其房前有蜘蛛爲網形絕大此僧見即以物戲打之後蜘蛛乃升林嗑蟲僧喉成瘡少頃而卒　玉堂閒話曰泰嶽之麓有偽岳觀樓殿古制一夕人風有聲

書寢蜘蛛乃升

轟然響振山谷及旦視即經樓之陊也樓屋徘徊之中雜骨盈車有老蜘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荼甌足

則周數尺之地矣先是側近民家亡失幼兒不計其數蓋悉罹斯咎食也蓋布網其上或遺其黏縻絆而不能

自解則遭其害矣於是觀主

命箒以焚之臭聞十餘里　楊姬借嘲　翟尉託諷　洛陽舊聞記曰洛陽有歌姬楊苧薄聰慧有才思解嘲辯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

重之忽有蜘蛛于簷前垂絲而下正對楊與雲辨前揚笑謂歌者曰試嘲得著奉絹二疋歌者應聲朝之曰吃

得肚要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蟲生蓋朝雲辨體充肚大也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

懶且笑與絹五疋　復齋漫録曰翟尉宗對臨淮頗爲監司所害遂於臨淮館驛題詩蜘蛛絲詩曰織絲來往疾

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才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下飛蟲亦懼他莫學螳螂捕

蟬勇須知黃

雀奈君何

蜘蛛四

增塗布不濡　淮南子萬畢術曰蜘蛛塗布而雨自霑取蜘蛛置甕中食以膏百日以塗布不濡也

蜘蛛五

增詩　唐孟郊蜘蛛諷曰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爲已汝身不爲他蠶絲爲

衣裳汝絲爲網羅濟物幾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恨其將奈爾何　蘇拯蜘蛛論曰春蠶吐出絲濟世功

不絕蜘蛛吐出絲飛蟲成聚血蠶絲何專利爾絲何專擘映日張網羅遮天亦何別儻居要地門害物可堪說

網成難福已網敗還禍爾小人與君子利害一如此　元稹蜘蛛詩曰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縫隙容長蹄

虛空織橫羅業緣傷竹柏吞噬及蟲蛾爲送佳人喜珠櫳無奈何　又詩曰網密將求食絲斜誤著人因依方

託緒挂習遂容身截道蟬冠礙漫天玉露頻兒童憐小巧慚欲及車輪　又詩曰稚子憐圓網佳人祝喜絲那

知緣暗隙忽復噬柔肌毒腠攻猶易焚心療恐遲看看長妖緒和扁欲連兩　宋梅堯臣詠蜘蛛詩曰日結一

蜘蛛　蠅虎

尺網知吐幾尺絲百蟲爲爾食凡腹尚苦飢　范成大田園雜興詩曰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蜻蜓倒挂蜂兒窘催喚山童爲解圍　楊萬里觀雨中蜘蛛詩曰蜘蛛作網祇愁疎密了還遭小雨餘漏却飛蠓蚤渾細事無妨網得萬眞珠　又戲題簷間蜘蛛詩曰屋角籬尖竹樹陰可憐用盡許多心凝身不動如無物頓網輕搖試有禽絲買日華明五色戲隨風舞忽千尋看渠經緯來還去忘却摧頹心不禁　沈約詩曰網蟲垂戶織　黃庭堅詩曰玉釵胥蛛郎馬歸　又詩曰蛛網鎖硯蝎書架

賦　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處遂設網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厦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綱織羅絡幕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歸營營羣衆薆薆亂飛挂翼繞足鞘絲置圍衝突必獲犯者無遺　唐賈餗蜘蛛賦曰觀其周旋細密往復輕疾纔積於纖綸成若屈其身也或垂之如墜其絲也亦動而愈出成章無軋軋之聲不漏得恢恢之質　敬括蜘蛛賦曰蠢爾蠕蛸樂居閑邃挺自然之功畜多端之思託玉堂以謀生賞金窗而得地委曲面實迴環接空踈長絲於柔指拖纖網於輕躬始裔裔而將盡幾縣縣而不漏細而弗逾貼飛花而不窮或連延於壁隅時蒙羃於楹曲雜花幌而左右交引緣錦屏而遠近相屬踈而不漏細而弗逾貼飛花則亂錦露皓露則垂珠　宋張耒蜘蛛賦曰魚棲假淵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於牆屋人不予取朝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所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芳斯蟲是愧

蠅虎一

增古今注曰蠅虎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虎子（潛確類書曰一名蠅狐身黑黃邊有雙肉爪攫蠅而食之兩目似虎炯然有光說文謂之蠅蝗）　易曰震來虩虩雅俗稽言曰虩音隙蠅虎也常若多懼故取象焉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蠅虎杵碎拌豆豆自踴躍可以擊蠅

蠅虎二

增杜陽雜編曰唐穆宗時飛龍衛士韓志和嘗在上前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帝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飼之故也能爲五隊分舞涼州上令名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又能臂蠅虎子徼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搏雀罕有不獲者　酉陽雜俎

曰于頓在襄州有山人王固謁見於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陣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觀者大駭

蠅虎三

詩宋陳師道蠅虎詩曰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生得稱虎匿形注目搖兩股卒然一擊世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蜈蚣一

爾雅曰蒺藜蜘蛆　廣雅曰蜘蛆蜈蚣也　埤雅曰一名蚿蟲百足也一名商距今俗謂之百足　方言曰馬蚿北燕謂之蛆蠋其大者謂之馬陸　史記曰騰蛇之神而殆於蜘蛆　本草曰蜈蚣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而啄其腦　又曰蜈蚣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則死　莊子曰蜘蛆甘帶司馬彪注曰帶小蛇也蜘蛆喜食其眼　又曰蚿足蟒蚿蚿蟒蛇言夔以少而羨多夔以有而羨無也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則其所相值莫敢先動　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物類相感志曰馬軸

使畜負山商距馳河　又曰夔獸一足

持者衆也　關尹子曰蜘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蜘蛆互相食也　埤雅廣要曰三

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蜈蚣見蛇能以氣禁之蛇即死　束皙發蒙記曰雞以蜈蚣爲酒謂食之即醉也　博物志曰

蜈蚣畏油　又曰蛇虺見之而蟠伏蜘蛆當前似施禁法蛇即爲之開口蜘蛆入食其腸復穴其傍而出　酉陽雜俎曰綏安縣多蜈蚣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臨海異物志曰晉安東南吳嶼山蜈蚣千萬積聚成堆或云長丈餘者以作脯味似大蝦　嶺南異物志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惡蜈蚣也　南越志曰開寧縣多蜈蚣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於牛肉

異物志曰東南海中蜈蚣長數丈能噉牛里人秋冬間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鐵圍山叢談曰嶺

嬌多蜈蚣動長二三丈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牝胎蟲多延行井幹墻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爲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遺蜈

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搗塗馬痛立止　玉匣記曰蝎牛不獨爲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蝎牛則不復能

去蝎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鶴林玉露曰蜘蛛灑溺以殺蜈蚣

蜈蚣二

紀聞集曰唐杜暐使嶺南至康州見蜈蚣大如箏天寶四載廣州因海潮淹一蜈蚣死割其爪得肉一百二十斤　續博物志曰李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爲硯南海時得於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聖君初政録曰洪武時初建成均地多蜈蚣上令築土峰以鎮之號雞鳴山自是蜈蚣頓息

蜈蚣三

賦　葛洪遐觀賦曰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　黃庭堅禽演百足馬蚿笑蠶蛻

守宮一名蠑螈　合蜥蜴

爾雅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蠑蜓守宮　埤雅廣要曰易名而通者也

四種形大純黃色者爲蛇醫亦名蛇舅似蛇醫而小尾長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蜥蜴小而緣牆壁色黑者名蠑蜓　方言曰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蠑螈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蜮蜴北燕謂之祝蜓　又曰桂林之中守宮能鳴者與蛤蚧相似　古今注曰蠑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七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曰蠑螈蛇長三尺其色黝紺善嫵人一曰黝蠑一名緑螈　考工記注曰胥鳴蠑螈屬馬融周官作以胃鳴周官作以胥鳴　明

楊慎卦爻名義曰易者盧蠑之名守宮是也

抱朴子曰謂蜥蜴爲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蜴　又曰虺蜴盈數而蚪龍希覩　揚子解嘲曰執蠑偶則落故曰守宮　異物志曰蜥蜴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色似蛇而四足亦與魚合　墨客揮犀曰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至春含育則毒不可食云與蜥蜴從草中下稍稍依近便共浮水而相合　三教珠英曰守宮鱗

蜴交也

守宮二

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置守宮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　文昌雜録曰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金色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故名焉又曰置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吐血汗其衣或曰以繫宮人臂吐血汗臂者有異心也　酉陽雜俎曰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適王傅李玭過汴因宴王李王以旱爲憂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復以木蓋窓泥之分置於閙處甕前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畫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説龍與蛇師爲親家　又曰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長寸半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觀書詬詈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奈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寸許大呼曰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共論精奥何癡頑狂率輒至損害今可見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初不肯去因囓四肢痛不可忍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言訖又四五人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行至堂東遥望見一門絶小如節使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囓之恍惚間已入小門見一人戴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乃致害罪當腰斬遂見數持刀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眞官乞賜餘生久之曰彼既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天明尋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遂雇夫發之除數尺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壤土如樓狀士人積薪焚之後亦無他　西湖志曰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釭吸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嫗以所見對王徵哂而已　倦遊雜録曰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

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蠍虎代雪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悉昏沉怎得甘雨　瑯嬛記曰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神效言畢化爲綠螈走入壁孔中其

人如方即愈

守宮三

食艹陶隱居曰守宮　捕蠑詳上古今注　蛇師埤雅廣要曰舊說蛇體有傷此輒銜草食艹故呼蠑虎　北戶錄云一曰蛇師　龍子吳氏本草曰守宮一名石龍子又名土龍子　禱雨卦爻名義注曰守宮與蛇同形故能吐雹夷堅志載劉法師在龍興府西山面結成者有是蜥蜴做者以此　嘔雹又曰守宮與龍通氣故可禱雨　見蜥蜴如手臂大無限入井吸水盡即吐爲雹伊川謂雹有是上

守宮四

詩古樂府曰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　宋蘇軾蠑虎詩曰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爲虎君弗笑食盡艹

尾蟲　又詩曰黃雞啄蠑如啄黍牆間守宮稱蠑虎閒中徹尾伺飛蟲巧捷工夫在腰脊跂跂脉脉善緣壁陋

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水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能銜渠水吐氷雹不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

年歲旱當求汝

蛤蚧

本草曰蛤蚧首如蟾蜍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多生於山谷或大樹間一雌一雄行常相隨常

自呼其名曰蛤蚧　物類相感志曰南民曰蛤蚧生一歲每鳴一聲二歲每鳴二聲有至十聲者土人以爲老

蛤蚧尤重之　海錄曰蛤蚧大月三聲小月兩聲　北戶錄曰其聲絕大或曰一年一聲驗之非也端州大廳

有蛤蚧州吏云已多年至今每鳴或三聲或一聲不定也　又曰蛤蚧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

其族則守宮蜥蜴蠑蜓多居古木窠間自呼其名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相傳云自旦至

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只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酉陽雜俎曰南中有避役一名

辰狀十二時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鱭者夏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

埤雅廣要曰蠍毒蟲　詩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大戴禮曰神人國有蜂蠆不螫嬰兒　陶弘景曰蠍有雌雄雄螫者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又曰守宮食蠆故呼蠍虎　蜀本草曰蠍緊小者名蝑螂　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毒在後也）　莊子曰老聃云三皇之智憯於蠆蠍之尾　酉陽雜俎曰鼠負蟲大者多化爲蠍蠍子多負於背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常爲蝎牛所食以跡規之蠍不復去　又曰嘗見一蠍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　又曰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蠍形如錢螫人必死　通俗文曰長尾爲蠆短尾爲蠍　物類相感志人或謂蝎螫者取蝎涎塗之痛立止　傳載曰安邑縣北門有一蠍如琵琶大每出不毒人　江鄰幾雜志曰北方毒螫有蠍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剌馬務蝎食馬血尤毒螫人有死者　癸辛雜志曰北方毒螫有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蠍極小其毒甚酷常有數人夏月小憩磐石忽覺髀間奇痛徹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眞人持呪驅此害稍息

博古圖曰商有蠆鼎其銘釋曰蠆善毒人寓思患豫防意　左傳曰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華陀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旁人數爲易湯令暖其日即愈　干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亭宿明掘得蠍大如琵琶尾長數尺亭遂安靜　北史齊南陽王綽傳曰綽爲定州刺史後主高緯徵至行在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混蟲觀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僕卧其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上幸渭濱宴侍臣其日賜侍臣柳圈各一云帶之免蠆毒　傳載曰潤州金壇縣大曆中（雜俎作開元）有北人爲主簿以竹筒齋蠍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樹後遂孳育數百枚爲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人不識呼爲主簿蟲　吉凶影響録曰黄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甕聚萬蠍螫之

蠍三

【論】曹植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鑒修去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有蝎乎曰三苗共工讙兜非堯之蝎欺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　劉晝防慾篇曰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蠍樹抱蠍則自鑿身抱慾則自害

【序】宋嵇含遇蠆賦序曰元康二年中夜遇蠆客有戲余者曰諺云過滿百為蠆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

蝎牛一

【爾】雅曰蝌蠃蜮蝓郭璞曰即蝎牛也　本草曰蛞蝓一名陵蠭一名土蝎蝓一名蠭牛亦曰蝎牛陵螺也形如蜣蝓殼如小螺白色生池澤草木間頭禽限又是四種角蟲之類營室星之精　古今注曰蝎一種生於蝎牛而無殼有角蓋有兩角行則觸警則縮首尾俱能藏入殼中盛夏日則自懸樹葉下以有兩角故名牛　又曰蝎殼宛轉有文章絞縛為結似螺殼故曰螺　又曰野人為圓舍如蝎殼名曰蝎舍亦曰蝎牛

蝎牛二

【莊】子曰戴晉人告魏惠王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朝野僉載曰唐武后中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窟利上有蜒蚰大如筯天后以玉合貯之名畏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極是毒物近有烏食百足蟲忽死開腹中有蜒蚰一抄諸蟲並盡此物不化朕昨日以來意惡不能食思恭頓首請死勅免之與宰夫並流嶺南　酉陽雜俎曰睿宗為冀王時寢齋

蝎牛三

【淮】南子曰昌陽去蚤蝨而來蛉窠去害小而來患大蛉窠即蜓蚰也是物好濡而升高則焦死故曰蛉窠一曰陵窠乘陵則窮也宋史小人居高位者亦目為蛉窠　【山】海經曰清安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傑蠹郭璞曰傑蠹蝎牛也　【玉】匣記曰蝎牛不獨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蝎牛則不復能去蝎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聞】見錄曰陰濕之下蟲名蝓蠃每循牆上升掉首弓腰盤礴妄曲搰搰矻矻必求前進未半塗則沫既涎窮精潰力竭竟粘壁而死

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埽之經數日如初　清異録曰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

蝸牛三

詩　唐杜牧詩曰蝸蜒盡晝梁南方甲濕積雨後蝸蜒盈室書晝梁壁蝸然如銀迹　宋蘇軾蝸牛詩曰腥涎不滿腹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休竟作粘壁枯　歐陽修詩曰斷牆著雨蝸成字

賦　唐馬吉甫蝸牛賦曰順陰而起背陽而化賁緣於草木榮委於臺榭傍庭廡以徐迴循墻隅而亂下纖角內奮寧交觸氏之兵堅殼外圓終結野人之舍闕爪牙兮自達無羽翼兮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鴟嚇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九

蝗一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四者蝗名也　說文曰螟蟲也　又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螟賊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分別釋之又曰蝗也實不同故傳曰妖害忠孝蟲食苗根　又曰孽亟生孽蟲食苗節莖　又曰賊蟲食葉　毛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詩義疏曰赤螣蝗也　許慎曰吏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蟲也　蔡伯喈曰蝗螣也當為災則生故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　春秋佐助期曰蟲之為蟲赤頭甲身敝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為之　春秋舍孽曰蝗起於貪蟲者飛而甲為害故天兩蟲則刑法醜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蟲之為言衆暴衆也　春秋合誠圖曰蝗螟應苛刻　呂氏春秋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冥故謂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仌歉　又曰亂政之妖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　淮南子曰枉法令即多蠹螟　毛詩疏曰蟲長而細或說云蟲蟪蛄也食苗根而為人害　詩話曰禾始發有蟲生苗心中如蠶而細仍吐絲包其心使不生穗　五行志曰劉歆以為飛負蟲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也　五行傳曰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蟲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　洪範五行傳曰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蟲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　酉陽雜俎曰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其字有王字固不可曉舊言部吏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身黑頭赤者武吏也頭黑身赤者儒吏也　玉堂閒話曰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每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謂之蝻　鶴林玉露曰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然捕者往往羣呼聚噪或不為動若鳴

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墨客揮犀曰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聯綴而下入地常深寸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飛喜旱而畏雪　蟲志曰天蟲蝗蛹是也戎馬生於郊則出昏亂之世賄賂公行奸邪執政則生　字說曰贊食苗葉無傷於實若可貸也　類山曰蝗蟲

蝗二

㊀左傳曰哀十二年蝗十三年蝗　穀梁傳曰兩螽於宋外災不書此何書災甚也奈何茅茨盡也　洪範五行傳曰春秋之螽者蟲災也以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師動衆蟲爲害矣兩螽於宋是時宋公昭公也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故應是而兩螽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四將征南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燉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三年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又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黃霸在潁川鳳凰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耶又曰劉歆以爲蝗蜮蟲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青也董仲舒以爲蝗蜮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之制故應是而蝗生屬蟲之孽　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時郡國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　漢書曰王莽地皇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援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爲魚蝦　又曰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　又曰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號福爲直掾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爲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　又曰謝夷吾爲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又曰許季長爲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

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京都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討鮮卑大司農給用不足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入錢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會稽典録曰鄭弘爲鄞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鄞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爲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鄞令何人而令消弭之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棄大蝗連熟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蝗蟲爲災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强以表州郡　典論曰議郎馬融遭按驗之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棄大蝗連熟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蝗蟲爲災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强以表州郡　典論曰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　廣州先賢傳曰黄豪交趾人除外黄令移者悉歸附之　益部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修字伯慶爲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　又傳曰楊琳爲茂陵令比歲連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先賢行狀曰公沙穆爲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畔不爲害　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重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蠆蝗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魏志曰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晉令書以蝗向生時各部吏按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朝百草無遺惟不食三豆及麻　涼記曰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爲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州滠水北大驅所到蟲尋殄盡是

以麥苗損耗無幾　增唐書曰貞觀中終南等數縣蝗文皇至苑中見蝗掇數枚而咒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生疾遂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不爲災　唐鄭棨傳信記曰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蟲凡百餘萬石時無饑饉天下賴焉　酉陽雜俎曰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玉堂閑話曰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木赤地無遺其蝻之甚也流引無數甚至浮河越嶺踰地渡塹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牀帳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蓼禾十餘頭時於陂澤間值蝻大至羣豕躍而啗食之斯須復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飢唼齧羣豕有若堆積豕竟困頓不能禦之若爲蝻所殺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謂天生殺也　又曰酉年後漢乾祐二年將軍許敬遷奉命於東洲按夏苗上言稱於陂野間見有蝻生十數里纔欲打捕其蟲化爲白蛺蝶飛去　澠水燕談録曰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賀王旦獨執不可數曰方罷朝飛蝗蔽天上歎曰使百官賀而蝗遽至豈不爲天下笑耶　言行録曰趙抃守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及境遇大風乃退飛墮水而死　金史列傳曰阿撒移鎮定武歲旱且蝗割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酹之既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　山堂肆考曰元成宗時蝗蟲食苗稼惟揚州等處爲甚成宗往祭之忽有鶖鳥羣至在地者啄之飛者以翼格殺之蝗盡滅

蝗三

捕使者　隨督郵　魚子化　飛鳥食　責已　去官　害田　免稅　避境　赴海

增漢平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捕蝗者詣吏以石十受錢　後漢書恭爲中牟令政頗有蝗災不入中牟界督郵行縣忽大至督郵其日去蝗亦不入境　華陽國志曰涪令時多蝗蟲乃設壇責已蝗蟲悉去境人以爲神明之君　下徐棚事詳蝗蟲　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耕於壟上有時名聲著聞太守陳蕃禮請署功曹穉不屈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搜神記曰春遺魚子如粟狸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其子化爲魚卵所化俗云遺魚子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雁雀而爲魚久閣爲日所暴乃生

飛蝗　山堂肆考曰梁宗室修爲泰州刺史郡有蝗修詣田所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食蝗殆盡　詣吏受錢　募民易粟上詳捕使者注備史曰五代晉後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

蝗四

焚香祈禱　山堂肆考曰宋祥符中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宮焚香祈禱禁音樂三日

酒餚致祭　漢實錄曰乾祐初開封府陽武雍丘襄邑蝗府尹侯益遣人以酒餚致祭三縣蝗爲鸜鵒聚食

過江東　王安石罷相出鎮金陵飛蝗自北而南往江東諸郡百官餞安石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因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不過江東

偏感德　又從台旆過江東

鸜鵒　以下見蝗

鸜鵒爲蝗　時米方與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蟲本是飛空物變作蜻蜓滿地飛

鄰邑　米芾爲雍丘令蝗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禁捕後仍舊滋蔓責令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司移文載保正之語牒雍丘縣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勿以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司何不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

蝗蝝爲害　蟲蝗爲災

稻蟹不遺　蟲蝗爲害

昆蟲之災

介蟲敗穀

蝗五

**詩宋歐陽修荅朱寀捕蝗詩曰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與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蠭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說說最說子孫衆爲腹所孕多蝝蚳始生朝敢暮已頃化一爲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鼙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惡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令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蝝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銳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爲我持之告採詩　王令原蝗詩曰蝗生於野誰所爲秋一母死遺百兒埋藏地下不腐皵疑有鬼黨相收持寒禽冬饑啄地食拾掇穀種無餘遺吻雖掠卵不加破意似留與人爲饑去年冬温臘雪少土脈不凍無冰漸春氣蒸炊出地面戢戢密若在釜糜老農頑愚不識事小不撲滅大莫追遂令相聚成氣勢來若大水無垠涯蓬蒿滿眼幸無用爾縱嚼盡誰爾譏而何存留不咀嚼反向禾黍加傷夷鴟鴞啄銜各取飽充

實腸腹如撐支兒童跳躍仰面笑却愛甚密嫌疎稀吾思萬物造作始一一盡可天理推四其行蹄翼不假上既載角盛乃磨夫何此獨出羣類既使跳躍仍令飛　徐照蝗飛高詩曰戰士死化蟲蟲老生翅翼目怒體甲硬豈非怨氣激櫛櫛北方來橫遮遍天黑戍婦聞我言色變氣咽逆良人進戰死屍骸委砂礫昨夜魂夢歸白騎曉無迹因知天中蝗乃是屍上物仰面久迎視低頭淚雙滴呼兒勿殺害解繫從所適蝗乎若有知飛入妾心臆　明宣宗捕蝗示尚書郭敦詩曰蝗蟲雖微物爲患良不細其生實繁滋殄滅端非易方秋禾黍成芃芃各生遂所忻歲將登淹忽蝗已至害苗及根節而況葉與穗傷哉隴畝植民命之所係一旦盡於斯何以卒年歲上帝仁下民詎非人所致修省弗敢怠民患可坐視去螟古有詩捕蝗亦有使除患與養患昔人論已備拯民於水火勗哉勿歎愒　郭敦飛蝗詩曰飛蝗蔽空日無色野老田中淚垂血牽衣頓足捕不能大葉全空小枝折去年拖欠鬻男女今歲科徵向誰說官曹醉卧聞不聞歎息回頭望京闕

增 虾蚨蟲二 附

增 酉陽雜俎曰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虾蚨蟲延及平州界有羣鵲食之　夢溪筆談曰元豐中慶州界生虾蚨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敵地遇虾蚨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虾蚨皆盡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東坡志林曰虾蚨蟲爲害甚於蝗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豆麥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

增 詩宋羅處約梁縣界虾蚨蟲生詩曰方喜雲苗布俄聞葉膳生田神何縱虐稼政自非明穎鳳那充食吳牛已絶耕黃堂厭粱肉惕爾自心驚

蜮一

增 本草曰射工射影水弩抱槍含沙短狐水狐溪鬼蟲皆蜮別名　埤雅曰蜮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　原 毛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注云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蜮生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爲主故南越多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

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者猶惑也　廣記曰水弩之蟲常自四月上弩八月卸之見人影則射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名之曰蜮蜮者猶惑也　廣記曰水弩之蟲常自四月上弩八月卸之見人影則射　洪範五行傳人在岸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或曰射影也南方謂之短狐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　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肌其病如瘧　抱朴子曰射工水蟲冬天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比蟲所生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煙蒸撮之不過入地一尺即得陰乾爲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山海經曰大荒蜮山有蜮民之國射蜮是食　沈瑩臨海異物志曰鷷鷷水鳥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酉陽雜俎曰抱槍水蟲也形如蛇蚪大腹下有刺似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繙博物志曰禽經云鷺飛則蜮沉　葛洪曰溪毒似射工而無吻者即蜮類也鵝鴨能造化權輿短狐射氣蛛蝥螻蠅溺中影則疾　蜮蝥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蜮二

春秋曰莊公十八年秋有蜚　公羊傳曰蜮何以書記異也　竹書紀年曰周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出居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　齊書曰屠氏女採樵夜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行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鬼魅弗敢從時鄰舍人有被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病無不愈者家產日益

蜮三

蜮昭苦熱行舍沙射流影　黃庭堅詩溪弩發潛機　稽聖賦蜮旋於影蜮射於沙

舍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

蝭蠽

蝭雅曰蝎蛞蜮　又曰蝭蠽蝎　埋雅廣要曰蝭一名蝭蠽曲狼以形舉也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　方言曰關東謂之蝎　毛詩曰領如蝭蠽　蓋蝭蠽之體有黃潔且白者故以況莊姜之領　周禮曰剪氏主除蠹　北史晉庾峻曰今山林之士間謂之蝭蠽　後古者諧從中起謂之蝎譜　七辨曰蝭蠽之領阿那宜頸　漢書曰文帝賜尉陀書衣利出一官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　唐書宦官傳曰如媒而成如蝨之蠹　符子曰石生金木生蝎　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蝭蠽天牛蟲　蟬　蟲

物陀因使者獻桂蠹一器大業拾遺錄曰桂蠹字書無此蟲出南海桂樹中狀如蠶而色黑其味嗽之去陰痰之疾

天牛蟲

增埤雅曰蝎化天牛兩角狀如水牛長二三寸色黑而背有白點長鬚有斑甲下有翅能飛不甚遠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雜辟間必雨

蟫一

增埤雅曰蟫白魚衣書中蟲以蒸濕生形稍似魚尾分一岐身白有厚粉視之如銀本草謂衣魚一曰蠹魚俗呼蠹魚一名蛞古稱囝學生爲書蟫誤用浮僞也　宋王逵澄懷録曰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

蟫二

增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於羽陵羽陵書暴書也　酉陽雜俎曰補闕張周封言嘗見辟上白瓜子化爲辟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又曰何諷於書中得一鬚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絶之兩端滴水方士云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也　杜甫詩散帙辟魚乾注云壁魚入經函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吞之可致神仙　玉壺清話曰宋太宗不識蟫字見楊蟫名曰以徵類名其子何也御筆抹去蟲字名覃

蟫三

增元唐李建詩曰鱗細粉光鮮開書亂眼前透窗疑漏網落硯似遊泉潛穴河圖内吞鉤乙字邊莫言少髣髴食盡白蘋篇　宋邵雍詩曰形狀類於魚其心好蠹書居常遊篋笥未始在江湖爲害千般有言烹一物無年年當盛夏曬了又如初

蝨一名虱雜見

增説文曰蝨齧人蟲也蟣蝨子也　酉陽雜俎曰蟣確類書曰蚤齧人跳蟲也出於塵土間　漢書宋義曰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蝨　又曰王莽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無雷無異口中蚤蝨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冑生蟣蝨　淮南子曰昌陽去蚤虱而人弗席者爲其來蛉窮也　又曰釋大道任小技無異使蟾蠩捕蚤　又曰湯沐具而蟣蝨相

弔　抱朴子曰夫蝨生於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也　又曰眼能察大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周蠛蠓之音也　又曰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是黜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　又曰蚤蝨攻君卧不獲安　論衡曰人生在天地之間猶蚤蝨之在衣裳　續博物志曰土乾生蚤　酉陽雜俎曰蝨惡水銀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惟水銀可去之又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蛾蝨　晉懷録曰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　席上腐談曰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趙壹曰丹鴻可殺蚤　又曰昨非草書俯而擇蝨不暇見地地至大而不見者銳精於蝨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得蚤者莫不摩之齒牙爲害身也　嵇康與山濤書曰危坐一時髀不得搖性復多蝨爬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去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戚都蝨處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

增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氂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孤蓬之矢射之貫蝨而懸不絶　符子曰晉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隱者周豐往見曰臣嘗晝寢聆然有羣蝨共鬬乎衣中甘臣嘗腠之肌餌臣項瞀之膚相與樹黨爭之相殺者大半蝨父止之曰吾與汝所處不過容口而已衾用交戰爲羣蝨乃止今以汶陽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蝨之智竊爲君羞之　韓子曰子韋見孔子於商太宰曰吾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今吾見之於君因謂太宰曰且君之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太宰弗復見也　又曰韓昭侯搔痒而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蝨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　又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陵陳陽下斷河内臨東陽邯鄲猶山中蝨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然蟣蝨無所復附書奏上大悦因出小黄門頭有蝨者皆剃之　風俗通畧曰河南趙仲讓爲梁冀從事郎冬月坐

庭中向日解懷裘捕蝨襄城君使推問之冀笑曰此我從事絶高士也　晉裴啓語林曰顧和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始見遥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閒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蝨不視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晉紀曰王猛字景略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聞桓温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　齊書曰江泌性仁義衣敝蝨多綿裘置膝上恐蝨飢死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蝨　梁吳均齊春秋曰卞彬爲南康郡丞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蝨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　潛確類書謗毀梁王怒曰劉慤似衣中蝨必須掐之　合沐不時搔搦蝨日不替手　三國典略曰梁劉慤常有飛書謗毀梁王怒曰劉慤似衣中蝨必須掐之　合璧事類北齊邢之才位中書監脫略簡易不修威儀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　北史曰司馬子如以賄在獄神武勅文襄出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蝨　傳信記曰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麁易律師不說常令宿於戶外律師終夜捫蝨投牀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佛子律師異之　酉陽雜俎曰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文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金子忌蝨尤甚坐客競徵蝨事多至百餘條子戲摭其事作破蝨録　潛確類書曰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　清異志曰揚州蘇隱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宫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南楚新聞曰李蠙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蝨字及寤曰蝨者蠙也乃改名果登科　禁殺録曰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蝨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蝨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賜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効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殞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絲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蝨也嵩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來害嵩其人有古劒甚利著處便破見血即死是夜其人劒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瞰之無恙也訪得蝨事始知其夢　國老閒談曰查道性淳古少寓狼山寺躬新水以給僧衆衲衣不洗濯以養蝨後仕至龍圖閣待制　墨客揮犀曰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作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頤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輒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嘗經御覽公亦爲之解頤　長公外記曰東坡閒居日與秦

少游夜宴坡門得蝨乃曰此是垢膩所生少游曰不然縱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之佛印理曲者設一席以表勝負酒散少游即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蘇辨蝨所由生蘇云生於垢膩不釋將質吾師明日果會具道問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餛飩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劉溪夜語曰石曼卿於廨後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間名其軒曰捫蝨君北狩至五穀城衣上見蝨呼爲琵琶蟲以其形類琵琶也

蝨三

詩唐韓愈瀧吏詩曰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孔蝨其間不武亦不文按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爲蝨官曰大蝨成俗兵必大敗

說此本　宋王安石和王樂道烘蝨詩曰秋暑汗流如炙輾敝衣蒸濕塵土浣施之衆蝨當此時擇肉甘於虎狼餓咀嚼侵膚未云已爬搔刺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輒自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强復活爪甲流丹眞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驅百惡死焦灼肯貸一凶生棄擲已覩細點無所容未放老奸終不墮燃膟鄖塢患溢世焚寶鹿臺身易貨塚中燎入化秦屍池上燄隨遷莽坐彼其鶩極就煙埃況汝命輕俾涕嚼逃藏敗絮尚欲索埋沒沉灰誰復課薰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蟣恨未除自許寧能久安卧　司馬光和王安石烘蝨詩曰天生萬物名品夥嗟爾爲生至么麼依人自活反食人性喜伏藏便垢淀晨朝生千暮生孫不日蕃滋踰萬箇透疎緣隙巧百端通夕爬搔不能卧我歸彼出疲奔命備北驚南厭搜邏所禽至少所失多捨置薰燒無術奈加之炭上猶晏然相顧未知亡族禍大者洋洋迷所適奔走未停身已墮細者懦怯但深潛乾死縫中誰復課黑者袍鬚可憂疑逃入繅頭默相賀腥煙焰起遠襲人袖擁鼻端時一嚙初雖快意終自咎致爾殲夷非爾過吾家筒簟本自貧況復爲人苦慵惰體生鱗甲未能浴衣不離身成脆破朽繒壞絮爲淵藪如粟如麻寖肥大虛腸不免須侵人肯學夷齊甘死餓醯酸聚蚋理固然爾蓑帶中旅升裘領端藏跡詎可索食血以自安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觀　又詩曰吾兒久梅堯臣詩曰託處常

失恃駿總仍少檢曾誰具湯沐正爾多蟻蝨蟲變黑居其元壞絮宅非吉蒸如蟻亂緣聚若蠶初出墻邊極搔爬何暇嗜梨栗剪除仍未難所惡累形質　又詩曰茲日頗所愜捫蝨反得蚤去惡雖未除快意乃為好物敗誰可必鈍老而狡天宂蟻不蠶人其命常自保

增賦唐李商隱蝨賦曰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驚露鶴不知其生汝職惟蠹而不善點同臭而多跖香而絶陸龜蒙後蝨賦并序曰余讀玉溪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賦以矯之曰衣緇守白鬚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膚涵腴乃蝨之賊

增序齊卜彬蚤蝨賦序曰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褲爛布之裳復不勤之討捕係孫孫于于三十五歲